理性信仰

第一册

大自然证明有一位创造主

真的有一位创造者吗？你又怎么知道？

进化论怎么解释？科学能否证明生命和物种都是偶然产生的？

我们真的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吗？亚当和夏娃仅是个故事而已？

放射性测量法能不能证明地球已经存在数百万年？

诺亚方舟和一场全球洪水真的可信吗？化石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梁求真 著

理性信仰

（一）

大自然证明有一位创造主

梁求真 著

亲爱的读者，

我们人类源自何方？我们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走完此生，我们还有没有去处？下一个去处又在何方？这些问题谁都无法逃避，早晚都要面对。我们真诚地直面人生，面对这些问题，渴望得到合理的答案，与科学相符的答案，我们能肯定是真理的答案。

经过多年的苦苦求索，我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这些答案。

您手上的这本书集合了我十五年来所做的研究、写作，以及与思想各异的社会各界人士探讨的结果。书中将阐述大自然证明有一位超自然创造主——上帝的证据。

这本书沿承了一种古老的文体，以对话形式呈现，对话的人是一个满腹怀疑的好问者和一个曾经持无神论，但后来成为基督徒的教授。他们平静地讨论了一些直接而尖锐的问题，如‘有没有上帝’和‘圣经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历史’，等。

第一章讲述了生命——从最基本组建生命的化学单元到我们周边可以看到繁多的生物物种——根本无法通过一个盲目、随机的过程渐渐演变而来，生命只能是被设计而来的。第二章主要讲述了人类的来源，其中对常见的证明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证据进行了彻底的检验和批判，同时详尽地解释了圣经对人类起源的记载。在此也讨论了世界为什么有痛苦、邪恶的棘手问题：‘如果有一位全能、美善的上帝，世界为什么有苦难？’。第三章直面包括化石在内的地质记录以及地球的年龄。讨论了挪亚洪水——一次全球性洪水的真实性和可能性，以及地球岩层中可以观测到的相应证据。

这本书是三册中的第一册。该册仅仅证明了创造者上帝的存在，以及圣经对世界、生命和人类起源的记载是真实合理的。第二、第三册将涉及基督教自身的真理。以下是全三册的论证思想：

1、 自然界证实了一位超自然的、非物质的、全能的创造者存在。（第一册，即此书）

2、 历史与考古都证明圣经的记载是准确的，这些使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圣经书写的年代。（旧约圣经部分可见于第二册，新约圣经部分见于第三册）

3、 圣经中记载的很多预言在过了很久以后都应验了，这证明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旧约圣经部分可见于第二册，新约圣经部分见于第三册)

全书提供了充足背景资料，读者无需事先了解圣经就可以读懂。

《理性信仰》全系列包含：

第一册：大自然证明有一位创造主。(此书仅为第一册)

1: “这些都是从哪来的？”（生命及其多样性的起源、进化论）

2: “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这个世界这样混乱？”（人类的起源、“猿人”、亚当和夏娃、堕落、咒诅）

3: 地球年龄、化石记录和挪亚洪水

第二册：旧约圣经的史实性；预言的应验证实圣经是神的启示。

1: 亚伯拉罕与圣经的史实性

2: 摩西及圣经的史实性

3: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色列王国

4: 先知以赛亚

5: 先知耶利米和先知以西结

6: 先知但以理

第三册：新约圣经的史实性及应验的预言；耶稣基督。

1: 新约圣经的史实性

2: 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生

3: 弥赛亚耶稣基督的神迹和教导

4: 弥赛亚耶稣基督之死

5: 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复活

6: 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再临

希望您能从此书获益。如果您有意讨论书中内容，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LiXingXinYang@gmail.com。

梁求真博士

广州，2014 年

第一章“这些都是从哪来的？” 1
宇宙的起源 5
上帝的起源 7
生命的起源和亚细胞成份（氨基酸类、具体蛋白质） 8
氨基酸 10
蛋白质 13
新的具备功能的结构的起源 20
物种的起源：变异不是进化 26
自然选择是一种淘汰力量，不是产生新的而是消除已有的 31
自然选择只会移除，突变只会消灭 34
化石记录除了间隔还是间隔 38
进化论是传说也是宗教 46
生命源自于太空：偶然产生的？ 51
生命源自太空：被设计的？ 54
想象中的外星人：若是属于宇宙，就在宇宙的定律之下；若在宇宙之外，就是“神”的部分定义 57
附录 1-1：多个宇宙和玉兔 61

第二章 “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这个世界混乱？” 67
自然科学的证明：是猿人呢？还是既有人又有猿猴？ 69
关于化石的重大错误：先入为主的观念、严重曲解和几个纯粹的欺哄事例 74
皮尔当人 74
尼安德特人 76
内布拉斯加人 77
辽宁古盗鸟（*Archaeoraptor*） 79
南方古猿‘露西’ 80
北京猿人：谁吃谁？ 82
人和“猿人”同时生存 85
圣经中的见证：人类的属性：灵、魂、体 91

人与动物的区别：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 97
如果上帝是美善、全能的，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邪恶和痛苦？ 103
亚当夏娃的选择：认识善恶的两种方式 107
亚当和夏娃的选择：爱、自由意志和上帝造人的目的 109
后果 111
审判和咒诅 113
身体的死亡和属灵的死亡 113
人类堕落的物质结果：大自然被诅咒 114
人类堕落带来的心理影响：人类的本性变为恶 117
罪所导致的属灵后果：与神隔离、地狱的惩罚 118
公平吗？ 119
附录 2-1：圣经中“魂”与“灵”的使用 123

第三章 地球年龄、化石记录和挪亚洪水 129
我们能否把圣经和进化论或百万年的时间相结合？ 130
挪亚洪水是全球性的 135
方舟怎么装得下这么多动物？ 139
挪亚洪水显明神的公义 142
挪亚洪水显明了上帝的慈爱：警告 145
挪亚洪水显明了上帝的慈爱：有一条逃生之路 146
上帝后悔是什么意思呢？ 146
挪亚洪水表明上帝的慈爱：洪水之后，一个不是从头开始的开始 147
彩虹——立约的记号 148
一个不是从头开始的开始：人类政府成立了 148
一个不是从头开始的开始：饮食的改变 149
挪亚所献的祭物 150
但是那些化石和上亿年的时间段如何解释？ 151
岩层的年代有多久远？ 152

1．侵蚀 153
2．海洋中的沉积物 156
3．冲到海洋中的盐 157
4．多层化石 159
5．化石坟场 161
形成化石需要多长时间？ 162
6．分布广泛的岩层 163
7．似整合（又称“平行不整合”或“准整合”）现象 167
8．生物衰减计时器 172
9．基因衰变 178
放射性测量 181
第一个不可靠的条件：岩石是封闭的系统 183
第二个不可靠的条件：岩石形成时不存在子元素 186
第三个不可靠的条件：过去的放射性衰变速率更快吗？ 188
校准：放射性年代测定法的校准标准是什么？ 189
碳 14 测定法：对于创造论，不是问题 190
碳 14：作为年轻地球创造论者而重生？ 193
很多的自然现象都证实了‘年轻’地球一说 195
化石顺序 198
活化石 199
腔棘鱼（coelacanth） 199
海豆芽（Lingula） 201
新庇里贝（neopilina） 202
瓦勒迈松（Wollemi Pine） 203
斑点契尺蜴（tuatara） 203
水杉（metasequoia） 204
化石记录中的突然出现：寒武纪大爆发 210
化石记录中突然消失的物种：大规模绝种 211
结论：有一位创造者，地球是年轻的！ 212
但是你如何知道上帝就是圣经中描述的那一位？ 213

第一章：“这些都是从哪来的？”

“……直到我学了基因学和胚胎学，思想中的谜团才终于散开。许多年来，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在黑暗中蹒跚的孤儿，而现在可以确信有一位上帝的存在。后来我逐渐明白上帝一直在我的人生道路中指引着我，即便是在我最痛苦、看似毫无希望的时候，他仍然像一位父亲一样看顾我。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上帝带着父亲的爱心，要将我引到真理的面前。”

“我无法相信！”小王如坐针毡，思考中的表情极为严肃。

何教授轻轻地点了点头，十分平静地说：“除非你被完全说服一件事情是真实的，否则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我想你现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让你不能忽略，你不得不去寻找答案。”

小王开始深思，一语不发地盯着地板，不禁皱起了眉头。确实是这样，他无法安于没有答案的现状。他觉得自己像是陷入了圈套，现在倒是希望自己没有来，没有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小李诚恳地看着他，说：“你说你想要寻找真理，难道你要轻易放弃么？多少看一看这些证据，了解一下吧。”

小王抬头看了看他的舍友，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他注意到小李那副黑框眼镜后面凝视的眼神。“我当然要真理，但是我不会轻易被说服的。”小王转过来说：“何教授，请继续，不好意思打断您了。”

“没事。”

面对着两个稚嫩的面庞，坐在工作椅上的何教授静默而诚恳，他向前倾了倾身子，皱纹缓缓地疏开。他微笑地看着小王，眼神里流露出对他的理解。

“其实，我以前也很像小李。当我没有太多思考的时候，我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每当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时，我就寻不着答案。”

小李点了点头，很赞同。但是小王又不知不觉地陷入愁容。“有必要知道我为什么存在么？”他略带挑衅地问，但又试图掩盖自己心里极为不满的情绪。

“因为上帝造你时就在你心里注入了对目的和意义的追求，这也就是你渴望知道你为什么会存在的原因。我知道你现在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他才是你问题的真正答案。

“后来我发现，有三个问题十分揪心：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存在？我要往哪里去？那时我也是无神论者，所以能有的答案就是唯物主义。我从哪里来？答案是：你是从猿猴偶然进化而来的，而猿猴从鱼进化而来，鱼又是从细菌进化而来的；我为什么存在？为了生存——但是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失败的；我要去哪里？目的地是死亡和虚无。所以我又问，既然如此，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一片静默。”

“这和我的情况完全吻合！”小李说。小王则静静地听着。

何教授继续说：“所以我呢，就在无神论的监狱里，被监禁在唯物主义的牢房里，手脚被进化论的锁链紧锁着。我找不着生命的意义，活着一天比一天更痛苦。

“直到有一天，因为上帝的恩典，我接触了一些批判进化论的科学证据。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看着手脚上的进化论锁链然后问自己，‘你怎么知道这些是真实的？’，这就开始了我的越狱过程！”

“所以你就决定要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一切？”小王问。

“绝非如此，我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被说服的。”

小王略带敌意地说“让我看看上帝，我就马上相信他！”

何教授脸上闪出一道笑容，他回答说，“如果有人可以给你看上帝，无论如何不要相信他！你眼睛所能看见的都是物质性的东西，是通过光从物质反射而来的，而你的造物主绝对不是一堆物质！敬拜物质，那是迷信，这你应该赞同吧？”

“是，我当然不会迷信。但是你的上帝也不一定是真的啊，你的那个‘上帝’是不客观的唯心主义，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你怎么知道他存在呢？”

“我可以从他的创造物推断出他的存在。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给你看一节圣经中的经文，这段经文对此做了合理的总结。”

“好啊。”

何教授打开他那本有些磨损的厚圣经，快速地翻过那泛黄的纸页，停在了布满笔迹留痕，褪色的一页，然后开始背诵页面的经文：

>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罗马书》1:19-20 新译本]

这段经文说的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从他所造的万物’，就能做出三个推论：

1. 有一位创造者；
2. 他有超自然的能力，即：经文所称的‘永恒的大能’；
3. 他不属于我们的物质－能量－空间－时间的宇宙，他的存在是与物质相独立的。并且，很明显他也不属于人类精神的范围，即：经文中说的‘神性’。

如果我们诚恳地观察周围的宇宙万物，就会得到三个结论。”

“怎么会？”小王感叹道。

“你从未考虑过吧！”小李回应道，“你看周围的大自然，多么奇妙，怎么能……”

“主观的唯心主义！大自然是自然现象……”

“你没有想……”

何教授抬起了手，“你们俩慢慢来，我们还是仔细观察周围的证据吧。从逻辑上来说，要证明一个东西的存在至少有两个渠道，其一是直接看到它，就像一个人走进房间，我们就能看到他，也能听得见他的声音，还能和他握手；另一个渠道就是，看见它在其他事物上所产生的效果，好比电流通过电灯。当我们打开电灯，我们看不到电流在电线里流动，电流是电子在流动，而电子也是肉眼所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能看到电流在灯里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使灯可以发光。

“这和上帝是同一个道理，我们看不见他，他本身也是无形的。我们所看见的是他在世界上所产生的效果，从他所做的，我们就能够

推断出他的存在。”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可能有点抽象吧，举个例子，如果你走进一个没有人的厨房，而台面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你认为米饭是从哪来的呢？”

“在我来之前，有人放那儿的吧。”

“是，肯定是。虽然你没有看见那个人，但是你看见了他行为的结果。这和上帝是一样的，你所看见的这个充满复杂生物的世界是他行为的结果。”

“但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知道那碗米饭是由人来盛的，你的上帝难道是盛饭的服务员么？”

“不，他是服务员的创造者，也是米饭的创造者。我还有另一个例子，或许能帮助你理解。假设你有一次走在荒山里，看到一块碎石，你认为那碎石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然是那里本来就有的！”

“如果你将石头翻过来，然后在另一面发现了这个呢？”

“很明显那是文字，肯定是有人刻在上面的。”

“是吗？你怎么不说是石头本来的纹理呢？你能辨识那些文字吗？”

“不，我不能辨识，但是它很独特，重复的纹理按直线被刻在光滑的石面上，很明显那是文字。”

“真的吗？你那么肯定它不是自然现象？或许你大概可以辨识是什么语种吧。”

西罗亚碑刻复制品。注释 1。

“不能，但是我能辨识这是文字，因为只有人类才使用文字，有可能是甲骨文吧。”

“其实，

这是古希伯来文的碑刻，是公元前七百年前，在犹太王希西家挖的地下水道中找到的。[1] 圣经里有这位王的相关记载，而这石头上面记录的是当时如何挖水道的内容。你一看就能肯定这是文字，是被记录的信息，并且你还肯定那不可能是个自然现象，而是有人刻上去的。虽然你可能没有见过这些人，但你通过看到他们行为的结果，就是被刻在石头上的字，就能肯定他们存在过。”

“好吧，但这个和信仰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从上帝的创造物中就能推断出上帝的存在。”

“但这还是不一样啊！我们知道人是会写字的，但是你的上帝有没有刻过一块石碑呢？”

“曾经有一次他刻了一块石碑，虽然那石碑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确实有他书写的东西。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就是由上千页写在基因里的信息组成的，你的基因就是信息，而信息不会是偶然现象——不是在古老的水道中，也不是在人的细胞中！”

“所以我们回到进化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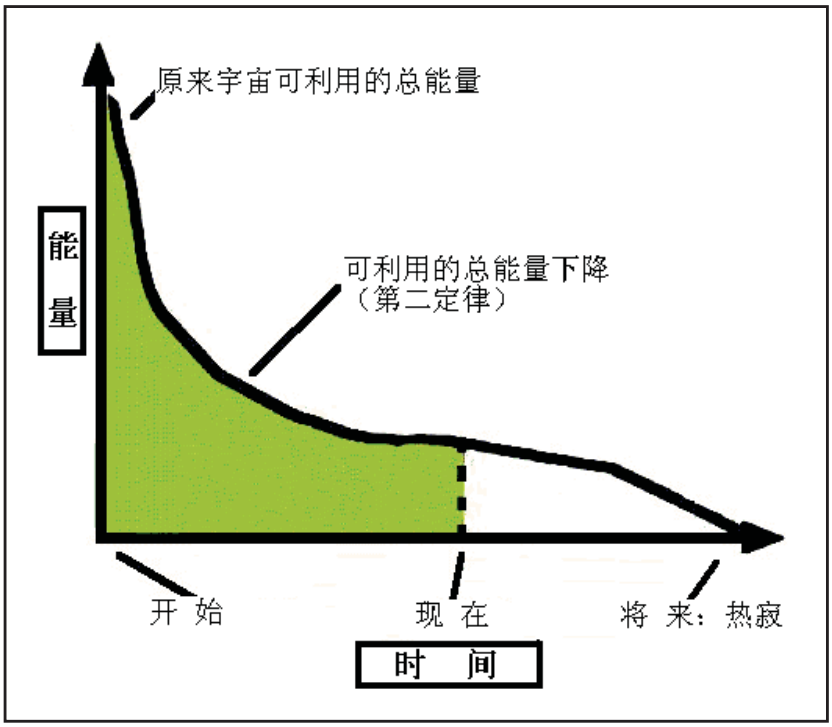
“是的，进化论神话是我们首先需要解除的锁链，不然我们就走不出唯物论的牢房了。我要用自然科学来破除这些锁链，现代科学是创造论的最大帮手。只要我们客观地去面对大自然，就会发现它毫无疑问是被设计的。

“其实，虽然无神论的确会把人带上绝望，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世界观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起源问题的科学解释，也不能令我们理性地看问题。唯物论和无神论不能解释宇宙从哪儿来，生命从哪儿来，也不能解释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哪儿来。”

宇宙的起源

“我们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宇宙最初源自于哪里？无神论的科学家曾经认为宇宙是永恒的，但是到二十世纪初期，人们发现圣经所说的才是正确的：宇宙有一个起源。证实这个事实的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叫做熵。熵所阐述的是宇宙中的可利用能源在不断减

少。”



“但是我一直以为物质和能量是无法被消除的，它们只会互相转换。”

“你说得对，物质和能量是无法被消除——热力学第一定律——但是可利用的能量在宇宙中是不断减少的。简单来说，熵指的就是宇宙中热的部分在变冷，而冷的部分又在升温，就像冰块在温水中融化一样。温水在变冷，冰块在变暖逐渐融化，一个例子就是太阳：它最终会熔化，它的热量会释放到巨大的寒冷太空中去，逐渐使它们微微变暖。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宇宙最终会平衡到一个很冷的温度，绝对温度 4 度（零下 269 摄氏度），那就是物理学中讲的宇宙热寂。那时将没有办法把能量，即热量，集中起来，也就是说，不再存在可利用的能量。在宇宙中，可利用的能源是有限的，它最终将被耗尽。

“熵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它应用于整个宇宙，同时在人类所有的科学观测中也能看到熵现象。如果我们不承认熵，那我们就没有所谓的科学。”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怎么能证明宇宙有个起源呢？”

“如果宇宙没有起源，也就是说它是永恒的，那么它就已经存在无限的时间了，宇宙的历史——也是熵的历史——就会向过去无限延伸。无论我们选取任何一点作为‘现在’，在此之前都已经有无限的时间过去了。在无限的时间内，有限的能量早就用尽了。从此我们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一定有个起源，并且可利用能源从那时就开始减少。若不是这样，物理学就有了基础性的错误——

也就是说，自然科学都是错的！你相信物理学吗？”

“当然啦!物理是科学中最为客观的、也是最有证据的。”

“我也这样认为，所以我相信宇宙有个起源。”

“而你认为你的上帝是起源？”

“我们从逻辑上来分析吧，在这个物质宇宙中，现象必须有起因。宇宙存在着可利用能源，但是它又不能产生可利用能源——除非你不愿意相信我们每天观察的物理现象。所以可利用能源只能来自宇宙外的其他地方，来自不是我们这个质量、能量、时间、空间的宇宙，肯定有个起因。”

上帝的起源

“所以你认为你的上帝是本源，但是你的上帝又从哪来？你说每个现象都有个本源，如果你的上帝使宇宙产生，那么谁使他产生呢？”

“问得好！我认识一基督徒，在他还不到十岁时就问过他妈妈上帝是从哪里来的，但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想了想，说：‘也许是个伟大的魔术师创造了上帝？’但问题又来了，是谁创造那个魔术师呢？在两千四百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发现了这是个无底洞，一个没有结果的无限倒退：不可能有无数的原因延伸到永恒的过去，因为这样你就永远到不了‘现在’。”

“怎么会？”

何教授停顿了一会，想着怎么解释。他说：“把时间设想为一串多米诺牌，向过去和未来两头延伸。这些多米诺牌以每秒一张的速度倒下，每一张牌的倒塌既是前一张牌倒塌时撞击的结果，又是导致下一张牌倒塌的原因。如果宇宙是永恒的，那在过去已永远存在。那么截至 2000 年，多少张多米诺牌已经倒下？在‘永远’中，又有多少张多米诺牌，或说有多少秒？”

小王想了一会，最后回答说：“无限。”

“对，”何教授赞同：“那么，无限的多米诺牌倒落需要多少时间？换言之，无限秒的流逝需要多长时间？”

小王又想了一会，说：“你无法经过无限的一段时间，”于是承认

道：“无限意味着永远不能到达。”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宇宙不可能是永恒的。如果宇宙是永恒的，那我们就绝不能到达‘现在’，因为在此之前你得先经过无限，这就是无限倒退的不可能性。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能量-时间-空间的宇宙不可能已经存在了无限顺序的时间、起因和结果。所以正如希腊哲学家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那样，一定有个第一原因，一个没有前因的起因，即：一个我们在这物质宇宙观察到的因果关系链之外的起因。换句话说，必须先有一只使第一张多米诺牌倒下的手——从根本说，就是原本创造多米诺牌的手。”

小王反驳道：“也许世界是无缘无故，没有起因就开始了呢？”

“那是后现代主义，否认所有的科学和我们每天见到的所有物理现象，也抹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逻辑思维。我们每天都观察到宇宙中的结果会有起因，那是科学的基础。你相信科学吗？”

“相信……好吧，或许我说宇宙没有起因，这行不通；但您说您的上帝是没有起因的，您不也在否认科学吗？”

“我是说我们在这宇宙观察到的一切必定有个起因，这表达的全部意义是上帝在宇宙之外，因而也在因果关系链之外。”

小王停了下来，努力地思考了一会，他最后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逻辑上讲，需要一个宇宙之外的起因作为因果关系链的起点，物理也需要宇宙之外有最初的能量来源；但这也不能证明您的上帝存在呀！”

“也许还没完全证明，或许我们还在唯物主义的监牢里！但我们已经解开了一只脚上的锁链，有了进展。宇宙有个起点，这严重地打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唯物主义或无神论都无法解释宇宙的起源。

“现在我们来解除另一只脚上的锁链。物质主义和进化论也无法解释生命的起源。”

<u>生命的起源和亚细胞成份（氨基酸类、具体蛋白质）</u>

小王不同意，摇了摇头：“好吧，宇宙的起源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生命是怎么来的，它是进化来的，海洋中结构简单的化学物质

在经过上万年的雷打电击后形成了细胞。为了生存，简单的单细胞生物成为复杂的多细胞生物，它们进化成甲壳类动物，然后带脊椎的鱼类。通过变异、自然选择的过程，适者生存，它们进化为更高级的陆地动物，后来成为了生存在地上的各种活物。”

“是的，这是我们每天在课本中读到、在电视上听到的故事，但是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

“自达尔文之后，所有的科学家都在做相关的研究。难道你认为他们都错了，只有你是正确的吗？”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信从进化论的，当然在国内我们很少有此类信息，但是西方越来越多科学家，甚至包括一些不信上帝的科学家，开始质疑或反对进化论。”

“但是他们只是少数的狂想者。”

“虽然他们是少数，但是科学不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应该是追求真理的。在网上可以看到一千多位大多是博士的科学家，他们持这样的观点：

> ‘我们怀疑用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解释复杂生命的主张。应该鼓励对达尔文主义的证据进行细致的探究。’
> (www.discovery.org)

虽然大部分‘智慧设计’运动的科学家们可能相信上帝，但他们中也有些不一定相信的。

“同时，也有很多信从创造论的科学家，他们当中有超过 600 人是自然或应用科学的博士和硕士，并是创造论研究协会的成员。他们尤其不相信进化论，而是相信上帝的特殊创造：

> 所有基本的生物，包括人，都是由上帝在第一个星期直接创造的，如在创世纪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创造的星期之后，生物发生的变化都是在所创造出的种类本身的范围内产生的。
> (www.creationresearch.org)

进化论绝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赞同的‘科学事实’，如果对此稍稍进行一些研究，你就会证实我所说的了。

“为什么会有那么纯粹的科学家怀疑进化论呢？原因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更明晰地发现进化论不能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周围世界。进化论不能解释生命体的起源，连构成生命的化学物质，如 DNA 和蛋白质也无法解释；进化论无法解释功能性器官的起源，如眼睛、羽毛、和肺；进化论不能解释一些截然不同的生命类型的起源，如鱼类和鲸鱼、鸟类和恐龙；甚至连我们所观察到的化石记录也在质疑进化论。”

何教授停顿了一下，目光越过镜架，落到小王身上，“这都是些生硬的观点，你可能需要看到证据才会考虑接受。”

小王使劲地点了点头。

氨基酸

“让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众所皆知，生命是由细胞构成的，如果没有细胞就不会有生命。细胞内部是蛋白质——一种极为特殊、为生命必不可少的化学物质。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蛋白质是由长链的氨基酸合成的，如果没有氨基酸就没有生命，构成蛋白质的二十种氨基酸被称为筑造生命的砖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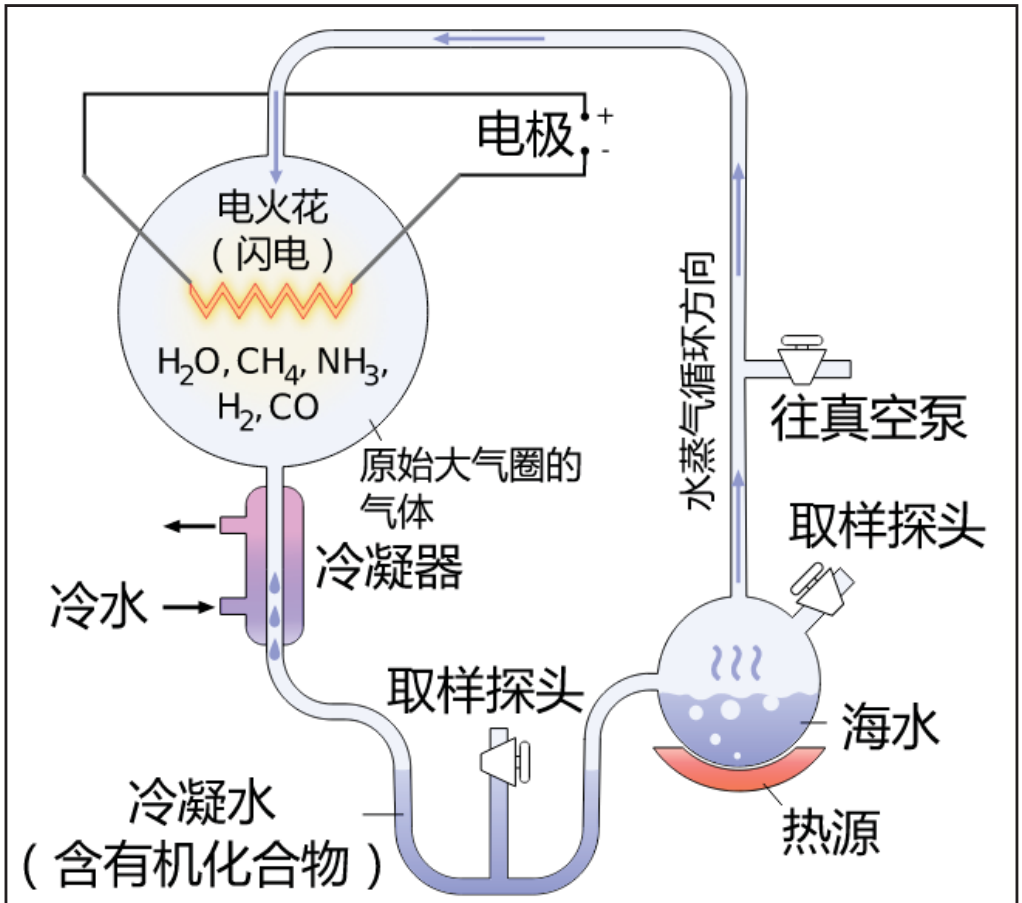
“在学校，我们所学的是，氨基酸是在原始的海洋中偶然形成的，我们看到一个米勒 U 形管的实验装置图。

“米勒假设地球早期有由氨、甲烷和氢构成的大气层，他将水蒸气和这些气体混合并将混合后的气体反复通过一个火花放电的装置。

“结果发生了不同的反应，然后他将那些有机混合体隔离，以免它们被进一步的反应所破坏。结果他得出了很少量的两种生物氨基酸和一些其他的化学物质，他接下来的实验也产生了一些其他种类的氨基酸。这就成为了一个说明氨基酸可以在地球早期自发形成的证据，我们能经常在我们的教科书中看到这种说法。

“这个实验或者类似的实验有什么问题吗？除了问题，没有其他的。

“1.用于这个装置中的化学反应物有问题。米勒先谨慎地从器皿中革除了游离氧，因为他知道游离氧会很快和任意一种有可能形成的氨基酸反应并将其破坏。几十年来，科学家承认在地球的大气中一直



米勒实验示意图。注释 1。

都存在着游离氧，这是由最底层沉积岩的特性所得出的。[2] 一本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高中生物课本却忽视这一观点，并肯定地阐述道：‘在地球形成的初期，原始大气中不含游离氧……’。[3] 然而即便在今天，很多其他的中国课本也出现类似的错误。

“2.能量的来源有问题。米勒的能源是微小温柔的火花放电，连续几天或几个星期重复地在同一位置放电，而这个所象征的应该是实际中的闪电。事实上，闪电的热量非常高，只可能破坏而不能产生氨基酸。即使我们相信氨基酸可能产生于大气中更为温和的电击力量，米勒他那连续在同一特定位置的火花放电所给出的能量可能要比海洋中一个固定点经过四百万年所得到的能量还要多。[4] 这个和第三个问题有关。

“3.在实际的条件下，这些氨基酸很快就会被破坏。氨基酸是不稳定的化学物质，假设它们真的产生于我们所模拟的‘原始地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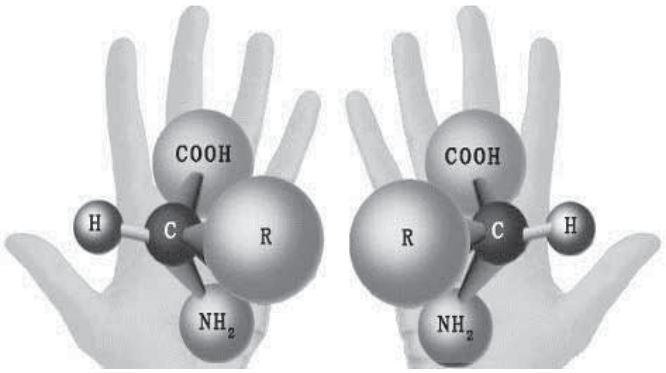
那它们和阳光、热量或其他化学物质的反应都会很快将自身破坏掉。米勒为了避免这一现象，在装置中加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在氨基酸被继续的反应破坏前就将他们隔离出来。[5] 可是在现实世界中，单单阳光对氨基酸的破坏速度就大于氨基酸可能形成的速度了。这是连化学家也知道的事实，但他们也不愿意在课本中提起！

“4.那些产生的氨基酸(除了氨基乙酸)也绝对不可能是生命体的基础。氨基酸有两种形态，分别被称为左旋氨基酸和右旋氨基酸。米勒的实验和其他类似的实验都会产生几乎同等的两种氨基酸，但是生命体仅仅使用左旋氨基酸。[6] 所有的蛋白质都是左旋的右旋的氨基酸，哪怕是一个，若被放到蛋白质中也会阻碍其合成和功能。[A] 在大自然中是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只产生左旋的氨基酸，只有生命体才有这个能力。而它们可以只产生左旋氨基酸，也是要依照于先前存在的那些复杂的、绝对左旋的氨基酸。

“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实验是科学家要在实验室里得出少量左、右旋氨基酸混合物的一个粗糙且人为的方式。和大自然中可能产生的现象毫无关系，根本无法作为大自然的模拟。”

小王困惑了。“那么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会一直出现在这么多的课本中？”

何教授点了点头，十分理解地说：“是的，为什么？因为这是进化论解释生命的起源是一种偶然性的唯一希望。有一个进化论者甚至公开用宗教语言来描述米勒的实验，他把这实验称作进化性生命起源研究者所倚靠的‘信心之磐



左右旋氨基酸示意图。

[A] 右旋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比如说，产生青霉素的霉菌为了自我防卫会生产一种有毒的右旋的氨基酸。它是我们用的抗生素药物青霉素的一种构成物质。我们可将它与核武器的放射性物质相比较：是很好的防卫手段，但是一旦在你的细胞中失控就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石’。他们的确需要信心，只是这是不具科学性和理性的信心。”

小王并没有被说服。“我承认他们的确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些化学物质的来源，但是这也未能说服我生命不会是源自于偶然现象。”

“你说得好。当我开始对组成生命的第二基本砖块，就是蛋白质起源的问题进行思考，我才被真正说服生命不是源于偶然现象。”

蛋白质

“从氨基酸到生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氨基酸自己并不具备什么功能，仅仅是组成生命的砖块而已，它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合成蛋白质。蛋白质是非常复杂且极为特殊的化学物质，你的头发、皮肤和肌肉都是由不同种类的蛋白质构成。而关系到生命起源的一个关键就是，大部分在细胞内发挥实际功能的微型机器都是具有专门功能的微小蛋白质。这图是最小、最简单的蛋白质之一——核糖核酸酶，这是它缩合前的氨基酸链条，每一个小球都代表一个氨基酸。在生命体中有 20 多种氨基酸，核糖核酸酶使用了 17 到 20 种生物氨基酸，由 124 个氨基酸字母组成。

“每一个蛋白质都有特定的结构和形状，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按照特定顺序排列合成的链条缩合而成的，这些肽链所形成的特殊空间结构和相应的功能对应，而最终形态是由起作用的氨基酸及它们在肽链中的排列顺序所决定。这类似于由字组成的句子，一个句子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由所使用的字和

核糖核酸酶分子的氨基酸链条。注释 1。

字的排列顺序决定。以下面句子为例：

The pin was sharp. 这个别针很锋利。

当我们把其中两个字母的顺序颠倒，句子的意识即其功能也随之改变。

The **nip** was sharp. 这**口咬**得很利。

或者我们仅改一个字母，句意也会改变，例如：

The p**e**n was sharp. 这**支笔**很锋利。

可是大部分的改法都会使句子没有意义，例如

The **a**in was sharp. (‘ain’在英语没有意义)
The p**b**n was sharp. (‘pbn’在英语没有意义)
The pi**d** was sharp. (‘pid’在英语没有意义)
The pin **c**as sharp. (‘cas’在英语没有意义)
……

蛋白质也是如此，如果改变了一个氨基酸，那么得到的可能是另一个具备不同功能的蛋白质，或者得到的蛋白质是毫无功能的！在多数蛋白质中，有一些氨基酸的置换不会给蛋白质的功能造成太大影响，但总是有一些处于关键位置的氨基酸是只能允许少量改动或完全不允许置换的。在肽链中的有些部位，哪怕一个氨基酸被替换都会破坏整个蛋白质的功能。蛋白质平均是由大约 400 个特定的氨基酸组成。给进化论最为宽松的条件，假设只要其中四分之一的氨基酸有特定的位置就可以组成一个有功能的蛋白质，那么有没有可能得到这 100 个在特定位置的氨基酸呢？

“杜安·基什（Duane Gish）持有伯克利加州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大学和工业领域从事对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十八年。他是这样描述的。

那么，进化论者认为生命是从何起源的呢？这不用说，

是偶然发生的！进化论告诉我们，没有谁做过计划，没有什么是设计出来的，没有谁做了研究，而且没有任何智慧在其中起作用，即使能够把庞大数量的化学反应按照精确程序合并起来使生命体产生也是出于偶然！对进化论者来说，持守这样的观点需要极大的信心，但这样的信心毫无根据……

[进化论者]……必须有信心，但是他们相信像生物细胞那样精彩的设计、周全得令人惊讶的结构及其错综复杂的协调关系都由生物自己将它们放在一起，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这种观点是强加给他们的，因为他们选择了不相信宇宙间伟大的造物主——上帝——创造了生命的上帝，正如我们在《圣经》中所读到的。

另外，相信生物自己创造自己不仅是盲目的信心，而且还是不严谨的科学，或者叫伪科学或假科学。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即使在46亿年（这是许多进化论学家认定的地球年龄）的漫长时间里，生物也不可能自己创造自己。……

每一个蛋白质、DNA、RNA分子都庞大而复杂，让我们来看看靠偶然形成一个单个蛋白质分子的概率。蛋白质分子是一条长链，链节叫氨基酸，在蛋白质中有20种不同的氨基酸。而为了产生一种特定的蛋白质，例如生长激素，或帮助血红细胞运送氧的红色血蛋白的血红蛋白，每种蛋白质分子中的氨基酸必须按一个精确的顺序排列。通常一个蛋白质分子中有400个氨基酸，事实上是20种不同类型，也有些超过2000个氨基酸，少数少于100个，但不会少于50个。

为了便于计算，我们暂时把含有40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放在一边，而计算只含有10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由于偶然形成的可能性。为帮助你理解概率定律，我们先来思考另一个问题：有17个人按顺序站成一列，然后按不同的顺序排一次，再按不同的顺序排，……那共有多少种不同顺序的排列方式？也许1000种？也许一百万种？正确的结果是，这

17 个人可以有 3550 亿种不同的排列顺序！答案是由 1 x 2 x 3 x 4 x 5 x 6 x 7……x 17 相乘得到的。如果在这 17 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张纸上按一定顺序写下他们的名字，那么他们就只有 3550 亿分之一的机会按纸上写的顺序正确列队——而且如果仅仅增加一个人，即总共有 18 个人，那么他们正确列队的机会是 63900 亿分之一！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只是讲了 17 或 18 个物体按顺序随机排列的可能性，但在一个蛋白质中，有 100 个氨基酸，你需要按顺序排列 100 个物体！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只有 20 种不同种类的氨基酸，那么答案是将 1/20 自己相乘 100 次。结果应为 10,000,000,000

“我们把这个应用于蛋白质偶然产生的机率。我准备将这个讨论简化一下，但是为了补充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会看偶然形成一个仅含有 100 个氨基酸的极小蛋白质分子，其可能性有多大。一个蛋白质分子的实际平均长度为 400 个氨基酸，所以随机产生一个中等大小蛋白质的平均可能性实际上比我会算出的结果低得多。

“要得到 100 个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氨基酸需要多长时间呢？整个宇宙中的电子不超过 10^{80} 个，科学家们认为宇宙已存在三百亿年，也就是 10^{18} 秒。我们假设宇宙中的每个电子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它们都是以 100 个为一组，那这样的组合就有 10^{78} 组；假设持续三百亿年，10^{18} 秒，每一组氨基酸在每一秒都会重新组合，这就会有 10^{78} 组进行 10^{18} 次的重组，即总共就会产生 10^{96} 组产生不同的组合，而得不到要求中的 10^{100} 组。这已是一个最为宽松的假设例子，但即使这样，出现 100 个正确排列的氨基酸的几率也不过 1/10000（10^4 之一），整个宇宙都不够随机产生一个特定的、中等大小的蛋白质！按其化学成份的复杂性来说，蛋白质要比一个完整细胞简单得多！” [B]

[B] 实际上，在某一蛋白质的许多位置上，有有限数目的不同氨基酸能彼此替换，似乎并不影响蛋白质的功能。平均来看，有 6 个不同的氨基酸能出现在任何位置，所以在某一特定位置上产生一个可运作氨基酸的机率就是 6/20 (Michael J. Behe and David W. Snoke, “Simulating evolution by gene duplication of protein features that require multiple amino acid residues,” *Protein Science*: 13(10) October 2004, pg 2651–2664)。基于这一估计，在一个中等偏小、仅含有 200 个氨基酸的蛋白质分子中，要随机得到任一能产生一个有功能蛋白质的序列，其机率为$(6/20)^{200} = 2.66 \times 10^{-105}$，这一数字比统计学家定义为“永不可能”的 10^{-100} 还低。

进化论者有时声称蛋白质中要求的氨基酸序列比这个还要宽松。看一个彻底推翻这一不合理说法的具体例子。在细胞色素 c（cytochrome c）的蛋白质中，110 氨基酸中有 16 个氨基酸的位置（14.5%）是完全限定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必须有某一个指定的氨基酸。其他的位置允许不同程度上的替换。(Truman, Royal and Michael Heisig, “Protein Families: Chance or Design?” *TJ: The In-depth Journal of Creation* 17(1) 2003，126 页，脚注 32) 给进化论一个更宽松的条件，我们忽略其他位置上的替换限制不计，仅仅考虑这不可替换的 14.5%。如果一个中等偏大，由 530 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其中不可替换的位置也为 14.5%，那么这个蛋白质的 530 个位置中就有 77 个是不可替换的。要得到这 77 个氨基酸的几率就是$(1/20)^{77} = 6.6 \times 10^{-101}$，这一数字比统计学家

［接下页］

小王还是没有被说服，他又说道：“但是，也许不需要特定的蛋白质呢，也许进化论可以利用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蛋白质。”

“有些说法是任何一个蛋白质都可以作为开端，实际上这是不成立的，——实际上，任何蛋白质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万一有一个蛋白质奇迹般地出现，那其他所有的蛋白质都会受这个蛋白质的限制，要能与之相配合。就比如造一辆自行车，也许最初你只有一个任意大小的齿轮或是一条车链，接下来你就按着这个尺寸继续造自行车，其他的配件都要适合这个尺寸，不然自行车就无法使用。细胞中的蛋白质不是随机的原子团，它们是组成微型工厂的一套套微型机械，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特定的功能并具有与功能相应的结构。其中一点点的误差都会影响甚至破坏整个细胞——甚至你的整个身体。这里生物化学家基什博士又举了个例子：

> DNA 和 RNA 分子比蛋白质更加复杂，就在最近，发现 DNA 分子——与血液凝结有关的许多蛋白质之一进行编码的基因——的链中有 186000 个结，这些结被称为核苷酸。如果这 186000 个结中的一个出了错，人体内就不能产生凝血因子，这个人就会得血友病。[8][编者注：这个不意味着每一个核苷酸都受限制，但是更确切地说是至少在一种情况下，仅仅一个核苷酸的错误会破坏整个基因的功能。]

一个核苷酸的错误会导致一个氨基酸的错误，这就会导致蛋白质不能有正常的功能！你的供血系统靠压强供血，因此你就需要一套特定的蛋白质来控制血液的凝固性，而这绝对不是随意一个蛋白质能够解决的问题。

“在此我得出结论，哪怕一个中等大小的具备功能的蛋白质，其形成几率也绝对不会高出 10^{100} 之一。而且这还没有追究到形成这个蛋白质的氨基酸的来源，也没有追究它们为什么会幸免于被分解，并且在没有细胞的控制下就这么聚集到了一处。我们只能假设，它们从

定义为“永不可能”的 10^{-100} 还低。

天而降刚好就落到了一个现成的石头洞里！即使这样，一个具备功能的蛋白质也无法偶然地由它们合成。简单地说，10^{100}之一的几率就等于在整个宇宙中，哪怕是给它三百亿年也没有一次可能性。通过这样的数字统计我才被说服，确信生命体不可能产生于偶然性，而一定是有设计师，一位造物主。”

“我必须承认这是我听过关于智慧设计说最有利的证据了。”小王沉思着说。

“任何一位坦诚面对证据的人都会这样认为的。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傅鲁（Anthony Flew）以前是世界上最为有名的无神论者，几十年以来，他在全球各大高校一直坚持反对上帝存在的观点，但是后来在 2003 年研究生命起源的生化学证据时，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设计论。他在以下言辞中声明他的观点发生了改变：

> ……几乎完全是出于对 DNA 的观察研究，我认为 DNA 让我们看到，需要产生生命筹备是难以想象地复杂，在其中肯定有智慧设计将这些差异极大的各种元素拼合，使它们能够相互配合产生效应，使这些元素数量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和它们相互配合的精密方式，这两样随机地同时出现，可能性微乎其微。问题是它们所产生的至极的复杂性，在我看来是智慧设计的结果。
>
> ……若说生命起源这一精细完成的壮举是由随机产生的话……简直就是荒谬。[9]

傅鲁不是基督徒，他甚至厌恶圣经中的上帝，称上帝为‘宇宙的萨达姆’[10]，即使这样他也必须承认他的生命不是随机产生的。

“我还记得我当时最初认识到生命是被设计时的感受，对我来说就像是个启示一样，那是个全新的世界！我看世界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发明显微镜的列文虎克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本来就时刻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微生物一样：存在我周围的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一个被设计的世界就是一个可能存在意义和目的的世界，是可能会存在希望的。也许那位设计者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一个比生存

更高的目的。随机进化，适者生存，为了生存而生存——这些都不能给人生任何意义，我当时已经发现这一点了，但是突然间我看到了寻找生命意义的希望！”

小李灿烂地笑着说：“我也有同感！”

小王愣了，定睛看着何教授。

何教授继续道：“我当时还不知道，但是天父上帝已经从他的创造物中将自己显明。通过大自然，他让我看到他的大能和智慧，就像这节经文所说：

>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罗马书》1:19-20 新译本]”

小王突然开口：“我们虽然不能解释生命的起源，但这也不意味着是源自你的上帝啊！”

何教授挑起了眉头，额头上划过几条皱纹，亲切地点了点头，“没错，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出什么证据。但是至少有一个方面我们已经解释了，就是生命的起源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经过特殊引导性过程，是经过引导的，即被设计而成的。

“现在我们知道生命是被设计的，已经破除了进化论的第二条锁链了，两条腿都自由啦！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跟着傅鲁冲出无神论的牢房了，但是首先我们要解除我们手腕上的锁链。”

新的具备功能的结构的起源

小王似乎还不愿让步，“我承认要解释生命的起源不是一件易事，我们不知道第一个细胞是怎么形成的；也许是外星人带来的！但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至少给出了关于生命体在出现后是怎样进一步发展的解释。”

“你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方面，这将带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即

关于生物起源的分析。进化论无法解释在各种生物中不同功能结构的起源，这就是我们需要解除的下一条进化论神话的锁链。

“有些蛋白质是可以独自运作的，在细胞中作微型生物机械。可是，生物中大部分的功能性结构都是由很多个蛋白质（或其它元素）或者是很多具有专门功能的细胞组成的复杂结构，好比眼睛、肺等。它们是很精细复杂的系统，我们从未观察到这些系统偶然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很明显说明这是不太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它们可以是由自然选择一点一点逐渐形成的。”

“自然选择的原则是只会保留那些‘在当时’具有优势的器官，半只眼睛或是半只翅膀是毫无用处的，不会因为它们具有优势而被选择。事实上，一个不完整的器官只会浪费有机体的资源，妨碍其他功能的正常运作。”

“但也可能会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比如说，有模糊视线的‘初期’的眼睛？”

“是啊，这是个不错的例子。”

“例子是不错，前提是，要有这个可能，但实际上没有。要有视力，你需要能够感光的部分，比如说眼球功能；需要能够将信息传输的部分，视神经的功能；需要分析你所看到的并作出反应的部分，比如说在大脑的视觉分析程序。除非你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否则其中任意一种功能都会被自然选择当作毫无用处的东西淘汰掉。必须具备这三个部分才可能产生功能；这就是智慧设计科学家所称的‘不可降低的复杂性’，除非全部具有功能，不然其中的个体不会有任何功能。”

“我好像有点不太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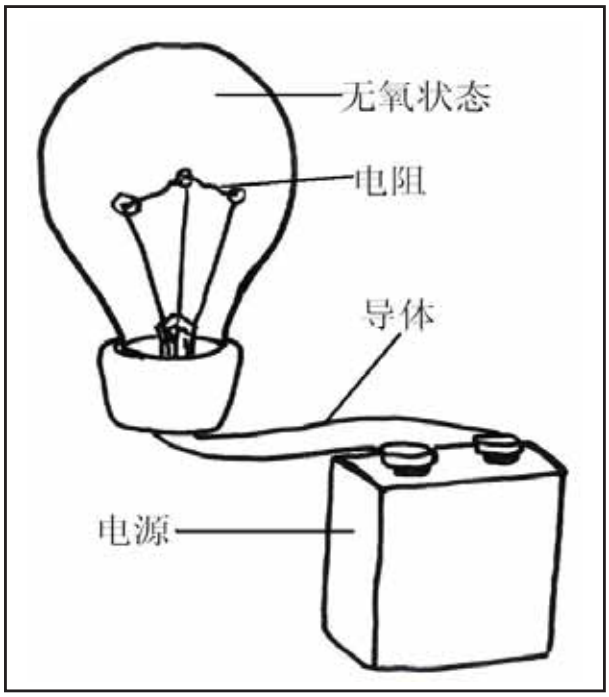
“用个类比吧，看看电灯泡，它的功能是……”

“照明。”

“那么一个电灯泡，比如说白炽灯泡，需要什么才能照明呢？至少四样：

1. 一个能在电流通过时发光的电阻
2. 无氧的状态

3. 电源
4. 一个将电流传到电阻的导体



最重要的，它需要一个能在电流通过时发光的电阻丝。如果这个电阻是直接与空气接触的话，它就会立刻燃烧。所以需要把它放在密封的真空容器里，也就是灯泡。这个灯泡内不能有空气进入，而又要能让光透出，所以必须是透明的材质，如玻璃。接下来它需要电源，如电池或者发电机。也需要一个导体能够将电流从电源传送到电阻丝，比如铜线，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经过精心安排好的。透明的灯泡必须是空心的，电阻和注入的气体必须被密封于其中，电阻丝必须靠两根钢丝固定成一个圆形，缺了其中任意一部分它会怎样？”

“它不会亮。”

“如果灯泡是铁做的呢？”

“光线无法透出。”

“如果没有电阻？”

“很明显不会发光。”

“是的，同样没有电源也不会亮。如果两根铁丝在同一边，或者电阻在中间是断裂的，或者是有其他零件没有到位它同样不会亮。那么一个不会发光的电灯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没有优势。”

“消费者会愿意买一个不会亮的灯泡吗？”

“不会。”

“其实对于生物也是同样的道理。自然选择不会选择一个不具功能的‘初始结构’，具有功能的结构总是会有必须具备的最低复杂性。”

“但是生物和非生物是有区别的。”

“生物是按照物理定律运作的生物化学机械，没有所谓的‘生命力’或是专门应用于有机体的定律。唯一的区别就是生物要比人造机器复杂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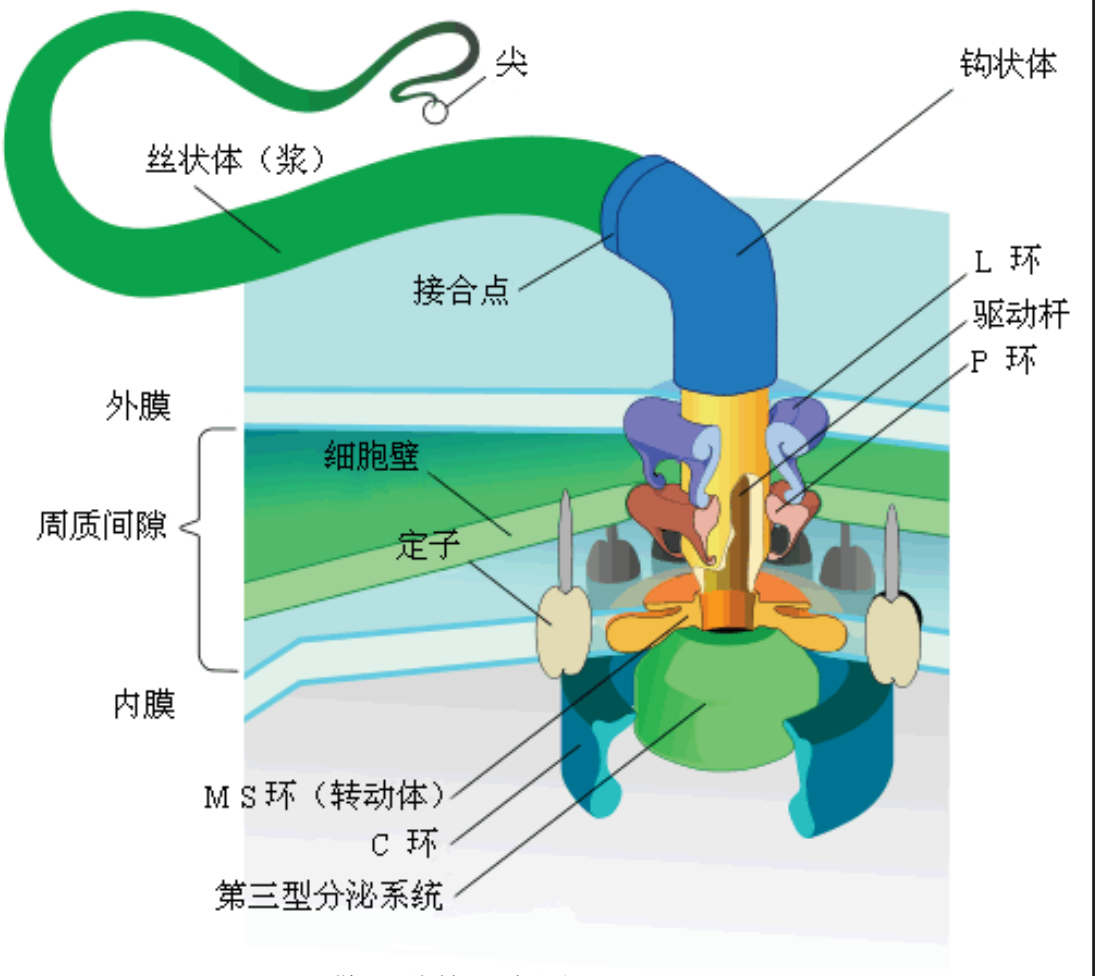
“关键在于此：生物中最小的变种都不可能是像达尔文所想的那样一点一点进化而成的，因为哪怕是最次要的零件没有到位，它都不能运作，那样它就不具备功能，那么这些想象中的初始器官就会像人类的第三条腿一样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这个如何证明？”

“我们看看麦克·贝希（Michael Behe）博士的论述吧。贝希是生化学的博士，也是一所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曾经也认同随机偶然性的进化论——他和我们一样也是被这样教出来的——直到开始考证科学证据。是他提出‘不可降低的复杂性’这一术语的，这里他讲述的是有些细菌在液体中用来游动的推进器——旋转的鞭毛。

> 有些细菌具有一种奇特的被称为鞭毛的游动装置，甚至在更复杂的细胞中也没有像这个这么复杂的结构了。……细菌鞭毛就像旋转的推进器一样……
>
> ……鞭毛是一种长长的、像头发丝一样的细丝嵌于细胞膜内。[细菌转动体]必须具有与其他旋转装置一样的动力要素，即包括动子（旋转要素）和定子（静止要素）。
>
> 细菌鞭毛采用的是一种旋动机制，所以它也必须达到类似游动系统所具备的要求。由于细菌鞭毛也必须至少是由螺旋桨、转动体和动力这类似的三要素组成，它当然具有不可降低的复杂性，因此通过渐进进化产生鞭毛……要遇到巨大的障碍。[11]

在鞭毛系统中，所有的部位都同时工作，如果一个不到位，就不能运作。这里你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三个所谓简单的零件了，而是需要几十种组按照非常精确地方式相互联合的蛋白质。这样鞭毛系统才有可能进行最微小的动作。你还记得我们刚得出的要形成一个特定蛋白质的苛刻几率么？”



鞭毛结构示意图。注释 1。

“10^{100}之一。”

“对，但是这里我们需要的是几十种蛋白质同时出现。如果我们只需要四种特定的蛋白质，这个几率就是(10^{100} x 10^{100} x 10^{100} x 10^{100}) = 10^{400}分之一，比统计学中的‘不可能发生’还要不可能。那么要偶然产生四十种特定蛋白质的几率就是 10^{4000}分之一。”

“可是，也许在细胞中本来就有这些具有其它用处的蛋白质，并且它们就无意中撞到一起了呢？”

“看看这张图，这不是任意一个蛋白质就能够满足条件的。每一个种类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形态，细胞中大部分的合成物都是极为特有的！一位分子生物学家估计‘细胞质量的四分之一……含有大量仅出现一到两次的合成物’，[12] 而鞭毛系统中的每一种蛋白质都能够精确地彼此组合。”

“好吧，但是我想肯定会有科学的解释。”

“也许你有一些小混乱，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说肯定会有一些‘科学’的解释，但我想你的意思是你觉得会有一些进化论的解释吧。科学是追求物质宇宙中的真理，科学解释说鞭毛系统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被设计的。并且，进化论对于鞭毛系统也无从解释，贝希教授也曾经尝试着寻找。

> ……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探讨细菌鞭毛的专业文章有上千篇，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鞭毛是一种惊人的生物物理系统，并且鞭毛细菌在医学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有人曾说，所有的生物现象必须经过进化这个透镜来透视，但有关细菌鞭毛进化方面的文章却闻所未闻，目前还没有一位科学家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来描述这种惊人的分子机械逐渐进化的过程。
>
> ……
>
> 总之，随着生物化学家们都在开始对一些看起来简单的结构，如纤毛和鞭毛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同时，他们发现了更令人惊愕的复杂性——他们又发现了几十甚至上百种结构精细的组成部分……问题的不可协调性仍未减缓，事情只能越来越糟。达尔文进化论对纤毛和鞭毛并未做任何解释，游动系统那种压倒一切的复杂性迫使我们相信对此将永远没有明确的解释。[13]

贝希谨慎地提出他的论点。我曾经研究过这个课题，知道真实的情况在于：达尔文的随机偶然并非‘或许不能’，而是‘根本不能’解释生命。[C] 贝希从鞭毛系统得到的‘不可降低的复杂性’这一概念，

[C] 贝希第一本书出版之后，有人试图用随机进化过程来解释鞭毛的起源。有时候，进化论者著的大众书籍和建立的网站会声称鞭毛的‘问题’已得以解决。但这样的言论是虚假的，是对读者的哄骗。这些进化论者通常是在假设鞭毛一半的独特机体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所谓的‘解释’，而且他们是以假设所有的中间过渡步骤都具备功能和功效作为先决条件，有时甚至过渡步骤也没有明确指出。在整个解释过程当中，这些进化论者都没有计算产生鞭毛所需机体的实际几率。对于鞭毛可能是随机突变之产物的彻底辩驳，祥
[接下页]

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几千种由上万种不同蛋白质组成的生物结构。只有当所有组成部分到位后，整个机械才能开始运作，理论上而言，要在实际的时间范围内偶然地产生特定蛋白质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承认进化论不具有理性基础。”

小王陷入沉思中，沉默一会后，又突然开口道：“那么其他各样物种又怎么解释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物种向另一个物种的进化。”

“你指的是类似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看到的地雀，或是英国改变颜色的桦尺蛾的例子？”

“是的，尤其是这几个例子，我们的教科书都在用。”

“是，几十年以来他们都在用这些例子，但其实这些例子是误导人的。”

物种的起源：变异不是进化

何教授继续说：“要明白生物界的真相，我们需要区分两个差异极大的概念：变异和进化。前者是在特定有机物中的个体变异，后者是一种物种演变成另一种的进化理论。变异是在大自然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进化是存在许多人心里的假想。一个变异的例子就是狗的不同亚种；至于进化论的例子，如果存在的话，就是爬行动物或恐龙进化为鸟类。对比认为恐龙会产生鸟类的（假想）宏观进化，变异有时也被称为微观进化。”

“我看区别不大。”

“这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将这两个混为一谈，其实他们关键的区别很简单：变异是由现存有机物中的已有基因重新组合产生新的有机物而导致的；进化论则需要依附于能产生新结构的完全新型的基因。”

“但是这个不正是达尔文所谈到的那些地雀的情况么？它们进化出新的嘴型了。”

见：Sean D. Pitman, M.D., “The Evolution of the Flagellum and the Climbing of ‘Mt. Improbable’ ”, www.detectingdesign.com/flagellum.html, 2012-04-22 摘。

“我们教科书是这样提出的，但是实际上没有出现新的基因信息，我们等会就会证明这点。但在此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变异，看看狗吧，家养的狗是怎么来的？”

“由人从狼驯化来的。”

“对，从他们怎样对狼进行异种交配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狗本来有一套有限的基因信息，并且是一套狼种的亚种中可利用的基因。那你认为它们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呢？”

“很明显，像狼一样！”

“现在呢？”

“有些还是很像狼，但是有些就很不一样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基因突变吧。”

“事实上，狗类中不同亚种的产生除一小部分是因为基因突变外，其他大部分都不是。而且你现在看到的变异几乎都是由人为选择地交配——不是自然选择。比如，要得到北京犬，人们需要先拿中等大小的狗交配，在子一代中选择小的狗进行交配，如此继续；而要得到一只大型的圣伯纳狗，人们就需要在子一代中选择大的狗进行交配。他们没有添加任何基因信息，仅仅是对已有的进行了选择而已。在中等大小狗的基因库中，产生小型狗和大型狗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人为选择只是给了这些隐性的基因潜能一个呈现的渠道，而且也不需要漫长的时间。其实，仅仅一百年细致地选择性交配就可以得到我们现有的各种不同的狗类。”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只北京犬交配出一只圣伯纳狗？”

“不是的，无论是要得到大型狗还是小型狗，你都要先从一个中等大小的狗开始。选择性交配是通过去掉基因信息来完成的——这和设想中的进化论刚好相反，一只中等大小的狗有大型狗和小型狗的混合基因。要交配出一只小型狗，你只要在下一代中选择小的，因为它们基因中有更多‘小型’的，如果继续几代，就会达到一个极限，这时剩下的就只有小型基因了——就像北京犬一样。但是要想从北京犬交配出圣伯纳狗是不可能的，因为北京犬没有必要的基因信息。从此

狗的一些种类。注释 1。

可以看出，这和进化论的要求完全相反，你得到的基因信息要比原来的少，并没有增加新的信息。

“看看这两组动物——世界上各种狗类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各种地雀，哪一组的差别更大呢？”

“狗类。”

“总共有多少个种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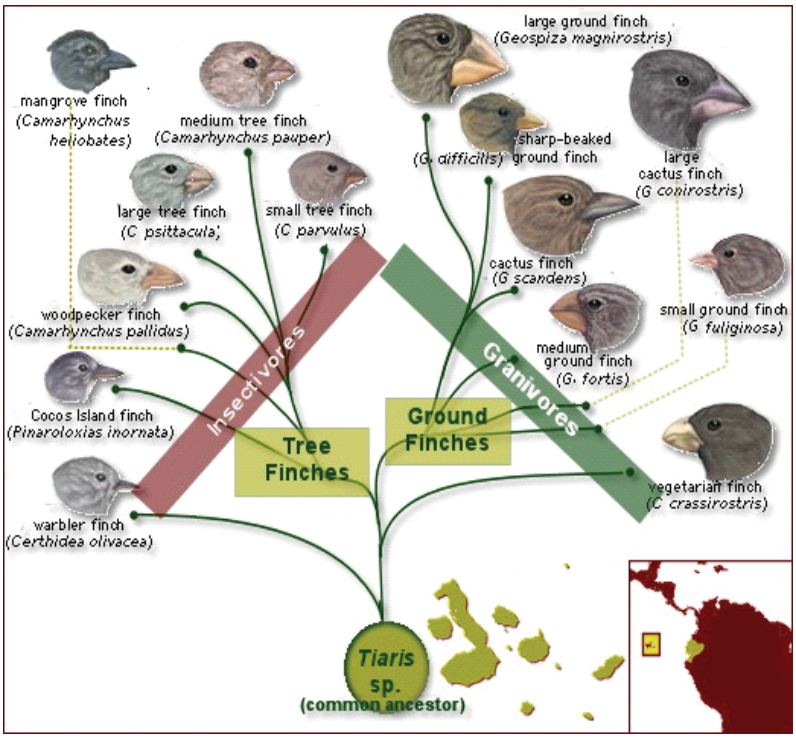
“不同的种类其实就是亚种而已。”

“那么地雀有多少种类呢？”

“这我不太清楚了，我记得好像是说有 13 种还是 15 种吧。”

“人们对此的看法不一，但其实只有一种，我们的教科书忽视了几个事实。首先，这些地雀之间仅有一些类似于嘴的不同形状和体积大小的微小差别，这和狗的差别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再者，很多异种的地雀是在野外交配的，就像狗一样可以异种交配，这就说明它们是同一种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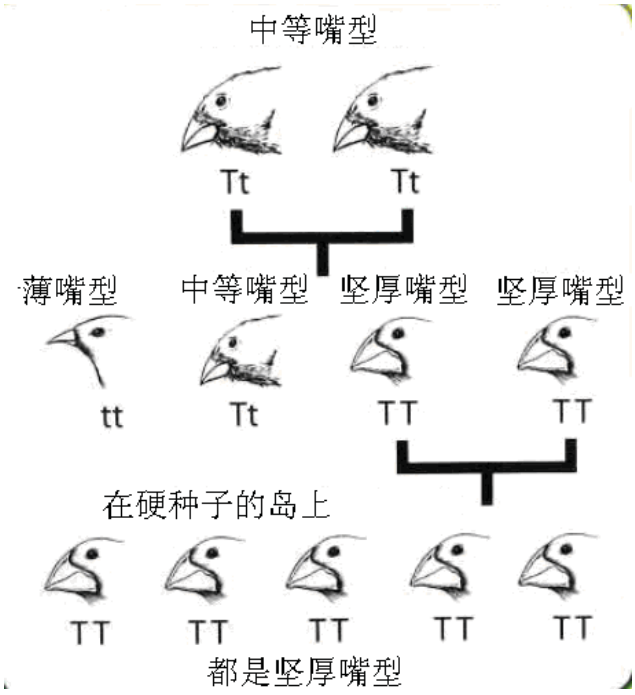
“第三，最近发现鸟的嘴型可以在两代之间出现变化。在干旱时



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雀种类。注释 1。

期生长的鸟类，它的嘴型会比上一代的大些；而当气候变得湿润后，下一代又会恢复到小一些的嘴型。这就说明地雀生长所具备的反馈机制是导致部分嘴型区别的原因，而不都是来自基因的改变。

“此外，一些显著的嘴型区别可以解释为自然选择在已有基因上起到的效应，如果一对有中等大小嘴型的混合基因型地雀（如图基因组合 Tt 式）飞到一个满是硬种子的岛上，那么它们后代中，有坚厚嘴型（如图基因组合 TT 式）的可能会更容易生存。在短时间内，自然选择的结果肯定是只有坚厚嘴型的 TT 地雀才能在这个岛上存活，因为它们消除了中等坚厚的基因信息和薄嘴型的基因信息。而进化论与此刚好相反：因为结果是比以前更少的基因信息而不是更多的或是新的。



设想中鸟嘴基因组合的简化图。注释 1。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常被误认为是进化论的例子，你肯定曾看过一个白色和黑色桦尺蛾附在白色或灰色树干上的图片。”

小王立刻点头说：“当

然，这个很有名。最初在十九世纪中期时，几乎所有的桦尺蛾都是白色的，后来因大气被工业废气污染，树干变成了灰色。因为白色桦尺蛾容易被发现，就大量被鸟类捕食，所以种群发生了变化，灰色桦尺蛾就成了多数。”

“对，这个故事似乎常常这么说。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就会是自然选择的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例子，但是这个和进化论无关。”

“为什么？”

“因为最初的时候，桦尺蛾的种类有……？”

“桦尺蛾有很多白色的和少数灰色的。”

“那么后来呢？”

“多数灰色的和少数白色的。”

“所以从一开始就有白色和灰色的桦尺蛾，而结尾也是，都一样，并没有出现新的！没有进化，就连新的变异也没有出现。”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

“事实上，更严重的是你在教科书中看到的那些图片不是实拍，而是故意做出来的。”

“什么意思？”

“这些图片是二十世纪中期拍的，到二十世纪晚期科学家承认那些桦尺蛾不会白天附在树干上，白天是几乎找不到它们的。但那些科学家为了可以拍下照片，就找了几个死的把它们黏在树干上，这些照片是要描述颜色在自然选择中的优势！”[14, 15]

“所以整个东西都是假的？”

桦尺蛾。注释 1。

“不，桦尺蛾从原来大多数白色的到后来大多数灰色的，这其中也许存在基因频率的变化。至于究竟是不是因为树干被染成灰色所导致，这个还不确定，但那些用来‘描述’的照片的确不是自然现象的实拍，这个至少可以说明进化论科学家有多么诚实和严谨吧。”

自然选择是一种淘汰力量，不是产生新的而是消除已有的。

“所以你就完全不承认自然选择？”

“我绝对承认自然选择，它的功能是淘汰那些不能适应当时环境的生物。”

“所以你还是承认对环境的适应性变化和适者生存！”

“我所承认的和你以为的可能不完全一致，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普遍的错误观点。”

“我们听说过‘环境一旦变化，生物就会随之变化以适应环境，而那些不能变化的就绝种。’，但这个说法是事实吗？环境的改变肯定能引起生物灭绝；可是能不能引起生物的变化？”

“生物的确会为了适应环境而变化。”

“但是它们所谓的变化并没有产生新的东西。最多就是，在已有的基因信息范围内会发生一些微型的改变，但这个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新型的有功能的结构。”

“如果你今天搬到靠近赤道的非洲居住，你不会变成一个黑人，你所生的孩子也不会是黑人！搬到欧洲去，你的孩子和孙子同样还会属于黄种人。现代遗传学告诉我们，是基因的改变引起一个生物的改变。环境的变化不会改变你或你所生的孩子，因为环境的变化并不改变你的基因。”

“这个我明白！改变基因的是突变。”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待会谈基因突变。我很高兴你知道环境的变化不能改变基因，这是达尔文不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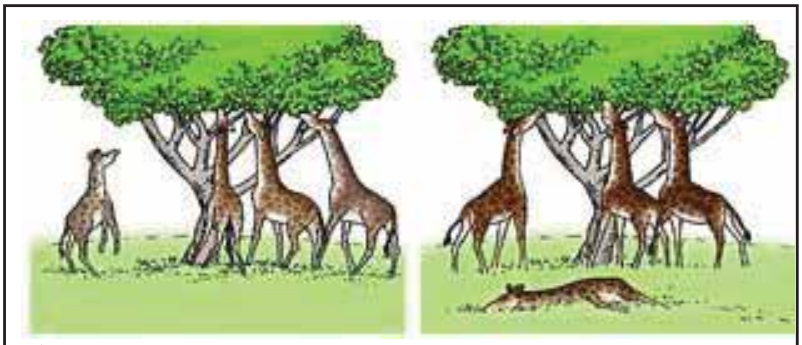
“达尔文时代的人不知道这个事实，是因为当时还没发现基因。很多科学家，特别是拉马克，以为身体上的细微变化也会遗传给下一代。所以他们以为如果你搬到非洲，你的皮肤变黑一点，那你后代的

肤色就会变得更黑！这种观点过去在苏联很流行，后来从苏联传播到中国，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环境和行为都无法改变你的基因，因而他们也无法引起任何所谓的进化。

“我们在所有教科书中都能看到关于长颈鹿的脖子怎么变长的故事。几十年前的中国课本还在推崇拉马克的说法：长颈鹿的脖子之所以这么长，是因为它们要常常伸长脖子吃高处的树叶。它们的脖子一代比一代拉得长，渐渐就变成了长脖子。”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小王更正道：“我的课本说的是因为变异和突变。”

“是的，课本有些改善，但是并没有说明长颈鹿到底为什么会有长脖子。对此，我最近查阅的高中生物课本上只是说：原先，长颈鹿的脖子有长有短，但是短脖子长颈鹿随着环境变化而绝种了。这是很奇怪的断言，因为在长颈鹿居住的地方还有很多短脖子的食叶和食草动物，它们为什么没有进化出长脖子或是灭绝呢？为什么就是可怜的短脖子长颈鹿死掉了呢？而且还没有任何能证明它们灭绝的根据？再说，长颈鹿吃的食物分布各个高度，包括地上的草，雌性长颈鹿好像更喜欢横着脖子吃东西。更有意思的是，长颈鹿只有在雨季才会吃树梢的叶子（刺槐树梢的叶子），而那



上：课本中的神话：脖子较短的长颈鹿灭亡了，因为吃不到树冠上的叶子。

下：大自然中的实际情况：长脖子的长颈鹿和脖子较短的斑马生活在同一片地方。注释1。

时也有很多其他高度的植物可以吃。在干旱的季节，它们主要靠矮小的树丛维生。[16] 就连厌恶创造论的进化论者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也不得不承认教科书中的例子是在误导人：

> 顺便说一下，[使用]长颈鹿的脖子[作为课本中的例子]，其实更没道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长脖子是因为吃刺槐树梢的叶子，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
> ……长颈鹿的确是吃最高树梢的叶子，但谁知道它们颈项长化的过程或原因？[17]

很明显，能够吃到树梢上的叶子有助于长颈鹿的生存。也很明显在特定情况下，自然选择会倾向留下长脖子的动物，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长脖子最初是怎么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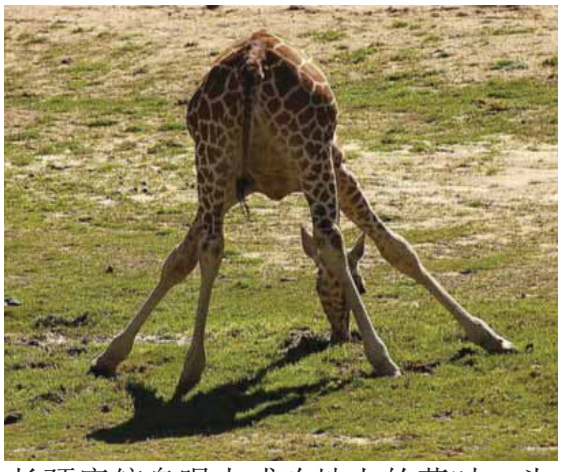
“这些已经够了，但是还有更严肃的问题。因为长颈鹿的脖子很长，必须有非常高的血压才能将血液运送到头部，但是它必须低头才能喝水。你看到问题吗？”

“血液就会冲到头部……”

“是的，这是高血压必然导致的，血压高到连长颈鹿本来很坚韧的血管都无法承受，它一俯下身喝水，头部就会有血管爆裂，然后就死于脑出血了！因此，长颈鹿需要很多调节才能适应它的血压问题，而其中一个调节就是在脑部附近一个极为特殊的器官，当长颈鹿低头的时候，它像海绵一样缓缓地吸收血液。如果没有这个器官，长颈鹿就无法生存。这个在你的生物课本中提到过吗？”

“没有……可能是个较新的发现吧。”

“其实这个发现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考虑一下关于长颈鹿起源的‘进化论’观点存在的问题吧。没有那个‘海绵’，它有这么长的脖子就无法生存，但



长颈鹿俯身喝水或吃地上的草时，头部的血压会变得极高。注释 1。

如果没有长脖子它就不需要‘海绵’。那么先有哪一个呢：需要‘海绵’的长脖子，还是唯一功能就是配合长脖子的‘海绵’？”

“这个嘛，也许是同时出现的吧。”

“真的？没有什么动物的脖子像长颈鹿那样，也没有什么动物的头底部会有‘海绵’！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宇宙历史中都不可能会偶然产生哪怕是一个蛋白质，而长脖子和‘海绵’的组合至少需要数十种基因同时出现才能构成，那为什么会有如此和谐的组合？这么多的基因同时出现在同一活物简直是个奇迹！”

“我猜你会说是你上帝的功劳！”

“对此，我会很理性地总结：长颈鹿起初就是这样被设计的！”

自然选择只会移除，突变只会消灭

“突变、自然选择和时间是进化论学者常常使用的三大‘魔术配方’，进化论学者常常向它们求助。我们已经看到就连他们声称已存在三百亿年的宇宙都不足以偶然地产生任何有特定功能的生物，那么突变呢？它们有什么实际用途吗？

“突变是基因中可遗传的变化，按定义来说，这会发生在具备一套完整功能的 DNA 生物中。关键在于：突变只会消除信息，而不会在基因组中增加任何东西，我们可以将突变简单概括为：删除、重组、复制、置换和增加。

“我们可以把基因组看成是一系列很长的化学字母，拼出氨基酸单词和蛋白质句子，进化论者和创造论者都会经常做这个类比。这个可以直接和编写一本书相比，删除就好比去掉一些字或者删去几页纸，这样做不会增加任何信息。重组就好比打乱字的顺序，一般情况下，这句话的意思就会被彻底破坏；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带其他意思的新句子，但是还会失去以前的句子，所以也没有获得新信息，而且这个新句子也不可能会接得上前后句子。复制可能会产生两个相同的句子，但是没有新的信息。置换和增加就类似于在一页纸上随便画上的笔画，多数情况这些笔画就会掩盖已有的信息，也就是信息的减少；有些情况它们只会改变一个字的意思，但是那个字的新的意思一般不

能适用于原来的句子。

“各种突变的结果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丢失信息。丢失有用的基因信息会导致生物更不能适应生存，而不是更能适应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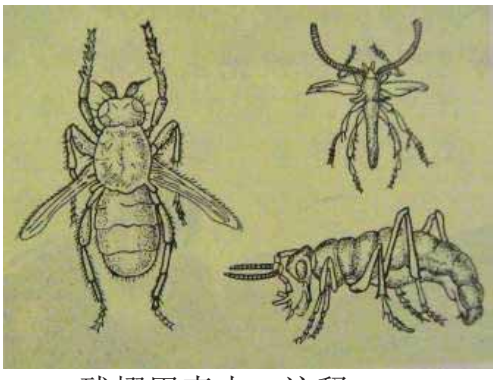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我们在课本中所看到的几个突变的例子都是最为不妥的——删除性的突变，你还记得课本中一个无翅甲壳虫的图片吗？有点类似这张。

“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图片，因为我从高中到大学的所有生物课本中都有这张图！这张图片是说：那些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其他岛上的普通甲壳虫距离它们原来着陆和交配的地方很远，是被强风从几百甚至几千英里远的海面吹来的，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不幸的是，当强风再次来临时，这些可怜的甲壳虫又会被吹向海面。在这样的情况下，突变导致有些甲壳虫的翅膀不成形，有些干脆没有翅膀，这些甲壳虫不能飞，就没有被暴风吹走。所以它们在岛上留下后代的几率就比有正常翅膀的甲壳虫更大。一段时间后，留在岛上的甲壳虫多数为无翅的了。

“这个例子本来是用来证明进化论的，但是它阐述了怎样的事实呢？有增加新的基因信息吗？有产生新的具备功能的结构吗？没有。相反，一个已有的复杂得惊人的功能器官——翅膀被消除了，飞行的功能也丢失了！”

“是的，但是对于甲壳虫的生存来说，这成了一个优势。”

“对于这个特殊案例也许是的，但这实际上是基因信息的丢失，丢失信息的方式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翅膀！进化论需要的论证是产生新的，而不是消除已有的。但在这里有新的东西产生吗？还是有新的东西进化出来？”


残翅甲壳虫。注释 1。

“没有。”

“那这能不能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功能结构各异的各种物种起源的问题呢？”

“不能。”

“你现在看出这个例子的失败之处了吧。我还想问你：他们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个好一点的例子吗？一个有增加信息的而不是剪除信息的例子？”

小王沉默了一会，“我不知道。”

“编辑课本的两、三代人，为数好几百且遍及世界各地，又都受过生物科学的高等教育，难道他们不能选择一个更好的例子，一个有增加信息且不会产生歧义的例子？”

小王又沉默了一会，“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有任何例子？”

“完全正确，因为突变从来就不会增加信息或产生新功能结构。在自然界，我们所看到的是突变引起的信息丢失和功能结构破坏，并且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破坏性的突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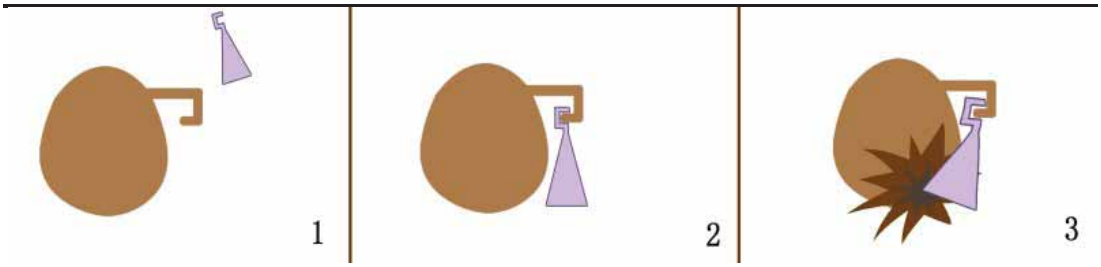
“先天愚型是由在胚胎发生的突变所导致的，孩子的细胞带有一个额外的染色体，结果会导致弱智、身材矮小、预期寿命短等后果。另一个常见的突变例子是血友病，血友病患者的血不能制造正常的凝血块，结果是伤口的血不能很快凝结、长时间流血不止。在现代医学研究出治疗方法之前，血友病患者很难生存。这种病会通过母亲遗传，可是最早是由于人类基因突变而导致的。现在正常父母亲所生的胎儿有时也会患血友病，这也是因为突变。同时，很多其它的突变会导致自然流产，并且大部分的癌症是由于细胞的 DNA 受损、发生突变而导致的。突变实际上就是降低基因组并破坏功能结构。”

“那么细菌对抗生素的抗药性怎么解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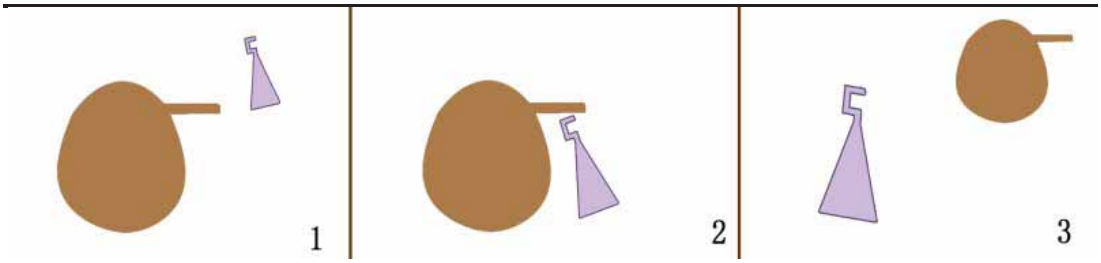
何教授近乎有些生气，“关于这点，我们所听说的是细菌‘进化’出了‘新’的抵抗抗生素的能力。进化论者在这里其实是误导人，就像他们以前把进化论用于桦尺蛾和地雀的案例一样。这个案例经过研究发现，如果抵抗抗生素的能力不是因为借用其他细菌的基因，即：已经是抵抗性的细菌（就是后来的基因转化）；就是因为细菌中抗生素靶结构的改变或丢失。第一种可能，借用基因，就像你的朋友把自己的录像复制了一份给你一样，没有新的东西产生，只是在传递一个副本——这当然不是进化；第二种可能，功能结构的丢失，这就好像

在一场森林大火中，你的腿被一棵倒了的树卡住。为了不在火中丧生，你必须截肢后逃脱，你可能这辈子就只能用一条腿跳着行走了。这也不是进化，因为你没有获得新的功能，而且你还丧失了以前的功能！抗生素抵抗力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来支撑突变可以产生新的基因信息这一观点，也不是进化。”[18、19、20]［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参考资料中的相关资料。］

简略示意图：细菌通过结构的丢失而获得抵抗抗生素的能力。圆状物体代表细菌，钩状物代表有益于细菌生存的结构。三角状物体代表抗生素。



不具备抵抗抗生素能力的细菌：抗生素靠细菌钩状物进行化学结合，之后将细菌杀死（或抑制细菌繁殖）



具有抵抗力的细菌：细菌经历突变，失去钩状物的一部分。抗生素再不能与细菌在钩状物处进行化学结合。细菌生存下来，但是丧失了钩状物的优势。信息（结合部位的特异性）减少了，很多情况下，导致功能性降低。

小王坚持，“好吧，但是基因突变可以产生新的基因信息……这些基因信息以后也许对生物有用的。首先，基因被复制——我们知道这有时会发生，然后这个被复制的基因就可以自由地突变而不会给生物带来影响，最后，有可能会产生出有用的东西。那么长时间，那么多生物的突变最终总会产生出有用的吧。”

“我想你所说的‘有用的’是指具有新功能的结构吧，至少是初始状态的吧？”

“是的。”

“你认为会比一个蛋白质小吗？”

“我想不会吧。”

“请记住，不是任意一个蛋白质都可以的，它需要适应细胞中所有的环境，并且给生物提供一个生存优势。你还记得我们计算过的产生一个特定蛋白质的几率吗？还仅仅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蛋白质。”

小王沉默了一会，声音微弱道：“小于 10^{100} 之一，三百亿年不会有一次。”

何教授给他做出了结论，“其实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生物还未等到合适的基因突变出现就已经绝种了。”

“要破坏生物是很容易的，任何一个小孩都能一脚踩死一只虫子！但是创造出生物就很难了，至今我们都未能创造出生物。如果召集全球的科学家，提供全球的实验室资源给他们，供应整年无限制的资金，要求它们用化学试剂，而不用生物产品造出一个像大肠杆菌简单细菌的复制品，那么全球的科学家用全球的实验室资源都无法造出一个细菌！”

“也许以后会有那么一天吧。”

“我也期待会有，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也是一个智慧设计的好例子。他们决不可能采用随机性的方式完成！”[D]

化石记录除了间隔还是间隔

小王盯着地板陷入沉思中，何教授静静地坐着，平易地看着他的表情。最终似乎有一束光射入，小王又抬起了头。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进化论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确实有进化论发生的证据，就是化石记录！”

何教授笑了，高兴地点了点头：“是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关于生命的起源和突变的影响，你们课本都传授了错误的信息。同样地，关于化石记录的信息，他们所传授的也是错误的。课本告诉

[D] 有些突变似乎不真是偶然的。比如说，在食物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某些细菌会使他们自身的部分基因组经受高频率的突变，很快恢复原先就已存在但被禁用的能力来使用其他食物资源。这明显是预先设定的一种能力。也许是类似的过程导致某些细菌中的演变，使它们产生某种抗生素抵抗力。在这两例中，生物体使用自身所发起的突变作为‘开启’一种已经存在但被关闭功
[接下页]

我们化石记录揭示的是随着岩石层的逐渐上移，一种生命向另一种生命的进化。”

“是，这就是地质柱，它就可以证实进化论。”

“这是他们给我们灌输的，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现实中，化石记录就是包括不同种生物间的间隔，而且这些没有衔接的间隔本来就无法衔接。[21] 我来给你读一位哈佛大学古生物学者史蒂芬·古尔德的惊人陈述，他是该学科的终生教授，曾是世界上最为伟大的一位进化论专家，于 2002 年逝世。

> 过渡性物种化石的罕见是古生物学的行业机密……大部分化石的历史都包括两个和渐进不吻合的方面：
>
> 1、静止状态。大多数物种在其存活期间没有显示出直接的、方向性的进化，它们在化石记录中从存在到消失看起来都一样；形态上的变化一般都是无方向而有限的。
>
> 2、突然出现。在任何一个局部地区，一个物种不是渐渐地从它的祖先进化而产生的；而是以‘完整成型’的方式突然出现。[22]

古尔德所谓的‘渐进主义’的进化论就是我们课本里所学的：一个生物经过几千或几万代逐渐获得新的功能。但也如同他所指出的，没有化石记录可以作为证据。”

“他是创造论者吗？”

“当然不是！他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会经常在书和讲座中发表反对创造论的观点，一生都相信进化论。”

“那您为何引用他的话？”

“为了告诉你即使是哈佛大学的非创造论学者也必须承认化石记录没有提供渐进过渡类型的物种，看看另一位权威进化论者，加州伯克利大学詹姆斯·瓦伦丁（James W. Valentine）的言辞吧：

能的方法。

> 化石记录没有办法给血统门类或是无脊椎生物的渐进进化之路提供直接的证据。每一个有化石记录的门类在它刚出现时就已经进化到它基本的身体特征了，这是我们可以从化石残余中看到的，它没有与任何其它过渡化石的联系。的确，没有哪个无脊椎物种有过渡物种可以将它们与其他物种联合。[23]

以上的几位学者都是热衷进化论，彻底厌恶创造论的，甚至连较缓和的‘智慧设计论’也竭力抵触。但是他们承认在化石记录中所看到的所有生物，并其所有功能结构（器官）都是完整具备功能的，没有未完全成型的过渡生物的化石。换句话说，化石记录满是生物物种间不可衔接的间隔，它们之间没有过渡环节——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生物一样。”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们不过是还没有被发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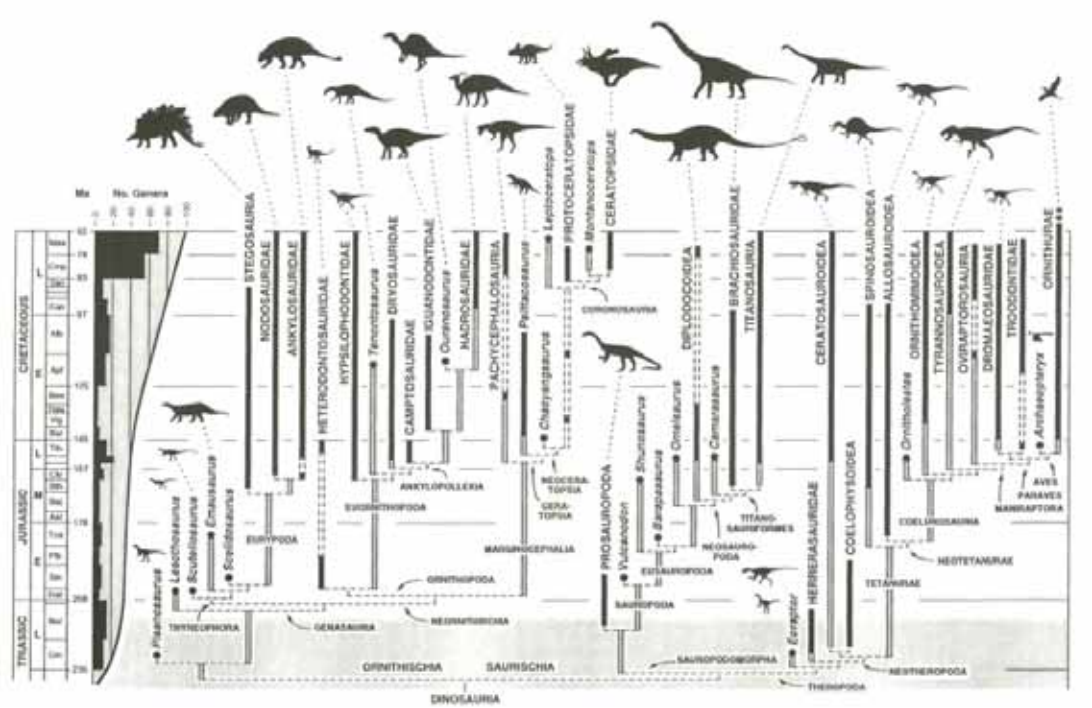
“问得合理。”何教授说：“首先，自达尔文以来的一百五十年，已经挖出了好几百万具或完整或残缺的化石——至少一个亿，也很可能应该是这个数字的几倍。[24、E] 即使另外发现了几千种新的化石，也不足为怪，而结果是，也发现了比达尔文时期更多的间隔，并且无可争议地，其中没有一个是过渡性生物！[F] 但我们为什么认为会发现这些想象中的‘过渡环节’呢？事实上，大多数的古生物学家也已经放弃了。这样也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不存在！

“其实这是符合逻辑的，现在和过去的各种不同生物间为什么会有间隔，因为生物没有可能从一种进化成另一种，那个想象中的过渡环节不可能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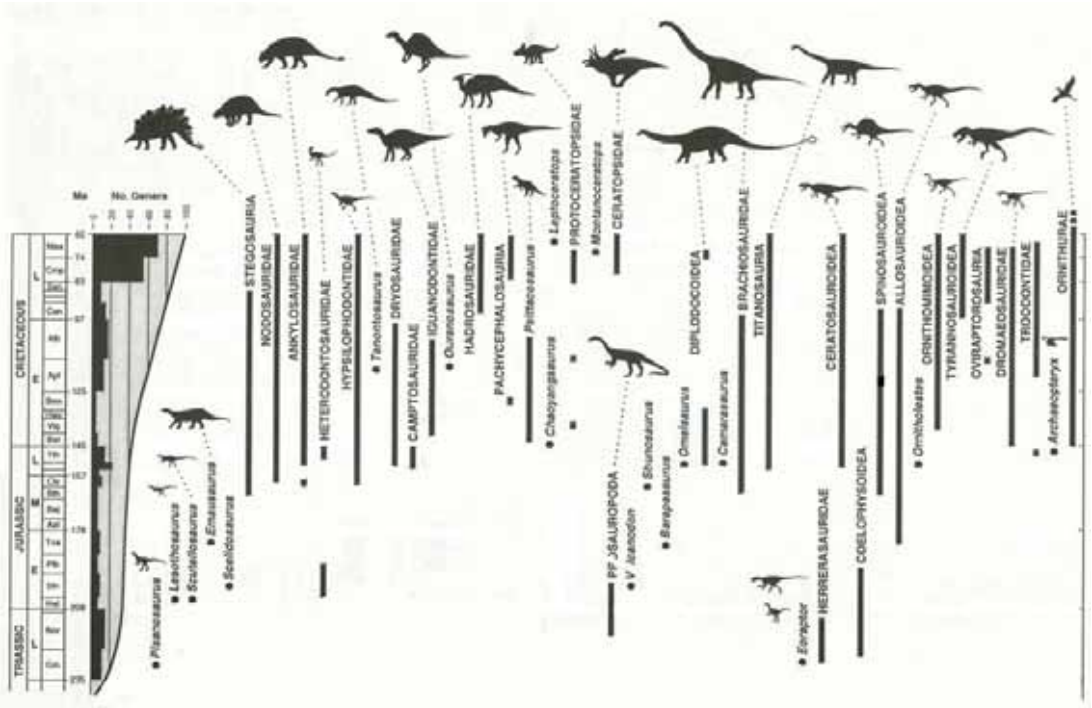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能生存？”

[E] 注意：这一估测数据由相信进化论的博物管理员提供，见注释24。

[F] 当然有很多化石形态被进化论者说成是过渡性生物的化石，对常见例子的讨论和辩驳，见注释7、21、24、28，以及 www.creation.com/cs 网上许多具体案例的文章。



所谓的恐龙生命树：图中虚线和灰线部分是人们的假说，没有化石证据支持这些关联，为了补全进化论的生命树人们想象会有这些关联。



恐龙化石的实际发现：此图擦除了人们想象的假定存在的关联部分。剩下的部分是恐龙化石的实际发现。这些恐龙都以独立的种存在，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注释1。

“以长颈鹿为例，它有那么长的脖子，如果没有‘海绵’，它就不能生存。一个处在有长脖子，却没有‘海绵’的过渡环节的长颈鹿，就会在每次喝水时晕倒——然后被捕食，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或者考虑一下鸟类。你认为它们是由什么进化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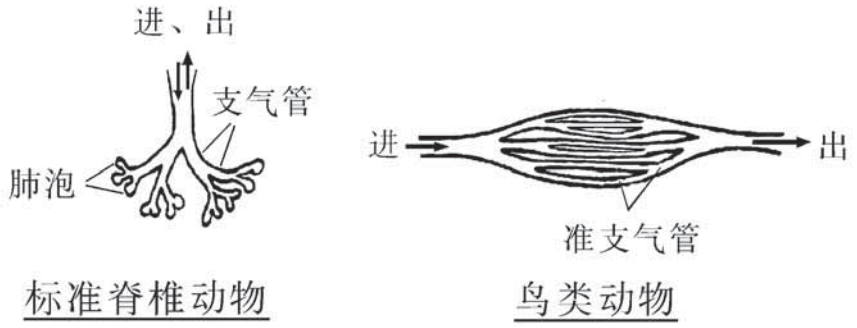
“从恐龙。”

“是，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还有些进化论者认为它们是从爬行动物或者哺乳动物进化来的。这些观点都不可能成立。”

“你怎么知道不能！”

“因为要从普通脊椎动物的肺逐渐进化到鸟类专门的肺是不可能的，这是分子生物学家麦克·登顿（Michael Denton）博士的解释：

> 鸟的进化比以上讨论的更为复杂，除了羽毛和翅膀起源的问题，鸟还拥有其他为适应环境的独特构造，而这些否定了看似合理的进化论解释。鸟类的其中一个以适应环境的构造是肺和呼吸系统。



> 在所有其它脊椎动物中，空气通过支气管被吸进肺部，最后到达细小的气泡即肺泡，在呼吸过程中空气通过同样的通道双向流动。然而鸟类则不同，主要的支气管分成细管遍布于肺组织中，这些所谓的准支气管，逐渐地再次合并在一起，形成与空气流动方向一致的循环系统。至今未发现有任何脊椎动物有接近鸟类的肺部系统。并且，各不相同的鸟儿如蜂鸟、鸵鸟和鹰，它们的肺部结构在所有主要的细节上都一模一样。
>
> 对于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呼吸系统，我们无法想象它怎能从标准脊椎动物的呼吸系统进化而来。要知道，呼吸功

能的维持对于器官的生命来说，生死攸关的，甚至于一点微小的变化或失误就会在几分钟内导致死亡。正如羽毛只有等到钩和须完全协同进化，彼此完美配合，才能发挥飞行的功能一样，鸟类的肺只有到能保证布满肺组织给支气管供气的准支气管系统及气泡系统高度发达了，能够在完美集成的形式下共同发挥功能了，才能正常工作。[25]

“另外一位作家进一步扩展这个问题：

自然选择、基因突变能解释从爬行动物转变到鸟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成千（上百万）的基因变化吗？这一假想的肺的变化是否符合我们确知的基因突变的特性呢？前法国科学院院长，在巴黎索波涅担任进化学主席二十年的进化论学家皮耶尔-保罗·格拉斯（Pierre-Paul Grasse）博士曾清清楚楚地陈述了这一问题：偶然出现的基因突变能满足动、植物的需要，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然而达尔文理论的要求比这更高，单一植物，单一动物需要成千上万这样幸运、恰巧的事件，这样的神迹成了规则：具有无穷巧合的事件不可能不出现……没有法律禁止幻想，但科学不能沉迷于幻想之中。[26]

“登顿博士和其他人都注意到的问题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基本的生物结构无法从一种逐渐进化到另一种，并且进化到过渡环节的那个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就会死掉，这并不奇怪。虽然很多人宣称，在化石记录中存在过渡环节的生物，但无一站得住脚。当然进化论者肯定反对我的意见，但是就连史蒂芬·古尔德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古生物学同事尼尔斯·艾崔奇（Niles Eldredge）都只能得出以下结论：

虽然渐进主义被大部分的西方进化论学者奉为‘官方’位置，但是对于基本形态设计的高层进化过渡这一问题，渐进主义一直觉得很麻烦，因为在不同的 Bauplane（形体设计）之间，无法建立缓和过渡，即使是在设想的实验中也无法建立，这在化石记录中也绝对找不到证据。（像始祖鸟离奇古怪的

‘马赛克’[混合体]并不算为例子）。[27]

他们的观点很简单：假想的鱼类到两栖动物或是爬行动物到鸟类的‘大过渡’没有连续衔接的化石记录。”

小王问：“他为何说始祖鸟不包括其中呢？我还想问您相关的问题呢！”

“是的，始祖鸟几乎布满整个课本吧？”

“至少我的课本中都是。它是原始时期的绝种鸟类，有牙齿，在翅膀末端还有爪，那难道不是鸟类和爬行动物或是恐龙间的过渡环节吗？”

“事实上，它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过渡环节。”

“为什么！你这样说就是因为你不愿承认进化论。”

“其实，我有三个客观的科学理由。”

“说来听听。”

何教授伸出手指开始数，“第一，发现鸟类的化石有可能要比发现始祖鸟化石的岩层更深。举个例子，据常规地理学家考证，发现原鸟属（Protoavis）化石的岩层要比始祖鸟早七千五百万年。[28、29] 如果这些真的是鸟类，如果我们相信常规的年代测定——我并不是说我相信这些年代测定，但是进化论者是相信的——那么，很明显始祖鸟就不是比它早七千五百万年的鸟类的祖先，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它是其他鸟类的过渡阶段。”

“但是即使这是事实，始祖鸟还是处于爬行动物和鸟类中间。”

“那就是我要谈到的第二点，”何教授又数了一个手指。“始祖鸟是鸟类，但不是初始阶段的鸟。它有羽毛——这是辨别所有鸟类的关键特征；它有鸟类可以用来捕食的特殊利爪；它极为特别的骨骼和现代鸟类骨骼一样，是专门用于飞翔；而且脑颅也很像现代的鸟类，有一个很大的小脑和视觉皮层，最近的发现证明它具备极好的飞行能力。[30] 它不是一种过渡形态，它就是一只鸟！”

“但是它有一些爬行动物的特征，而且牙齿和爪子又怎么说呢？”

“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点，”何教授说着又竖起一根手指，“始祖

鸟的所谓接近爬行动物的特性是微不足道的，也不能佐证进化论。它翅膀的末端有三个爪指，有些现代的鸟也是这样的，鸵鸟的翅膀末端也有三个指头，麝雉（hoatzin）——一种南美洲的鸟，在未长大时翅膀末端有两个爪指，在现代鸟类中也有些类似的例子。有些人声称这不像始祖鸟有的真正的爪子，而是一些和爪子极为相似的附属肢体。如果爪子是鸟类早期从爬行动物进化的特征，那又如何解释现代鸟类也有爪子的现象呢？简言之，有些鸟类在翅膀末端是有爪子的，而有些没有。

“牙齿也是同样的道理，牙齿不是辨认爬行动物的特征性器官。有些爬行动物有牙齿，好比蛇，有些没有，好比乌龟。有些长成后的两栖动物有牙齿，蚓螈就有牙齿，也有些没有，比如说青蛙。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包括人类有牙齿，有些也没有，像食蚁兽，大部分鸟类没有牙齿，但是有些有。现实就是有牙齿的鸟类在我们所知范围都绝种了，这我们可以在化石记录中看到。有趣的是，它们的牙齿也不同于爬行动物的：

> ……始祖鸟的牙齿不同于爬行动物的牙齿，而是非常鸟化的牙齿，类似于我们找到的很多其他绝种鸟类的牙齿。……始祖鸟和其他有牙鸟类有的是非锯齿化的直根的牙齿，而兽脚亚目（theropod）的恐龙，它所谓的近亲，其牙齿有首先的基部和外延的根部。[31]

始祖鸟和某些其它绝种的鸟类有牙齿这一现象是很有趣的，但它们的牙齿也非同兽脚亚目（theropod）恐龙或爬行动物的牙齿，这当然不足以当作进化论的证据。”

小王又陷入沉默，尝试吸收何教授所说的。“但是不是有带翅膀的恐龙？”他后来终于开口问道。

何教授点头说道：“近年来，不少科学家这样断言，让人信以为真。但结果是那些说法至少有些是建立在假化石和错误的鉴定之上，更多则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意愿。[32、33、34] 我猜想从理论上讲，上帝可能创造了一些带有羽毛的恐龙，但我们目前还是没有证明‘大翅恐龙’

存在的真凭实据。不要随意地相信报纸或网络上刊出的东西！不管怎么说，人们绝对没有发现鸟类和恐龙之间的过渡性生物。”

“所以结论就是，”何教授继续说，“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一种基本的生命单位可以进化到另一种，这些证据在现今找不到，在化石记录中同样找不到。事实是，大多数的生物(比如说具备特殊呼吸系统和肺的鸟类)逻辑上看都是不可能的。”

何教授笑了，“一声脆响，进化论的第三条锁链脱落在地，我们马上要出狱了！”

进化论是传说也是宗教

小王皱起眉头，无法解脱思想中的种种矛盾。“我有一点不明白，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为什么大部分的生物学家都不承认它呢？为什么在大学里灌输的还是进化论呢？”

“我理解你的困惑，权威的份量似乎是不容抗拒的。难道全世界大部分的生物学家真的就都错了么？在宏观进化方面，他们是错的，但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或没受过良好教育。其实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一个问题，在他们的教育生涯中，所被灌输的就是进化论。全世界的中学和大学都把进化论作为科学教导学生，在报纸、新闻和科学期刊上也是如此。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科学家，都不会停下来质疑这些东西的对错，这样盲目的偏见导致学术文章审核的形成。这种学术体制不容许任何质疑进化论的人在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或在会议上提交报告。那些勇于公开质疑进化论的少数科学家则会受到严厉谴责；被剥夺本该获得的研究经费或奖项；有些甚至会遭大学解聘。[35] 贝希博士发表了批判达尔文的著作后就遭遇了类似境遇。因为他有任期，大学不能解聘他。但他被学校孤立，以至于再没研究生敢请他作导师。[36]

“但即便有这些偏见和学术审核，还是有很多的反面证据‘泄漏’了。事实上，进化论正组织一个类似十字军的庞大队伍在抵抗创造论者和智慧设计论者。”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考虑一下也许进化论是错的？”

何教授的视线越过镜架，“因为进化论是他们的宗教。很明显，我们一旦提出生命是被设计的，就肯定存在一个设计者。也就是说，相信唯物主义的那些纯粹无神论者就彻底崩溃了，可是无神论就是这些人的宗教，而进化论是无神论的哲学依据。”

“无神论是反对宗教的！”小王有些惊讶地反对说。

“不，无神论不过是一个没有神的宗教罢了。”何教授解释道，“我们看看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进化论者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博士所说的吧。他在 2003 年说道：

> 我所知道的所有无神论者都是有宗教情节的;这不是说相信圣经或是上帝。宗教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的信仰体系。[37]

迈尔博士的认识是正确的，无神论是一种宗教，是一种会令人把自己看为宇宙中最伟大存在体的宗教。这种宗教就会令他们对反对进化论的证据怀有偏见，无神论的科学家不会诚实地对待那些反对进化论的证据。其实，这就像是圣经所说的：

>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罗马书》1:20-23，新译本]

物质世界被创造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一位创造者的存在，但是人类不希望有一位创造者。所以他们就推测出各样他们称为科学的和‘聪明’的理论，制造偶像，用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代替他们的创造者，但其实那是‘愚蠢’的。”

“但是进化论者不拜偶像啊！”

“是吗，那么他们认为他们的创造者是谁？鱼变成青蛙，青蛙又变成猴子，猴子变成人，大自然是他们的创造者和上帝——就像古时非基督教的人一样。”

“我不认为科学家会拒绝他们所知道的真理。”

“当然他们中的确有些人只是接收了错误的思想而被蒙骗了，但是有些人是肯定可以知道真理却还是选择不要。这种故意选择自欺的例子，在哈佛大学遗传学者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的说辞中就表现了出来，他是出名的进化论者和无神论者。

> 尽管科学的某些架构明显荒谬;尽管科学未能实现其对健康和生命的奢侈应许;甚至尽管科学容忍科学界一些未经证实的故事，但我们坚持支持科学的那一面，因为我们肩负先前委任——事先对自然主义的委任。并非科学方法或科学制度以某种方式迫使我们接受对这现象世界的唯物解释，相反，我们是受到遵守唯物起因这一事先假定的驱使，来创立一系列能产生唯物论解释的实验研究方法和观点;无论这些解释多么有悖直觉和常理，也无论这会多么困扰外行人。而且，这唯物主义是绝对的，因为我们不能允许一位神的脚踏进这门槛。[38]

这就是一个以唯物主义或无神论为宗教的观点。留意列万廷博士在第一句中说的‘支持科学的那一面’，而接下来又承认说‘并非科学方法或科学制度以某种方式迫使我们接受对这现象世界的唯物解释’，而是他自己‘无论多么有悖直觉和常理’都要‘遵守唯物起因这一事先假定’。换句话说，即使不合乎逻辑，答案也必定是唯物主义。为什么？因为归根结底，他‘不能允许一位神的脚踏进这门槛’。这难道不是他对‘他的无神论促使他产生唯物主义并进化论’最为直接的承认吗？

“毫无疑问，列万廷博士会以‘科学’在寻找物理效应的物理起因过程中推进为由辩护他的观点。这都可以，但若一些起因，或第一起因并非物质呢？按照列万廷博士对‘科学’的定义，这是不容发生的事情——哪怕那是真的。即使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位创造者，但根据列万廷博士的‘科学’，也没有创造者存在！因为他无神论的宗教迫使他对证据视若无睹。

智慧设计论的生化学家，贝希博士为科学下了较好的定义：

[科学是]竭力尝试对物质世界做出真实解释的。[39]

这就是我所要追求的东西：真理！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而且事实是，我们周围的世界肯定是被设计，被创造的，来自于一个比人类更伟大的智慧，一种人类远远不及的力量。”

小王问：“但是我读到的书中说达尔文曾经也是基督徒，是创造论相信者。后来是他的科学观察使他发现进化论，然后他才转变为无神论者的。”

何教授挑起眉头，然后慢慢点了点头。“这是我们在课本中看到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达尔文从来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且出生于一个非基督徒家庭。进化论也不是从他里那演绎出来的，而是从书中学到的，尤其是他祖父所写的书。

“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给达尔文灌输了无神论和进化论这两个观点。伊拉斯莫斯·达尔文相信微生物是从海洋中的非生物随意产生的，经过近几百万年，逐渐进化为所有其他的生物形态，包括人类。早在 1770 年他也将拉丁词语‘E Conchis Omnia’‘所有的来自于贝壳’印在了他的盾徽上，公开他的观点：更高的生命是从贝壳变来的。他早期的著作还是给生命源于第一原因，即造物主留下了空间，尽管这也可能是因受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才模糊地提及，而他最后的一本书就没有任何关于造物主的观点了。他在 1794-1796 出版的《生理学》（Zoonomia）一书中完整地阐述了他进化论的观点，该书要比达尔文 1859 的《物种起源》早半个世纪。1827 年左右，达尔文 18 岁时就在读《生理学》，比他去南美洲早了许多年。在 1837 年，当他开始记录他的观点时，达尔文在他的笔记本首页写了‘Zoonomia’（生理学）这个字，这也看出他受祖父观点影响之深。[40] 由此明显可见：达尔文不是 1835 年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后才从一个创造论者变成一个所谓的依靠观察得出‘科学’依据的进化论者，相反，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持守了‘从分子到人类’的进化论观念。此后又把地雀的微观变异（微观进化）错用为

宏观进化的证据。”

“所以进化论是由伊拉斯莫斯·达尔文提出的？”小王问道。

“不是，这个观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安娜西曼德（Anaximander 约公元前 610-546）的教导是人类是从鱼类变来的，而鱼类又是从海里的黏液变来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约公元前 450）说物质的不停流动会产生各种形状和结构的生物，那些适应生存的就留下来继续繁殖，未能适应的就死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随机突变，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前身，比达尔文早两千年！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公元前 460-361）同样也传授进化论，但是增加了宇宙是由在无限空间中不断运动的原子所构成的观点。伊壁鸠鲁（Epicurus 公元前 341-270）进一步扩充他的观点，明确提出了无神论。他认为运动中原子的微小偏离提供了一个随机性，就是我们看到的变异的根源。这些观点由卢克来修（Lucretius 公元前 99-55 年）、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公元 23-79 年）等人继续在罗马传播，老普林尼说：‘我们如此地依赖于随机以至随机已经代替了上帝的位置。’进化论和无神论不是现代科学的结论，而是已存在几千年前之久的观点！[41]

“伊拉斯莫斯·达尔文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肯定能够阅读拉丁文，或许连希腊语都会，而且对西方经典著作肯定非常熟悉。他不用自己发表进化论的观点，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中就有现成的观点可以获取。进化论也绝对不是科学质问达成的推论。

“除进化论以外，达尔文还从他祖父继承了其他的东西。伊拉斯莫斯·达尔文是一个绝对的非基督徒；在他的医学著作中，他甚至将‘对地狱的恐惧’归为一种疾病！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是非信徒，并且完全赞同无神论。达尔文生下来就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而且我不怀疑他在年轻时真的相信上帝就是创造者。但是家庭背景对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晚年时，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表露了他真实的观点：

> 我的确难以想象为什么会有人希望基督教是真实的，如若果真如此，那圣经白纸黑字所说的非信徒，包括我的父亲、兄弟和几乎我所有的好友，他们的结局就是要受到永恒的惩罚，这是个可恶的教条。”[42]

这次小李先开了口，他说：“但我听说达尔文晚年时信了耶稣!”

何教授咬着嘴唇，摇头说道：“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这样说，但若你核验一下他晚年的实际记录，就会发现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43] 即使在晚年，达尔文反基督教的立场也依然坚硬。最后，他成为不想要圣经是真实的又一人，为了固守他的无神论，他需要进化论来解释生命。”

生命源自于太空：偶然产生的？

虽然小王没有明说，但理清进化论这一理论的真实发展过程，确实令他十分惊讶，也很大程度地动摇了他对于这个理论的认同，只是在他心里和何教授所指责的那些科学家一样厌恶承认造物主。“也许生命是从外太空来的呢？”

何教授点了点头道：“这是我们进化论神话的第四条锁链，也是最后一条，我们需要把它解决掉。这种生物从外太空进化而来，后留在地球的说法，近些年确实有些科学家以此为结论。因为事实是那么明显而无情，生命不可能在地球上随机产生，有些无神论者只能将他们的问题装进火箭送入太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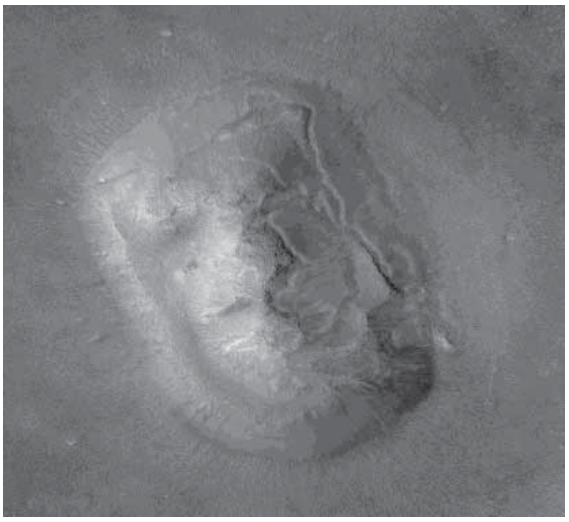
“但是他们是有证据的，再说，难道他们没有在火星上找到生命或是化石吗？”小王反驳了。

“他们不断声称火星上有生命的痕迹，一百多年以前，一个著名的美国宇航员帕西瓦尔·罗威尔（Percival Lowell）很肯定自己看到了火星人挖的沟渠，但是后来发现那不过是自然现象。你还记得火星之面么？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山脊而已，而其它火星上发现生命的说法也是这样。每过几年就会有令人兴奋的新发现，然后有些科学家反对。然而经过分析，就很清楚那些消息是在第一手信息上有所夸张或误传了，那么这个证据就黯然下岗。又过几年，一个夸张的新信息又轰动新闻媒介，整个过程重演。”

“他们不是找到化石了吗？”

“前段时间他们说是在南极找到了一个从火星掉下来的陨石，但是现在已基本一致认为，那只是在普通的非生物化学反应中产生的微

1976 年 维京一号（Viking I）卫星拍的“火星之面”图片。注释 1。



2001 年环球探测者（Global Surveyor)卫星对同一“火星之面”的近照。注释 1。

小矿物颗粒。”[44、45]

“但是他们不是找到了组成生命的化学物质吗？”

“我们在课本上就了解到这一点，不是吗？有一本中学的课本是这样教授学生的：

1969 年，人们发现坠落在澳大利亚启逊镇的陨石含有并非来自地球的氨基酸。[46]

他们找到什么了?在火星上，什么都没有找到；在那个被认为是从火星来的陨石上，找到了有机物质的微小痕迹。但是我们需要弄明白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所谓的有机物质其实就是指含碳化合物，大部分在陨石中发现的有机物质都不会出现在地球的生物中。事实上，如果在火星上发现的有机化学物存在于地球或其他星球上任何假象出来的‘生命起源前的化学混合汤’，这都会证明生命所需要的化学物质永远不可能形成。相反那些陨石中的有机化学物会和任何现有的氨基酸反应并产生对生命毫无用处的化合物。[47]

“科学家好像找到了几种微小生物所需化学物质的痕迹，然而这些是不需要生物参与，可以通过自然界中的化学反应产生的。[48] 在地球之外没有发现生物，所以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些简单的有机化合物包括一些氨基酸是由于常见的非生物化学反应所产生的。”

“所以他们还是找到了氨基酸!”小王说。

“我曾读到他们是找到了，其中包括生物可以使用的几个。很重要的是，这些氨基酸是由左旋和右旋组成的，这表明它们不是从生物来的，而且对于形成地球上已知的生物也没有任何用处。[49、G] 我们应该记得氨基酸和生命的区别就像一本字典上的汉字与孔子的《论语》一样相差很远。光有氨基酸是不会有什么用途的，它们只会被分解。”

何教授继续说道：“他们所找到的不多，连缩氨酸都没有找到。[50]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氨基酸的组合叫做缩氨酸，从缩氨酸到蛋白质的形成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在那些陨石中连缩氨酸都没有找到，更不用说蛋白质了。

“实际上，把生命起源的问题推到外太空照样解决不了。世界著名的宇航员弗雷德·霍伊尔爵士（Sir Fred Hoyle）在几十年前就说过了这个问题。

> ……[无神论者]弗雷德·霍伊尔爵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之一。他和他的一个进化论、无神论者朋友——著名的天文学家，钱德拉·维克拉玛森赫（Chandra Wickramasinghe）教授，开始对生物起源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们假定地球的年龄是50亿年，并计算在这50亿年中的某一段时间内，地球上进化出生命的可能性。结果是1后面跟着40000个零分之一，当然这意味着根本不可能。于是他们转向外层空间，推测在宇宙中可能有1000亿个星系，每个星系中可能有1000亿个恒星。他们假设宇宙中每个恒星都有一个像地球这样的行星，而且宇宙有200亿岁，然后计算在某个地方进化出生命的概率。
>
> 对于进化论者来说，答案是冷酷的。几率已经低到了在宇宙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会产生生命。弗雷德·霍伊尔爵士说过，这个几率就如同一场龙卷风扫过一个杂货堆后，吹出

G 有人声称在此陨石中发现左旋型的非生物氨基酸比右旋型的多出一小部分，但这可能是由于污垢或实验过程中引起的误差所导致的，所以目前没证明这微小差别真的存在。同时可以肯定这些氨基酸还是左右旋混合的，不像[接下页]

了一架波音 747！[51]

就像我们以前所看过的，宇宙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供仅仅一个有特定功能的蛋白质随机产生，即使把这个问题送上太空也于事无补！”

生命源自太空：被设计的？

小王抓住最后的可能性，说：“也许不是随机的！也许生命是外星人设计并带给地球的。”

何教授点了点头：“近几年来，这个说法非常普遍，就连有些著名的科学家也在推崇这种说法。其中一位是 DNA 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他是个无神论者也是个进化论者，但是连他也不得不承认：

> 一个有现今知识武装的诚实人，只能从某个方面说，生命起源的那一刻确实是个奇迹，因为它的实现依托于很多必须满足的条件。[52]

克里克十分困惑：一方面，他知道生命是不可能随机在地球上产生的；另一方面，他宗教性的无神论观点先入为主，使他根本不会考虑一位超自然创造者的存在。所以在 1973 年，他提出了他所谓的，‘有指导的有生源说’(directed panspermia)外星人将生命带到地球的假说。”

面向小王和小李，何教授灿烂地笑了。“当然你们这个年代的人是很难体会 1973 年的人们是怎样想的。那时，如果大家觉得一种说法极为荒唐，就会把它比作相信‘火星上的小绿人’一样。当时，若是很认真地相信外星人存在，肯定被大家认为是非常荒唐的。如果克里克不是这么著名的一位科学家，他的主张肯定也会遭到公开的嘲笑。而且很多年以后，他的同事，莱斯利•欧格尔（Leslie Orgel），还是觉得应该声明他们是在半开玩笑。

> 欧格尔说……有指导的有生源说‘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个玩笑’。但他说，这主要是为了突出一点：生命发源于地球这

地球生物中的那样。

一说法没有足够的证据。[53]

但是现在这个说法已经从‘一种玩笑’发展到了一个常见的假说。”

“这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很多的证据。”小王很有信心地断言。

“不是，我们现在具有的证据和 1973 年时他们所有的一模一样：根本没有证据。人们对于外星人看法的改变并不是出于证据，而是因为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人们，其整体的哲学观和宗教信仰的改变。”

“不是有很多人说他们看见过外星人么？”小王问。

何博士摇了摇头，撅起了嘴。“是有很多类似的报道，但没有一个是有证据证实的，这些东西总是时有出现。这些外星人应该是物质的，并经常出现在地球上的，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它们的行踪。”

“但是你能证明他们不存在么？”

“这样的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让我问你一个类似的问题：你能证明月亮上没有玉兔在捣一种能让人长生不老的药么？”

“当然啦，我们已经从月球上带回了石块和尘粒——没有兔子！”

“啊，但是那些只是在月球表面的，兔子是生活在地洞里的。因为宇航员没有挖掘，所以才没有找到。”

“这很荒唐！月球没有空气，它们怎么呼吸啊？”

“那些玉兔和地球上的兔子不太一样，它们不需要空气。”

“这个毫无意义，你就是在随口编造吧。”

“那你能证明我是完全错误的么？”何教授直接问。

“也许不能，但是对于相信月亮上有玉兔，你也没有真凭实据啊！”

“更确切地说，用同样的标准，即使我不能完全证明没有外星人，但是也没有能证明他们存在的确切证据。而且，问题不是要证明他们不存在，而是要证明他们存在。没有他们存在的证据，所以我们不应该相信。”

“但是，也许是他们寻找的时间不够长。”

“科学家已经非常努力地寻找了好几十年了，但他们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何教授翻开另一本期刊，读道：

> “外星生命热衷者喜欢说‘证据的不存在并不是不存在的证据。’是的，但他们未能解答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问题，他的问题和宇宙中的所有其他假设的文明有关：‘那么，人都在哪里呢？’。对塞提计划（‘SETI’外星生命搜寻计划）现在用来寻找外太空生物的设备可以在每秒扫描二千八百万个电波频率。即便这样，在过去的 40 年中，他们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外太空‘智慧’的电波信号。”[54]

何教授的目光越过镜框，向上望着他俩说：“这是在 2000 年时写的，而至今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当然外太空有很多电波——千百万的电波——由自然界物体发出的，但它们不具备有智慧生命迹象的信息，并非我们没有寻找。既然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的存在呢？”

“也许，”小王满怀希望地说，“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一些外太空的电波——一些有复杂形态的信息。”

“如果我们找到了，你会怎样解释呢？”何教授问。

“那就是外星智慧所发出的。”

“所以你认为电波中的信息编码可能是智慧活动的痕迹？”

“当然。”

“那么化学中的编码呢？”

“比如说?”

“比如说 DNA——化学物质中极为复杂的信息编码，那算不算智慧的痕迹呢？或是设计者的痕迹？或是创造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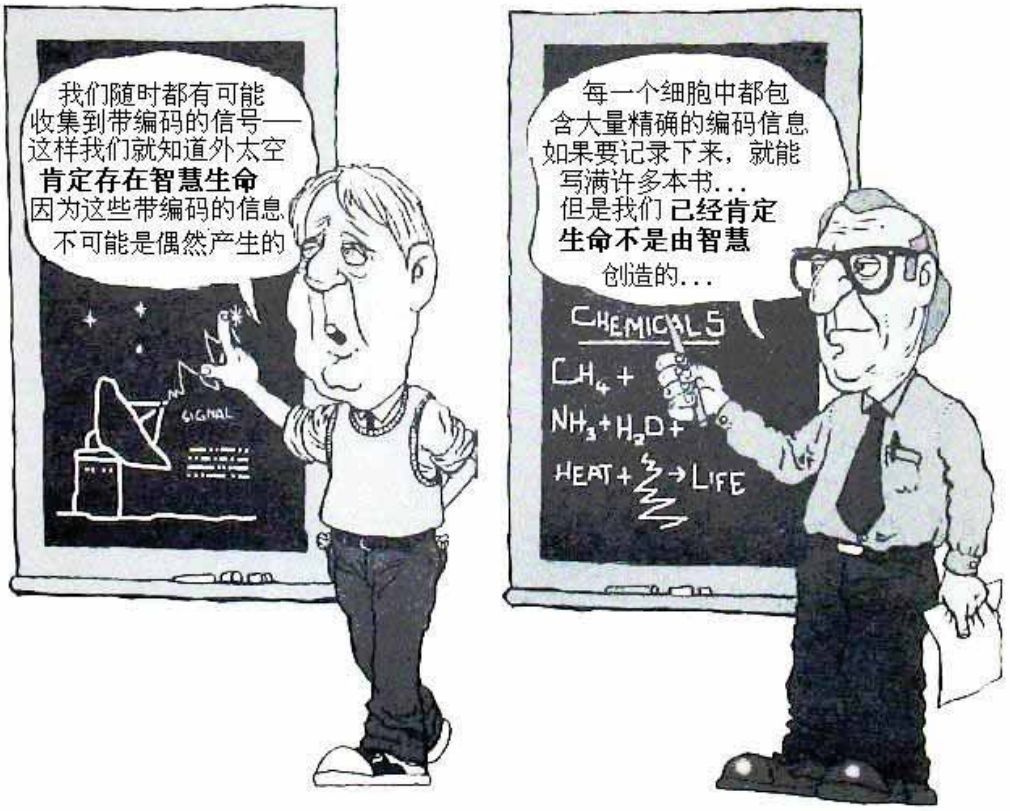
小王沉默了，他双唇紧闭，合成一条直线。“DNA，那的确是有信息的……”他缓缓地说。

“那么，是否同意，”何教授继续说道，“生命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由智慧所设计的？”

“我想是吧……”小王很不情愿地承认道。

何教授继续说道：“同时，你也能看到二十世纪晚期赛提计划（SETI 外星生命搜寻计划）的无神论者是多么不诚实。他们一面告诉我们 DNA 的复杂信息编码无法给出智慧设计的证据，一面又宣称，

若是能在外太空的电波中找到信息就可以证实外太空智慧生命的存在！”



注释 1。

想象中的外星人：若是属于宇宙，就在宇宙的定律之下；若在宇宙之外，就是“神”的部分定义

小王又有反对意见了：“好吧，就算我承认生命是被设计的，那为什么没有可能是外星人设计而是你的上帝呢？我们同样也看不到他啊！”

“我能够很容易证明给你看为什么外星人不是终极创造者。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外星人存在，那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完全不同。也许他们甚至没有身体，也许他们是能量体或跨维空间的存在体。”

何教授稍稍抬起眉毛，问道：“我想问问你‘跨维空间的存在体’是什么？”

小王垂下眼帘，说道：“我真不知道，我……是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

“原来如此，”何教授答道，语气中不带任何感情。他又接着说道：“无论我们是否将它们设想成一种靠着我们尚未发现物质的性质而生存的存在体，我认为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都会把它们视为物质宇宙的一部分，对吧？”

“是的……”小王谨慎地回答。

“好的，当我们提到‘外星人’，我们会假设它们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物质--能量的存在体，换句话说，它们是这物质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它们都服从所有统管宇宙的通用自然定律，这你同意吗？”

“应该是吧……但也许还有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自然定律。”

“没错，”何教授耐心地回答说：“但未发现的定律是另一回事。反正‘外星人’会服从我们现已发现的所有定律！”

“有道理。”小王承认说。

“好的，这些假想出来的‘外星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并且服从自然定律。那第二个问题：对于这些你认为可能将生命带入地球的外星人，你认为他们的智慧和技术是比人类高超，还是不如人类呢？”

“肯定要比我们的高。我们的技术还达不到可以穿越各星系，并在其他星球上留下播种生命的程度，他们肯定要比我们先进很多。”

“所以它们比我们更聪明，但又是这宇宙的一部分。你认为他们的大脑，或者说他们的思考器官，会像我们的大脑那么复杂吗？”

“至少吧，很可能比我们的更为复杂。”

“所以他们也会有大脑，或者一个类似于大脑的东西，也是由非常复杂的物质或能量组成的。现在是我最后的问题：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物理学和概率学，一个像人类大脑这么复杂，或者比人类大脑更为复杂的结构是由原子或能量波经过一定时间的随机碰撞产生的吗？这样的器官在整个宇宙的历史中是否可能偶然产生呢？”

小王想了想，说：“你又回到了氨基酸排列成一定顺序，组成蛋白质的那个辩题了。”

“不，是一些更不可能发生的事：原子、分子、光子或电磁波，会自动排列组合成大脑！这远比形成一个蛋白质分子复杂！我们的化

学、概率学和物理定律都无法支持生物的复杂结构在地球上随机产生，也同样无法支持宇宙中其他地方产生复杂的智慧生物。”

“但是也许他们的生命形态是非常不同的！”

“这不要紧，物理定律适用于任何地方。石头无法思考，在地球上如此，在马头星云上也如此，它们没有所需要的复杂性。如果是靠着物质和能量产生的外星智慧生命，无论它具体是哪一种形态，它都会非常复杂，复杂到绝不可能随机而产生。可以处理信息的复杂结构是不会随机就可以产生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你还记得宇宙中所有的电子数量吗？大概 10^{80}，你将它们分组，再乘 10^{18} 秒……”

“好吧……”小王承认了，“我记得了！”

小王皱着眉头，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他还不想放弃用外星人解释生命的观点，说道：“那也许它们来自宇宙之外，但不是来自另一个宇宙呢？我知道您会说，在相信有另一个物质宇宙存在之前，我们得先掌握其存在的物质证据才行。要不然又是一只玉兔！或许外星人完全超出这个或其他物质宇宙之外，又凌驾在物质宇宙之上，却依然能涉入我们这个宇宙的活动呢？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态！”

何教授微笑着回答，语气中不禁带着些许讽刺。他说：“没错！一个完全非物质的实体，超越这物质宇宙，又能介入物质宇宙中创造的生命。小王，告诉我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一带有超自然创造能力，又在宇宙之外的存在体？”

小王想了一下，不自觉地板着脸，沉默着。

小李笑了，替他回答说：“上帝！”

何教授微微点头，表示同意，说：“没错，就是上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很多自称为追求科学的人用科学的名义包裹着神的各种属性，然后贴上‘外星人’的标签。他们似乎不能否认必定存在一位超然的存在体，一位创造者，但他们不想顺服、敬拜祂，所以就称之为‘外星人’。

“我既不相信外星人真的存在，也不相信他们把生命带入地球。

但即使外星人存在于我们的宇宙中，并且是他们开始了生命，那还是不能解决生命起源的问题。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接着问：‘谁造了外星人？’而最终我们只有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一个不受空间、时间限制的超自然创造者。”

小王微微地点了点头——不知不觉地——又不情愿地。“我知道你为什么说肯定会有一位设计者或是创造者了。也许我也算有一点同意有神论了吧，但我还是有很多疑问，比如说怎么解释恐龙？猿人是怎么回事，北京猿人又怎么解释？还有让我更不明白的，如果真有一位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痛苦呢？”

“的确，”何教授对此表示完全理解。“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我们已经解除了随机进化论这一神话的锁链，但还在唯物论的牢房里！我们需要打开牢房的铁门：‘如果真的有一位全善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痛苦呢？’”

“这正是我的疑惑！”

“如果你还愿意过来，我会很乐意跟你继续详细地探讨。”

“我肯定来！”小王爽快地点头。

附录 1-1：多个宇宙和玉兔

最近有人提出说如果有无限（或极多）的其他物质宇宙存在，那么我们宇宙中偶然出现生命的极度不可能性也许就可以被推翻。他们通常认为这些宇宙与我们的宇宙平行，因而甚至从理论上讲这些宇宙是观测不到的；[55] 但有时又说我们也许能通过某种方式和他们来往。

这种说法完全没有理性，毫无科学可言。它既没有任何可观察到的证据作为依据，又不是物理学上自然产生的理论预测。如果这些宇宙是‘平行’、绝不接触的，那我们又怎能观测到它们，或是受到它们的任何影响呢？如果数量无限，我们又怎能数算，又怎能知道它们是无限的？我们所不能观测、不能测量的不是科学。

但即使我们假想这些宇宙的数量是有限的，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某些方式观测到它们，我们还是没理由相信它们存在，因为没有人曾观察到类似的东西。这就相当于我们相信月球上有玉兔——即使没人找到！

是什么使这种观点令天文学家和大众如此着迷？换句话说，这种观点产生的根由是什么？只要读一读大众刊物上的相关描述，就知道这种空想的动机所在了。多个宇宙的白日梦显然是‘即使在号称有 200 亿年历史的全宇宙各地中，生命日益明显不可能是偶然进化而来’这一事实的潜在出路。尽管课本和大众刊物总是否认，但这一事实使得无神论进化论者越来越坐立不安。不用说，他们不愿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有一位存在于他所造宇宙之外的神。为了‘解决’这个概率问题，他们假设有许多（或无限）和这宇宙一样的其他宇宙存在，这样生命就迟早可能偶然产生。

没有能证明任何其他宇宙存在的任何证据，我们不应该相信毫无依据的断言。

[1] 图片出处：

西罗亚碑刻复制品：CC-BY Tamar Hayardeni
en.wikipedia.org/wiki/File:Siloam11.jpg.jpg

米勒实验示意图：PUB-DOM
zh.wikipedia.org/wiki/File:Miller-Urey_experiment-zh.svg

核糖核酸酶分子的氨基酸链条：Wile, Dr. Jay L. and Marilyn F. Durnell. Exploring Creation with Biology, 2nd Ed. Apologia Educational Ministries, Inc. 2005. Pg. 150 Figure 5.8 “The simplest protein of life, ribonuclease” Illustration by Megan Whitaker. 此图经美国 Apologia 教育事工 Apologia Educational Ministries, USA 授权使用。 — www.apologia.com

鞭毛结构图：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Flagellum_base_diagram_en.svg

狗的不同品种：使用图源如下：大丹犬和吉娃娃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Big_and_little_dog_1.jpg；阿拉斯加雪橇犬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Alaskanmalamute0b.jpg；英国史宾格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EnglishSpringerSpan2_wb.jpg；斗拳狗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Rj_boxer.jpg；斗牛犬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Racib%C3%B3rz_2007_082.jpg；拉布拉多金毛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YellowLabradorLooking_new.jpg；圣伯纳犬 CC-BY Cassie J en.wikipedia.org/wiki/File:St_Bernard_Dog_001.jpg；小猎犬 by Jane Harvey en.wikipedia.org/wiki/File:Airedale_Terrier.jpg；白猎狐犬 GNU FDL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Wts2008.jpg

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雀种类：
stephenbluecreations.com/creation-science/galapagos-finches/

设想中鸟嘴型基因组合的简化图：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creation.com/galapagos-birds

桦尺蛾：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 2 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一版：117 页

长颈鹿的进化过程：img.jyeoo.net/quiz/images/201012/67/32b48a2d.png

长颈鹿和斑马：Sascha Uding 授权，源自 www.arternative-design.com

俯身的长颈鹿：Kelly Mendenhall 授权，
flickr.com/photos/28642684@N00/2302048307/

甲壳虫：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 2 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一版：116 页

火星之面 1976 年图片：jpl.nasa.gov/mgs/cydonia2.html

火星之面 2001 年图片：
nasa.gov/multimedia/imagegallery/image_feature_60.html

塞提计划科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漫画：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Ken Ham, Jonathan Sarfati and Carl Wieland, The Revised & Expanded Answers Book, Don Batten (Ed.), Cre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1990.

[2] Remine, Walter J. The Biotic Message: Evolution Versus Message Theory. St. Paul Science, 1993. 72 页.

[3]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生物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年 6 月第一版：73 页.

[4] Thaxton, Charles B., Walter L. Bradley and Roger L. Olsen. The Mystery of Life's Origin:Reassessing Current Theories.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Lewis and Stanley), 1984. 102 页.

[5] 注释 4, 102-104 页.

[6] Wilder Smith, A. E. The Natural Sciences Know Nothing of Evolution. Master Books, 1981. 17-33 页.

[7] Gish, Duane T. The Amazing Story of Creation: From Science and the Bible. Master Books, 1996. 31-34 页.

[8] 注释 7, 34 页.

[9] Flew, Anthony with Roy Abraham Varghese. There Is a God: How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Atheist Changed His Mind. Harper Collins, 2007. 75 和 78 页;

[10] Associated Press. “There is a God, leading atheist concludes. Philosopher says scientific evidence changed his mind” 6:04 p.m. ET Dec. 9, 2004. msnbc.msn.com/id/6688917/

[11] Behe, Michael J. Darwin's Black Box: 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 Free Press, 1998. 70、72 页; 中文版：65-66 页。

[12] Denton, Michael.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3rd Rev. Ed. Adler & Adler, 1986. 330 页; 中文版 310 页。

[13] 注释 10，72-73 页，中文版 66-68 页。

[14] Wieland, Carl. “The Moth Files: An UPDATE on the Peppered Moth fiasco.” Creation 25(1) December 2002:14–15. creation.com/the-moth-files

[15] Wieland, Carl. “More about moths: A recent attempt to restore the reputation of the peppered moth as an evolutionary icon falls flat.” Published: 5 January 2008(GMT+10) creation.com/more-about-moths

[16] Bergman, Jerry. “The giraffe’s neck: another icon of evolution falls.” TJ 16(1) 2002:120-127. creation.com/images/pdfs/tj/j16_1/j16_1_120-127.pdf

[17] Gould, Stephen J. Bully for Brontosaurus: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Norton, New York, 1991. 166 页.

[18] Anderson, Kevin. “Is Bacterial Resistance to Antibiotics an Appropriate Example of Evolutionary Change?”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41(4) March 2005:318-326.

[19] Bergman, Jerry. “Does the acquisition of antibiotic and pesticide resistance provide evidence for evolution?” TJ 17(1) 2003:26-32. creation.com/images/pdfs/tj/j17_1/j17_1_26-32.pdf

[20] Sarfati, Jonathan. “Is antibiotic resistance really due to increase in information?” 22 October 2001; reposted and updated 11 November 2006. creation.com/is-antibiotic-resistance-really-due-to-increase-in-information

[21] Gish, Duane T. Creation Scientists Answer Their Critics,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3. 111-146 页.

[22] Gould, Stephen J. Natural History 86 (1977):14, 引用注释21，380 页.
[23] Valentine, J.W. in L.R. Godfrey, Ed. What Darwin Began, Allyn and Bacon, Inc. Boston 1985, 263 页, 引用注释21，378 页.
[24] Werner, Carl and Debbie Werner, Evolution: The Grand Experiment: The Quest for an Answer. New Leaf Press, 2007. 223, 251 页. (注意：提供这一数据的博物馆管理员，他们自己也是进化论学者)。
[25] 注释 12， 210-212 页； 中文版 193 页。
[26] Hai, Ming. What Scientists Say about Evolution. AFC, Inc., May 1999. 41-42 页. 有中英对照版本可以参阅。
[27] Gould, Stephen J. and Niles Eldredge. "Punctuated equilibria; the tempo and mode of evolution reconsidered" Paleobiology 3:147 (April 1977), 引用注释 21, 380 页.
[28] Gish, Duane T. Evolution: The Fossils Still Say No.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5. 137 页. 中文版参见：creationism.com/chinese_cs/ChinGishFossilsSayNo
[29] Bergman, Jerry. "The Evolution of Feathers: A Major Problem for Darwinism." TJ 17(1) 2003:33-41. 37 页. creation.com/the-evolution-of-feathers-a-major-problem-for-darwinism
[30] Menton, David. "Bird Evolution Flies out the Window." Creation 16:4 (Sep-Nov 1994):16-19.
[31] 注释 28，138 页。
[32] 注释 29。
[33] Doyle, Shaun. "Feathery flight of fancy: alleged 'protofeathers' fail under close scrutiny" Journal of Creation 21(3) (December 2007):11–12. 可参阅: creation.com/feathery-flight-of-fancy
[34] Sarfati, Jonathan. "Anchiornis huxleyi: new four-winged feathered dino?" Published: 6 October 2009(GMT+10). creation.com/anchiornis-huxleyi-new-four-winged-feathered-dino
[35] Bergman, Jerry and Kevin Wirth. Slaughter of the Dissidents: The Shocking Truth about Killing the Careers of Darwin Doubters. Leafcutter Press, 2011.
[36] 作者于 2010 年，从与 Behe 教授以及 Lehigh 大学同事的谈话中得知。
[37] Bahls, Christine. "Ernst Mayr, Darwin's Disciple" The Scientist 17(22) Nov. 17, 2003. 参见网站： classic.the-scientist.com/article/display/14252/
[38] Lewontin, Richard.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emons." The New York Review January 9, 1997, 31 页. 全文可见网站：drjbloom.com/Public/20files/Lewontin_Review.htm. 部分参见：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1997/jan/09/billions-and-billions-of-demons
[39] 注释 11, 240 页；中文版 225 页。
[40] Grigg, Russell. "Darwinism: It Was All in the Family." Creation 26(1) Dec-Feb 2003-2004, 16-18 页.
[41] 注释12, 37-40 页; 中文版 21-24 页; Taylor, Ian, In the Minds of Men 5-12 页; James-Griffiths, Paul "Evolution: An Ancient Pagan Idea" Creation 30(4) Sep-Nov 2008 34-36 页; Griggs, Russell "A Brief History of Design" Creation

22(2) Mar2000 50-53 页.

[42]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edited with appendix and notes by his grand-daughter Nora Barlow), Collins, London 1958. ‘Religious Belief’, 85–96 页；引用 Grigg, Russell “Darwin’s arguments against God: How Darwin rejected the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creation.com/darwins-arguments-against-god.

[43] Grigg, Russell. “Did Darwin Recant?” Creation 18(1) (December 1995):36–37. 参见网站： creation.com/did-charles-darwin-recant.

[44] Sarfati, Jonathan. “Life on Mars?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Creation 19(1) (December 1996):18–20.

[45] Grigg, Russell. “Did life come from outer space?” Creation ex nihilo 22(4) (September 2000):40–43. 参见网站：creation.com. 中文版：creation.com/cs

[46] 生物学八年级下册，49 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47] Sarfati, Jonathan. “Sugars from space? Do they prove evolution?” TJ (now Journal of Creation) 16(1) (April 2002):9–11. 参见网站：creation.com. 中文版：creation.com/cs

[48] 注释 47。

[49] Sarfati, Jonathan. “Did life’s building blocks come from outer space? Amino acids from interstellar simulation experiments?” Journal of Creation 16(2) (August 2002):17–20. 参见网站：creation.com. 中文版：creation.com/cs

[50] 注释 49。

[51] 注释 7, 31-35 页。

[52] Crick, Francis, Life Itself: Its Origin and Nature. Simon and Schuster: 1981, 88 页; 引用注释2, 91 页.

[53] Horgan, J. “In the Beginning…” Scientific American Feb. 1991, 125 页; 引用注释2, 91 页.

[54] 注释 45。

[55] 例证参考: Ellis, George. “Does the Multiverse Really Exist?” Scientific American 305(2) (August 2011) 38-43 页

第二章：“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这个世界这样混乱？”

一星期后的一个中午，小李和小王来到何教授的办公室，何教授热情地接待他们，为他们斟茶。然后绕过摊满书本、文件的书桌，面对着他们坐下。

“我们是不是打扰您工作了？”小李见状，礼貌地问道。

“没有的事。”何教授真诚地回答道：“你们来和我谈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而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和人谈论这个问题。”

小李同意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小王则什么也没说。

“如果还记得我的比喻，我记得我们刚去除了几条锁链。”何教授接着说：“不过，小王，我们还在唯物论的牢房，不知你回去后有没有再思考一下？”

“我重新思考了一下您所说的，我作了一些相关的研究，特意查了生命起源和不同生物种类的相关资料。看来你上次提到的进化论学者无力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也不意味着这些是上帝的作为啊！”

“那你认为这些能从哪儿来？”

“那不是我要想的！总之我现在活着，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

“是么？你真的可以么？如果我们真像无神论说的，不过是大自然中盲目的力量相互效应而随机出现的产物，那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了生存？不可能，因为你早晚会死；为了繁衍后代？后代也早晚会死，谁会在意他们呢？如果你真的不过是高等动物，那你所有的情感、想法和行为都毫无意义。但问题是，你里面强烈渴求生命永恒的意义和存在的目的。”

“小王，你还记得你祖父的祖父，叫什么名字吗？”

小王想了想，然后摇头：“我不知道。”

“这不奇怪，我问过很多人，但从来没有谁记得，你我一样也很快会被遗忘。不久后，你会死；你死后不久，就会被大家遗忘。如果唯物论是真的，你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你也很快会消失。

“如果真实地面对这个‘如果’，我们肯定会悲痛欲绝！但我们为何会因此而悲痛呢？是因为我们到底还是上帝创造的，他使我们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他的爱，渴慕了解他的超然存在，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他的荣耀。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因为我们有一颗渴望认识创造者的心。”

小王又沉默了。

“你好像刚才承认了，唯物主义不能解释生命和各样不同生物的起源，所谓不同生物，就是鱼类、鸟类和爬行动物等等。逻辑地分析，它们的起源就必须源自宇宙之外，是超越自然、超越宇宙的。这样的结论给我们一线希望，人的生命可能存在意义。”

“我同意，”小王犹豫了一会儿，但还是勉强地收回了下半句，话锋一转说道：“我同意关于设计者一说，这是符合逻辑的——你可以称他为创造者吧——但是现在我又有很多困惑了。你所要面临的问题也不比那些进化论学者们的少啊！”

小李觉得小王不太礼貌，给他使了个眼色，但何教授稍带皱纹的面庞依然平静如故，只见他微微地点了点头，答道：“的确如此！我要是你，我可能会问，如果真的存在一位良善而全能的上帝，那么这个世界为什么还是这么糟糕？”

“就是啊！如果存在一位上帝，那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痛苦？就算他存在，他难道厌恶我们么？”

“其实，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人们常常以为即便是基督徒也没有答案。”

“反正我是没有看到一个！”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圣经的第三页，就在第三页！”

“是么？我看看。”

“来看看吧，是在《创世记》的第三章，但在此之前要看看第一页和第二页——也就是第一、二章。有几个部分需要先弄清楚，才能明白答案。”

“比如说？”

“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类从哪里来。当然人类出现的时间也很重

要，但是我们下次再看这个。”

“您要说的是亚当、夏娃的古老故事吧，难不成您还真相信啊？进化论的确存在问题，但是您那个上帝创造天地的故事也不过是个古老的神话吧！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尽管我不知道原因，也不明白整个过程，没人知道，搞不好是你的上帝让他们进化来的——但是我们至少能从化石中看到这个过程吧！”

“是么？”何教授温和地问：“小王，我向你保证，我要的是真理，我认为真理就必定合乎理性。我不相信毫无根据的传说故事，而且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寻找科学依据，就像你一样。

“你的课本告诉你亚当和夏娃是个传说，但也正是这些课本告诉你闪电会在海洋里击出生命，显然课本不一定总是正确。你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开拓思维，仔细查问人类的起源，就像你曾查问生命的起源一样。”

自然科学的证明：是猿人呢？还是既有人又有猿猴？

“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为什么我们和它们如此相似呢？”小王问。

“从躯体结构和外形特征上看，我们与它们有明显区别，”何教授回答：“行为也是迥然不同，很明显它们不像人类一样具有意识。”

“但是他们能够学语言啊！我听说人类教会一只狒狒手语。”

何教授摇摇头，脸上带着些许厌倦的表情，说：“这是进化论一个经典的神话故事，这开始于 1970 年，当时人们声称教会一只叫华秀（Washoe）的母狒狒使用手语，并且它学会了 100 多种美国手语中不同的手势。人类学家们喜出望外，但是语言学家们却不以为意。语言学家们指出，那只狒狒所用的手语和人类的手语完全是两回事，它既不会用人类的语法，也几乎不会使用教给它的手势——它连任何一个两岁孩子所具备的单词组合能力都没有。那只狒狒通过训练后，仅仅是会将一些手势和一些特定的物品或活动联系起来，而这在本质上无异于马戏团里狮子、狗熊表演杂技，这只狒狒的成就还比不上一只牧羊犬的大呢！”

“听说我们的基因和猴子的大体是一样的。”

“他们几十年来都说我们和猴子有 98%到 99%的基因是一样的，但最后在 2005 年查验了黑猩猩的基因顺序后，他们的说法由原来的 98%到 99%变成了差不多 96%，而到了第二年，另一个研究又说是 94%。但实际上，这所有数值都夸大了相似性。”

“你怎么知道？”

“黑猩猩的基因组实际上比人类的多了不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所看过的估报，有 6%到 12%或更多。我们在刊物上看到的‘相似性大于 90%’并没有考虑到任何这些差异。当与人类组进行比较时，黑猩猩的所有多余基因组信息干脆被忽略了！

“不仅如此，即使删减掉额外的基因组不计，剩余的那部分也真达不到 94%或 96%的相似性。这些数值都是夸大的，因为用来进行对比的方法把大体排列成组的基因组都算为是相同的。当那些不满这种方法的科学家们重新检验结果后，他们估计黑猩猩与人类真实的基因相似度不可能大于 80%，甚至很可能低于 70%。”[1、2、3、4、5]

“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接近的！”

“是么？你知道 2005 年研究得出的仅 4%的差异，实际有多大不同吗？”

“多大？”

“4%的差异意味着 1.25 亿（125,000,000）个不同的核苷酸，它们的组合至少需要 4 千万（40,000,000）个突变。换句话说，你的基因和黑猩猩的基因平均至少有 4 千万个区别！这其中包含的信息，相当于有 4 千万个字母和空格键的 1 万页英文字。‘4%的差异’听起来好像不算什么，但当你听到有 4 千万个差异呢？当然，实际的数字远比这要大。”

小王静默了一会：“难道你的意思是课本的编写家和科学家在哄骗我们么？”

“很可能不是有意哄骗，最起码大多数人不是这样。但是人从猿猴进化而来的先入之见偏导了他们的理解，使得他们提呈数据的方式也受了影响。

“单‘4千万差异’这个数字就足以让我信服，我们和黑猩猩不是共享同一位祖先。进化论者宣称人类和黑猩猩是在大概600万年前，从某个假设的共同祖先分育出来的。如果我们大方地假设仅十年为一代，那600万年里就有60万代。要在60万代中产生4000万个差异，那就需要这两个群体的整个基因组中，平均每代固定增加 67 个基因变化。如果这些基因变化均匀地分布在‘进化成人’的群体和‘进化成黑猩猩’的群体，那每一个群体，平均每代就需在整个群体中固定增加33.5个突变。这当然不可能发生；突变不可能在一代之内遍布整个群体。在20世纪中期，著名的人类遗传学家霍尔丹（J.S.B. Haldane）计算出，在仅有1万位成员的种群体，理想条件下要使一个突变遍布整个群体平均也得需要 300 代。[6、A] 若是始于同一祖先，那人和黑猩猩在600万年内绝不能产生4000万个差异。

“表面的基因相似并不意味着密切关系的存在，你一半基因和香蕉是一样的！最近一个很有趣的发现，蝙蝠的基因组要比牛的基因组更接近马的基因组。[7] 很明显马在身体构造和习性上要更接近于牛而不是蝙蝠——但是进化论学者使用普遍接受的基因比较方法，发现马的基因更接近蝙蝠的。在他们看来，基因的相似度等同于进化过程中的相近度，但这显然很荒唐，所以他们就称此为‘悖理的发现’。科学家们对这一发现仅是摇摇头，继续寻找近似的基因组，却从不质疑进化论信仰这一范例，也从未停下来问自己，基因的相似度是否真的可以衡量群种的远近，证明他们存在共同的祖先。”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同一个祖先，那又为什么会有相同的基

[A] 进化论者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一般他们会选择忽略）是：他们认为突变会随着家系的递增而增加，末后，这些家系又合并，产生人类。这一完全不可量化的陈述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数据统计上也毫不可能。这样一个过程需要有大量孤立的繁殖家系，需要来自不同家系的成员方便、精准地相遇和配合（同时，所有属于同一家系的其他成员都灭绝）。这一奇迹性的过程会重复上演几千或几百万次，每次总会产生与先前不同的孤立繁殖家系，而且剩下来没有配对的成员总是在适当的时候（但绝不提前）乖巧地消逝。同时，这些基因合并还得小至绝不会产生繁殖失败或不育（就好像马与驴配合会生出不育的骡，而不是生出新的直系后代）。这么长一列极不可能的事件无异于一
[接下页]

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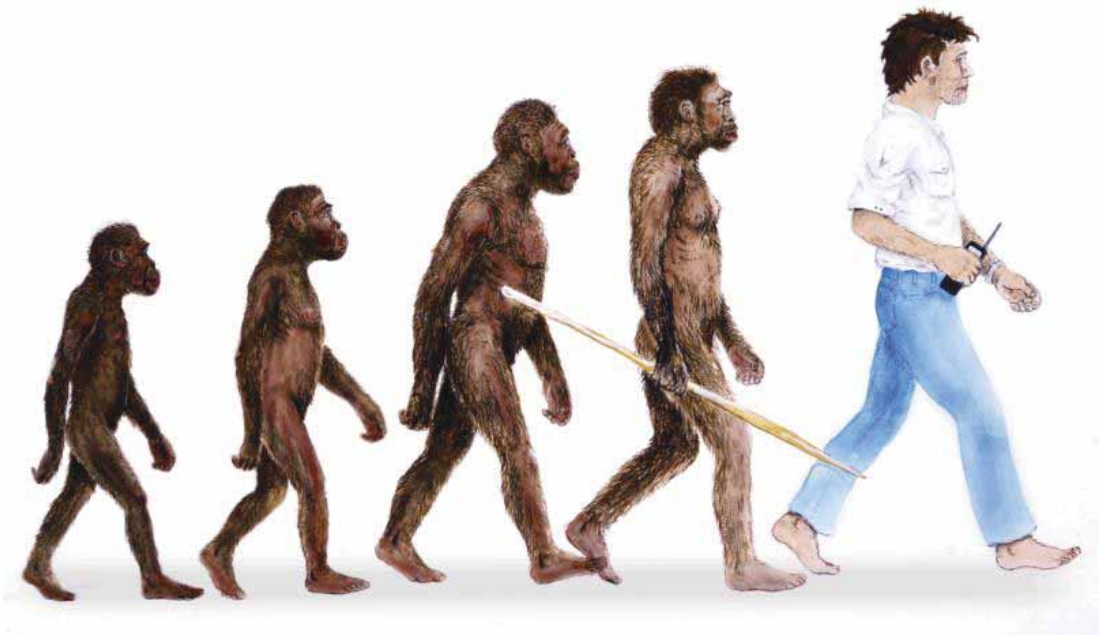
“我们有和猴子相同的基因，也有和香蕉、细菌相同的基因，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创造者，同一位设计师。在所有的创造物中，他重复使用了相同的设计元素，就好像设计师经常做的。当人类发明手机时，就重复地使用了已有的元素，如按键、螺丝和电池等，在人类的各种发明中几乎都有螺丝和电池，但没有一个发明是从另一个随机进化而来的。电筒不是以便携式收音机作为‘丢失的过渡环节’进化成手机！人类的每一项发明都是独特的，是智慧设计的结晶，而不是偶然出现的，而大多数的发明都会使用一些其他发明普遍用到的设计元素，好比螺丝，这个和生物是一个道理。共同的设计元素是由于有一位共同的设计师而不是一个共同的祖先。”

小王摇摇头说：“我无法相信这些科学家都错了！”

“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把他们当作权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家不是什么异类，他们和你我一样也是人。他们也会囿于成见，不会质疑自己的认识——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正如哲学博士兼科学家的贝希（Behe）指出的，科学家在考虑是否认同一个说法前并不会先去严谨地验证它，而多半是听取权威人士的观点。[8] 而且，当涉及到自己的研究成果时，他们就更加不会愿意接受他人对其研究的批判性评估。他们面对批评的态度和常人一样：厌恶。因此，他们可能犯下离奇荒谬的错误，并持守几十年，而所谓的‘人类进化论’是此类错误中最为糟糕的。

“你到处都看到过这个图片，左边一个黑猩猩，右边一个现代人，中间是一系列由矮到高的‘连接形象’，就是中间的过渡阶段。这个图片是用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过是猴子进化来的高级阶段，我们和动物没有绝对区别,而只有相对区别。但是这个由低级逐渐变为高级的过程是毫无任何客观依据的设想是假的！而令人惊奇的是，那些进化论的专家们竟然认可这一观点。2000 年，进化人类学者霍布林（J.J. Hublin）在发布全球的《自然》杂志上发表道：

个神迹。在现实世界中，从未观测到任何类似的现象。



猴子到人的‘演变’图。注释1。

那个绘有一系列由低到高、毛发越来越少的原始人湿壁画，曾经一度被广传，但现在看来是假的。”[9]

“但是有化石可以证明啊!”小王似乎有些生气地说:“我在博物馆里看到过的。”

“你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是从原化石复制出来的复原模型，他们认为原化石太过宝贵，从来不会把原化石放在博物馆里！但问题就出在那些复制品和重新复原的化石副本上，因那些副本都严重受到进化论偏见的影响，这是一些相对诚实的进化人类学家们也开始承认的一个事实，尽管他们仍然相信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1996 年，著名的进化论者伊恩·泰特索（Ian Tattersall），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馆长这样说：

……对于人类学，潜意识里的先见对我们观点的影响程度和实际证据的影响程度是一样的。[10]

另一位进化论的忠实追随者，纪亨利（Henry Gee）是一有名的力持进化论杂志《自然》的主要撰稿人，但是他也对那个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的图片提出反对意见。1999 年时，他提出这样的警告：

> 没有任何化石是带着出生证被填埋的。
>
> ……
>
> 化石间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我们无法通过辈分血统确定它们之间的任何联系。
>
> ……
>
> [每个化石]都是独立的，和其他已知的化石没有任何联系，不过是漂浮于海洋的几个孤立板块而已。……
>
> 用一系列化石来说明它们所代表的谱系，这不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科学假设，而是一个可信度和睡前故事相当的断言——具有娱乐性，又不乏教育性，但没有任何科学性。[11]

纪亨利相信进化论，他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所涉及的不同时间之间的巨大跨度而引起的。但是他承认我们无法仅从化石辨识一种动物是否是另一种动物的祖先。我们在课本中所接触的‘进化论系列’不过是一个假设，并非科学。或者，用约拿单·威尔斯（Jonathan Wells），一个批判进化论的科学家的话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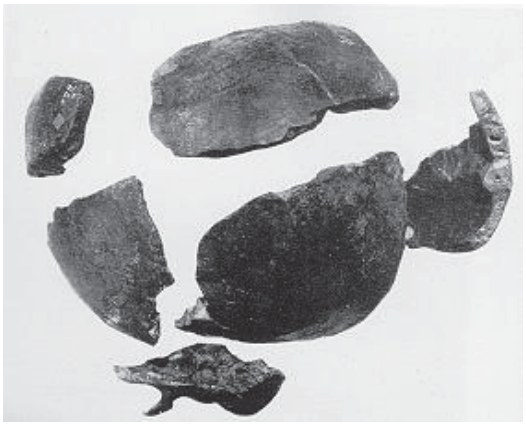
> 大众很少被告知，这些科学专家有关人类起源的言论深藏着不确定性。我们往往对最新出炉的某个科学家的理论全盘接受，而我们不知道这些结论在古人类学的圈子内都很难得到认可。举个典型的例子，尤其当一个理论是通过洞穴人的复杂描绘图阐述的……公众并不知道这些化石被列入了‘史前叙事结构’，或者是他们听说的这个故事是基于‘个人偏见、先见和猜测’。”[12]

关于化石的重大错误：先入为主的观念、严重曲解和几个纯粹的欺哄事例

皮尔当人

“举个科学家被主观意见蒙蔽的例子，1908 到 1915 年间，人们发现了皮尔当人的化石，尽管只发现了一个头骨，下颌骨和几个牙齿，

艺术家的皮尔当人模型。


皮尔当人头骨碎片。

皮尔当人右侧的下颚骨碎片。右上角小图: 皮尔当人左侧复原头骨，缺失部分用白色黏土修补。注释1。

但从那时起一直到 1954 年，皮尔当人一直被当作人类和猿猴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过渡衔接化石’。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十分宝贵，所以四十年以来一直把它锁在大英博物馆中，精心看护。它被当作证明达尔文学说的一个重要实例和认识人类进化的重要环节，出现在成千上万的书刊文章中。然而最终，它还是没能适应时常变动的人类进化理论。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1953 年他们又重新做了一次更细致的检查，这才发现那是个由人的头颅和猩猩的下颌骨组成的人造赝品。其实做得挺粗糙的，在牙齿上有很明显的刻痕，但是四十年来都没有人指出这点！其实在 1916 年，有一个口腔解剖学家在观察时曾提出那个牙齿的问题，但当时他的结论被否定了。”[13]

“生活中到处都有虚假，”小王说：“这并不能否定进化论！”

“当然不能，可这至少完全说明进化论的人类学家很不严谨。对此，一个创造论学者这样说道：

……如果科学是可以自我更正的，皮尔当人的真伪就早被发现了……有些问题还是很明显的。那个猩猩的下牙上，锉刀锉出的痕迹很明显；臼齿的排列方向是错的，而且是两个不同角度锉出来的；犬齿被装订得过度靠下以至于牙髓腔都暴露了。如果科学真的可以自我更正，皮尔当人的问题在它出土时就应该被发现，而不是等到四五十年后才被发现。

而为什么皮尔当人的恶作剧如此成功呢？因为进化论学者要寻找的，正是一个大头大脑的祖先，并且也期待会找到一个这样的东西……如果南方古猿不具备这些进化论学者要求的人类祖先所必备的特点，皮尔当没有因为不合剧本而成为了一个笑话，那么这个错误就有可能一直被埋没，而皮尔当就还会被看作一个合理的化石……

一个广为人知的神话是科学可以自我更正，这个神话成了一个高级的世界观。然而事实上，科学不能进行适当的自我更正，并且由于某些非常实际的原因，科学无法通过一些合理的方式进行自我更正。”[14]

尼安德特制作的物品，人们认为是笛子残部。注释1。

尼安德特人

“再看看另一个关于‘人类进化’这一神话的例子，并且这个神话总是不断改变着。穴居人最初发现于 19 世纪，有很多人议论他是人类的一个古老种族。但是受达尔文学者的假说影响，到 20 世纪，进化论的人类学者马切林·布尔（Marcellin Boule）对此做出了新的阐述，认为他只是一个低能、粗鲁、还驼背的人。这个观点盛行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后来发现穴居人的驼背姿势和弯曲的腿是由病理原因而造成的。穴居人是人类古老的一个族类，他们会使用工具，埋葬死者时有

随葬品，祭祀典礼上还伴随音乐，而且他们还长期照料群体中的重病、重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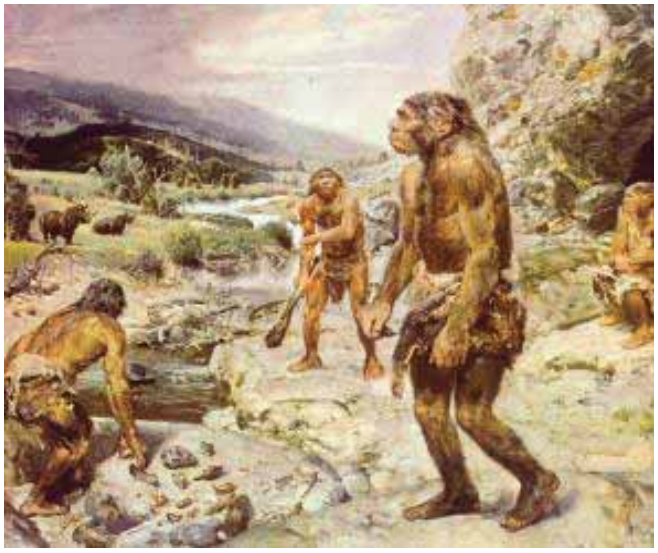
“高中的课本上也是这么说的。”小王打断说。

“是。但我读高中时，课本说的是另一回事！你难道还没发现，他们所主张的总是过于他们所知道的。”

内布拉斯加人

“再给你看一个我最喜欢的例子，不过这个例子可能有些过时了。1922 年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发现了一颗牙齿，那个牙齿被带给了美国一流的化石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亨利 • 费尔菲尔德 •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博士。他和其他美国科学家们都极为兴奋，声称他们在这颗牙齿上发现了猿猴到人类之间的过渡物种的具体特征。那么，有这个牙齿的动物就是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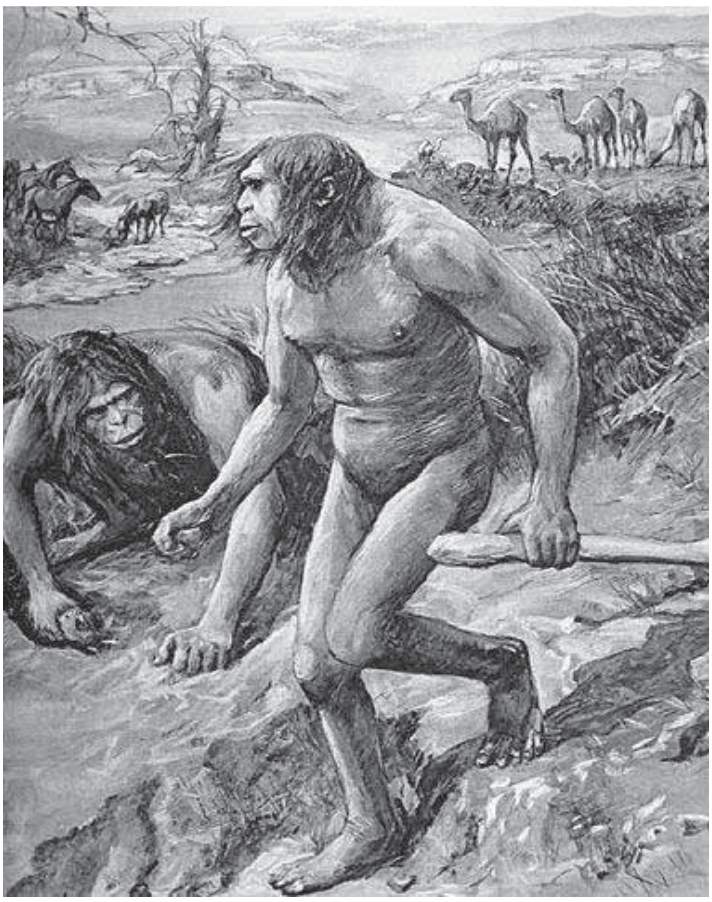
绘于十九世纪晚期的尼安德特图



绘于二十世纪中的尼安德特图

绘于二十一世纪的尼安德特图。注释1。

也就成了人类进化的证据了！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隆重地宣称，‘缺失的链接’已经找到。同年，《伦敦日报》登出了‘内布拉斯加人’和他的伴侣，还有他们使用的工具——而这些仅仅基于一颗牙齿！1928 年，人们在那颗牙齿出土的地方找到了剩余的骨骼，结果发现那是一种猪类。1972 年，在南美洲的秘鲁发现了还活着的一种相似的猪类，难道我们是从秘鲁猪进化来的？”



艺术家塑造的‘内布拉斯加人’家族。注释1。

两个孩子都大声笑了，“但是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例子了。”小王说：“现在科技水平提高，这方面肯定会有进步的！”

左：所发现的‘内布拉斯加人’的牙齿 **右：**Chacoan peccary（猪类）*Catagonus wagneri*，‘内布拉斯加人’牙的实际来源。注释1。

辽宁古盗鸟（Archaeoraptor）

“是吗？”何教授问道。“最近有个化石骗过了很多专家的眼睛，这又怎么说呢？这里有个 1999 年的图片，摘自声望很高的《国家地理杂志》，注意不是 1899 而是 1999。这是一个在中国找到的，经绝妙的艺术工艺复原的化石鸟，叫‘辽宁古盗鸟’（Archaeoraptor），这就成为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坚实证据。他们测出它存在于一亿两千万年前，进一步的考察才发现它由两个不同的化石组成，其中一个是鸟类的，另一个是恐龙的。辽宁省一个收藏化石的企业人士把这两块化石精细地粘合在一起，然后又把它偷偷地弄出中国，最后卖给了美国。由于先见所起的作用，一只所谓的‘恐龙鸟’（dino-bird）就被拼造成功了。很明显辽宁的一些百姓要比美国的科学家聪明吧！”

又是一阵笑声，小王再次打断说：“但是后来在一年之内，这个错误就被发现并且修正了。所以，科学还是可以自我更正的！”

何教授不太信服地点了点头，“在这个案例中，有些科学家非常反对鸟类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这一观点，所以他们就很积极地去寻找批判这个观点的证据。但是如果没有存在反对群体呢？当时很多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都没能找出这个化石的问题，这个差点就成为第二个皮尔当人了，这次错误的更正速度快。但问题是，从现在开始，有多少被称为进化论的铁证化石会在短时间内被否认呢？那些作假的我们就不谈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的误读，几十年来都无人质疑，科

左图：具有欺骗性的‘辽宁古盗鸟’（Archaeoraptor）化石。**右图**：艺术家重组的‘辽宁古盗鸟’。 注释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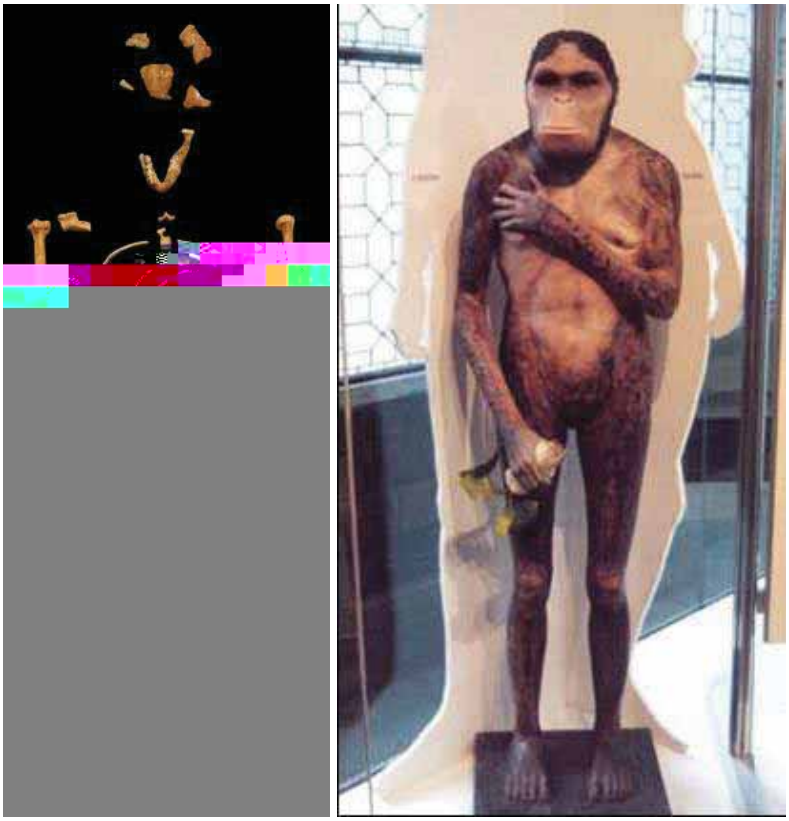
学不能靠自我更正。我再给你一个例子。”

南方古猿‘露西’

“你肯定听说过著名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icus），‘露西’(Lucy)，她被认为是一个两足的‘缺失链接’。她有一米高，几乎是像猴子一样用手行走，这是进化论学者经过严谨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并非创造论学者的。后来在 2006 年找到了更完整的同种类化石，这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结论。[15、16] 我们把这些骨骼碎片和以直立姿态出现的精细复原品比较一下，发现复原品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并且故意误导人，以此试图说服大家露西是‘缺失的链接’；而实际上，露西不过是一种灭绝了的猿类，但这类错误信息却不断出现在教科书中和博物馆内。当然，我们不能说露西这个化石是完全欺骗性的，但肯定是被曲解，而引发误导的。”

“为什么科学不能自我更正呢？”小李问道。

“因为那些控制大学、科学期刊和研究项目专用款项的人都投身于进化论的研究。你可以问进化是怎么开始的，但是你不能问进化论到底有没有开始。如果你走出了他们的圈子，你就被列入了黑名单，



左图: 实际所找到的‘露西’骨头**右图:**博物馆内错误反映‘露西’站立姿态的复原品，还要注意呈现的手和脚是伪造的——找到露西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她的手和脚。后来从保存较完全的样本发现的手偏向于猿猴的手，又长又弯，适应爬树，不像以上被复制的手。注释 1。

像很多创造论学者和一些智慧设计论学者一样，他们有些甚至被大学解雇。事情已经糟糕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一个在美访问的中国学者都对此给出了有名的评论：

在中国批判达尔文是行得通的……但是在美国行不通……[17]

这就是美国大学对批判进化论观点的严格检查制度。

“但是除了学术检查制度，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科学的自我更正，即使在理论上，也行不通：

> 科学家没有经费，也没有时间来验证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被今天盛行的‘要不随大流，要不消失’的态度牵着鼻子走，证实或推翻别人的成果，……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并没任何好处。他们没有时间为了验证的乐趣而去验证其他科学家的成果，也没有时间证实科学是不是真的能够自我更正。虽然也有例外，但这是实际生活中大体的情况。
>
> 科学实际的运作方式和人们所想象的完全相反，这听起来有些讽刺，科学的自我更正就在于科学家们验证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相互监督的机制。然而实际情况是，科学家们对他人的工作成果表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信任和信心。他们不会为此专门去做些调查，而是根据面值来接受某些项目。近来在药学研究和药剂操作的合并领域中出现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延续了很久，直到后期才被发现。错误只有在出现明显问题时才被暴露出来，如果那个错误没有明显问题，那么那个错误可能就永远被掩盖了……
>
> ……一个我所熟悉的科学领域就是人类考古学，我可以作证，在这个领域科学的自我更正效果是非常微弱的。”[18]

“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科学呢？”小李问。

“如果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我是相信科学的。但科学是人类一个可能落空的活动，所以我们总要小心。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

科学：可操作性的和历史性的。

“可操作性科学所研究的是当前可以验证的东西，好比电学定律。运用这样的科学可以大大提升科技水平，提高我们日常生活的质量，电筒、电视和电脑就是这一类的产物。对于可操作性科学，至少理论上大部分错误都能很快被发现。

“而进化论属于‘历史性的科学’，这类科学试图重建过去所发生的事。我们无法重演历史，永远不能用一个实验来完全证实过去的事，因此也很难对过去所发生的事给出有力的科学证据，而只能通过现在所发生的来设想过去，这样你已有的先见和观点会严重影响你的判断和结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很遗憾的是进化论者很少会承认这一事实。

“手机是可操作性科学的成果，可操作性科学会在实际生活中一直进行实验直到得出一个成功的结果。但历史性科学是有关过去的故事，即使他们错了，也很难证明。”

北京猿人：谁吃谁？

“何教授，那么北京猿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小李问道。

“我的课本上说北京猿人是一个原始直立猿人（Homo erectus）。”小王自信地说。

“直立人被一个进化论学者称为‘垃圾分类袋’，就是说，任何无从归类的东西都被丢进了这个圈子。”何教授回答。“其实它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很多种类的直立人其实就是以前的人类——人类的祖先，有一些则是绝种的猿类。

“他们在周口店所发现的是什么？在中国，保护这个‘进化论的重大发现’的‘科学重要性’，已经成为一个民族荣誉的问题了——但以自己为猿猴的后代而骄傲，这实在让我不解。以下是经过验证的记载。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概出土了 40 多个北京猿人的头骨、下颌骨、牙齿和其他骨骼的碎片，所有的头颅骨骼都和其他的骨骼分离，而且后部都被击破。这是为什么？很可能是人为了能够吃食

大脑而打碎的，这是连参与挖掘北京猿人化石的人类学家也认同的观点，这个现象就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广东省和东南亚地区吃猴脑的风俗。很有可能那些所谓的‘北京猿人’不过是那时被当地人们吃掉大脑的‘北京猿猴’罢了[19]，但是这个观点和北京猿人其它相关的研究还处在争论中。

“在出土地点，公认的发现物包括：

- 各种动物的骨头，甚至有完整的骨架。
- 上千个高级石器。
- 好几堆经人加工过的石屑，还有用石头做的其他物品。那一堆东西大概有半米深。
- 六到七米深的灰坑，灰坑旁的土是经高温熔解、熔合过的。

人们对这些发现产生的意义有不少争论，这里明显有过一个以火作为能源的大型石器生产地。而且在所谓的‘山顶洞’中，还发现了无可置疑的人类残骸。

- 有几具和现代人一模一样的人类骨架，现在这些被称为‘山顶洞人’。
- 骨头和石头造的工具和其他手工制品。
- 很多的动物骨头。
- 葬礼仪式的痕迹。

很明显所谓的‘山顶洞人’不过是人类，和现代人没有明显差异。

“在了解这些发现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北京猿人的头颅及其身子的形态是怎样的，头颅有多大？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都是复原过的模型。所有的原化石都在二战期间丢失了，从那时起就没太多新的发现。那这些模型复原得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恐怕无从知晓了。撇开复原模型的问题，我们现存的模型准确性有多高？在 1984 年，一个关于‘人科动物’的重要展览在纽约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展出，到场的专家们非常惊讶地发现模型和原化石相距甚远。而那些模型的制作技术要比‘北京猿人’时的

技术先进许多：

> 那些原认为复制技术不能做出类似于原化石的模型的许多学者们，在研究了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原化石后，必须承认‘化石模型的制作技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个例子也许最好地阐述了人类考古学所面临的问题。一向公众展出后，就立刻引来很多舆论。原化石精密的托，是根据所提供的复制品提前精心准备好的。而当原化石被放在那些托内，却发现它们很多都不能匹配。以此说明‘化石的模型不是原化石的替代品’，是再恰当不过的例子了。[20]

二十世纪末世界主要博物馆的复制技术尚不能提供可靠的化石模型，更何况在 1930 年的中国，用更为有限的技术制作出的‘北京猿人’的化石模型呢？

“当原始化石碎片存在时，头颅的大小就在争议中。其中有一位发现者——布拉克（Black）声称大脑有 1000 立方厘米，间于现代猿猴和现代人头颅的平均大小之间，但当时见到这些头颅的其他工作人员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头颅的实际大小要更小些。对此，现在我们根本无从查证。要知道那些头颅出土时都是破碎的，并或多或少有缺失，所以任何复原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推测。况且，现代正常人的头颅远小于 1000 立方厘米的都不会影响智力。现代人的头颅大小在 800 立方厘米到 2200 立方厘米之间。[21] 大脑的大小决定智慧这一命题几十年前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了。

“不要被你看到的那些头像和图片迷惑了，还记得我们刚看过的露西吗？那个艺术家对露西的复原几乎是凭想象造出来的。即使我们有一个完整的骨架，我们也无法得知鼻子、嘴唇和耳朵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有多少毛发，那些毛发长在身体的什么部位等，纯粹是些盲目的猜测。况且这个例子中，连整具骨骼的一小部分——一个带下颌骨的完整头颅都没有。

“第二个问题是，这两个遗址间存在任何联系吗？有些人认为北京猿人不过是北京猿猴，是被山顶洞人吃掉大脑的猴子，而山顶洞人

就是在那个较低的洞穴倒塌前，在里面使用火炉、炼造石器的人。”

“我们难道不能通过考察时间得出结论吗？”小王问道。

“进化论学者肯定会说能，他们宣称北京猿人的遗址至少是在二十万年前，但山顶洞人只有一到两万年的时间。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可靠的年代测定法来测定这些化石的时间。我相信这些遗址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的，也就是说山顶洞人和北京猿人是同时代的。”

“你怎么知道？”

“如果你下次还来，我们可以讨论年代测定方法[见本册第三章]。久远年代的存在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但却是进化论的基石，我将很愿意和你深入探讨这一点。但是今天，我们要留意在所谓‘北京猿人’遗址——较低洞穴——的所有发现，其实是完全符合人类活动的，而与原始猿类的活动倒不怎么符合。那里的石器生产至少等同于澳洲土著人所使用的，但是也和新几内亚岛近100年的部落有远在的联系。这些二十世纪的‘原始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基本的智力，但是他们的科技和知识基础比我们低，所以他们的生活就被我们称为‘原始’，而这和他们是否是人类并无关系。”

“所以你的结论是？”小李问。

“山顶洞人很明显就是人类。那些在北京人洞穴里制造石器，使用火的也很明显是人，只是我不确定北京人是制造出工具的人，还是被制造出工具的人所吃掉的猴子。但我确定的是这两个物种之间没有过渡!”

人和“猿人”同时生存

小王还是没有被说服，他说:“即使你对北京猿人的认识是正确的，即使露西不过是只猿猴，但是人科动物间还是肯定存在进化。那些远古的地质层底层的化石都是猿人，而后来的高层化石才有现代人，这就是我相信人类是进化而来的理由。”

“小王，你知道吗？如果真有猿猴进化到人类的一连串的连续化石，我也会信服的，只是事实并非如此。”说着何教授伸出手，从背后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很厚的书，继续说道：“事实是，在地质层的底

层已发现了人类的手工制品和类似于现代人的化石。进化论的学者鉴定后，说这些化石的时代久远——比北京猿人更久，有些甚至比露西还久，让我给你看三个例子。”

何教授查了一下目录后，翻到一个图片说：“这些是在 1978 年，由进化论学者在坦桑尼亚北部发现的利特里（Laetoli）脚印，共有 69 个，是三个在火山灰上行走的‘个体’留下的。当时他们的脚印立即被覆盖，而形成石化。这些脚印被研究过多次，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猿猴的脚印。进化论学者们将这些脚印和习惯赤脚走路的现代人的脚印做了对比，发现二者无法区分。[22] 但是有脚印的岩石层被测定是三百七十万年前的，比露西的年代几乎要早一百万年，这比进化论者以为的智人出现的时间早得多。他们认为智人是二十万年前，也就是在脚印出现的几百万年后才出现的。一位后来的分析家承认：

> 如果原来不知道 G［利特里(Laetoli)］脚印的年代那么久远，我们会断定这是由一位我们的同科——人科(Homo)留下的。[23]

简而言之，进化论学者自己也承认，那些脚印和人类的脚印十分相符——只是不被‘允许’成为人的脚印，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太早’了。”

何教授翻到另外一页，说：“这里还有一个例子：1965 年，一位

左图：一串利特里（Laetoli）脚印 **中图：**一个利特里脚印
右图:人的脚印（左）和黑猩猩的脚印（右）。注释1。

在肯尼亚工作的哈佛大学研究员找到了胳膊肘关节以下的骨头，被命名为 KNM-KP271。它看起来和一个人的胳膊骨差不多，并不像是一个猿猴的胳膊骨头，这就是一个研究了这个骨头十六年的进化论学者所得出的结论。举个例子：

> 结果表明难以区分智人和四百到四百五十万年前的卡纳波依（Kanapoi）种类。[24]

卡纳波依（Kanapoi）胳膊肘 KNM-KP 271。注释 1。

当然，因为它被看作是‘远古’的，所以无论切实观察到的事实如何，它都不能被认同是现代人类！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何教授翻到另一页，说：“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Olduvai）因出产人科化石而闻名，早在 1961–1962 年前，玛丽•李基（Mary Leaky）在峡谷的最底层也就是最为远古的地质层，发现了一个圆形的石质结构。这个石质结构由几百个火山熔岩石堆积而成，最近的火山熔岩就在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很明显那是人有意建造的建筑：

> 生活于西南美的奥科班比（Okombambi）族今天仍然生活在这种结构的房屋内，他们先用石头堆成一个圈，然后在石头的间隔处搭起干架结构，在这些干架的外部覆盖动物皮和草用以防风。居住于肯尼亚北部沙漠中的图尔卡那（Turkana）族使用类似的建筑结构。[25]

在现场，李基还发现了：

> ……奥杜威（Oldowan）工具……李基声明：今天居住于边缘化地带的图尔卡纳（Turkana）族仍然会用类似于这里出的石斧来砍劈当地一种棕榈树的果实。[26]

奥杜威石质工具。注释 1。

一位创造论学者给出了结论：

> 建造这类结构所需要的思维能力，从几英里以外搬运几百个这种大型石头所需的体力，以及类似的建筑结构在今天仍然被人类使用，都有力地证明了在进化论时间表中的两百万年前，奥杜威（Olduvai）已经出现人类。[27]

这个现场被测定的年代是一百八十万年至两百万年前，但是现场所发现的东西是需要人类的智慧和体力才能完成的。

“我还有一个例子，一进化论学者在肯尼亚的卢多尔夫湖（图尔卡纳湖）地区发现了包括大腿骨骨节和小腿骨的碎片，这些碎片的查询号码为 KNM-ER1481。一个创造论学者根据进化论学者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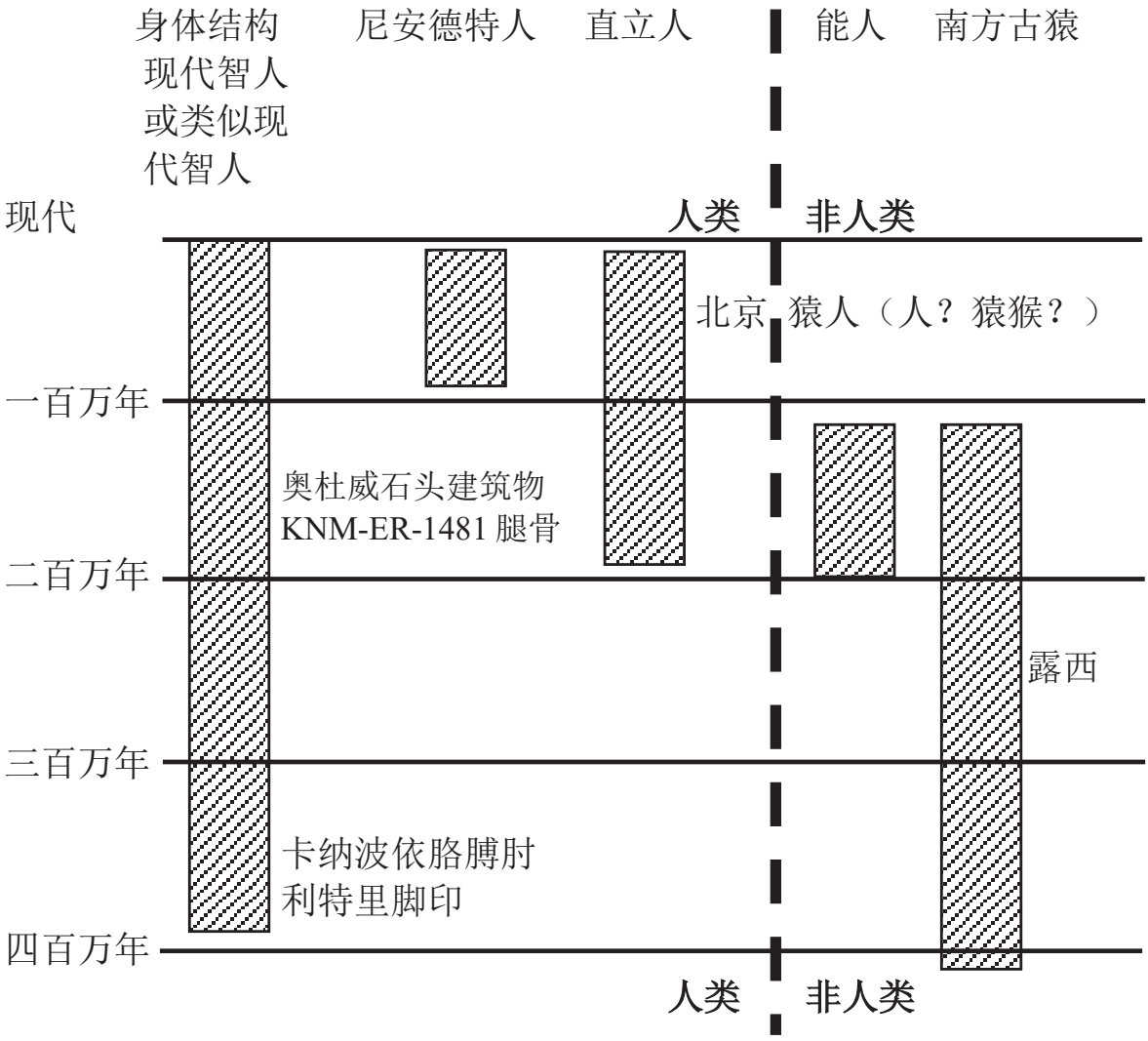
> 根据进化论的时间表，这个……被命名为 KNM-ER1481 的大腿骨是一百九十万年前的，可 KNM-ER1481 纯粹就是一个现代人的腿骨。[28]

这个大腿骨看上去和现代人的腿骨一模一样，只是它不被‘允许’是人类的腿骨！如果那个时代有人类的话，就说明进化论是假的。刚给你看的其他三个发现也是这样——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我们可以考察的例证。所谓‘人科’化石记录的事实是：不同的类别同时存在。所以没有任何一种是从另外一种进化而来的。

“这个表格标明了每一种‘人科’化石和找到物件所处时间段，打斜杠的部分表明化石出现的时间段。

“人科化石”表 [29]

(以下的时间都是通过进化论的常规方法得出的；是过分夸大的。)



从图中，你可以看到人类化石和物件发现几乎覆盖了整个所谓的‘人科’时期或是‘猿人’进化时期。和现代人一样，当时人类所生活的时期也有‘猿人’被石化，很明显他们不是由南方古猿类的猿猴进化而来的。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实际就是人类，也称智人。事实上，这些化石要不归类为人，要不归类为猿。有些化石是古时不同族类的人，这些族人有的已经灭绝，有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基因变异（非进化）而改变；其余的属于各种猿和猴，这些猿、猴有的已经灭绝，有的发生了一些变化。”

小李看着教授的‘人科’化石表，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何教授，但这几百万年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似乎不符合圣经啊。”

何教授轻快地摇了摇头，说：“当然不符合！我给你的这个表格中，所列的年代是进化论学者所认为的年代。我只想借此告诉你，即使是通过进化论学者自己所测定的时间计算，人类也和他们所谓的祖先‘猿人’同时存在。实际上，这些年代都过分夸大了，通过进化论学者的年代测定法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正确。”

小王猛然从图片中抬起头来，提升了音量，有些好斗地说：“我想看看你的证据!”

何教授温和地笑着说：“小王，如果下个星期你还来的话，我会很高兴和你讨论地质学和人类考古学证据。”[参考本册第三章]

“好的!”小王爽快地答应了。

“好，我也很期待。”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何教授有点泄气地摇了摇头：“所谓的‘人类进化史’不过是一滩浑水，里面都是伪造的证据、误读的数据和学术幻想的任意推断。毫不令人奇怪，这种故事每隔一二十年就会重演一次，一种说法随着‘经科学验证的事实’被推翻，安静地退出历史长河，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套彻底相异的‘科学最新发现’。其实那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一次又一次地改版，但是在现实中无法立足，就连这个领域中的许多专家也承认这个学科的主观性。一位生物分子细胞博士约拿单·威尔士（Jonathan Wells），对这一争议做了研究：

> ……从一开始，猿猴进化成人类的构想仅是为了重申唯物主义哲学，这一构想随着新出土的化石证据不断改变着，……后来所发现的化石被直接插入前有的框架中。[30]

> 人类起源学中的虚构元素仍然存在，1996 年，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策划人伊恩·泰特索（Ian Tattersall）[一位进化论学者]认识到‘在人类考古学中，我们的认知方式往往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模式，而这种影响力并不亚于证据的力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考古人类学家杰弗里·克拉克

（Geoffrey Clark）[一个进化论学者]在1997年回应了这一说法，他写道‘在众多的研究结论中，我们根据自己的先见和偏见做出选择——这个过程是带有主观性和政治色彩的。’克拉克认为‘人类考古学仅仅有科学的形式而没有科学的实质。’

人类考古学具有极为主观的特性——这是由人类考古学家得出的结论——那么这个领域是否能够给我们提供人类起源的可靠信息？[31]

换句话说，威尔士博士的结论是课本中所写的我们如何从猿猴类动物进化而来的故事就是个传说，我对此表示赞同！”

“那么你的解释是什么？”小王要求道。

“我的解释来自于目睹了万事起源的唯一见证者，当时只有神看见了，并且将过程记录在圣经中。你还记得今天你刚到办公室来时候，所问的问题，‘如果真有一位全能良善的上帝，那世界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邪恶？’”

“我还在等你的答案呢！”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答案在圣经的第三页，但在此之前要先看看第一和第二页。”

“那赶紧看看吧！”

[建议读者阅读圣经《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

<u>圣经中的见证：人类的属性：灵、魂、体</u>

“上帝通过他手所做的，给我们留下了记录。在创造太空、地球、海洋、陆地、植物和动物后，他特意创造了人类。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神说：‘看哪！我把全地上结种子的各样蔬菜，和一切果树上有种子的果子，都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地上爬行有生命的各种活物，我把一切青草蔬菜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创世记》1:26-31 新译本]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记》2:7 新译本]

小王立即问道:“‘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什么意思？上帝是怎样的？”

“问得好!整本圣经都在反复强调人类的两个方面:身体和灵魂，其中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属灵的。在《创世记》的第一章，‘上帝照着自己样式造人’指的是属灵的部分，而《创世记》第二章‘神用泥土造人’指的是我们物质的身体。上帝自己是一个灵，在他创造物质以前早已存在。他没有身体，所以他的样式不可能是指我们的物质身体，而是指我们的魂。顺便提一下，圣经上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这意思是说男、女的灵魂都具备上帝的形象，所以在圣经的第一章就指出‘男女平等’了。有些人批评圣经‘重男轻女’，但事实上，男女平等的观念源于圣经，先是影响了西方文化，接着又散布到全球各地。圣经谈到男女的不同角色，这尤其体现在家庭中，但在第一页就强调男、女的价值和重要性是一样的。”

小李一脸困惑地说:“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为什么说是‘照着我们的样式’？不是只有一位神吗？他是在对谁说话？天使吗？”

“对此，有人认为是上帝作为一位君主用‘全能多元性’在自言自语，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在暗指上帝的三位一体，就是上帝以三个位格存在的本性。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圣经都强调只有一位神，

所以若说创造天地的不止一位神是不合逻辑的。”

小王又是一脸困惑，他说：“我从来不知道基督徒所谓的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

“这确实是个极大的奥秘，”何教授表示赞同：“说实话，我也不明白，没有人能完全明白。被造物无法完全理解他的造物主，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他远超我们所能明白的范围，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不关心我们。

“举个例子来说，我养了一只很受训的狗多年，我和它有许多交流，感情强烈而深厚,它死的时候，我非常悲伤。但即便我们如此亲近，它既不明白我为什么喜欢对着一本打开的书坐上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每年要带它去打针，因为我的大部分行为和想法都超出了它所能理解的范围。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他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限度，他大部分的事情我们都无法理解，因为我们太渺小了。”

“您的意思是，上帝看待我们如同我们看待一只狗或一匹马？”

“不，他远比那重视我们，在乎我们，以至于他自己变成人的样式为我们死了，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一点。这里的关键是，人类是有灵魂的，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和动物有本质的差别。人类和动物一样有身体，但是和神一样有灵魂。”

“所以上帝存在于精神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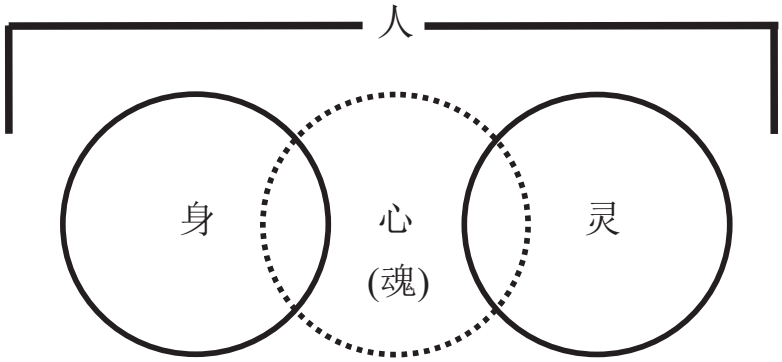
“不是，他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一个灵。”

“那是什么意思？好像越来越难懂了！”

“也许一个简单的图能帮助我们理解，我刚才说人有身体和灵魂，但严格来说，我们有身体、魂、灵三个部分。”

“所以我们和神一样，是三位一体吗？”小李问道。

“不，我们不像神有三位一体的特性，我们是三份成为一体，即三个部分连成一个整体。对此，可以用三个有重叠的圆圈代表人的属性：



物质的	精神的	属灵的
骨骼、	记忆痕迹、	自我意识、
心脏、	视觉影像、	自由意志、
大脑等	等	辨别是非的能力

“我们先从左边标有‘身体’的圆圈开始，这是最易理解的，因为人的身体是物质的，我们都能看到。大概一百年前，很多科学家认为生物体内存在某种‘生命力’或其他特殊属性，然而现代科学最近所证实的，只是圣经一向的观点：我们的身体由最常见的物质组成，其中的元素和土这一非生物是一样的。生命体的独特属性并不在于其组成元素，而在于这些元素如何构成复杂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如何构成骨骼、心脏和大脑等复杂的结构组织，而这些组织又如何构成一个个具有自我支撑、自我繁衍能力的生物。每次我想起这些，就更加难以置信那些知道这些的科学家还仍然相信自己的出现不过是个偶然！我们已经看了复杂的生物系统——就连一个特定的蛋白质——都无法通过一个随机过程产生。是上帝创造了你的身体，又借给你使用的！

“除了某些独特结构，人类的身体和动物的身体基本一样，在我们的身体中可以看到神创造时亲自做工的痕迹，但上帝的形象并不在此。

“现在看看中间的那个圆圈‘魂’[B]，也就是思想。我把它画成了和身体、灵都有重叠的部分，因为它是两者的分界面。而且在我看

[B] 圣经通常用“魂”这个词覆盖魂与灵，讨论祥见附录 2-1。

来，也很难给思想和大脑之间或思想和灵之间划一明确的分界线。

“组成我们思想的一个基本部分是物质身体的大脑，叫做精神。精神包括一些类似视觉印象，你记得一些自己刚说过的话，或者在你大脑中其他的类似信息的东西。虽然说这些在大脑中的印象是由物质现象引起的，这些印象却不是物质的。有些人说这些属于神经状态，或者是一个类似于电脑信息处理器的抽象信息系统，不过人类的大脑比它复杂得多！”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小李打断道。

“这个有点抽象，”何教授赞同道：“我看看能不能表述得更具体些，当你看到一棵树时，你大脑形成的树的画面，其实是在同一时间由成千上万的神经元发出刺激性信号按照精确的位置拼合而成的，有些信息传达树叶是绿的，另一些信息传达树干是棕色的，还有一些信息传达树枝是弯曲的。这些电力刺激综合后传输到更高一层进行整合，才成为你脑海中的一个画面，而这个画面其实是你大脑中一套庞大的电子刺激运作的结果。”

“这还是很难理解啊！”小王埋怨道。

“如果这个系统的运作难以理解，那人们相信这个系统是偶然产生的，就更难理解了！”

“我已经不相信这是偶然产生的，”小王承认道：“我现在明白了，我以前的问题是盲目地相信课本和报纸，但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何教授热心地笑着说：“就大脑信息的范围而言，动物和人类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通常人类的大脑比动物更为复杂，并且有一些特殊的部位，比如说语言加工处理部分，这是动物没有的。只要我们想一下自己的身体，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这是通过上帝精妙的信息技术设计的，但上帝的形象也不在此。

“看看右边的这个圈子，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的灵里，灵至少有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和道德标准这三个部分。”

“那么灵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小王问道。

“对此，我唯一能给你的诚实答案是：‘灵就是由灵组成！’，我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但你可能会说我这是空洞的形而上学。”

“听起来很像!”

“其实不然，这个不过是承认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从物理学的角度举个例子。如果我问你‘物质是由什么组成’你会怎么回答呢？”

“物质是由质子、中子和电子还有很多其他的微粒组成的。”

“不错，物理学家告诉我们中子和质子又是由‘夸克’组成的，那么电子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电子是基本组成单位，是不能再分的。”

“是的，现在大部分物理学家都这样认为，当然随着科学的新发现这个还会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把电子当作基本组成单位，它们也不是由别的东西组成的，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嗯，我们能描述它的属性，比如电子的质量和电荷。”

“是的，你可以描述它们的部分属性，但是你不能告诉我电子由什么‘组成’，因为就目前所知，电子不是由任何东西‘组成的’。‘灵’也是这样，我不能告诉你它是由什么组成——它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存在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它的一些属性，比如说：自我意识，自由选择，道德标准等。这是我们与上帝共同的特性，这些特性让我们和最高等的动物也有绝对的区别。”

小王怀疑了，说：“你怎么那么肯定我们和动物完全不一样呢？或许我们不是由猿猴进化来的，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看起来像一个‘高级动物’。你说黑猩猩没有语言能力，但如若它们能说话，它们不一定会认为我们高于它们，更不用说绝对高于它们。毕竟，猴子也不像人类一样拿炸弹去轰炸别国的人民啊!”

“是的，这正是我要说的，动物之所以不能像人类一样制造机器，是因为我们与它们根本上是不一样的!”何教授叹了口气，说：“把自己当成一个‘高级动物’度过一生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如果这是真的，那生命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对错之分呢？所有的东西都只是天性!”他的目光下垂，摇了摇发色灰白的头，自言自语道：“这个混乱、悲哀时代的人啊，竟需要人说服他们自己不是动物！真是可怜。”他又抬头看着小王说：“无论有的人怎么说，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自己和动物是不一样的，我可以用个日常生活的例子证明。”

人与动物的区别：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

“比如说你邻居家的一只狗，尽管天天都吃得饱，但还从你的厨房偷吃一块肉，你会说：’这不是只好狗！”如果你的邻居，尽管没有物质上的缺乏，却在你的房间偷钱，你会说：‘他不是个好人！’虽然两者都是‘坏的’，但你能区分这是两种不同的‘坏’，不是吗？”

小李赞同，说：“那个人坏，是道德上的败坏，大家都知道他所做的是错的；那只狗所做的虽是你不喜欢的，却是符合它天性的事，你只能说它主人没把它训练好。”

“正是这样，一只狗‘不好’是因为它没被训好，我们不会认为这只狗是在违背道德，也不会给它进行道德教育！如若你看到它的主人教育它说：‘你怎么这么做呢？这是不道德的，无耻的！你要学会怎么做狗’你会有什么感觉？”

小李和小王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其实我看过有人那样教育他们的狗！”小王说。

“是，我们都看到过人这么做--我承认我也这样教育过我的狗一两次——但是很荒唐！给一只狗讲道理实在是对牛弹琴，我们都知道狗完全是由它的天性和所处环境控制的。它没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也不会认为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

“但人就是另一回事了，无论一个人从小受过什么影响，我们始终认为他有一定的道德责任。即使他在非常邪恶的环境中长大，他也还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如果一个小偷的鞋子被他的朋友偷走了，他也会埋怨这是不道德的，这表明连小偷也知道偷窃是错误的。有些人的道德判断可能会受到儿时错误教育的影响，但他还是能够做出道德判断，每个人都能！圣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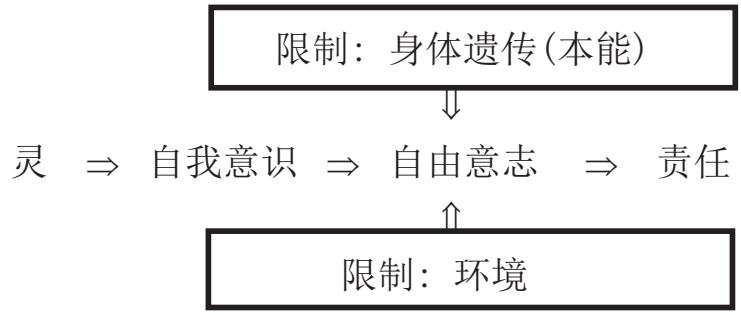
> 你这判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所作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罗马书》2:1 新译本]

每个人都常常判断其他人，连那些被我们看为道德低下的人也不例

外。为什么连一个罪犯也可以判断另一个罪犯？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犯罪，也可以选择做好事。因此，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真正地反思，将不会抱怨任何人，或是指责他们的一些过犯。每一次我们指控他人，都暗示着他们本来有道德判断和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做正确的事情。你想过这些吗，小王？”

小王沉默了一会，陷入深思当中。他属于这个时代，所以他常常说对错都是相对的，人都是凭着本性做事的动物。他回想起前天晚上，室友不经同意借走他的衬衫，还回的衬衫又脏又烂时，他粗暴地大骂了室友一通。他对室友的每一次指责——狡猾、自私、推卸责任——都说明自己认为有一个对错的共同标准，而他的室友有自由选择违背这个标准。这本是如此明显，但对他来说就如同一个启示。

看小王没有回答，何教授继续说：“实际上，我们都相信道德和自由。我们都知道，虽然人无法避免环境和天性的影响，但是环境和天性并不能控制他们。看看这个简单的示意图。



“因为我们有一个灵，所以我们有自我意识，知道自己是存在的。因为有自我意识，我们可以客观地考虑本能和环境所带来的感觉和影响，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出选择。

“一只饿狗看见一块肉时，它脑袋里唯一的反应就是‘饿!’如果没有另一天性的介入，他就会去吃掉那块肉。有的时候会有更强烈的天性介入，比如说‘惧怕!’，因为看到一只狮子正在吃那块肉，那么惧怕的天性就会战胜饿的天性。战胜饿的天性还有可能是被训练出来的，好比惧怕，上次在吃厨房柜台上的肉时，被主人打了。但无论这两种中的任何一种，都说明它是被天性和环境控制的，它没有‘我’的概念，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它也不能先客观地判断自己的

感情或天性，再决定做什么，它不过是在顺从当时最强的天性而已。

“人却不一样，我们饿时，会想‘我饿了’。我们可以将感情和自己区别开来，并做出客观的考虑，然后才决定做什么。我们可能会想‘我饿了，但现在不吃，因为我在减肥’或者‘我饿了，但我今天想禁食祷告’。这和动物关键的区别在于我们能区分‘我’、感情和想法，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存在自由。

“我们的自由选择不是无限的，而会受身体机能限制。”说着，何教授伸出双臂，在身体两边上下摆动，一边摆一边说：“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摆动胳膊，摆啊，摆啊，还是飞不起来!”小李和小王都大笑起来。

何教授也笑了，“我们的身体不是用来飞的，但是在身体机能的限制范围内可以选择,或跑或走、或爬或坐,这种身体的限制来自遗传。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受外在条件的限制，没人能选择出生的地方和家庭。很多农村的孩子虽然聪明又努力，但因家境贫穷而永远无法上高中。但在这个限制内，他们还是可以选择做一个诚实的农民还是做一个懒惰的小偷。

“我现在说的是我们都相信的事：人有一定的行为自由，受环境和遗传的限制，但是在此限制范围内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因为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是道德责任。”

小王越听越不耐烦，忍不住开口说：“你怎么知道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是源于你的灵呢？你又怎么知道动物就不知道它们自己的存在、没有自由选择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些问题。第一，我怎么知道自我意识来源于灵？我能确认这点，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C] 而且我已确信圣经是客观真实的。但我想目前这点对你没有说服力。”

“是的，一点儿说服力也没有，我几乎不确定上帝的存在呢!”

“没关系，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我们假设没有灵，只有物

[C] 《箴言》20:27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探照人的脏腑。《哥林多前书》2:11 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同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 [接下页]

质；没有心，只有大脑，像个电脑一样，这就是你一直被灌输的唯物主义。”

小王不同意了，说：“但是我的老师说——马克思也这么说——物质的大脑引发意识。”

“包括自我意识吗？”

小王犹豫了一下，说：“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从逻辑来看，当然是包括的。”

“好，虽然我绝不这么认为，但暂且这样假设吧，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其实它的结论就是绝望。”

“为什么？”

“纯粹的唯物主义意味着什么？根据唯物主义，我们所有的想法，包括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都来自物质，来自于大脑中的电子化学反应。也就是说你所做的选择仅是大脑在某一瞬间的电子化学反应，就好像电脑屏幕上的显示是在以芯片为‘大脑’的电脑中产生的电子运作反应一样。但是大脑的化学物质来自哪里呢？你大脑的基本结构由你的基因决定，受周围环境输入的信息影响。但是这些都不是你可以选择的，是它们塑造了你，而不是你制造了它们，那么这一系统中的自由在哪里呢？你的想法，包括你的选择都像电脑屏幕上的显示一样，它们对你所处的环境做出直接反应：当你按下 Q 键，屏幕上就会出现 Q。”

“但是人类的大脑不一样。”小王打断道。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活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他们不还是化学和物理反应吗？”

小王沉默了。

何教授继续说：“唯物主义——更简单地说是无神论——导致决定论，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结论了。半世纪前的一个科学家就对这一说法持批评观点：

神的事。［新译本］

> 在没有科学以前，人类认为自己是拥有自由意志的自由个体。而科学给我们的是偶然的决定论，即每一个行为都是大脑应激的必然结果。我们曾认为人的行为具有意义和目的，而现在科学告诉我们这不过是完全由物质元素组成的一复杂生物——物理机器，按照宇宙中机械的物理学、化学定律运作……[32]

当然他在引辞中所谓的‘科学’绝对不是经过证实的科学事实，而仅仅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然而他所说的相当正确——唯物主义的逻辑性结论就是没有‘人类自由’这一样东西。你的大脑不过是一系列十亿年前产生的化学反应，一系列漫无目的的物理原因和效果。

“逆向推理，你曾是个婴儿，在此之前是胎儿，胎儿之前是受精卵。你生长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系列由基因和环境决定的化学反应。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就没可能突然出现像‘自由意志’这类的东西，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一连串受控封闭的物理原因和结果，你昨天做出的所谓‘选择’是由前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导致的，而前天的事又是由大前天发生的事情所导致。如此一来，这一连续的纯物质原因和结果，就是大爆炸时期宇宙形态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这一切都源于大爆炸的话，那么唯物主义合理的结论就是：决定论和宿命论。”

小王越听越不舒服，他挺不高兴地问：“您要说什么？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何教授回答说：“我只想让你感受被锁在唯物主义牢房中的绝望，这样你才会有破门逃出的动力，仅此而已。唯物主义意味着生活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真正的选择，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我们发现这种观念是人类无法接受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有灵，渴望自己的生命和行为都有意义。唯一能够冲出唯物主义牢笼的方法就是要认识到人类有一个自由的、非物质的灵，这个灵可以做出真正的、没有束缚的选择。记得下次问你自己‘我真有一个灵吗？’

“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个物质系统会带有自我意识，从未有科学家或哲学家论证过一种无论多么复杂的物质东西会产生自我意识。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层次上，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概念[33]，

况且，事实上就没可能。‘物质产生意识’是唯物主义无神论毫无根据的信仰，这就像进化论中‘生命源于偶然’一样没有可能。”

小李问：“那么动物呢？你怎么知道它们没有意识？”

“要注意我说的是动物没有‘自我意识’而不是没有‘意识’，狗对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感觉是很敏感的，鱼也是这样，但那不是自我意识。你的狗从来不会引用笛卡尔的话说‘我思故我在’。”

“但你怎么知道呢？”

“一方面，圣经没有任何部分表明动物有不死的、非物质的、有道德责任感的灵，也没有提到动物需要面对审判、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另一方面，你观察动物的行为就知道它们没有灵，还记得我刚给你的狗偷吃肉的例子吗？你觉得它们应该负道德上的责任吗？”

“我认为没有必要。”

“那就是说你认为它们没有灵魂，不然，你就会要求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也不认为它有‘我’这一意识，不然你就会期待它有自由意志，并且能为了让行为合乎道德而拒绝本性。但是动物的行为永远不能超越本性和环境，哪怕是经过了主人的训练。

“你不要把情感、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混淆了，高级动物肯定有情感，但它们的情感不具自我意识。一只刚被主人吼过的狗耷拉着脑袋，它本性上不喜欢‘主人’的不赞成，它大脑中的感觉是‘难过’，而不是‘我很难过’。以后，它的记忆就会把从厨房偷吃肉块和‘主人’的不赞成联系起来，而它对‘主人’不赞成的害怕就会让它不再偷吃桌上的肉了，当然前提是怕得够厉害，这就看主人的训练够不够了。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涉及到自我意识或者灵魂，它的思维中也没有‘偷是不对的，所以我不会再偷吃肉’这一概念，就连‘我害怕，所以我不会去偷’的想法都没有，而只有‘害怕’。而事实上，我们也是这样认识狗的，不然我们会认为狗应该对其行为负道德责任，会因它偷吃了我们的晚餐，而把它告上法庭！”

“我还是不明白你是怎么肯定动物没有灵的？”小李坚持道。

“在现实生活中，我不用说服你，因为你已经承认狗没有灵了。”

“你怎么知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南方人吧？”

“是的。”

“冬天你们认为喝什么汤最健康？”

“当然是……呃……”

“狗肉汤，是吗？”

小李木然地低下了头，表情有点尴尬。

“也许我们已不需花时间讨论动物是不是有灵了，因为我们都认为它们没有。”何教授总结道。

小王说：“很多佛教徒认为动物有灵，而且你也承认它们有感情。那上帝为什么给它们感情呢？那不就是让它们受苦吗？”

“小王，你把我们带回到今天你刚走进我办公室问的问题上来了，这是个人人都会问的问题。如果真有一位全能良善的上帝，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痛苦呢？无辜的动物为什么要受苦？人类又为什么要受苦？”

“是啊，为什么？这似乎和基督徒所相信的有冲突。”

“实际上，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部分。我以前说过，这部分的解释在圣经的第三页。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人是由身体、魂和有自由意志的灵组成的，那就能解答你这个很痛苦的问题了。”

如果上帝是美善、全能的，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邪恶和痛苦？

何教授靠在了椅子上，视线越过孩子的头望向窗外，说道：“上帝是美善的，上帝是全能的，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又把我们放在其中。那么为什么我们周围和自己的生活中还有那么多痛苦呢？难道这就是他要给我们的吗？即使那些生活最快乐的电影明星和百万富翁也还会有痛苦——破裂的关系、破灭的希望、身体的痛苦。而生活最痛苦的街上的乞丐，他们一无所有，遭受贫穷、疾病、残废、他人的拒绝甚至家人的拒绝。为什么世界中有这么多的痛苦？

“即使我们尽可能平顺地度过今生，在生命的尽头总有死亡，真实地思考死亡会令我们内心很空虚。过不了多久，我们肯定会死，再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被遗忘。人的一生看似没有意义，死亡是普遍

的现象，但是我们常常都不会在乎。因为我们不想去面对，可是，最后总无法逃避。

“同时，人类本身就是矛盾的奇妙结合体，他们用上帝所赐的极为奇特的大脑和身体，可以开发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做出最为高尚的自我奉献——比如说德蕾莎修女将其一生奉献于帮助别人、巴斯德坚持不懈地从自然界中寻找治疗狂犬病的疗法。但同时，人类又有些连野兽都不如的残忍暴行，甚至将无辜的人残害致死。大部分人，好比我们，觉得自己是处于两个极端间的灰色地带，但是所有人，即使是那些最优秀的人，也常常违背自己的良心。很多时候，我们要么是明知故犯，要么是懒惰而未尽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罪’。为什么我们心里会这样呢？这些内心活动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小王和小李静静地听着，何教授将目光转向他们，说：“这三样——痛苦、死亡和罪是普遍的现象，使得我们的生活极为痛苦。这样的世界是上帝的本意吗？这个世界中，泰国小女孩被亲身父母卖到妓院，战争的胜利伴随着各样的掠夺、奸淫、残杀；这个世界中，学生在地震后被活活埋在教学楼下，这个世界，每个人最后的结局都是死亡——难道这是上帝本来的意愿吗？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

小王皱起了眉头，表情极为痛苦。“是的，这些就是我不能明白的！若是你所说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糟糕？”

何教授同情地看着他，点着头说：“答案是，你所看到的世界不是上帝原先所造的世界，这是一个被改变了的世界，一个堕落的、被咒诅的世界。而这都是因为人类选择违背上帝，选择犯罪所导致。

“下面就是这个世界的历史，在创造完世界万物后，上帝和人类说话，祝福他们：

> 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29 神说：‘看哪！我把全地上结种子的各样蔬菜，和一切果树上有种子的果子，都赐给你们作食物。30 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地上爬行有生命的各种活物，我把一切青草蔬菜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31 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创世记》1:28-31 新译本］

“起初神所创造的世界‘一切都很好’，没有疼痛、没有苦难、没有疾病、最重要的是没有死亡，这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根本不一样。那时连动物也不会死，而且它们也不吃肉。这本是我们心底所向往，小时候所憧憬的世界，在我们的本性里世界‘本应该’是这样的。

“上帝只给了他们三条规矩，两个积极的：‘繁殖增多’、‘治理这地’，一个是消极的：

15 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和看守那园子。16 耶和华神吩咐那人。‘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17 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创世记》2:15-17 新译本］

他们唯一的禁诫就是不能吃树林里其中一棵树的果子，他们完全可以顺服这个命令，因为还有很多其他食物！这就完全是一个关系到他们自由选择顺服还是违背的自由意志问题。

“他们选择违背神，因而世界就改变了：

1 在耶和华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3 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4 蛇对女人说：‘你们决不会死；5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

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7 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

来，为自己做裙子。

8 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9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10 他回答：‘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11 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12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13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欺哄我，我就吃了。’

14 耶和华神对蛇说：‘因为你作了这事，就必在所有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中受咒诅；你要用肚子行走，一生都吃泥土。15 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16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17 耶和华神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18 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19 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

20 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21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皮衣，给他们穿上。22 耶和华神说：‘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能知善恶；现在恐怕他伸出手来，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23 耶和华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己也是从那里出来的地土。24 于是把亚当驱逐出去，又派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拿着旋转发火焰的剑，把守到生命树去的路。[《创世记》3:1-24 新译本]”

亚当夏娃的选择：认识善恶的两种方式

“这里有几点需要弄清楚，首先试探夏娃的是撒旦，而不是一条蛇。蛇只是一种普通的动物，但和我们今天所见的蛇明显不同，它身体的基本构造从上帝咒诅后就改变了，现在的蛇是靠肚子爬行的。可能过去它的大脑远比现在发达，也许它能够模仿人讲话，就像有些鸟那样。这些只是一些猜测，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要么是撒旦附在蛇身上，要么是他变成一条蛇的样子来诱惑、欺骗夏娃。”

“谁是撒旦？他是从哪里来的？”小王问。

“问得好！对此，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很多学者认为撒旦原来是天使，很可能是天使长。像人类一样，他有自由意志。他后来因为骄傲，做了他诱惑夏娃所做的事——就是要和神一样。而他的下场就是和人类一样落入咒诅，与神隔绝。在极度的怨恨中，他通过引诱人类犯罪来攻击上帝。

“撒旦作的应许多么美好，他说的谎言多么可怕！‘你会像上帝一样！’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永远无法成为自有永有、非被创造的上帝，永远无法成为全知全能。但先是夏娃，后是亚当，都决定要试一试。结果他们和撒旦一样：充满罪恶，与上帝隔绝。

“他们后来的确能辨别善恶，但在此之前，他们在道德认识上如同婴儿。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这在成人看来是不正常的。当时仅有一点可以真的考验他们的道德认识，那就是不能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但他们为什么被禁止吃那棵树的果子呢？”小王问道：“你说上帝赋予人一个灵，让他们有做出道德判断的能力，那上帝为什么不让他们使用这个呢？”

“我相信上帝肯定希望他们使用自己的道德良心和道德辨别，只不过上帝希望他们能像他一样来认识善恶——通过总是选择善。然而他们选择了撒旦的方式来认识善恶——通过选择恶。”

小王不同意，说：“若没有经历恶怎么知道何为善呢？”

何教授摇了摇头。“人们常常这样说，但上帝从未做过任何恶，

而总是为善。他在创造任何东西前就是善的，在撒旦犯罪之前就是善的。他的品性是善的，他就是善。

“并非上帝不希望他们能辨别善恶，而是希望他们能通过顺服而非违背来学习辨别善恶，这样的事情我们每天随时可见。设想一所小学里的两个男孩，他们喜欢玩远胜于喜欢学习，对大学没有任何概念，对工作更是一无所知，他们认为工作是大人们整天做的无聊透顶的事。他们俩都听到一位上了年纪，又矮又胖，留着一头灰发的老师说‘要好好学习，不然你们以后会后悔的！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会考不上大学，也找不到好工作。’两个男孩听见的是同样的信息，一个想：‘尽管比起做作业，我更喜欢玩，但我还是要好好学习，这样我以后能上大学，找个好工作！’他放学回家后就很努力写作业。而另外一个男孩想：‘我不喜欢学习，我更喜欢玩。我才不关心上大学，那不过是更多的学习，而我不喜欢学习，我也不管以后找什么工作。’所以他一放学就出去玩了。

“几年很快过去了，选择不学习的第二个男孩，没考上高中。所以只得找工作，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找到一份工厂地面清洁工的工作，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收入很低。而另外一个男孩继续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找了份不错的工作。

“两个男孩在二十五岁时又见面了，他们回忆起以前的时光，特别对那位小学老教师记忆犹新。那个努力学习的男孩穿着体面，站在自己的车旁，感激地笑着说：‘她说的是真的！当时我只能凭着相信她说的才相信、知道，但现在我亲身体验到如果不学习，以后真的会后悔。’而那个懒惰的男孩则低着头，看着脚上裂了口的鞋子，说‘她说的确实是真的！我当时没把她当回事，但现在我也经历到如果你不学习，以后会后悔。’你看，两个男孩都通过自己的经历，学会判断善恶了，也不再需要谁告诉他们：要努力学习否则会后悔。但一个是通过遵从，另一个是通过违背。

“这和亚当、夏娃是一个道理，他们本可以通过拒绝撒旦的诱惑、顺服上帝的旨意来学习道德判断。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说，但当他们顺服后，就可以从顺服的结果中认识善恶，我觉得这是合理的。相反，

他们选择了通过犯罪来认识善恶，结果是非常糟糕的。”

亚当和夏娃的选择：爱、自由意志和上帝造人的目的

“那么当初为什么要造分别善恶树呢？”小王激动地说道：“如果上帝没有造那棵树，那么人类就会美好而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里，虽然赤身露体也不自知。”

“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何教授答道：“上帝造那棵树，只是为了让亚当和夏娃有机会通过顺服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爱。这就涉及到‘上帝起初为什么造我们’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了。”

“是啊，我很想知道！”小王说。但他还是半信半疑，又补充道：“至少想知道圣经对此是怎么说的。”

“我理解你渴望知道的心，进化论神话显然不能给出任何你为什么存在的答案！但圣经的真理可以满足你的心。要知道上帝为什么造我们，先要问我们能做什么。上帝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两大重要任务。有一天有个人问耶稣：

> 36‘老师，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37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38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39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36-39新译本］

爱神、爱人，这是最大的两条诫命，所以也是我们为什么存在的两大原因，我们存在是因为要爱神和爱人，我们存在是为了爱。圣经说上帝是爱，他三个位格在创世以前就彼此永远相爱。上帝充满爱并且流淌着爱，他创造人是为了爱他们，也被人类爱。”

“这听起来很美，”小王说：“但这和那棵树的存在有什么关系？和禁止他们吃树上的果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棵树是亚当和夏娃表达爱上帝的机会，也许我应该先解释一下我所说的‘爱’，爱就是一个自愿追求他人益处的选择，专注于他人的需要，在乎他人的益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爱情，一种和性有关的感情。这种感情应该有爱，但是很遗憾，常常是没有。所以当激情

减退，爱情所剩下的就是两个人心中的痛苦，因为他们彼此不选择爱对方！

“爱就是愿意选择追求他人的益处，那么亚当和夏娃怎样才能追求上帝的益处？上帝的益处又是什么呢？上帝没有任何需要，因为他本来就凡事充足！那他们怎么表达对上帝的爱呢？只有一件事：他们可以选择心甘情愿地顺服他。

“要记住上帝给了他们三条命令：繁殖增多、治理这地、不能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人类强烈的本能就和第一条命令‘要生养众多’联系在一起，人的身体渴望有性的行为，我们的心渴望有后代。顺便提一下，亚当和夏娃的罪和性没有关系，性是来自命令！第二条命令‘治理全地’也与我们本性的欲望有直接联系，我们对世界充满好奇，渴望了解更多。我们充满创意、乐意建设，通过聪明才智让大自然更美好。然而，遵守上帝第一、二条命令，不需要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爱，也不需要他们追求上帝的好处，因为本性的倾向会让他们遵守前两个命令，做需要做的事。

“但是第三条命令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不顺着他们本性的欲望，既要拒绝他们吃的本性‘因为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又要拒绝他们探索自然并拥有美的本性‘那棵树的果子又悦人的眼目’。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机会通过拒绝自己本性的欲望来表达对上帝的爱，寻求上帝的好处。因为上帝已命令他们别吃，所以他们知道不吃就是寻求上帝的益处。这一块的道德是他们已经明白的，在此他们已经分辨善恶。

“我相信上帝禁止他们吃肯定有他的原因，但至少在理论上，他用什么方式并无影响。问题不在于他禁止他们吃的是什么，而在于他们是否选择顺服，选择爱神。当亚当和夏娃自由选择对上帝说‘不’，对罪说‘是’时，他们就是拒绝爱他了。”

小李表情很严肃，“我有时觉得上帝不给他们自由意志倒好，这样就不会造成现在混乱的局面了！”

何教授摇了摇头，说：“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也不可能有爱。那就只有机器人，而不是人了。他们遵从上帝旨意的方式就好像岩石遵

循重力法则一样——盲目而不经选择。爱是自由选择他人的益处，但如果你没有自由意志，就无法选择！

“举个例子，你宿舍肯定有电脑吧。你可以轻易设定每次开机时，屏幕上就显现一排红字，先是‘我’，后是‘爱’再是‘你’，与此同时，你还可以加上一个女人甜美的声音。”说着，何教授放低声量，浪漫地说道：“我——爱——你！”两个孩子都笑了。“但是你能感觉到爱吗？”何教授问道。

“当然不能。”小王说。

“为什么不能？”

“因为那只是我自己设置的编程而已。”

“非常正确，对于上帝也是如此。他可以很轻松地给人‘编程’，让人顺服他，但那样就没有选择了，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爱。若不是自由就没有爱，若说‘造人时不给他们自由选择意志倒好’就像是说‘你给我冲的这杯茶没有茶叶倒好’。人类没有自由选择意志就不是人类了，因为他们不能爱。

“但只要有真正的自由意志，人类就总可能选择不爱。亚当和夏娃选择不爱，而是违背，这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后果

> “8 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9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10 他回答：‘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11 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12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13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欺哄我，我就吃了。’［《创世记》3:8-13 新译本］”

“上帝‘在园中行走’是什么意思？”小王问道：“我记得你曾说他是没有身躯的。”

“他当然没身躯，但圣经记载有时上帝会暂时以一个身躯的样子出现，明显这也是为了更好和亚当、夏娃沟通。对于创造身体和物质的造物者来说，暂时成为一个身躯的样式或者在亚当、夏娃的头脑中创造出一个形象并不困难。

“这里最重要一点是看亚当、夏娃对上帝来的反应，很显然他们曾经常与他一起在园中交谈。他们最大的快乐就是告诉神自己一天所见所行，并问他问题。但是这次，他们跑去躲起来了，就像一个小孩打破了爸爸不允许他玩的花瓶后，听到爸爸的声音就急忙躲起来一样。”

“那神为什么还要问他们有没有吃树上的果子呢？”小李问。

“他不是为了知道原因而问，”何教授解释道：“这就像一位家长在另一个房间，远远看到孩子把花瓶打翻，进来问：‘这是怎么了？’不是要知道到底怎么了，而是期待孩子能够承认错误，但多数的情况都是，孩子躲在墙角里说‘我不知道，花瓶自己倒了!’。亚当和夏娃就像是犯错的孩子，他们没有否认自己吃了果子，但都尽可能推卸责任。亚当怪夏娃给他吃，也怪神给他造了这个女人，而夏娃就怪蛇。他们的本性已经堕落了，他们都想怪罪别人，给自己找借口。”

教授顿了顿，叹了口气说：“从此，人类就是这个样子了！犯了罪，就用无花果的树叶遮掩自己的羞耻，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最重要的是总在躲避上帝，躲避这个爱和幸福的唯一来源，因为他们惧怕他的公义和愤怒。”

何教授冷静地看着小王，说：“说真的，小王。在你内心的深处，你非常渴望得到天父上帝的爱。他创造你时就给了你这个渴望，除非你认识他，否则这个渴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我们躲藏在树丛中度过一生，忽略神，甚至还假装他不存在。而这带来的唯一后果就是时间越长，我们越痛苦。并且到最后，我们还是会被拉到他的面前接受审判。”

审判和咒诅

“14 耶和华神对蛇说：‘因为你作了这事，就必在所有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中受咒诅；你要用肚子行走，一生都吃泥土。15 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16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17 耶和华神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18 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19 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

是人的灵魂和身体分开，身体腐烂成泥土。这本不属于上帝起初的计划，他起初造宇宙时，人类不会死。死亡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最不自然的现象，那是咒诅的后果。

“虽然亚当和夏娃的身体在他们犯罪后很多年才死，但从被上帝咒诅的那时起，他们的身体就开始衰退。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死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了。

“思考身体的死亡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灵魂的死亡，当我们的身体死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了，而只是失去功能，没有生命了。而当我们的灵魂死后，他们同样会继续存在，只是不具备功能，失去了存在的目的。人类被赋予灵魂就是为了可以和上帝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但当亚当和夏娃选择违背时，就破坏了这个关系。他们一犯罪就害怕上帝，想要把自己藏起来，从上帝面前逃走。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内疚，同时也惧怕上帝惩罚。他们不能再把上帝当作一位仁慈的父亲了——即使他仍然爱着他们。和上帝隔离，他们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全部意义。

“上帝已经警告过他们‘你们吃的那日必定死’，确实，他们那天就死了！他们的灵魂死了，不久他们的身体也死了。”

人类堕落的物质结果：大自然被诅咒

“那么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死呢？”小王问道：“亚当和夏娃死是为他们的罪受惩罚，但我们现在为什么都要死呢？甚至有时那些无辜的婴儿都死了，这看似很不公平啊。”

何教授沉重地点了点头：“亚当和夏娃犯罪的后果比我们想象的严峻得多，甚至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范围。要知道，他们当时可是有权治理整个物质世界的：‘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所有生物。’[《创世记》1:28]当他们选择犯罪时，他们就把这个世界一起拖下水了，咒诅不仅仅临到他们两个。上帝说‘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创世记》3:17]，因此全地都被咒诅了，扩散到整个宇宙。最终给亚当、夏娃带来死亡的这个咒诅，把整个宇宙的自然规律都颠覆了。要知道，他们的身体也和动物的身体一样是由普通的物质组成。在大

自然发生的变化如果会导致人的身体死亡，也会导致其他生物死亡，这个咒诅从最基层开始起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宇宙和上帝刚造的那个宇宙已经是天差地别了。当你想到这个世界中的痛苦时，不要忘了这个。

“举个例子，诅咒的一个后果就是突变的开始，尤其是那些恶性突变。[34、D] 突变是原本完全基因中的一个错误，会导致很多畸形甚至致命的先天性残废，癌症也是突变导致的。

“突变也很可能是大部分甚至所有传染性疾病的最初来源，原来所有的病毒和细菌都是无害的，即使今天大部分的这些也是无害的，甚至是对人体和动物有利的。但是在上帝的咒诅后，病毒和细菌就开始突变了，一小部分就变成能导致疾病的。注意，这是原本完美状态的一个负面变化。这和我们肠胃里的益生菌不同，有害的细菌会持续突变直到令它们赖以生存的附着体死亡！这绝对不是一个‘进化论的进步’！

“除此之外，动物的行为也改变了。上帝咒诅世界后的某一时间，可能是挪亚洪水后，有些动物开始吃肉了，有一小部分成了单单吃肉的肉食动物。而实际上，即使是在今天，也没有哪种动物是不吃肉就活不成的。”

“这个很不合理啊！”小王反对道：“你看狮子的牙齿，明显是专门用来捕猎的。”

“也许是吧。”何教授承认道：“也可能是在上帝咒诅了世界之后，他就改变了一些东西，比如说狮子的牙齿。但看看大猩猩的牙齿，你觉得它们的牙齿是用来吃什么的？大猩猩看起来像个很凶猛的肉食动物吧，而其实它只吃水果、树叶、树干、树根和少量昆虫，昆虫仅仅占它们食量的 2%至 3%。[35] 你无法从它们的牙齿看出来它们是不是

[D] 我们所谓的一些突变其实是专门引发变异的机体，举个例子，有些细菌的食源被剥夺或者被放在一个不一样的环境中时，它们就有意地引发基因中的一个部分“突变”或者以异常快的速度产生变异，产生新的基因变异，而这个基因变异本来就带有可以使这个细菌生活在新环境中的功能，但在此之前，这个功能是不能用的。这个一般叫做突变，但更好理解为：它是一个可以对
[接下页]

大猩猩看似凶恶的牙齿，但他的牙齿大部分只用来吃水果、树叶、树干和树根。注释 1。

肉食动物。”

“但是无论怎样，”小王坚持道：“有些动物没有肉是不能生存的！”

“比如说，狮子吗？”

“当然！”

“曾有一只母狮子在1946到1955年间是由人工饲养的。它长大后体重有160公斤，并且活了九年。它吃的是谷物、牛奶和鸡蛋，从未吃过任何肉类。若给它的牛奶里混入了哪怕一滴血，它都会拒绝进食！[36] 而且它不是唯一的素食狮子。1990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只母狮子，在出生后的七年内仅仅吃生面团、番茄酱、奶酪、土豆和蔬菜。[37] 后来它被转移到了一个动物园，它很快可以开始吃肉——但是显然它不需要靠食肉生存。也许不是每一只狮子都可以这样生存，但那只能被认为是一种退化，因为显然靠素食为生而不是单单食肉会成为它们生存的一个优势。仅仅食肉是咒诅后一个退化的例子，原本它们具备不吃肉就能生存的能力，但现在看来大部分的狮子都丧失了这种能力。

“同时，也有很多我们认为不猎食，甚至不食肉的动物，在把肉类加入它们的食物中——好比 1992 年，在四川发现熊猫猎食山羊；2002年发现绵羊吃一只小鸟。[38] 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基因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一些不食肉动物怎样食肉，变成肉食动物。在世界的起初，没有动物是食肉动物。

“整个宇宙，不仅是有生命的被咒诅了，连无生命的都在咒诅之下。按照上帝初衷创造的世界没有地震、海啸、干旱、台风等，自然

已存的变异进行选择性表现的专门机体。查看注释34。

灾害是咒诅后的一个改变，不是上帝的初衷。

“这些后果已经足够严重了，但我们心中的痛苦要比这些更为严重。”

泰国是拉差老虎园的老虎与猪生活在一起。注释 1。

人类堕落带来的心理影响：人类的本性变为恶

“当亚当和夏娃选择犯罪后，他们的本性就由原来的善变为恶。结果是，他们所有的后代不仅继承了身体上的死亡，同时也继承了罪恶的本性。这至少意味着人类都有一个犯罪的倾向，因此我们常常觉得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很容易，但是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就很难。人类生来就是这样。”

“我一直以为婴孩是无辜、纯洁的，后来是受社会影响才开始堕落的。”小王反对道。

“这是个很常见的说法，但是个神话。任何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不需要教小孩去抢别人的玩具，去打别人或者是去撒谎，孩子很早——不到两岁就已经知道这样做了！社会堕落是因为人本来是堕落的！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人类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当这些好人组成社会时，他们就会相互扶持做善事，社会也因此是好的。如果一粒糖是甜的，那么一堆这样的糖放在一起就会更甜！如果人本性是善良美好的，那为什么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如此痛苦呢？

“想想你自己的心，当你听到一条规矩或一个约束时，你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抵抗它，或者是怎样避开它。虽然我们常常掩饰，但我们就是有一个反叛的本性！比这更严重的是，你做过一些希望自己从未做过的事，你为这些事情羞愧，不愿它们为人所知，不是么？”

小王的视线下垂，何教授没有说话。“但是谁没有过呢？”小王

终于开口说道。

“每一个人都有过——因为我们本性都是恶的！要克服自己的惰性、自私、不诚实、欲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难。这些都是我们心里的倾向，是我们的罪恶的本性。但是我们常常顺着这些倾向，那就是我们的罪了！

“我们的本性就倾向于罪，而且我们还选择犯罪。结果就是人类常常选择恨恶、撒谎、偷盗、压迫、欺骗、杀人和侵略等。这些无论是在人与人之间，还是在国与国之间都常有发生。

“因为这个世界和我们的身体都在咒诅之下，所以这个世界肯定是有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因人类不断地选择犯罪而大大加增了。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现实，就会发现我们里面是罪恶而周围是痛苦。我们常常觉得生活毫无意义，生命毫无希望，并且在这一切之上笼罩着死亡的乌云，我们惧怕死亡，但又无法回避。

“但还有比死亡更严重的。”

罪所导致的属灵后果：与神隔离、地狱的惩罚

“因为我们自己选择犯罪——不是亚当、夏娃的罪，而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就与神隔绝了。

“一方面，我们本性上厌恶神，并且心里也知道自己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我们怨恨他‘高不可及’的要求；厌恶他希望掌管我们的生命；拒绝他，宁可去拜偶像--那些人手所造的神，或者是其他类似的东西。我们选择无神论，一种和拜偶像一样的理论，并把盲目、偶然奉为‘创造者’。

“另一方面，神与我们隔绝。虽然是他创造了我们，他却不认我们为他的儿女，也不愿听我们的祷告。他任凭我们走自我毁灭的道路，通向死亡。

“最可怕的就是：最后，我们的灵魂都会被扔到地狱里。在那里我们要承受自己罪有应得的惩罚和痛苦，直到永久，这就是灵魂死亡的最后结果。”

公平吗？

“这个很不公平啊！”小王激动地说：“亚当和夏娃犯罪，我们就要继承一个受咒诅的身体；亚当和夏娃犯罪，我们就要继承一个邪恶的本性。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的罪而受苦？为什么要因他们的罪而受罚？”

何教授平静地回答道：“我们首先要区分他们犯罪的后果和因为犯罪所受到的惩罚。你出生在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有一个必死的身体，这些都是亚当、夏娃犯罪的长期后果。但这不是惩罚；惩罚是与上帝隔绝，死后下地狱。我们只会为自己的罪受惩罚，而不是为别人的。我们承担亚当和夏娃犯罪的后果，但不用承担他们的惩罚。可是在你看来，他们的选择影响到我们还是很不公平，是不是？”

“是啊，非常不公平。”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了‘我们父母的行为肯定会影响我们’这一不可避免的原则。上帝创造了家庭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追求他人的益处。要彼此相爱，我们必须能够互相影响。但如果我们能够带给对方好处，也能够带给对方害处。父母能够给我们带来益处，但同时他们的某些不良影响，也会给我们带来坏处。那举你自己为例，我知道你现在上大学，那你的父母和这有关系吗？”

“当然有了，他们肯定是有功劳的。他们供我上学，鼓励我学习。”

“是，那很重要。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好了，而原因就是缺少父母的教育。如果你的父母没有很好的照顾、教育你？”

“那我可能就上不了大学了。”

“是，那是不是你在出生之前行了什么善，所以可以遇到这么好的父母，得到这样的帮助？”

小王只是笑着，“我不信佛，”最后，他说道：“我不相信转世。”

“我也不相信，你什么善行都没有就遇到了这样的父母，那你心里一定很内疚吧！毕竟，你从父母明智的选择中获益不也不公平吗？但你并不觉得这不公平，不是吗？”

“是的，我没有觉得不公平。”

“那你就是承认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父母选择的影响了，我挺

赞同父母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他们若做错了选择，他们也有错。我确信亚当和夏娃在过后的年日中，看着自己罪的后果在他们后代中产生的影响更是内疚。但是你想，如果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我们可以爱邻舍如自己的世界，那么也必定是一个我们所做的会彼此伤害的世界，这对于我们的孩子尤为如此。”

小王还不满于这个回答，他问：“上帝有什么权力创造这样一个世界？他又有什么权力创造我们？我觉得他很自私！”

“为什么？”

“嗯……你说他是全知的，不是吗？”

“是的。”

“难道他原本不知道这些人会选择犯罪而且还要受苦吗？”

“是，他知道。”

“那他在已经知道结果会是这么糟糕的情况下，还创造人类就很自私，因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爱！”

何教授平静地点了点头，说道：“现在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反对，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把自己当成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了！针对你指控‘上帝是自私的’这一点，我有三点要说。

“第一，我们无法想象上帝比我们大多少，我们饭前洗手时从来不会考虑是否干犯了手上的细菌吧，虽然它们也有和我们共享的方面，好比 DNA、新陈代谢等，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要比它们高级得多，我们的想法比它们的生命还要重要。上帝超越我们的程度，远比我们超越细菌的程度高，他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我们：

> 你们颠倒事理了！窑匠怎能被看作泥土呢？被造的怎能对造它的说：‘他没有造我’？制成品怎可对制成它的说：‘他不聪明’？……那与他的创造主争论的，有祸了！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片瓦片，泥土能对陶匠说：‘你在作什么？’或你所作成的说：‘他没有手’吗？[《以赛亚书》29:16、45:9 新译本]

我们如何超越泥土，他就如何超越我们。我们和他顶嘴，就真是愚蠢的狂妄自大。但因为你还未明白他超越你何等远，所以你可能觉得这

些没有道理。”

“是。”小王轻蔑地说：“他创造我们，又把我们当作一些破烂的瓦盆，那才是狂妄！”

何教授难过地点点头，说：“是，那是因为你还不明白自己多么渺小，而他多么伟大！但我的第二点可能会对你有多些帮助。

“你要记着，你正在用上帝给你的大脑来指责他创造了这个大脑。你认为他创造我们是不公平的，是自私的，但这就是一种道德判断，本质上意味着你认为上帝没有爱，你认为他没有寻求我们的益处，并且你觉得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但你做出道德判断的立场在哪里？神把你造成一个有道德良心的人，但这道德良心就好像一把没有量度痕的米尺。这把空白的米尺需要一个在它以外的人来标上标准的尺寸后，才能量任何东西。你有能力判断对错，但你需要一个判断的标准，而你唯一绝对的标准就是上帝的属性。这就是定义好与坏、对与错的标准。如果你说上帝是‘坏的’，你就拒绝了‘好’的唯一标准，那你就无法做出任何道德判断了！但你好像对自己判断对与错的能力很自信，所以我恐怕这个也不能说服你。”

“非常没有说服力！”小王断言道：“我认为上帝违背了自己的标准。”

“他从不违背自己的标准，只是你还未能明白。我还有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要说，这一点至少可以说明上帝在创造人类时是不自私的，也不是没有爱的。你还记得圣经上说的吧：

> 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记》3:15 新译本]

这个应许就是射入黑暗审判庭中的一束亮光，也是第一次对福音的预言。如同上帝宣布咒诅那样，他也说了，有一位要来——女人的后裔，一个人类——他要将蛇，就是撒旦带给人类的灾祸解决掉。这就是‘要伤你（撒旦）的头’的意思。但为此，他要付上极重的代价，这就是‘（撒旦）伤他的脚跟’所指。”

“那就是耶稣了！”小李说。

“是的，耶稣。”何教授赞同道。“小王，我知道你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白，但是耶稣就是上帝自己变成人类来到世界上，从此我就可以证明上帝不是自私的。上帝确实预先知道人类的堕落和要受的痛苦，这点你是对的；上帝也确实按照自己的意识创造了我们。但是你看，上帝也是预先决定要亲自来到这个被咒诅的邪恶世界，带着一个必死的身体过人的生活，遭受极重无比的痛苦，牺牲自己使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要得救。你也许无法理解上帝是多么的伟大以致他有权创造我们，但当你看到为要从罪的后果中拯救我们，他所愿意付上的代价时，你就不可能怀疑他对你的爱！”

长长的沉默，他们三个都一语不发，只是盯着桌面。最后小王抬起头来，说：“我听说了耶稣为人类死于十字架，非常感人。但是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呢？”

何教授灿烂地笑了。“如果你下次还愿意来，我们可以继续看看证据啊。”

小王轻轻地点了头，说：“我会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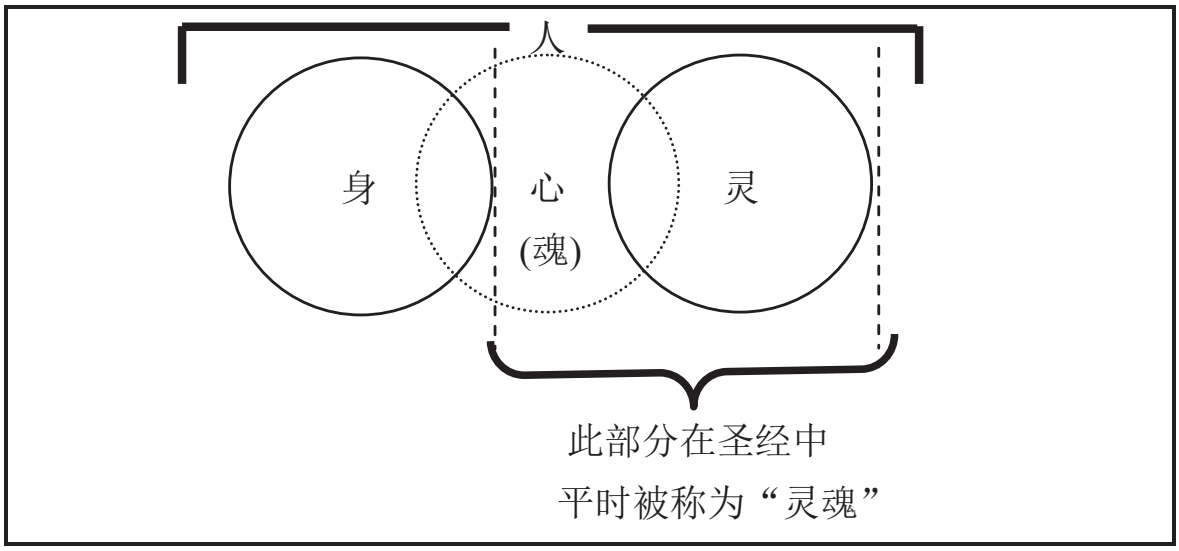
附录 2-1：圣经中“魂”和“灵”的使用

在上面所绘制的灵-魂-体图表中“魂”与“灵”是分开的，这可能有些出乎人的意料。大多数时候，圣经中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但是有几个地方，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举例说：

>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和合本]

>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12 和合本]

当我们谈到魂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包括身-魂-灵图表中，右边的所有部分。



圣经常常用“魂”来表示人类的非物质部分，这就包括了图中大部分的“魂”圆圈和所有的“灵”圆圈。

圆圈里标有“魂”的部分和“灵”、“体”的部分有相互重叠的部分。这反应了一个事实：至少现在是不可能知道神经系统的运作到哪一步结束，抽象的‘信息分析系统’是从哪一步开始，我们也无法知

晓我们精神的魂和属灵的灵的界限。

在上面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写：神的道可以辨明‘想法和动机’，可以辨明“魂”与“灵”。但是这里有可能是指我们的思想意识（“想法”、“魂”）和有时隐而未现的一些邪恶的意念（“动机”、“灵”），这由我们的灵所决定的。神的道（话语）可以将我们灵里不愿意承认的隐藏动机揭露出来！

[1] 图片出处:
猴子到人“演变”图：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艺术家塑造的皮尔当人模型：talkorigins.org/faqs/piltdown/rutot.gif
皮尔当人的下颚骨碎片：creation-facts.org/scientific-law/scientific-hoaxs/
皮尔当人头骨碎片：图源不明
尼安德特的笛子残片: 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PiscalDivjeBabe.jpg
之前的尼安德特图：*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09
所发现的‘内布拉斯加人’的牙齿: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June 24, 1922
艺术家对‘内布拉斯加人’家族的重现: 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Forestier_Nebraska_Man_1922.jpg
Chacoan peccary：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Catagonus_wagneri_1_-_Phoenix_Zoo.jpg.
辽宁古盗鸟（Archaeoraptor）：creationwiki.org/File:180px-Archaeoraptor.jpg
艺术家重组的‘辽宁古盗鸟’:
nationalgeographic.com/events/99/feather/archaeoraptor.html
‘露西’骨头：CC-BY 120 en.wikipedia.org/wiki/File:Lucy_blackbg.jpg
‘露西’复原品：AiG
一串 Laetoli 脚印: 经 Tim Evanson 授权使用
flickr.com/photos/23165290@N00/7282890542/in/photostream/
一个 Laetoli 脚印: 以下图片局部，经 Tim Evanson 授权使用，
flickr.com/photos/23165290@N00/7282890638/in/photostream/
人的脚印和黑猩猩的脚印:AiG
Kanapoi 胳膊肘 KNM-KP271:
bspu.unibel.by/teacher/Maliugin/Ancient1/Ludi/Anamensis-tibia.jpg
Olduvai 石质工具: PUB-DOM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ritish_Museum_Olduvai_handaxe.jpg
大猩猩看图片：维拉冈国家公园授权©Virunga National Park,flickr.com/photos/gorillacd/3794874682/
泰国动物园老虎和猪共同生活：*Creation* magazine. 27(3) Jun-Aug 2005 pp28-29.

[2] Anderson, Daniel. “Decoding the dogma of DNA similarity” 6 June 2007 creation.com/decoding-the-dogma-of-dna-similarity

[3] Bergman, Jerry and Jeffrey Tomkins. “Is the human genome nearly identical to chimpanzee?—a reassessment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reation* 26(1) 2012:54-60.

[4] Bergman, Jerry and Tomkins, Jeffrey and Jerry Bergman. “Genomic monkey business—estimates of nearly identical human-chimp DNA similarity re-evaluated using omitted data.” *Journal of Creation* 26(1) 2012:94-100.

[5] Tomkins, Jeffrey. “New Research Evaluat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Human and

*6 W 0 W8 'fAñ > 9 0 } KFP k

& K L P S D Q] H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3 L W W V E X U J K 3 $ & U H D W L R Q 6 F L H Q F H) H O
6 D Q I R U G ' U - R K Q & * H Q H W L F (Q W R S \ D Q G W K H
1 H Z < R U N) 0 6 3 X O L F D W L R Q S G ç É F 3 A ê * 'å
> * 4ô,´ •0 Ê ¡ L ûB: *(x/n È ¤ 81\ (x ×1\ N¥ Ä
³ % D W V D Q G K R U V H V J H Q H W L F V \ 6 X U Q D O V 8 (' L W R U
Z Z Z Q H Z V F L H Q W L V W F R P D U W L F O H G Q K X P D Q
P O <?ñ Ö + L G H Q R U L 1 L V K L K D U D 0 D V D P L + D V H J D Z D D
³ 3 H J D V R H D Q X Q H [S H F W H G U H Ø H D G H Q \ W O D G F N L Q J
U H W U R S R V R Q A S X Q H U W L R Q V Ý R O Q R D
Z Z Z S Q D V R U J F R Q W H Q W I X O O
% H K H 0 L F K D H O - ' D U Z L Q V % O D F N ‰ R [(Y R X % L R F
) U H H 3 U H V V 3 J
+ X E O L Nature - - D Q X D U \ 3 J T X R W H G L Q 1
Eœ E8 : H O O V - R Q D W K D Q L R Q F R Q V H Q I (Y R X W K " 5 H J
3 X E O L V K L Q J , Q F 4Ö / … g 1 D ßÉ F FAê,´ S ÿ ü ü0 –F _
/ŽB Ê] - ·6„ *(x/n È ¤ 81\ (x ×1\ N¥ Ä
* H H + H Q U \ , Q 6 H D U F K R I ' H H S 7 L W R D % 1 H Q G W K

第三章：地球年龄、化石记录和挪亚洪水

一个星期以后，小王和小李回到了何教授的办公室，他们进门时正起劲地争论着。

“下午好！”何教授站在那张总是铺满书籍的书桌旁，很高兴地向他们打招呼，并问道：“你们正讨论什么呢？”

小王点头示意打招呼后就马上进入状态了：“何教授，这几天我都在研究上次讨论的相关内容。不得不承认，我现在算是接受智慧设计说了。但是对于圣经的创造论，我还有很多的疑惑。科学家在岩层中发现的化石不已说明了几亿年的进化过程……”

小李插话说：“何教授，我告诉过他了，是上帝利用进化这一过程！进化不过是上帝的工具而已。”

小王摇着头说：“这太荒唐了！我读过《创世记》，没有任何关于进化的描述。化石记录显示的进化是一段漫长而血腥的生死的挣扎和更替。如果进化存在的话，就不需要上帝这位创造者了！”

“还是需要创造者的！”小李反驳道：“生命不是源于自己，动物也不会无故变成其他的物种，还是需要上帝来推动进化的，这是何教授已经论证过的。”

“如果进化的幕后真有一位上帝的话，那他不但残酷而且草率。化石记录和伊甸园的故事可是天壤悬隔呀！”

小李勉强自己看起来耐心而智慧，他说：“你需要明白如何诠释圣经，”但他又不自觉地有些高高在上：“《创世记》中，从创造天地的故事到挪亚方舟的故事都是用于教导属灵的事情的……”

“换句话说，那都是神话传说！”小王一针见血地反驳道。

“我没说那是传说！”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嘛！如果你的圣经从第一章就是神话传说，我为什么还要相信？”小王一边说一边转向何教授。

一直静静地站着看着他们争论的何教授开口说：“你们俩各说对了一半。小李，你说进化不可能没有外来干预而自发地开始，这没错。生命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不同物种更不可能凭空出现。一定是有一

Z F X ËGÿ È 0 Z/Ž È • ¯ ¦ +O Ä v _ ?)» •"ÑKI È ² ÌF FAê _
-O Î,´ ÈFÓ x ×+O+O - Ã Ø Ø+O -F F,´/Ž a = _ S4ÿ] p ÿF ,´ :
M ¶ ÄF FAê ¼ S4ÿ _ =7-5 8,´ Ä
v _ þ 0 s ¤*6Aê ÿ Day-age Theory ø > x@ Gú ' Û ?
~0û £ ýL Ö É K FAà Ê1\ 01],´ • Y KFP ¦ Î _ `*3 ¶ "] •
Z & O,´5Y ¡ È!ÿ Z & OG- &5 ¶ ¸K¯,´ 0!å &L$ Ä ý!“ È : M-I]
,´ &L$ ¼ A _ = 0 g,´ Ä S4ÿ] É-p Ö

¶ ¾ ´ , ¢ Ñ ¹ ¦ , â ¶ š ! } h d
/ „ - " ¢ ¢ " „ - d > w ” à x 3:8 £ Ý Ñ 4 @

þ!” • -; * È 0 Y7- >˜ s È+J8# ,® 7 ¤ Ä
?)»)!” ¤CÓ • •,´ g € ÈEœL Ö … ‰ ¸ È ØB$ ' Û

A 7- V º S4ÿ ¼F FAê F,® 7 ¤,´ &L$-(5 8 Û

… ‰ ¸Eœ A ? ~ È$Y `B$ Ö ? ~ È A. Fƒ ¸ J êG- J+XF 8²
4ÿ · Œ j S4ÿ ¼,® 7 ¤-(5 8,´ O Ä v € EF g,´@ Gú = O UBX Ä
• ¼ ˜7a/ë ¶ J } p E+X4ÿ ·,´ : ; · ÈFÓ8²4ÿ ·AâF ,´ _/Ž,´ Ž
W Ä = Ž ¾ A F ZCXGÿ 7-Gÿ &L$ 0ªL$,´(™CX · É È p)
&L$,´4ÿ ¶ ¼ A _ = 0 g,´ Ä ˆ X ¾ &L$ { F Ä v _ É K FAà Ê
,´1\ 01 AâF ,´ _ +O X A ,´ · É] È`*3 :,´ 0 Ë » õ ÄF 8²4ÿ
·"Ñ 95 + … X É K FAà Ê] Î Ð &L$,´ ‰ ` Ä
? ~ 1„ Ö È £ ¯FÓ8²4ÿ ·"Ñ 95 * $ J &L$,´ ‰ ` È v ²
Ì •!“.ž `@ Gú È •F _ 6 É K FAà Ê ¼F FAê5 8,´ ÈF • =
J 9 â0± Ä
F • ¶ ?)»,´ b1A È v … ‰ ¸F _$Y ¼ `L Ö _ G ÛFÓ 7-
• ^ A*6@ 0 ; ¶ Ä B$-p … ‰ ¸ 0 û6+ 0 Z “ x æ È ® * ¶ 0
Z · & i Ä F°B' T Z ™ € $-p ,´ | € € ¶ ; • Ä F Gü 9 0 P ?
.>˜ È º É K FAà Ê],´ KFPNª ¿ ¼ P5 F FAê F.#Aà …,´@ Gú Œ ¶

“这正是我的问题!小王激动地说激

史记录和‘地方性洪水’是无法折衷的。”

何教授再次翻开他残旧的圣经说：“首先，显然这里描述的是一次全球性事件：

> 耶和华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无论是人或牲畜，是昆虫或是天空的飞鸟，我都要消灭。看哪，我要使洪水临到地上，消灭天下的生物，就是有生气的活物；在地上的都必定要死。’[《创世记》6:7、17 新译本]

> 水势在地面上越来越大，天下所有的高山都被淹没了。水势浩大，比众山高出七公尺[原文作：十五肘]，山岭都被淹没了。凡有生命仍在地上行动的，无论是飞鸟或是牲畜，走兽或是在地上滋生的各样小生物，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仍在陆地上，鼻孔里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耶和华把地上的所有生物，从人类到牲畜，爬行动物，以及空中的飞鸟都除灭了；于是，这一切都从地上消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挪亚一同在方舟里的人。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创世记》7:19-24 新译本]

注意这些用词：‘凡有生命的’和‘天下所有的’。从此可见，这里描述的是一次全球性的毁灭。这一段从头到尾都是在重复强调住在全地上的所有有气息的生物都死了。这很明显不是一次地方性洪水！”

“再明显不过了！”小王同意。

小李还是有点不服气地说：“但是我听说这里指的是当时人类生活地区的所有生物，仅仅在美索不达米亚。”

小王哼了一声，表示不同意。但何教授还是和蔼地说道：“只怕这个解释不符合对挪亚洪水深度的描述。据记载，当时洪水没过高山 15 肘，即：5 至 10 米……”

小李打断了何教授：“但是我听说，那指的是洪水掩盖了挪亚所生活的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小山包。”

小王翻了个白眼，大声叹了口气。

何教授仍然平静地说：“是的，即使这个和圣经完全不一致，但

图为想象的能够淹没“天下所有高山”（《创世记》7:19）的‘地域性洪水’，可见其荒唐。注释1。

还是有些人会这样说。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洪水淹没的地方不过是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最高的山，那么要淹没这些山，洪水肯定超过100 米深，100 米已经是非常保守的假设，甚至有些不太合理了。水淹没了几个月。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如何留得住这些水呢？水往低处流，很快会流到其它地方，然后流进海洋——不可能在那里直立几个月！

“事实是：正如圣经所记，地球上的高山都被淹没了。当然那些山很可能远低于现在的山脉，因现在大部分的山似乎都是在洪水过后才隆升的。但这仍然表明海平面要比大陆高出几百米——那意味着一次全球性洪水。

“最后考虑一下洪水过后发生的事情。洪水几个月后才退下——实际上，几个月后，比较矮的山才露出山顶。

>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继续消退，直到十月；
> 到了十月初一，山顶都露出来了。[《创世记》8:4-5 新译本]

挪亚洪水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一年中的头 150 天后，方舟在亚拉腊山上的一个高峰停留。这肯定是当地的一座高山，因为两个月以后周围的山峰才变得可见。这绝非一次区域性洪水！”

小王又有些不耐烦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他略带生气

地问小李：“圣经中的记载显然就是一次全球性洪水。你要不相信要不否认！”

小李默默地怒视他。

何教授替小李回答了小王：“很多虔诚的基督徒都被蒙骗了，以为地质学已经证明没有发生过全球性洪水，所以他们试图用区域性洪水的观点将这些错误的‘科学’证据同圣经相协调。但是事实上，除非完全曲解《创世记》的意思，否则就无法协调。小王，我知道这些可能令你烦闷，但是为了小李的缘故，我还要再说几点。

“如果洪水是区域性的，上帝为什么还要挪亚建造方舟？让他离开将要发生洪水的地方不是简单得多吗？你还记得上帝对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审判么？为了救罗得，上帝就告诉他离开会受到影响的地方。

“还有，上帝为什么要挪亚带这么多动物上船？充其量，他仅需把当地的动物带上。他肯定不需要把能够呼吸的每一种动物都带上这艘大船。

“但是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挪亚洪水是区域性的，上帝就说了谎，因为他没有遵守诺言。你还记得洪水过后，上帝的诺言吧。

> 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创世记》9:15 和合本］

如果这个承诺是不再有破坏性的局部洪水，那么这个承诺就没有兑现！因自那以后，发生了无数次局部洪水，毁灭了千万人。很明显作者的意图不是指局部性洪水不会再发生！”

小李沉默了，脸色阴暗地说：“我从未从这个方面考虑过。”他最终承认道。

小王看着他，静静地摇了摇头。然后转问何教授：“圣经的记载很明显是一次全球性洪水。但是这个可信吗？一个方舟怎能装下那么多动物呢？”

方舟怎么装得下这么多动物？

“这个问题问得很合理，”何教授赞同道：“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涉及三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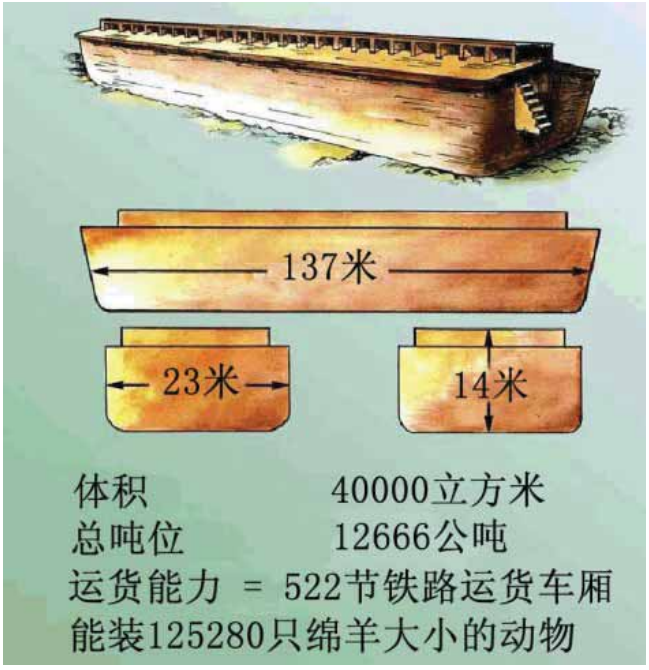
1. 方舟上都多少空间？
2. 方舟上有多少动物？
3. 这些动物需要多少食物和其他东西？

在约翰·伍德莫利普（John Woodmoreappe）的著作《挪亚方舟的可行性研究》中有目前对方舟最为透彻的分析。[7] 伍德莫利普从各个角度对方舟进行了调查：可使用的空间、所需要的食物和水、粪便的排泄、所需要的人工劳动和其他许多因素。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为详细的信息，我建议阅读他的著作。我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大部分都是基于他的著作。

“我们都见过卡通版的方舟，狭窄而拥挤，长颈鹿把脖子顶出甲板，这看起来很荒唐。这些卡通看起来的确很荒唐，但事实是另一回事。挪亚的方舟大概长 137 米，宽 23 米，高 14 米。里面有三层，内部的总空间大概有四万立方米。据计算，这个空间超过五百辆标准铁路货运车。从此看出，其实方舟的空间很大！

“那么方舟上有多少动物呢？圣经记载上帝命令挪亚将每一种

挪亚的方舟非常庞大。这和一般卡通漫画中看到的小而挤满了动物的可爱方舟完全不一样。注释1。



能呼吸的居住在地上的动物带两只进方舟。

> 所有的活物，你要把每样一对，就是一公一母，带进方舟，好和你一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所有爬行的动物，各从其类，每样一对，都要到你那里来，好保全生命。有生命、有气息的，都是一对一对来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创世记》6:19-20、7:15 新译本]

这就包括鸟类、哺乳类以及爬行类动物。除这些各一对以外，还带了更多的‘洁净’的动物入方舟：

> 洁净的牲畜，你要各带七公七母……[《创世记》7:2 新译本]

《创世记》中没有确切地给出‘洁净’的定义，可能是指可以用于献祭的动物。为了一出方舟就可以献祭，挪亚需要带多一些这类动物。《创世记》中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动物有哪几类，但是根据后面的记载，这类动物少于十种。[E] 总而言之，这些需要带入七对的动物很少，不足以带来大的变化。

“真正的问题是，被翻译成‘种’的这个词指的是现代生物分类系统的哪一个程度。希伯来文是‘min’（מִין），我们以前讨论过，它的意思一般与今天的‘种类’不太一样。它可能与今天分类学中的‘科’是同一个意思。而绝大多数的‘属’和‘种’可能是从离开方舟的科类繁殖而来。

“当动物们离开方舟后，它们面对的是一个空旷的世界，各个生态位置都是空闲的。各种群很快分散，在地理上有了分离。然后，加上近亲繁殖和自然选择的作用，就产生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属’和‘种’。有时，这被称为‘微观进化’，但其实只是一种潜伏基因变异的表现。它不能产生新的功能或器官，其实不存在进化。

“伍德莫利普计算得出陆地上大概生活着1000个有气息的‘科’，

[E] 见《利未记》1-5。后来一段时期，‘洁净’可能也指犹太人可以食用的（《利未记》11）。但是这个意思不太可能是《创世记》中的意思，因为在洪水之前，挪亚是不吃食任何动物的。

这其中既包括现在活着的物种，还有一些从化石记录中了解到的认为已绝种的物种，又为那些尚未发现的绝种物种留下一定数目的估计。每一科带一对，总数大约是 2000 只动物。此外，成年动物重量的中值仅约为 100 克——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动物的重量都要小于 100 克。”

“但是挪亚如何把恐龙带上方舟呢？”小王问。

“你见过恐龙蛋的图片么？”何教授反过来问。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没有带成年的恐龙！”

“对，被创造的恐龙大概有 55 种基本类别，但是大多数恐龙即使成熟后，其体型也比较小，平均只有绵羊大小。而那些体型较大的，挪亚就可以带一些恐龙幼儿进入方舟。有趣的是，最近有项发现表明恐龙的成长期主要是五到二十岁。即使是恐龙中体积最大的雷龙，其五岁前的重量也不会超过一吨，所有其他恐龙的体重就轻得多了。[8]

左：恐龙蛋化石。**右：**艺术家模拟的小恐龙出壳。恐龙出壳时非常小。五岁以后才快速生长。挪亚带上方舟的应该是幼儿。注释1。

“如刚才所说，大多数的动物都较小，中值体重 100 克，而少数体积大的，就带它们的幼儿。装载这 2000 种大多体型较小的动物以及它们的食物，方舟的空间绰绰有余，并且挪亚一家可以轻而易举地照管这些动物。但为了避开任何争议，伍德莫利普假设带入方舟的生物的分类级别是‘属’。这就会使种类数目增至 8000，总数就会增至 16000，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挪亚实际需要带进方舟的动物。这个假设的总数目如此高，以至于足以消除动物数目及食物数量任何可能存在的误差。

“根据伍德莫利普的精密计算，方舟在容纳 16000 只动物后还会有多余的空间。方舟内部的空间大约是四万立方米。容纳 16000 只动物大概需要两万立方米。注意，它们大小的中值是比较小的，大约 100 克。它们一年所需要的食物不足装满八千立方米，饮用水用两千立方米盛放就已经足够了。而且，八个人的人为劳动效力就足以照料这些动物了。伍德莫利普这些计算是基于挪亚时期不具备机械和现代科技力量得出的，并且实际上，方舟里的动物也远远达不到 16000 只。

“如果你需要更为详细的资料，就读伍德莫利普的书吧，300 页对开大小的页面!”

三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小王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何教授，您总是说上帝是富有慈爱的。既然如此，他为何要使用洪水来毁灭人类呢？”

何教授很为同情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从表面上看，这是多么无情，甚至是残忍的。”

挪亚洪水显明神的公义

“当你看到现今世界的非正义和压迫时，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少女被绑架、强奸、逼上卖淫的道路；贪婪无度的商人贩卖毒死幼婴的腐坏食品；野心勃勃的独裁者侵略他国，下令允许军队杀掠、奴役无辜的百姓，甚至用他们练习刺刀。你想起这些事情时，心里怎样？”

小王很快回答：“极其愤怒!”

“你认为对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应该如何处理？”

“他们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

“你认为这样公义吗?”

“当然，他们罪有应得。实际上，他们该死，因为他们竟敢这样伤害他人。”

何教授点点头，说：“我也同意。我们都会做出这样的道德判断，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良心，良心会部分反映他的公义品性。我们都承认有罪必究，有些甚至应该处以死刑。”

何教授从书桌上的一堆书和文件中翻出了已经打开的圣经，熟练

地翻到圣经较前的经文，说：“当我们看到社会黑暗的一面时，我们感觉糟糕！我们多少能够体会洪水之前上帝看见人类社会时的心情：

> 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无论是人或牲畜，是昆虫或是天空的飞鸟，我都要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当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大地，看见世界已经败坏了；全人类在地上所行的都是败坏的。神对挪亚说：“在我面前全人类的尽头已经来到，因为地上由于他们的缘故满了强暴。看哪，我要把他们和世界一起毁灭。[《创世记》6:5-7，11-13 和合本]

注意上帝对于人类的描述：‘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满了强暴’。这个精炼的结论说明人类不停地杀掠、压迫、强奸、剥削、彼此侵略。这就是当时极度恶劣社会的描述。其恶劣恐怕在后世也没再出现！

“我们要记住，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依旧继续和人类有联系。至少起初人类都知道耶和华这位创造者、伊甸园、亚当夏娃的堕落和咒诅。但和今天一样，很多人选择不相信或不顺服上帝。最后他们自愿犯下的罪恶达到一定程度，以至于上帝认为应该在今生给他们一次世上的惩罚。

“在洪水中要学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上帝对于人类罪恶的态度。上帝恨恶所有罪，肯定会惩罚所有罪。挪亚洪水是一个真实的警告，告诫我们上帝对罪的最终惩罚——死后的永远地狱——肯定是极为严厉且无法逃脱的。”

小王十分不满，他说：“但上帝灭了所有的人，这不是公义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糟糕吧，但是他们为何得到同样的报应？而且那些小孩怎么说呢？”

“这个也令我很为困惑。”小李承认，“洪水中死去的婴儿怎么

办？”

“初看是有些不公平，是吧？”何教授答道：“但是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刚才小王的反对意见，他们犯罪的程度不同，但得到的惩罚却一样。事实上，从长远的角度看，他们的惩罚并不是一样的。仅仅肉体的死亡，无论是挪亚洪水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远远不是罪恶的彻底惩罚。彻底的惩罚在后来的地狱。洪水所导致的肉体死亡不过是从某个角度象征着：我们死后面临的上帝的愤怒和惩罚。”

“但那也不应该把婴孩一起杀了！”小王说，“他们并没有犯罪！”

“当然。这就要说到第二点了。”何教授平静地继续讲，“从某种角度说，肉身的死亡完全不是一种惩罚，只不过是成为亚当夏娃后裔的一个结果。我们上星期谈过，我们都继承了一个受咒诅的必死的身体。”

“但这折短了他们的生命！所有的小孩和婴儿！”

“你所谓的折短生命是什么意思？”何教授有些意外。

“他们只活了几年，有些甚至几天，就被洪水灭了，这不公平呀！”

“你的意思是，”何教授慢慢地说，“上帝‘欠了’他们一些年日——就算七十年，也许在挪亚的时代可能是几百年。上帝为什么会‘欠’他们那些年日？还是他们做了什么事使上帝‘欠’他们年日？”

两个孩子都沉默了。

“肉体的生命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礼物。”何教授继续说：“并非我们创造的。我们无法决定自己要不要来到世界上，是他决定的。他决定每个人能有多少年日。他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所以为的完满年日。你的身体不过是借给你的——他真正的拥有者决定要你归还时，你就要归还！”

何教授总结道：“所以，上帝让小孩和婴儿在洪水中死去并非不公义。上帝有绝对的权利在他认为适合的时候结束任何人的生命。那些死于洪水的幼儿和老人，显然他们都已经犯过罪，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好埋怨的。事实上，当时的社会已经严重堕落了，正是这原因才引发了洪水。”

“但是上帝不是怜悯罪人么？”小李难过地问。

“他当然怜悯罪人!”何教授肯定地答道:“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洪水也从三个方面说明了他的怜悯:洪水来之前有一个警告;有一个逃离的办法;而且对于满怀罪恶的人类,后来还有一个新的开始。”

挪亚洪水显明了上帝的慈爱:警告

“上帝提前告诉挪亚会有洪水,并且命令他建造一艘可以储存上千只动物的大船。这显然需要时间来预备,而且其他人也显然会听说此事。他们可能在将近 120 年之前,就有了一个提前警告。在洪水之前,上帝说:

> 耶和华说:‘人既然是属肉体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他的日子还有一百二十年。’[《创世记》6:3 新译本]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我们中文圣经中的‘住在’,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与竞争、与斗争、恳求’,就像在很多英文版本翻译的那样,如果‘与竞争’的翻译是正确的话,那么‘我的灵’的意思是上帝的圣灵是在与挪亚时代的人竞争着,恳求他们悔改,但这种竞争和悔改并非无限度的。如果这个理解是对的,那可能更好翻译为‘我的圣灵不会永远劝诫他们’。如果‘住在’的翻译是正确的,那么‘我的灵’就是指上帝给人类的灵魂,这个灵魂是在人的躯体内的,‘我给人的灵魂就不永远住在他的身体里面。’那么这告诫就是指,上帝不会让他们永远不死。这两种情况都有一个时间的警戒:120 年。在此之后,上帝就不会再容忍,审判即会来临。”

“这是不是说当时的人都有 120 年的寿命?”小李问。

“基本可以排除这个解释,”何教授回答:“因为我们知道,在挪亚之后至少有几代人的生命要远比 120 年长。[见《创世记》11:10-32]。一百二十年很可能是洪水前上帝警告人们的时间。这个和新约中的洪水前的警告和预备时间是相符的:

> 他们就是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

个。[《彼得前书》3:20 新译本]

上帝警告了不顺服的人类、足足容忍、等候了他们 120 年才下令发洪水。人类得到过警告，也有悔改的机会。”

挪亚洪水显明了上帝的慈爱：有一条逃生之路

“上帝不仅给了他们一个警告，”何教授继续说，“他还给他们一条逃生之路——让挪亚预备一只方舟。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人外，其他人都不能上方舟。据我们所知，任何相信上帝的人都可以上去。但是只有那八口人得救了，因为没有别人愿意悔改相信，所以突然来的洪水就把他们毁灭了。

“所以并非上帝对人类没有慈爱，他给了人类一条求生之路，只是很多人都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告诉自己没有来自上帝的审判，也告诉自己不需要害怕。他们从未见过全球性洪水，所以他们就拒绝相信警告。但是他们拒绝相信的背后是他们拒绝悔改自己的罪。”

何教授叹了口气，接着说：“今天很多人依然是这样。他们从未见过上帝的审判，从未见过地狱，所以他们拒绝相信。但是他们之所以拒绝考虑其存在的可能性，是因为他们心中知道，如果有一个审判就意味自己有麻烦了——但是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命，不愿意悔改自己的罪！”

上帝后悔是什么意思呢？

小李正被一个细节困扰着，他问何教授：“为什么这里说‘上帝后悔造人’呢？他不是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吗？”

“是的，他的确预知未来。他也知道他将要采取的措施。你还记得我们上周谈过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的应许吧：

> 我要使你[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耶稣]，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记》3:15 新译本]

从这里我们看出，上帝知道他将要在挪亚的洪水以后差派耶稣，这里

也很明显看得出他并不是要通过洪水毁灭人类。很明显上帝知道未来。其实，他在创世以先就知道整个人类历史了。关于会伤撒旦头的后裔耶稣，圣经是这样说的：

> 你们得赎……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基督[耶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神所预知的，却在这末后的世代才为你们显现出来。就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的血。[《彼得前书》1:18-20 新译本]

很明显，上帝在创世之前，他预先知道人类的罪，预知人类需要一位救主，并且预备差派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上帝后悔’的意思不可能是指上帝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糟糕，而是圣经在用人类的语言描述上帝的‘感情’。上帝的感受和人类后悔时的感受一样，但是他有这样的感受并不代表他没有预知这个结果。”

挪亚洪水表明上帝的慈爱：洪水之后，一个不是从头开始的开始

“在挪亚洪水中可以看到上帝的慈爱的第三点是他如何对待洪水之后的人类。他给了我们一个保证性的应许，就是圣经所称的约：

> 耶和华……就心里说：‘我必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因为人从小时开始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的；我也必不再照着我作过的，击杀各样的活物。大地尚存之日，播种、收割，寒暑、冬夏、白昼和黑夜必然循环不息……神告诉挪亚和与他在一起的儿子说：我要与你们立约：凡有生命的必不再被洪水除灭，再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了。[《创世记》8:21-22；9:8,11 新译本]

洪水过后人类继续犯罪，上帝也知道他们会这样，但是上帝因为自己的慈爱就应许不再以洪水毁灭所有的生命，也就是说不会再有全球性洪水了。他应许在地上的日子和节期不会变，换句话说大自然会有供人类生存的稳定规律。

“为了坚定他对人类的约定，上帝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彩虹作为记号。”

彩虹——立约的记号

> 神说：“这就是我与你们，与一切跟你们同在有生命的活物所立之约的记号，直到万代；我把天虹放在云彩中，作我与大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遮盖大地时，天虹出现云彩中，我就记念我与你们和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约：水不再成为洪水，来毁灭凡有生命的。”［《创世记》9:12-16 新译本］

“为什么说彩虹是他立约的记号呢？”小王想知道：“彩虹不过是由于阳光穿过雨而产生的自然现象。在洪水之前难道没有吗？这怎么是一个记号呢？”

“问得好，”何教授说：“地球的生态系统好像在洪水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水的循环看似是不一样的；在此之前好像从未下过雨，至少在伊甸园的时候是这样：

> 原野上还没有树木，田间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土地；不过有雾气从地面上升，滋润全地。［《创世记》2:5-6 新译本］

这种水文系统好像直到挪亚洪水之后都是一样地在全球持续着。我们现在雨从云降的系统是在洪水发生后才开始的。所以在洪水之后，人类是第一次看见彩虹。神预言彩虹，对挪亚和他的后代具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不然的话，他们在每一次下雨的时候都会害怕全球性的洪水是否会再来。”[F]

一个不是从头开始的开始：人类政府成立了

“上帝恩待我们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类政府的成立。

[F] 有些解经家认为雨和彩虹是在堕落之后开始出现（即：《创世记》2:5-6 之后），并且在洪水之前就已存在；但直到上帝向挪亚许诺，彩虹才被赋予象征意义。

> 流你们的血、害你们生命的，我必向他们追偿；无论是走兽或人类，甚至各人自己的兄弟，我必要他偿命。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神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世记》9:5-6 新译本]

人类政府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护人的生命。政府其他所有的正当活动——防盗、提高医疗、教育服务、维护安全标准等——都是源于这个基本的要旨。正当的政治权利不是从枪杆子里冒出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谁拥有最大威力的枪支，谁就有‘权’强迫他人的服从！人类法制政府的成立，来自上帝赋予人类保护生命的责任，因这生命是照他的形象而造。上帝的一个明显意图就是为了限制洪水后罪恶在地上的猖獗蔓延，使罪恶不会像洪水之前那样严重。至少也是为了减缓堕落的速度！”

一个不是从头开始的开始：饮食的改变

“洪水过后，上帝允许人类食肉。

> 地上各样的走兽，空中各样的飞鸟，甚至地上各样爬行的动物，和海里各样的鱼类，都要对你们惊恐惧怕；这一切都已经交在你们手里了。所有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好像我把青菜赐给了你们一样。唯独带着生命的肉，就是带着血的肉，你们却不可吃。[《创世记》9:2-4 新译本]

虽然表面上看似残酷，但这无疑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做出的这一改变可能是因为洪水过后气候的变化会使生活更加艰难。在南极和北极附近找到的化石显示，这些常年冰雪覆盖的地域在挪亚洪水之前生长着一些温带，甚至是热带的植物。很多植物已经绝种，其中可能包括一些对人类生命十分有用的植物。其顶部在洪水之后不久产生了冰川时期。也许是为了适应这些艰难的环境，上帝才允许人类食肉。”

“但是所有的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它们像我们一样也有感情，我们怎么能够吃它们呢？”小李很不解地说：“我还记得您说过它们

没有灵，但是我还是，还是觉得这不妥。”

“我能够体会你的心情，”何教授很为同情地说：“最初，在伊甸园的时候，动物本来不会死的，更不用说我们吃它们了。但是在一个被罪咒诅的世界，上帝允许我们食用动物。它们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而且它们某一天会死。”

小王关心的则是另一个细节，他问：“为什么吃血是被禁止的？”

挪亚所献的祭物

“《创世记》中没有具体地告诉我们禁止吃血的原因，”何教授回答，“在圣经中后面的部分有上帝对动物之血的解释，动物的血是上帝如何赦罪的象征：

> 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我［耶和华］指定这祭坛上的血代替你们的生命，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代赎生命。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任何人都不可吃血，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利未记》17:11-12 新译本］

根据这个推测，禁止吃血应该是为了保持这个独特的象征意义。血代表生命，我们今天会说‘血案’或者‘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样来看，动物的血也就是它的生命，用于祭祀，就表示其代替了罪人的位置。这个罪人本应承担上帝的惩罚，但是一个动物代替他被杀了。把一只动物宰杀并焚烧就是象征着上帝的惩罚临到这个动物。这类仪式的意义就是说：‘上帝，我求你赦免的我的罪，让这只动物的死代替我应得的惩罚。’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挪亚为什么要献祭：

> 挪亚给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和飞禽，献在祭坛上作为燔祭。［《创世记》8:20 新译本］

这在《创世记》中没有解释，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圣经其他地方记载基本一致的献祭来解释这次的献祭。挪亚和他的家人都是罪人，虽然他们没有那些大部分死在洪水中的人那么邪恶，但是他们依然是罪人。因为他们是罪人，他们本来也应该被洪水灭亡。凭着他们对上帝的信

心，他们得救了。然而，他们的罪仍然应该受到惩罚。挪亚献上的动物象征性地为他和家人死了。”

“但是这说不通呀，”小王提出反对意见：“动物的死怎么能够顶替人类应受的惩罚呢?”

何教授激动地点了点头：“的确如此！换个角度看，一位公义圣洁、必须惩罚罪的上帝如何能够赦免罪人呢？当然不是通过宰杀动物，这些献祭仪式不过是一个象征。预表了上帝的最根本的解决方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成为人的样式，亲自来到世间。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代替了充满罪恶的人类，耶稣的牺牲是为了顶替我们受惩罚的位置，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

“我无法理解。”小王说。“如果我犯了罪，我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您不是说过上帝是公义的吗？耶稣为了其他人的罪而受惩罚，这既不公平，也不公义！”

“这是不公平，”何教授说，“却是公义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恩典。耶稣为了承担我们应受的惩罚而自愿将自己献上。上帝就如一位公义的审判官，他要求每一项罪都必须受到惩罚。上帝对有罪必究的圣洁要求因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而得到满足。这些都是通过挪亚献上的动物番祭而预表出来的。”

但是那些化石和上亿年的时间段如何解释？

小王的眼帘下垂了一会，很明显，他一时很难接受这些观点。对于他来说，这些听起来都像迷信。教科书和电视纪录片中的一系列图片浮现在他的眼前：深埋在岩石层中的恐龙骨头、鱼类化石、蚌壳等。而那些岩石层是经过上亿年的缓慢堆积形成的。结构简单的生命慢慢进化到结构复杂的生命。他已经相信生命不可能是凭空偶然出现，但是他仍然无法理解圣经和化石如何统一。他终于开口说：“何教授，如果真是在几千年前上帝‘各从其类’创造了万物，那么为什么在岩石层的化石记录中会有一个进化的递进排序呢？而且，根据化石记录来看，恐龙也是在远古时期灭绝的。那些岩石的年代又为什么那么久远呢？”

何教授又富有个性地点了点头，说：“不错！当我自己接触到这个问题时，我就问了自己这些问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考虑：首先是岩石层的年代问题，其次是岩层中化石排序的问题。”

岩层的年代有多久远？

“我们常常听说这个化石有几亿年的历史。而这些年代的取值大多数的根据是埋有化石的岩层的假定年代。这些岩层据说是在漫长地质时间内沉积形成的。”

“据我所知，这些岩层的年代是由放射性测定法精确测得的。”小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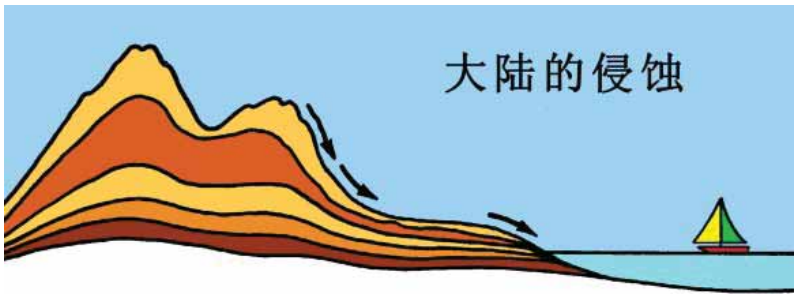
“我也常常听过这一说法，”何教授同意。“但是当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发现除了放射性衰变，还有很多途径可以用于测定年代。而且，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几乎所有其它的测定法所测得的结果都与放射性测定法的结果相冲突。这些测定法所提供的最大年代都要远小于我们常听说的几十亿年。我后来终于明白这段漫长的时间并不存在，地球其实只有几千，或许最多一万到二万年的历史。而大部分的化石岩层都是在一个突来的全球性、灾难性洪水中形成的。”

小王非常惊讶同时极为怀疑，说：“但是所有地质学的科学证据告诉我们地球和其中岩石都有几十亿年的历史！”

何教授肯定地摇了摇头，他说：“不是所有的科学证据都指向这一点的，只不过是你仅仅接触到教科书和电视上灌输的这些证据。事实是，大多数科学证据都指向一个较为年轻的地球。但是这些证据一般都被主流地质学家有意忽略，所以大众群体一般无法得知这些证据。”

“但是你所说的年轻地球说有没有什么依据呢？”小王的口吻明显带有怀疑。

何教授笑着从他的文件收集柜中取出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将其中的资料在桌上摊开。



根据现在的平均侵蚀率，在不到一千五百万年的时间内，大陆将被侵蚀至海平面。注释1。

1、侵蚀

“对于我来说最具说服力的一个证据就是侵蚀速率，纵观全世界，基本上每一寸高出周围地面的地方都正在被侵蚀。不仅仅是高山的侵蚀物移入低谷，就连大陆的岩石也在进入海洋。侵蚀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对此，人类已经仔细研究了一个多世纪。当然侵蚀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但远远不会慢到有一个‘地质时期’的出现。目前，大陆的平均高度是海拔 623 米，而最近观测到的平均侵蚀率是每 1000 年 6.1 厘米。按照这样的速度，在 1020 万年之内，高出海洋的所有大陆部分就将被全部侵蚀了。[9] 假设人类活动使‘自然’侵蚀速率翻了一倍，而把我们所观测到的‘自然’侵蚀速率降一倍，即：每 1000 年 3 厘米，但即便如此，陆地还是会在‘仅仅’两千万年内被侵蚀作用完全侵蚀了。通过计算从江河冲入海洋的沉积物，所得到的结论也大同小异。[10、11] 但这一结论和大陆有 25 亿年的历史相冲突，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么长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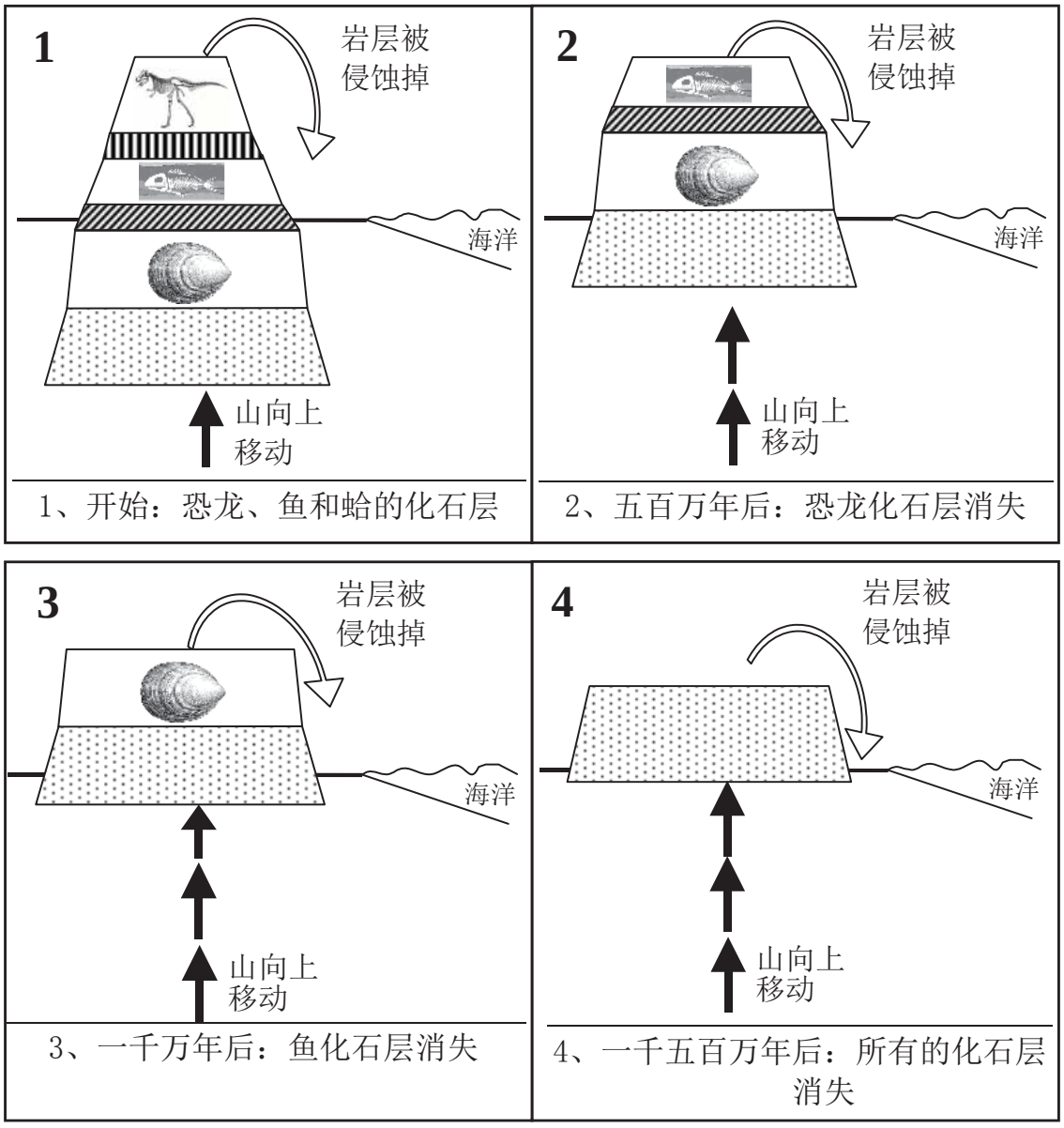
小王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他说：“也许有其他的解释吧，也许侵蚀率在过去更为缓慢。”

“认为地球有‘漫长年代’的地质学家们最喜欢给出这个借口。但是他们从来不愿尝试把这个‘更为缓慢’具体化，从不给出一个数字，因为他们知道那样无济于事。即使把数字降为现在侵蚀速率的十分之一也还是太、太、太快了——并且相信这么低的侵蚀速率毫无理由。化石记录通常表明：过去有大量茂盛的植被，也就是说过去的大体情况和目前相似，并且通常要比现在更为潮湿，而非更干燥。[12] 哪里有雨水，哪里就有侵蚀！

“实际上，问题比这更严重。山地的侵蚀速率要比平均速率快得多——在相对干旱的山地大概达到了每 1000 年 20 厘米的侵蚀率，在相对湿润的山地也会有每 1000 年 42 厘米的侵蚀率。[13] 这个比例的平

均值——31 厘米——如果持续两亿年的话，就会有 6200 米的侵蚀！这远远高过山峰的平均高度——这意味着山体不存在了！地球不可能存在了这么长时间。

“当然进化论学者会说，有些山会不停地从地表升起，地确是这样，现今也有。但由于它们不断地从地表升起，埋藏在沉积岩中的化石也会随之升起而被冲走，最后就只剩下没有化石的岩床——光秃秃的花岗岩，很像加拿大的地盾。



“大部分山体在各个高度都布满化石；你能在珠穆朗玛峰上找到海贝！显然这些化石当时是埋在底层的沉积岩中，后来被抬升，而现在正被侵蚀。如果要最顶层不再有化石，那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呢？

[G] 一位涉足生物学、动物学和地理学的科学家艾里尔·罗斯（Ariel Roth）做出如此结论，

> 虽然山体在上升……但这个上升和侵蚀的过程最终会破坏它们包含的[以化石为依据的]地质柱。沉积岩层一个完整的上升和侵蚀过程……就会将它们破坏。……
> 即使是地质运动极为活跃的山体，也不曾经历过一次完整的上升和被侵蚀的过程，但如果上升、侵蚀以现在的速率发生在过去的话，那在所认为的地球年代内，可以推测至少有一百次这样的过程了。[14]

罗斯博士的意思是：如果山脉真有千万年或者上亿年那么久，那么山上的古老化石早就被侵蚀殆尽了。化石还在，那是因为山没有存在那么长时间。

“看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东部一座长长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就属于‘断层石块’（fault block）山，直接从地下升起。依照地质学惯例所得出的结论是，这座山脉两亿五千万年前开始从地下突起。[H] 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按照每一千年侵蚀 31 厘米的速率，那就有 77500 米高的石头被挪移了。当然这绝不可能，因为这要比地球上最厚的地壳还厚！但是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持续上百万年的上升和侵蚀肯定已经把化石层侵蚀掉了。如果阿巴拉契亚山脉果真存在了两亿五千万年，那它就不可能有任何化石层存留，而只可能有从最深处来的没有化石的岩床了。但实际上，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上层还有很多化石，而‘两亿五千万年’这一错误年代的预测就是基于这些化石！如果阿巴拉契亚山脉真有地质学家说的那么古老，那么它早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它是不断上升不断侵蚀的话，那也不可能有任何化石存留。

“那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根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阿巴拉

[G] “不再有化石”此处指没有多细胞‘身体’的化石。例如：恐龙、蛤、或植物。

[H] 此处地质学家们有争议，有的声称阿巴拉契亚山有四亿年。较大的数字只会让他们面临的问题更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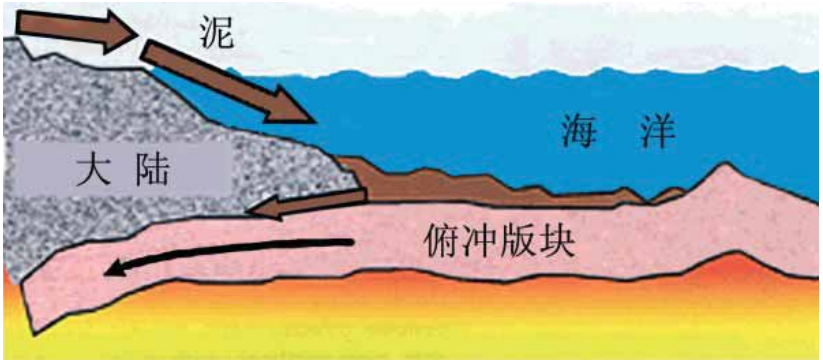
契亚山脉没有两亿五千万年之久，甚至连其十分之一都不到，里面所含的化石也是一样。”

2、海洋中的沉积物

“那么被侵蚀的土壤石块都去哪儿了呢？很大一部分被冲进了海里。并且，其中的大部分最终都积淀在海底。而海底沉积物的平均高度还不到 400 米。[15] 那么要积累这大量的沉积物最多需要多长时间呢？如果按目前观察到的沉积速度计算，估计是一千两百万年[16] 到一千五百万年左右。[17] 假设把过去的沉积量减到最低，而把现在的输出量升到最高，要得到现有的沉积物，那最多才需要一亿年。[18] 不用说，这个相对保守的推测就已完全推翻了常说的海洋年龄——二十五到三十亿年了。如果海洋真存在了这么长时间的话，那海底的沉积物就会多得多了，整个海底应该早就都被沉积物完全填满了。其中的小部分沉积物会随着一个叫潜没的地壳运动而被推除到大地以下，但推除量绝对不会超过总量的 25%，很可能比 25%还少得多。它还是解决不了中间的差值，这就说明根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存在。”

“但是你说的也有问题啊，”小王反对道：“你自己说一亿年，甚至一千二百万年都是不符合圣经的。”

“小王，你这里可能有些混淆了，可以理解的。我没有说海洋有一千二百万年或者一亿年那么久，而是说一千二百万年或者一亿年是根据沉积物所推测出的最大值。如果沉积物在过去以更快的速度注入海洋，那就不会有这么久。”



按照目前的沉积、输出速率，在最多一千五百万年的时间内，就可以沉积现在海底的所有沉积物。注释1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专门给你设定的结论一样。”

“事实上，这是洪水地质学的主要部分。在挪亚洪水

的后期，侵蚀非常严重。陆地的很多部分都被冲入海洋，要比我们今天看到的侵蚀作用大多了。而且，在洪水过后的那些年，降水量比现在多，冲刷量比现在强，沉积物的表层较软，所以更易被侵蚀。这些因素都能解释现在所观测到海底沉积物。”

3、冲到海洋中的盐

“由江河送入海洋的沉淀物中含钠，计算海底钠的累计量是衡量海洋存在时间的另一方法。这些计算自约翰·焦里（John Jolly）于1899年出版他的著作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海洋年代久远论呈现的问题非常简单，注入海洋的钠要比输出的多，那就意味着海洋越来越咸。如果要计算它最大的年代值，就要测出现在的咸度并用这个数值除以钠的年净输入量。两位创造论科学家，其中一位是物理学家，另一位是地质学家，根据一个多半是由进化论学者得出的科学测量结果，来计算钠输入到海洋中的最低可能性和输出的最高可能性。[19] 得出的结果是海洋不可能超越6200万年——而且，当然很可能要远比这个数字还小！”[I、20]

“你怎么知道就不会有其他的解释？”小王问：“也许那些盐有什么别的输出渠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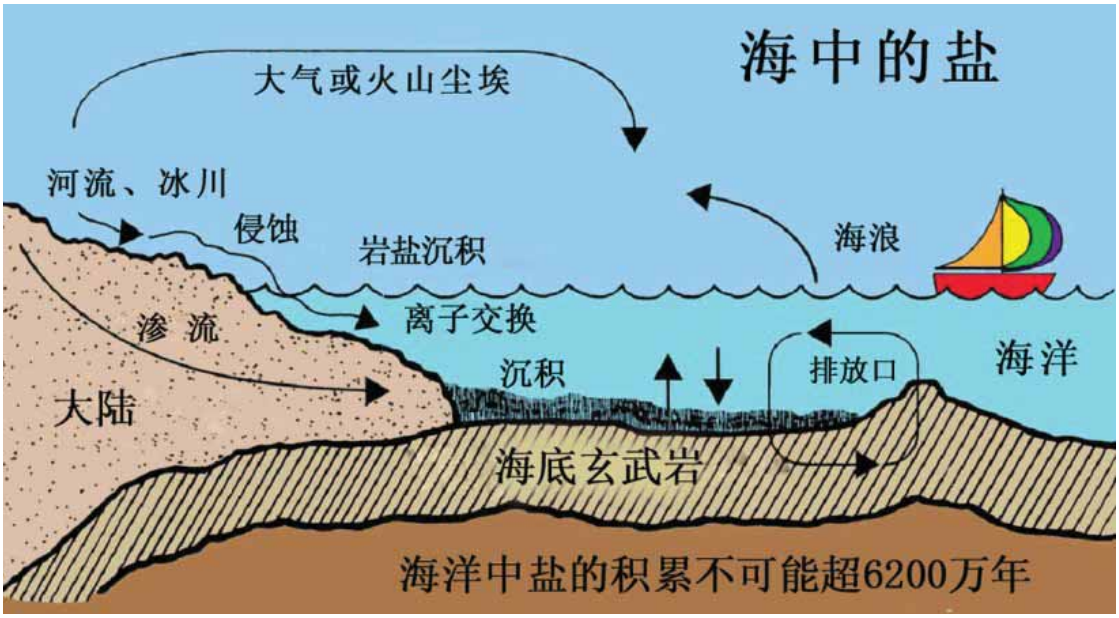
何教授笑了笑，说：“你当然总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我相信玉兔在月亮表层下挖洞而住，那我会说我们未能找到玉兔总是有‘其他原因’。其实，一百一十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都在认真观察钠的输入和输出过程。过去的九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方法来消除放射性年代和海洋中钠含量之间的矛盾。但他们的发现表明输入量大于输出量——咸度不断增加，并且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不可能超过 6200万年。这就是通过我们目前能观测到的现象而得出的切实的科学证据——并没有玉兔！”

I ‘六千二百万年’很可能是一个过量估计。因为发现用来计算这个结果的地下水渗漏数据大大高于预期的。地下水的实际数据可能最低为 37.2×10^{10} 公斤每年，比表格中所说的 9.3×10^{10} 公斤高得多。若用 37.2×10^{10} 计算，就会把海洋年龄限制在一个比这里的计算结果小许多的范围。见注释20。

“那么现在海洋里的那些盐呢？”小王问：“我想你会说是洪水的沉淀物吧？”

“不错！按道理，一场能把全世界的地表都冲刷掉，又沉淀起来的全球性洪水，肯定已将大量钠溶解带入海洋。更何况，我们不知道原始海洋本来有多少盐。

“在你思考海洋的年龄时，要意识到很重要的一点：若没有海洋提供雨水、平衡温度和大气，那陆地上不可能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



注释1。

钠的输入输出过程，10^{10}公斤每年[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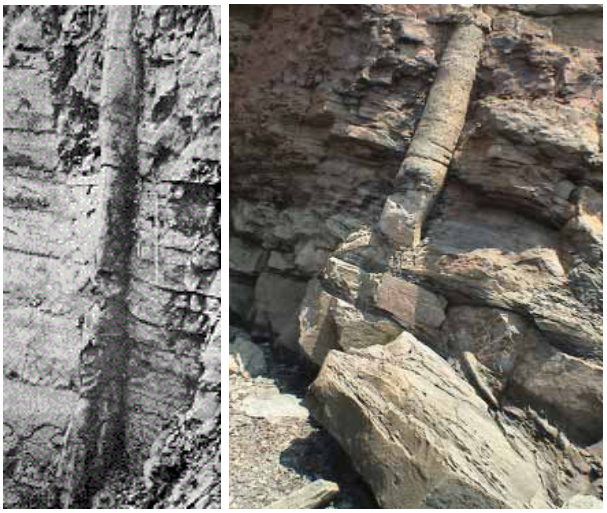
钠的输入进程	目前值	最小值	钠的输出进程	目前值	最大值
1. 江河：硅酸盐风化	6.2	6.2	1. 海浪	6.0	6.7
2. 江河：氯化物溶解	7.5	7.5	2. 离子交换	3.5	5.2
3. 江河：海浪	5.5	5.0	3. 水细孔掩埋	2.2	3.9
4. 海底沉积	11.5	6.21	4. 石盐沉积	<0.004	4.0
5. 冰川硅酸盐	3.9	0.0	5. 海底玄武岩的改变	0.44	0.62
6. 大气和火山尘埃	0.14	0.14	6. 形成钠长石	0.0	0.0
7. 海岸侵蚀	0.077	0.074	7. 形成沸石(泡沸石)	0.08	0.2
8. 冰川冰块	0.12	0.0			
9. 火山浮质	0.093	0.093			
10. 地下水渗漏	9.6	9.3			
11. 海底热液排放口	1.1	1.1			
合计：	45.7	35.6	合计：	12.2	20.6

种生命。一个‘年轻’的海洋意味着一个‘年轻’的地球！

“从这里再次看到，我们在课本上所读到的久远年代，在大自然中无法得到证实。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久远的时间存在！”

4、跨层化石

“进化论地质学家声称地球已存在数百万年，让我们从海洋回到陆地来寻找更多证据证明这百万年其实根本不存在。我们一直被灌输，分布于世界各大洲的厚实的沉积岩是经过漫长的时间一点点积累而成的。然而，现有的实物证据表明，沉积岩的形成并没有消耗那么长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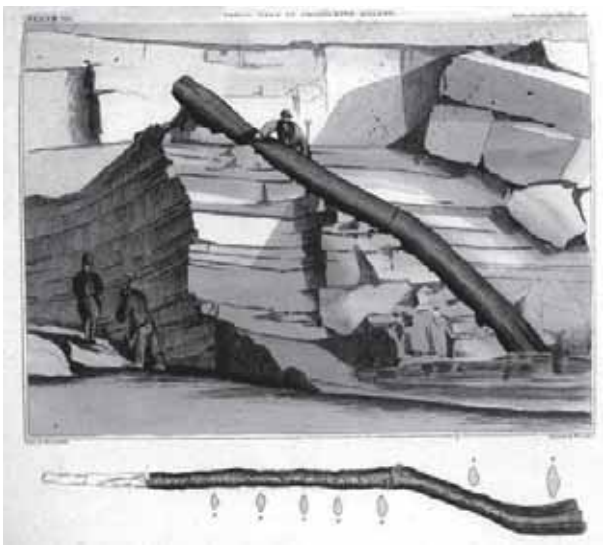


多层化石树。沉积这些岩层只花了一小段时间。注释1。

“我们先从最小的一些证据开始。你知道一个岩层是由很多较薄的地层叠加形成的，人们设想厚地层需要上千年甚至上百万年才能形成，但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证明这个时间框架是错误的。据发现，‘多层’化石跨越了一个甚至多个岩石层。这表明：形成埋有化石的岩石层所需的时间比生物彻底腐烂还短。实际上，他们‘把岩层绑定在’一个差不多一样的时间框架内。正如地质学博士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指出：

> 树的跨层化石贯穿一层以上的地层，实际上就把整个系列的地层限制在一段短时间里了。并且，这段时间的长短无法通过数据计算明确地得出，但与通常所教导的漫长地球形态[即：数万年，或者几百万年]完全不相符。[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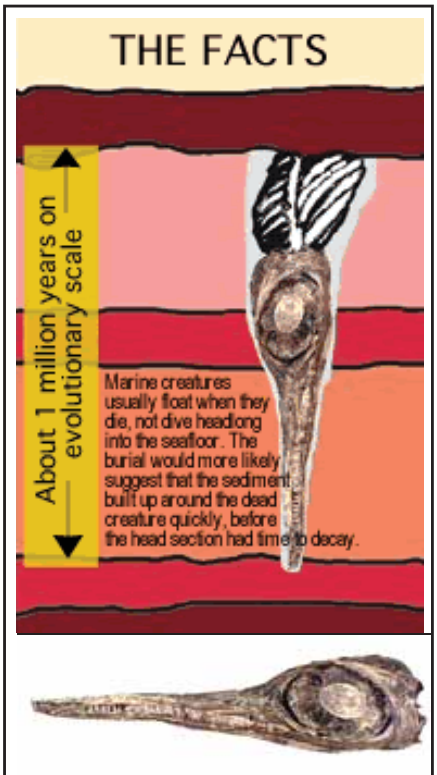
“1826 年，在苏格兰格雷莱斯（Craigleith）的采石场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22] 那棵多层化石树横跨了多层相互交替的砂岩和板



格雷莱斯（Criaglieth）的多层化石树，这些岩层的沉积只花了一小段时间。注释1。

岩。一棵暴露野外的死树，最多在几百年内就会腐烂殆尽，而一般情况下，远远少于几百年。显然，覆盖这颗树的所有岩石层都得在这段时间内沉积下来。由此可见，这些据通常推测需要几万年几百万年才能形成的岩石层，实际是在短暂时间内快速沉积下来的。同时，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棵树石化的地方就是其生长的地方。因为它很可能是被大水冲到那里的，大水同时也冲来了覆盖并石化它的沉积物。至少一些早期的地质学家在 19 世纪讨论时得出了这个结论。

“实际上，这样的化石树相当常见。更为神奇的还有多层的动物化石。1999 年，人们在瑞士发现了一个 37 厘米长的鱼龙头骨，头向下垂直埋着，跨越了三个石层。[23] 根据化石年代测定法，沉积这些石层需要一百万年。难道我们要相信这个动物的口鼻部在海底的泥巴里插了一百万年，等着岩石在其周围一点点堆积将其覆盖么？而且既没有被吃掉，也没有腐烂掉？很明显这三个石层都是在那个动物的口鼻部没被鱼吃掉之前即时堆积而成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岩石层形成所需要的一百万年的漫长时间又怎么说呢？这些时间从未存在过。多层化石‘把岩层绑定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多层化石的鱼龙头骨垂直贯穿三层地层。头长约 37 厘米。这些岩层的沉积只花了一小段时间。注释1。

5、化石坟场

“世界上大型恐龙化石出产最多的地方之一是美国的侏罗纪莫里森砂岩地层。那里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和其他动物的化石骨架。而且在这个地层中找到的一些化石动物还是水生生物。这里有一张现场的图片。你觉得怎样？”

小李看后说：“乱成一盘散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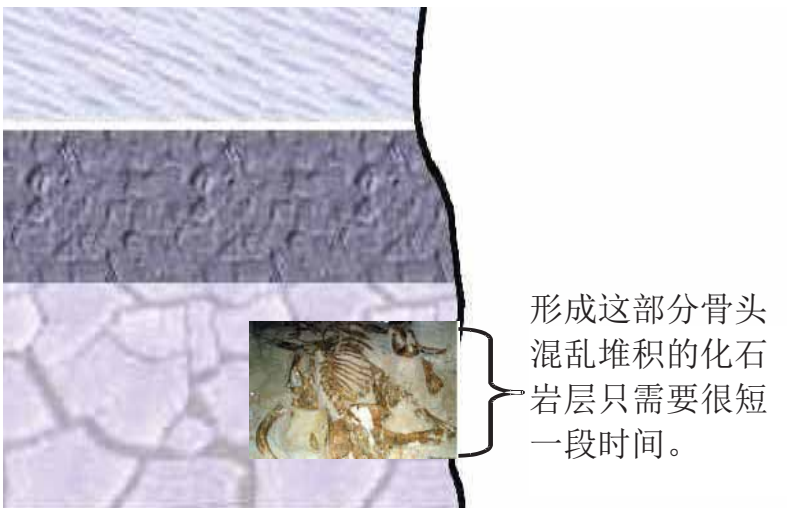
小王想了想，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但是有些骨架还是排列完整的，比如说那个脊椎骨。”

何教授很赞同，点了点头。“你们说的都正确！正如你们在图中所看见的：化石骨头混乱地堆积，但是有些化石仍然是完整的、保持连接的。我们看到现场的化石混乱堆积，其中也堆积有贝壳、蜗牛和圆木的化石。事实上，从此几乎肯定它们是在发洪水时被水冲到这里的。”[24]

美国莫里森岩层一处混有恐龙化石和其他生物化石的地方。这些化石的沉积只花了很短一段时间。注释1。

“您说的是挪亚的那次洪水吗？”小李问。

“有可能与那次洪水有关。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这点。这些沉积物是在一较大的‘莫里森岩石层’里的一个近十五米厚的砂石包体，这些交错重叠的骨头说明它们是同时被冲刷



到这里的。恐龙骨头既没有被吃腐烂肉的动物吃掉，又没有腐烂掉说明它们是很快被掩埋的。从此毫无疑问地看出，沉积图片中的‘化石坟场’不用花多少时间。此外，这导致沉积的明显灾难性的洪水，一定是一个短暂而独特的自然现象。”[J]

形成化石需要多长时间？

小王问：“化石的形成、沉积土变成岩石不应该需要很长的时间么？”

“刚好跟这个相反，”何教授回答说：“任何被石化的生物都是当时立刻被掩盖并封闭的，否则它就会腐烂。化石的形成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岩石的形成同样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你知道石头在短时间内可以形成，因为你见过水泥在几天内硬化的过程。沉积物石化的关键在于存在一种充当‘凝固物’的化学物质，某种程度上，也在于沉积物的压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人工制品石化，有些是被密封在石头里的，另一些是因岩石的化学品浸渍而石化的。

“人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地在瞬间石化的动物。举例来说，埃迪卡拉（Ediacarian）化石就是上百万只水母在 24 小时内被沉积物掩盖而形成的，化石甚至记录了它们当时各自的形态。还有许多例子，一条正在吞噬小鱼的鱼。由此可

四样石化的人工制品。**左上：**在石头里的丁字镐。**右上：**被包在石头里的钟。**左下：**砂岩中的玩具车。**右下：**石化的帽子。石化这些现代物品只花了很短时间。注释1。

[J] 两位地质学家对于这一地方的详细讨论，见：注释24。

见，化石的形成不需要很长时间！

正在吞噬小鱼时被石化的鱼。埋藏和石化这些鱼肯定非常迅速。注释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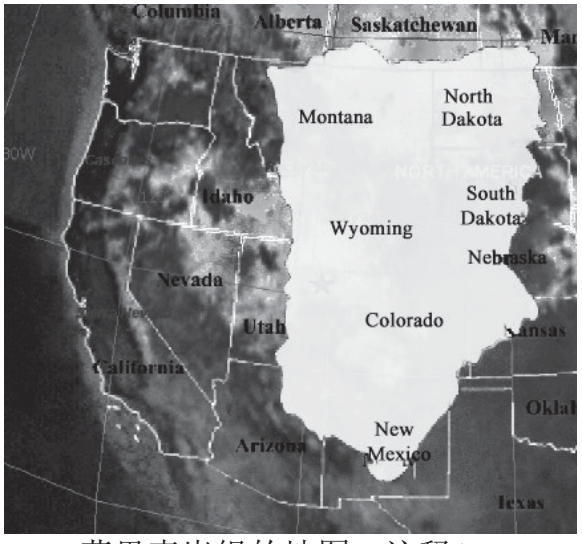
小王有些反对："即使发生过一次可以瞬间使骨头沉积并石化的洪水也并不能说明石化的物体不古老。"

"是的。"何教授认同小王的说法。"但是我在此要指出的是，进化论地质学家声称存在的漫长时间并不是用在沉积这些岩层，至少不是那些埋有树干和恐龙骨头的岩层！那些岩层只可能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既然这些岩石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其他类似的但不含化石的岩层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呢？"

小王静静地思考了一会，最后终于提出了疑问。"你怎么知道那些发现恐龙的岩石层不是一个由于当地情况而引起的瞬间沉积现象呢？"

6、分布广泛的岩层

"你问得好！"何教授十分赞同。"当初我第一次了解多层化石和化石坟场时也问过自己相同的问题。答案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岩层不是当地特有的现象。莫里森地层覆盖的地域广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从加拿大一直延伸到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平均厚度仅有一百米！这片极其宽广而极薄的岩层是在水中靠沉积作用而形成的。要形成这样的岩层，就意味着在这整



莫里森岩组的地图。注释1。

个地域同时出现了一系列非常特有的地质现象。要形成它，需要一次掩盖了整个大洲的洪水，而这次洪水的时间也不可能过长。”

小王学过地理，有足够的地理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据我所知，这个岩层要不是在淹没北美洲长达上百万年的浅海中慢慢沉积形成的，要不是在江河泛滥的巨大平原上沉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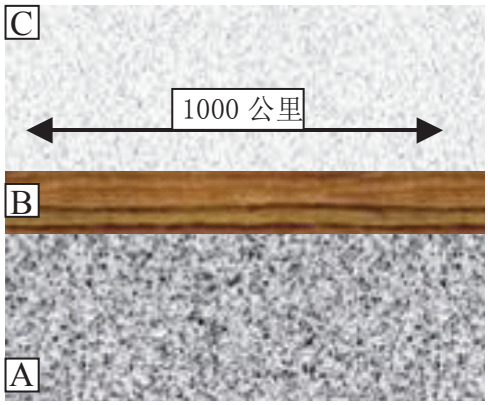
何教授微微点了点头，“这我好像也听说过。顺便提一下，是否注意到那些传统的进化论地质学家们也赞同大洲的很大一部分曾一度都被水淹没的情况，这个观点已经非常接近洪水说的地质学家所持的观点了。然而我还是认为证据足以证明淹没大洲的水域并非浅而平静的海洋，也非在江河泛滥的平原逐渐堆积，而是来于凶猛的灾难性洪水。从刚才看过的恐龙图片，我们明显看到恐龙是由洪水活动所快速产生、厚度足以掩没它们的沉积物掩埋，而且它们进行石化的砂岩部分厚达 15 米。[25] 但是我们也许会把它说成是当地特有的一个现象，在这整个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岩层的其他部位则是经过漫长的沉积作用而形成的。我们能否证明类似的岩层是在短时间内沉积形成呢？”

何教授回过头，从挤满书籍的书架上取下了另一本书，开始翻阅。“不错，我们可以证明的。”他肯定地说：“艾里尔 • 罗斯是一位动物学博士，也学习了不少的地质学。几十年来，他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化石、进化论以及地球年龄等相关问题。他最后成了地质学研究学院的院长。[K] 他是这样形容这些沉积作用的。

> 这些特殊的沉积物含有只能源于陆地的生物化石，它们分布广泛的特性提供了一种灾变的有利证据，并且现今观测不到这类灾变。另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三叠纪含有木头化石的辛那隆普（Shinarump）砾岩。它是美国西南部发现的钦利（Chinle）岩层中的一种。这种有时会风化成一种粗沙岩的砾岩，通常不超过 30 米厚，但它却能连绵不断地覆盖在近 2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砾岩和砂岩，比方说辛那隆普砾岩，是由大微粒所组成，这些微粒的流动需要许多的能量。

[K] www.grisda.org

它需要的动力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用来推动一大块连续不断的沉淀物的动力是不一样的。很难想象，这种持续性的是由区域性河流的沉淀活动所产生的，就像人们有时假定的一样。任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形成的河谷、峡谷、山脉，都很容易破坏这种连续性……其他层中发现的岩石都提供了相同的证据……如此薄而奇特、又分布广泛的沉积物，似乎更容易让人想到大面积的洪水（广而浅的大片流水）活动，而非局部的沉淀。[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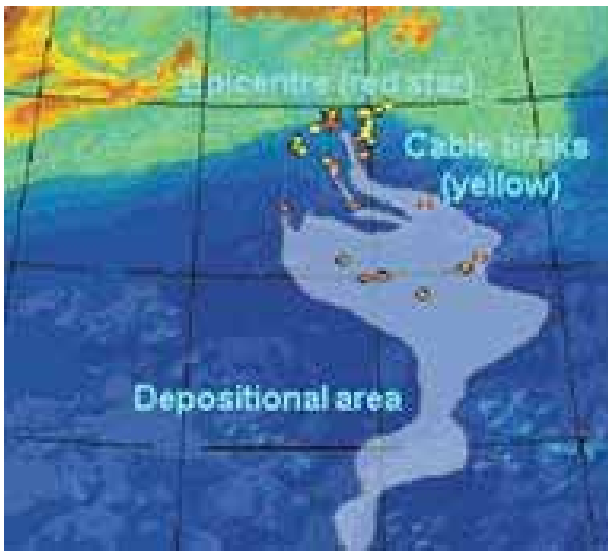
薄薄的 B 层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浊流岩层。它肯定是在像洪水或水下地震等灾难中，通过水的快速流动而迅速沉积形成的。形成这样的岩层很可能最多需要几天的时间。

史蒂芬·奥斯丁（Steven Austin）是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地质学家。他也肯定构成辛那隆普砾岩的材料来自远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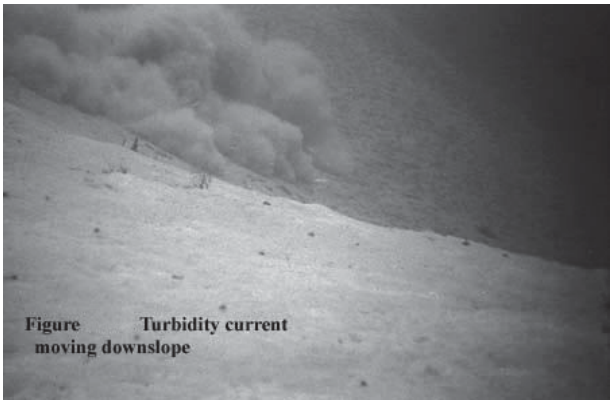
……辛那隆普砾岩……看来是大峡谷周围四处可见的燧石卵石（chert pebble）和砂岩受到侵蚀后剩下的残余。在底下的岩层中没有发现角岩的迹象……角岩只可能是在浅层洪水中从远处暴露的矿源被带到此处的。[27]

罗斯博士和奥斯丁博士提供的辛那隆普例子要比莫里森岩层的例子更有说服力。它非常薄，大部分地方的厚度都小于三十米，但是覆盖面积非常广，有二十五万平方公里，比广西省稍大一些。这是一个完整的单元，没有断裂，而且它形成所需要的材料只能通过湍急的洪水来冲刷挪动。换句话说，这个明显就是在大洪水的时候形成的！[L]

[L] 更多相关资料请阅读由地质学家安德鲁·斯内林（Andrew Snelling）博士所著“创世记洪水的六个主要地质证据”（“Six Main Geological Evidences for the Genesis Flood”），www.answersingenesis.org。



1929 年大浅滩地震浑浊流沉积物地图



混浊流向下流

陆地上(原来在水下沉积)的浊积岩；注意即使是快速沉积，岩层依然层层清晰沉积的大浅滩地。注释1。

“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沉积岩被称为浊流。1929 年北美东北海岸大浅滩地震时，出现了一个典型的‘小型’浊流。大量的海底沉积物顺着大陆坡下滑，以每小时 100 公里的速度沿海底滑动。其中的一部分滑动了 700 公里以上，最终形成了一个大概一米高，体积为 100 立方米的岩层。这个浊流甚至可以触及沉于海底的泰坦尼克号。[28] 据推测，这些在水下形成的‘浑浊沉积岩’现在估计相当于陆地沉积岩的三分之一到一半。[29] 换句话说，它们是在海底迅速沉积形成的。这个发现给过去几十年的沉积地质学带来了一次变革，并且这个发现与‘有一次全球性的洪水，而且这次洪水使地球的大部分化石沉积岩迅速形成。’这个看法完全吻合。

“我们发现全球有很多相似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曾经发生过一次大洪水，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地球的岩层的形成历时短暂。进化论地质学家声称

的漫长时间就不存在了!”

小王已经准备好了反对意见，说：“即使有些岩层，就算是很多岩层都是在你所说的大洪水发生时的短时间内形成的，但是从一个岩层的形成到另一个岩层，其间也可能经历很长的时间啊。”

何教授满脸笑容，看着他，说：“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将继续看一个例子，这是证明进化论时间不存在的最有利证据中的一个：似整合现象。”

7、似整合（又称“平行不整合”或“准整合”）现象[30]

“似整合现象是岩层间的进化论时间间隔。这些几乎总是由进化论学者对化石的解析而决定的。地质层中，一般认为较低岩层的化石绝种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后，较高岩层的化石才出现在地球上。因此这些岩层间经过了几百万年或者几亿年的时间间隔。但是它们一层刚好在另一层之上，中间界限非常平滑。平滑岩层，层层叠加，覆盖了几千甚至几万平方公里!”

小王并不以为稀奇，“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问题就是侵蚀作用。在两层岩层的衔接处看不到任何侵蚀作用的痕迹。下面的岩层要比上面的岩层时间久远许多，但是它还是非常平滑。没有任何东西掩盖这一岩层。如果它裸露于地表，记住这是上百万年的时间，再坚硬的石头都会受到侵蚀作用的影响。

“看看这张图片。这是拍于美国的大峡谷。你认为从下面的岩层形成到上面的岩层开始沉积，其间经过了多长时间？两岩层的衔接处是非常平滑的。但是进化论地质学家推测其在其地方插入的岩层需要一千万年的时间才能形成。[31] 如果在两次沉积作用之间经过了一千万年，为什么下面的岩层大部分都是非常平滑的呢？它应该会被河流划出河床、峡谷和溪谷。但是从其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侵蚀的遗迹！进化论学者认为在这一段（设想的）一千万年，地球出现了很长时段的‘湿润的气候’。[32]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漫长的时间曾经存在，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在美国大峡谷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时间缺口，一亿年的时间到哪去了！ 以下是罗斯博士的描述：

位于美国大峡谷，可可尼诺（Coconino）砂岩（上）和赫母特隐士（Hermit）页岩（下）的交界处十分平滑。在其他地方这些地层被另一个厚达六百米的岩层分开。推测的时间间隔约一千万年。注释1。

> 当我们站在大峡谷边缘时，我们立刻会被岩层极其平行的外表所吸引。这一现象与峡谷本身的外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充分说明侵蚀的不规则性。我们为何不在缺口处观察类似的特质呢？形成这些缺口需要一段时间，那么侵蚀必然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平均侵蚀率是如此的快，所以可能整个地质柱，在地质时代漫长的过去中都会被侵蚀掉了好几次。然而在一亿多年的缺口上[位于大峡谷的‘泥盆纪’时期的神庙尖邱（Temple Butte）石灰石（上层）和‘寒武纪’时期的穆阿夫（Muav）石灰石（下层）之间]我们只注意到较小的侵蚀现象，或是有时看上去十分平滑的结合，或者它根本就是看不见的。在提到这个缺口的一个部分时，[进化论]地质学家史丹利比而斯说道：‘这儿的不整合表面[缺口]，即使过上一亿年多，可能也是难以找到的。’[33]

这里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例子，根据进化论的理论，白色箭头所指示的布里（Bulli）煤层的分界和其上的岩层之间应该有五百万年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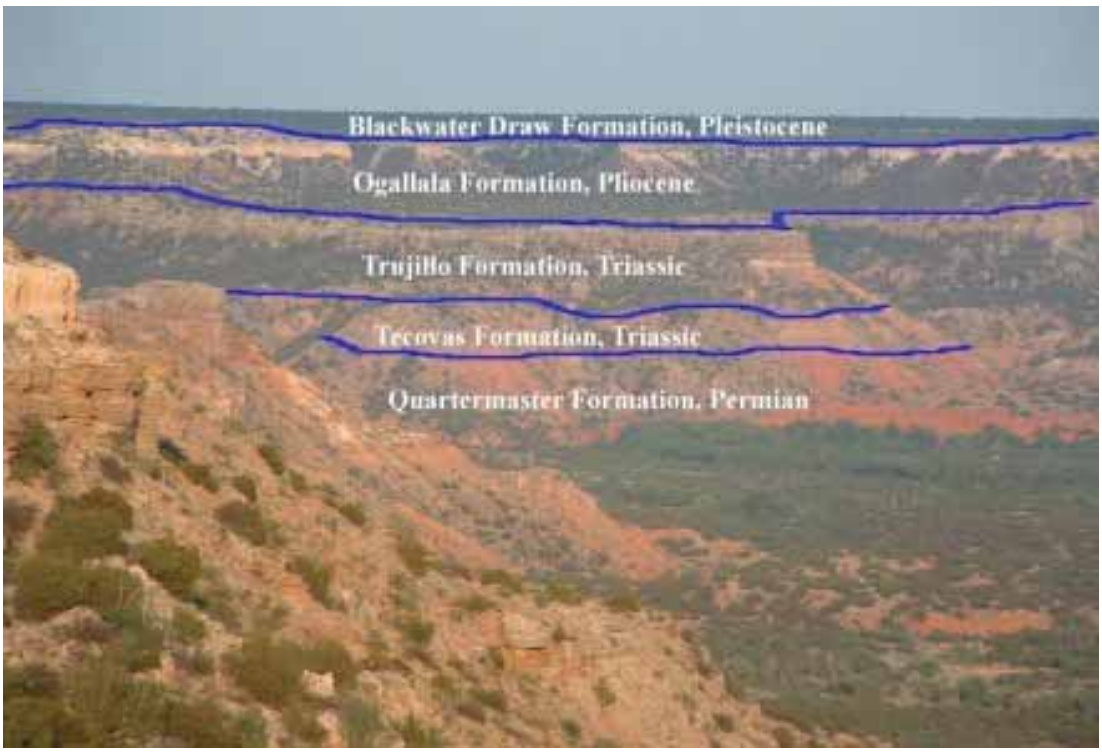
白色箭头所指的是澳大利亚的布里（Bulli）煤层。煤层和其上地层的时间间隔是五百万年。九万平方公里(包括不含煤矿的地方）注释1。

间隔。这个间隔所延伸的地方要比煤层覆盖的面积大许多，有九万平方公里。我们现在只看下面有煤的这段分界。煤几乎比任何岩石都要柔软！五百万年来，难道煤层都没有受到任何侵蚀吗？这合理吗？难道是因为煤层上方还有一层掩盖它的岩层，而最后不过是被侵蚀掉了的呢？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侵蚀作用会刚好在质地柔软的煤层制造出一条如此平滑的分界线呢？侵蚀作用如何能够产生这条平滑的平面？即使有人声称岩层形成之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是岩层间平滑的分界线强有力地说明了这些时间并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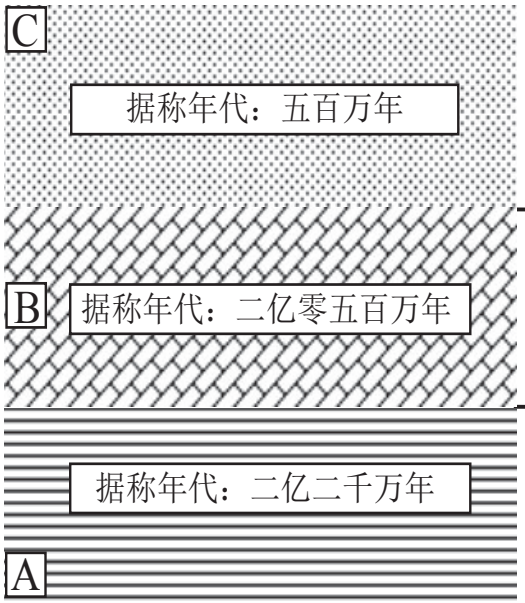
“正如罗斯博士所指出的：

> 我们估计，平均每个地区都在仅 4 百万年的时间里，要发生 100 多公尺的侵蚀。[编辑注解：这是按照少于目前全球平均侵蚀速率的一半来计算的。][34]

现实是许多的分界处都没有找到侵蚀作用的痕迹。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若要一一列举只怕你没有耐心！如果你想要更详细的资料，请阅读罗斯博士的书吧。”



美国德克萨斯州帕洛杜罗峡谷，Ogallala（上）和 Trujillo (Chinle)（下）有平直的交界处，两亿年的时间；平直的分界线延伸 15 万平方公里，他处有其他地层插入。注释1



C 层薄而平整并且随处可见，它是在平整的 B 层上堆积起来的。B 层和 C 层间的沉积不可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然的话，侵蚀、上升和沉积就已破坏了 B 层的表面。但是在 B 层和 C 层间找到的化石经进化论测定法测定，得出这两层之间的沉积经历了两亿年。这段时间根本就不存在。注释1。

小李蛮怀疑惑地问：“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讨论这些岩层有什么意义。”

“这的确有点难，”何教授非常理解，点了点头。“看看我能否为大家总结一下吧。我们刚才讨论了四种普遍的地质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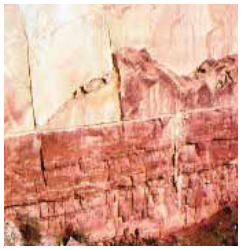
1. 各种生物被冲刷到一处并被迅速掩埋的**化石墓地**；
2. 跨越几个岩层的**多层化石**；
3. 分布**广阔而厚度极薄的岩层**，其中不少是混浊流，这些混浊流肯定是在灾变中形成的；
4. 根据化石年代测定法，**巨大似整合**现象的时间间隔中有上百万甚至上亿年的时间，但是在上下两层岩层间很少有，甚至没有任何时间的迹象。

每一个地质现象都说明了进化论地质学家声称所存在的上百万年的时间其实并不存在。

1. **在一个岩层中形成沉积历时很短：化石墓地。**化石墓地表明整个墓地现场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被水冲成并掩盖的。一般情况下此时间段只有几分钟。不过，象多层化石一样，这段时间肯定不超过几天，或者最多不超过几个月，要不然生物就早已分解腐烂或是被吞噬了。

2. **岩层之间的间隔形成历时很短：多岩层化石。**多岩层化石连接岩层表明，所有相关的化石堆积的时间要比其所需用来分解腐烂，或是被动物吞食的时间短。从树干来看，其存留的时间最多是几年，或者几十年，但是对于动物尸体来说，最多是几个月甚至几天。

3. **沉积整个岩层历时很短：薄而广阔的岩层。**在短时间内形成薄而广阔岩层的必要因素是大灾难，比如说浅层洪水和混浊流。而大灾难的时间不可能维持过久，一般只有几个小时，最多不超过几天。



4. **平顺岩层间的臆想‘间隔’时间并不存在：似整合岩层。**我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在平顺光滑的似整合岩层之间有上百万或几千万年的时间间隔。如果下层的岩层‘仅’几万或者几十万年一直裸露于地表，它肯定会遭到侵蚀而不平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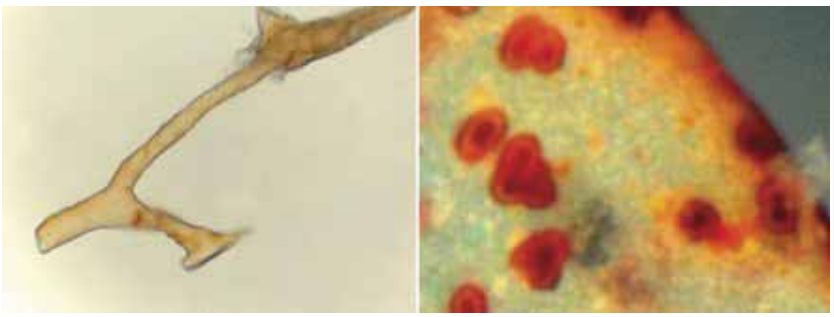
把这些证据放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这些岩层的形成不可能历时几百万年。无论传统的进化论地质学家怎样宣扬他们的观点，他们宣称的时间根本不存在！”

小王看上去非常困惑，他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科学家们都忽视了这些证据呢？”

“这还是我们以前谈到过的，科学家也是凡人。和其他人一样，他们的工作会受到前有模式的影响，会受到成见和前有的思维框架的影响。这就会令他们忽视眼前的许多证据。让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8、生物衰减计时器

“这里有两张在显微镜下获取的动物组织的图片，你们认为这些结构是什么呢？”何教授问。



施韦策在显微镜下拍摄霸王龙组织的图片，据称有六千八百万年。**左：**“柔软的分支结构”（血管）。**右：**血红细胞，可以从血管中挤出。注释1。

两个男孩都思考了一会，小王说：“左边的像是一个管状物，右边的椭圆形物体应该是细胞吧。”

“答对了。”何教授很肯定地回答道：“左边的是血管。右边有点凹陷的圈状结构是血红细胞。与此类似的结构在刚被发现时引起了不少争论。但是实验结果证明，它们都含有血红素——一种血红蛋白。现在科学家都普遍认可这分别是血管和血红细胞了。”

“但是这有什么好争议的呢？”小王觉得很奇怪。

“因为图中的取样，还有另一取样，来自于两个恐龙骨头。这骨头据推测有六千五百万至六千八万年的时间了。”

两个男孩都沉默了，最后小李问道：“它们怎么可能存留了那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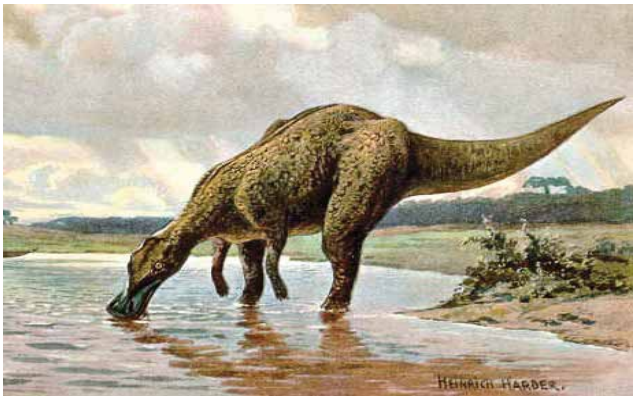
长的时间呢？”

何教授笑了，“正是！它们不可能存留这么长的时间！当初没有人相信，就连玛丽·施伟策（Mary Schweitzer）也面临不少批判，遭到进化论科学研究机构的拒绝。她对于他们怀疑的态度，当时并未感到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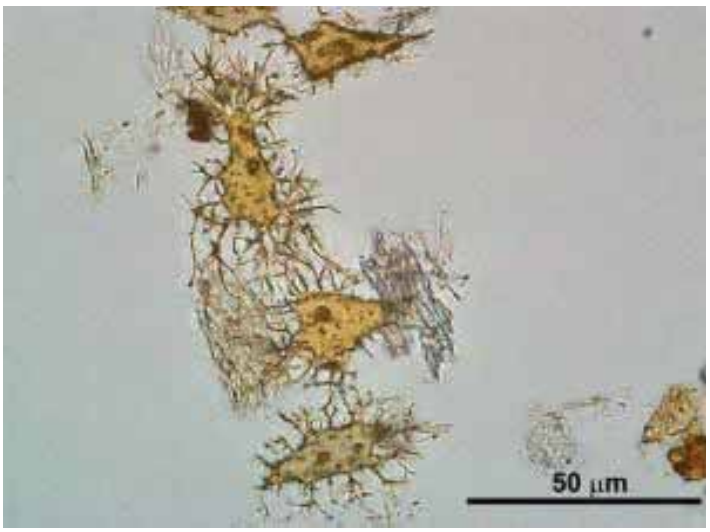
> 施伟策可以理解人们的疑虑。‘如果你把一个血浆取样滞留在柜子里，经过一个星期，其中可能就没有什么是可以识别的了。’她说道：‘何况是在恐龙里的呢？’……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恐龙里的这些血红细胞时‘我起了鸡皮疙瘩，因为任何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可能存留六千五百万年’。[35]

尤其要注意的是，连施伟策博士起初也无法相信血红细胞可以存留六千五百万年——当然她是对的！但是受到进化论成见的影响，她的观点不久以后就改变了。”

何教授皱起了眉头，恳切地看着他们，说：“不要忽视它的重要性，在恐龙骨头里发现血红细胞和血管就说明这个远远没有六千五百万年的时间。有一种年代测定法是利用细胞和生物化学物质的分解腐烂速率来测量的，是一种自然界的定时器。由于自然界无可避免的化学作用，一种生物一旦死亡，它的细胞和生物化学物质就会开始分解。即使是被封闭在石头里的生物组织，也无法避免这种化学作用。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模拟实验已经表明，这些生物组织即使是在理想状态下也会在远远不到六千五百万年的时间里被分解了！”



艺术家构想的一个鸭嘴龙图片注释1。



施韦策的鸭嘴龙骨质细胞（osteocyte）的显微镜图片。据称有八千万年。注释1。

何教授摇了摇头继续说。“别说整个血红细胞，就连一个细胞以下的分子组成结构都不可能存留这么长的时间！用胶原质举个例子，胶原质是一种柔软富而有弹性的蛋白质，也是骨质的重要成分。当施伟策在两只霸王龙中找到软组织后，她接着又在另一只恐龙身上找到了无可置疑的胶原蛋白，这只恐龙是鸭嘴龙，据推测已有八千多万年的历史。她还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一种骨质细胞（osteocyte）。她自己也承认没有预料到会在如此‘古老的’物种中找到蛋白质。

> 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在一百万年以前的化石中找到原来的分子组成结构……[36]

“但当她的发现多次出现并得到肯定后，她和她那些进化论同事们就干脆忽视了所有的化学发现，而且坚持说这些微弱的生物化学物质的确可以存留长达八千万年的时间。他们从未一次停下来思考，这些骨头的年龄是否真有那么古老。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施伟策发现恐龙组织之前，已有科学家做了特定生物分子的预期寿命研究。根据实验室得出的分解速率，即使温度是恒温 0ºC，胶原蛋白质在两百七十万年后就应该是检测不到的了。如果在 20ºC，他们应该在一万五千年后就消失了。[37] 这些计算结果也是由主流科学家，进化论信奉者们得出的。而且为了测得生物组织的最长寿命年限，他们还使用了理想状态下的实验室进行实验。但是事实是，我们能够在恐龙里找到这些生物组织，而且这些恐龙所被掩埋的地方的温度经常在零度徘徊。事实告诉我们这些骨头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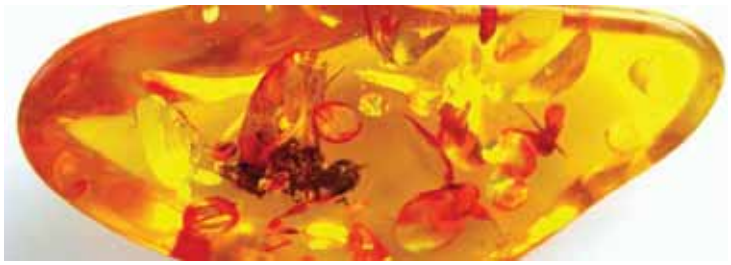
损坏的，染色体中的 DNA。箭头所指为受损部位。注释1。

本不可能有六千五百万年或更多的时间。这些时间根本不存在！

“让我再给你举一个关于生物衰变时钟的例子：DNA 分子的分解速率。我们以前提到过骨质胶原蛋白会在三百万年内分解。DNA 比它更不稳定，即使是在 0ºC 的情况下，经过 12 万 5 千年后就应该不能恢复了。[38] 在已知年代的埃及木乃伊中，所观察到的 DNA 衰变速率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他们的 DNA 只有 562 年的半衰期，[39] 所以在不足十万年后，应该就没有任何 DNA 可以恢复了。

“除了不可避免的化学分解，化石细胞中的 DNA 还要面临地球的本底辐射（背景辐射）。本底辐射源自分布于地壳各岩层中放射性物质的分解。本底辐射的强度虽是根据地方而异，但却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当这一辐射碰到 DNA 分子时就会导致交联（交叉结合），也可以理解为将不同部分的 DNA 焊接在一起并将它们毁坏。如果是在一个活细胞中，DNA 的自动修复功能一般都可以修补损坏之处，但是在一个死细胞中，这种破坏仅会积累。[40, 41] 即使一个化石被密封于极其低温的真空内，单是由辐射所导致的交联（交叉结合）就会在几百万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完全破坏 DNA，使它无法恢复也无法提供任何信息。当然，在此之前能够激发生命功能的任何可能性早就已经被破坏了。DNA 的降解速率是一种闹铃，它在一百万年还未过去时就早早地拉响了闹铃：时间到了！不再有分子啦！

“但是科学家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发表研究性报告，声称已经从一千七百万年到两亿二千五百万年前的化石中提取了部分 DNA[42] 。举个例子，人们从包琥珀中的蜜蜂身上获取了 DNA，这块琥珀的年龄应有两千五百万至四千万年。另一组 DNA 是抽取于一只象鼻虫，密封于一块一亿二千万年以上的琥珀中。如此远古的生物中的 DNA 是不可能恢复的；它早就被本底辐射破坏了。所以进化论地质学家之间有些争议：有些声称是由于污染物的干扰，而另一些则尽力维护自己


被密封于琥珀中的蜜蜂化石。注释1。

的研究结果。他们都没有得到真实的结论：那段漫长的时间根本不存在。所获取的 DNA 应该是可信的，但是它的年龄绝对没有上百万年。

“更令人惊奇的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就有人声称他们使一些从二亿五千万年[43,44] 至六亿五千万年[45] 的岩层中找到的细菌复活了。这些细菌是从盐矿层等地方获取的。为了避免污染，他们对实验控制得非常严谨，并且反复地进行实验，但是结果仍然一样。评论家无法相信细菌的 DNA 和其他部分在过去这么久后仍然可以保存完整。所以即使被污染的几率据说是十亿分之一，研究成果也常会以污染物为理由而被排除。[46]

“事实是，双方对立的意见都可能是正确的。那些使细菌复活的人们认为他们的发现没有受到现代污染的影响，这没错。评论家认为 DNA 不可能存留这么长的时间，这也没错。答案是：这些化石中的细菌本来就没有上百万年的时间，埋有它们的石层也没有那么古老。但是人们没有思考过这种可能性。”

“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么？”小李问。“难道科学家从未思考过地球年轻的可能性么？”

从这样的朴叶化石中提取的 DNA 得到恢复，这个化石据推测有 1700 万年至 2000 万年。注释1。

何教授难过地摇了摇头，说：“即使证据就摆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也没有思考过。也许这也是他们未曾在恐龙中发现血红细胞的原因。第一次发现血红细胞时是一次偶然，是施伟策在霍纳（Horner）的实验室里使用普通的光学显微镜

发现的。后来她又在另外的至少两只恐龙中发现了软组织。所以这类不应该是极为罕见的。但是为什么在一百多年的古生物学研究中都没有类似的发现？因为他们被远古时间的成见所影响，所以没有搜寻这类发现。发现那些含有血红细胞的恐龙骨头的古生物学家几年以来都闻到了生物组织腐烂的味道，但是从未思考过原因：

> 施伟策回忆她的第一次发现后，她就觉察到一个霸王龙的骨架（在蒙塔纳州的地狱溪岩层）有一种死尸的味道。当她告诉一个工作了多年的古生物学家杰克·霍纳（Jack Horner）时，他说；‘是啊，地狱溪 的骨头都是这个味道。’

“不可思议吧！古生物学家认为恐龙骨头肯定是上百万年以上，他们这一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死亡的气息’都丝毫没有触及他们，况且证据就摆在他们鼻子底下。[47]

“古生物学家闻到腐烂的气味就应该意识到骨头里的软组织在被挖上来与空气和细菌接触后已经开始风化了。他们囿于成见，所以没有发现。”

“但是，”小李反问道：“难道主流的进化论科学家不知道创造论者的年轻地球说吗？”

“他们当然都知道，”何教授很肯定地说：“他们公开嘲讽、轻视创造论学者。”

“但是难道他们不知道恐龙骨头里蛋白质、血红细胞和血管的发

2009 年在西班牙的卡斯特利翁(Castellon)附近找到了蝾螈化石。据称该化石有一千八百万年之久。化石包含干燥的肌肉，肌肉中有充满血液的血管——肌肉没有矿化/岩化。注释1。

现都在支持创造论学者的立场吗？”

何教授撅起嘴唇点了点头，说：“他们的确知道！霍纳博士是发现施伟策博士所研究的恐龙骨头的人，他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 当初玛丽[施伟策]在研究这份材料[鸭嘴龙]时，她给我电话说她找到了骨细胞（osteocyte）。我以为她的意思是她找到了骨细胞原来存在的部位，这也是我当时所问的。
>
> ‘不是，杰克，我们发现的是那些细胞，它们还有丝状伪足（filipodia）和细胞核。’
>
> ‘玛丽，那些疯狂的创造论者会爱死你的。’
>
> ‘杰克，这可是你的恐龙。’[48]

杰克·霍纳博士说得没错，我们这些创造论者认可并且知道施伟策博士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柔软的血管、血红细胞、骨细胞、完整的蛋白质，这都说明不仅这些恐龙骨头是年轻的。而且掩埋它们的岩层也是年轻的！”

9、基因衰变

“不仅是恐龙的血红细胞和树叶的 DNA 在衰变，而且在你活着的时候，你身体的基因也在衰变。你的细胞在缓慢地积累突变。其中有些突变在你身体的生殖细胞中产生，并遗传给下一代。平均来看，至少有 100 个新单核苷酸的‘点突变’——很可能比这个数字高出几倍——会传承给下一代。[49] 这一过程会发生在每个个体的身上，其运作会使人类的整个集体基因组退化。这个过程的运作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人类不可能已经存在一百万年。”

“但自然选择不是会淘汰坏的突变吗？”小王问。

“只有非常严重，会导致死亡或阻碍繁殖的突变才会被淘汰，”何教授回答说：“但绝大多数突变都是‘近中性’、‘沉默’的隐性突变。他们微小地扰乱基因信息，但不会对个体生殖后代的几率造成显著影响。”

“既然这样，那有什么要紧？”

“问题在于，这些‘近中性’的突变会在种群的基因组中积累，比如说人类。慢慢的，这些突变就会达到一个让整个种群生存适应性退化的程度。最后，每一个体的基因会积累太多错误，这些错误就会拖垮整个群体。

“这有点类似于重复复印一本说明手册。当你用复印件的复印件再去复印时，说明手册上的字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不清楚。如果你继续这个过程，不用多久，有些字就不能辨认了。这样，你就遗漏了一些信息。渐渐的，你不能读懂整句话。最后，你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但早在完全不能读之前，这份说明手册就已经没用了。因为其中失去了太多信息，已经不能发挥功用。

“人类基因组也是一样的道理，信息在逐渐地丢失。最后，由于丢失的信息过多，功能就会受到损害。平均生育率会降低，预期寿命会缩短，物种也会减少至灭绝。

“我们能在人类的近亲婚姻中看到这一过程的证据。因为人的基因都是成对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即使在某一会影响人生长的关键领域有一个已经发生突变的核苷酸，这个突变也会和从父母另一方遗传而来、未发生突变的健康基因进行抵消。但若亲兄妹或亲表兄妹结婚，那他们的隐性突变就会经常配对，从而引发功能性问题。因此，第一代表亲所生后代的平均寿命就会比一般人短。在这些近亲配婚中，你可以立刻看到积累的基因错误所带来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突变总数在一代一代增加，那就会给整个人类带来类似的影响。”

何教授转向书架，抽出另一卷书，说道：“约翰·森福德（John C. Sanford）教授是一位植物遗传学家，也是一位前大学教授。在他的科学培训生涯中，他接受并相信进化论通常灌输的教义。他曾是一位无神论者，但后来变成了一名有神论者，进而成为基督徒。他重新检验了通过随机突变进化出人类基因组的可能性，得出的结果是：突变的积累其实是在驱使我们迈向灭绝。

> 如果基因是在退化，那我们的种族就不是在进化。一个物种的衰老和一个个体的衰老很相似，两者好像都涉及突变的逐渐积累。……当亲表兄妹婚配时，其子女的预

> 期寿命会严重缩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近亲繁殖暴露出基因组内还没来得及‘浮出水面’的基因错误（隐性突变）。近亲繁殖就好像管窥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基因走向。近亲繁殖所生子女缩短了的预期寿命反映了基因组的整体老化，并显示出一直隐藏着的大量基因破坏（隐性突变）。”[50]

“但不是至少部分是有利突变吗？”小王反驳道：“也许保留的有利突变超过有害突变呢？”

何教授肯定地摇摇头，说：“在特定情况下，仅有极小部分的突变才会是‘有利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些有利突变是在制造具备功能的新结构；十亿年你也休想能产生一个具体的新蛋白质分子，而且那些‘随机产生’的新蛋白质只会让事态更糟糕。［见本册第一章］但若不知怎么地，真产生了对你生存的净效果是有利的罕见突变，那他们也无法让整体的衰变进程停滞。

>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坏的突变要远远多于好的突变，就可以肯定任何这样的 DNA 连锁块必然会退化。成群的坏突变总是会将极少的好突变一起拽进去。当我们还在等着一个罕见的有利突变出现时，大量有害突变已经在附近堆积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时间是我们的大敌。时间越长，剩下的信息越少。[51]

关键是因为上帝咒诅了地球，我们就迈向灭绝。问题在于，多快灭绝？如果突变的累积率仅为每代100个——基本上肯定实际累积率比这个高，很可能高出十倍——那么在以 25 年为一代的一百万年中，就会在人的平均基因组内发生 400 万个突变。[M] 早在这 400 万个突变发生之前，人类就已经在遗传学家所说的突变崩溃中灭绝了。简而言之，

[M] 这和第二章中，黑猩猩基因组和人类基因组在 600 万年内无法产生 4000 万个差异的讨论没有冲突。这平均的 4000 万个差异会存在于黑猩猩种群和人类种群的所有成员中。相反，这假想的 400 万个累积突变会在不同的个体中显［接下页］

地球上的生命远远不可能像进化论者所宣称的那么古老。”

放射性测量

“那么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所提供的年代又作何解释呢？”小王问：“据我了解，科学家们可以用这种测定法准确地测出几百万年甚至几亿年前化石的年代。”

何教授富有个性地使劲点了点头，说：“是的！我们到处都能读到这些年代，这些年代也搅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这些年代，所以我就对放射性年代测定法进行了漫长而细致的研究。”

“您研究的结果是什么？”

“一方面，这些年代测定法仍然是年轻地球创造论未解决的一个问题，”何教授稍皱眉头，承认说：“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年代测定法总不可靠，常常会得出一些自相矛盾，不准确的结果，完全不足以推翻我们刚讨论过的年轻地球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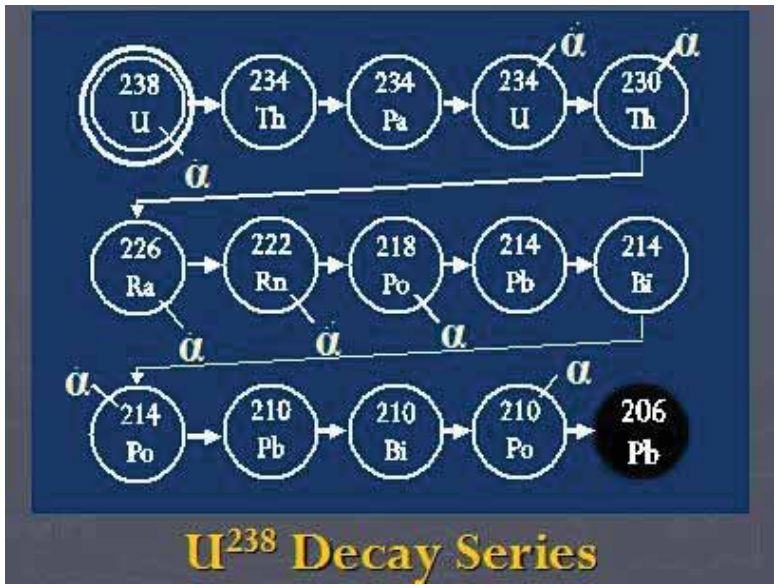
“首先要注意，放射性测定法只适用于测定完全熔化了的火山岩。这些岩层的温度过高，化石无法在其中得以存留。放射性测定法不能用于直接测定含有化石的沉积岩，至少绝不应该用它来测定！沉积岩是风化沉积物混合而成的，哪怕是理论上用放射性测定法，其测定的结果也绝不可靠。当他们说通过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测得某些化石层有几亿年时，其实那是测量石层附近的火山岩层的结果。”

“那么用于测定骨头的碳 14 测定法呢?”小李问。

“这是一个使用范围非常有限的特例。”何教授回答说：“我们马上会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放射性年代测定法的原理。一些被称作‘母体’元素的放射性元素——比如说铀 238—会不断地分解原子，渐渐衰变，成为其他的元素。在这一例子中，铀 238 如图中描述的，会分解 α（阿尔法）粒子。这一过程最后会得到稳定的‘子’元素，这一

得非常不同。



铀 238 放射性衰变系列。注释1。

例子中派生的子元素是铅 206。通过在实验室测出短时段中的衰变，然后再推至长时段衰变就可以测得它的衰变率。在一定量的母体元素中，其中一半衰变所需的时间被称为半衰期。铀 238 的半衰期约为 45 亿年，也就是说如果有两克铀 238，理论上经过 45 亿年就只会剩下一克，同时也会有一定量的铅 206。随着时间的推移，铀 238 和铅 206 的比值应该会以一种可预测的速率变化，所以理论上，可以通过比较铀 238（母体元素）和铅 206（子元素）的量，计算出岩石形成的年代。”

何教授笑了：“这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一样的，理论上是非常完好的，但是现实却总是杂乱不堪！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先要满足三大条件，才能够给出确切的年代。

1.取样岩石必须在它的历史中一直是个‘封闭的系统’。取样岩石在整一历史中没有增加或移走母体元素和派生元素（包括不可间杂衰变过程中的元素）。
2.须知其初始的状态。必须确认在岩石形成时不存在派生元素。或者，要确切掌握母体元素和派生元素的初始比例。
3.在取样石头的整个历史中，放射性衰变率必须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在实际测量的岩石中，前两个条件常常出错；而第三个条件则受到创造论科学家甚至少数非创造论科学家的质疑。”

第一个不可靠的条件：岩石是封闭的系统

“首先你要知道：在实验室，以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测定的数据多数是不被进化论地质学家认可的，这些数据也通常不会被公开。这些数据不被认可，一般归因于这块岩石在其形成的历史中受到外界的影响，其母体元素或是派生元素在外界的影响下有所增减。举个例子来说，当由母体元素和派生元素的比值所得出的年代过于‘久远’，他们就会将其归因为地下水将子元素渗入到岩体中，从而导致数据的误差。如果其比值得出的年代过于‘年轻’，他们就会将其归因于在岩体形成很长时间后发生的‘再加热’使派生元素从岩体中分离了。”

“他们怎么知道一块岩石的年代太‘年轻’还是太过‘久远’呢？”小王问。

“这一般取决于所发现的化石是在岩石层之上还是岩石层以下。这些年代是他们已经分配好的——年代的分配至少部分基于年代测定框架，这是在发现放射性之前就早已存在的。当化石的年代和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得出的年代不相符时，科学家总会采用化石的年代。他们称其为‘化石限制（fossil control）’。

“当然，地质学家们会尽量避免使用一些母体元素或是派生元素看似受到过外界污染影响的岩石。但是所有的地质学家都认同，发生于岩石中的这种污染是用任何物理检测方法都检测不到的。事实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岩石都不是封闭系统，即使是坚硬的岩石，物质元素仍然能够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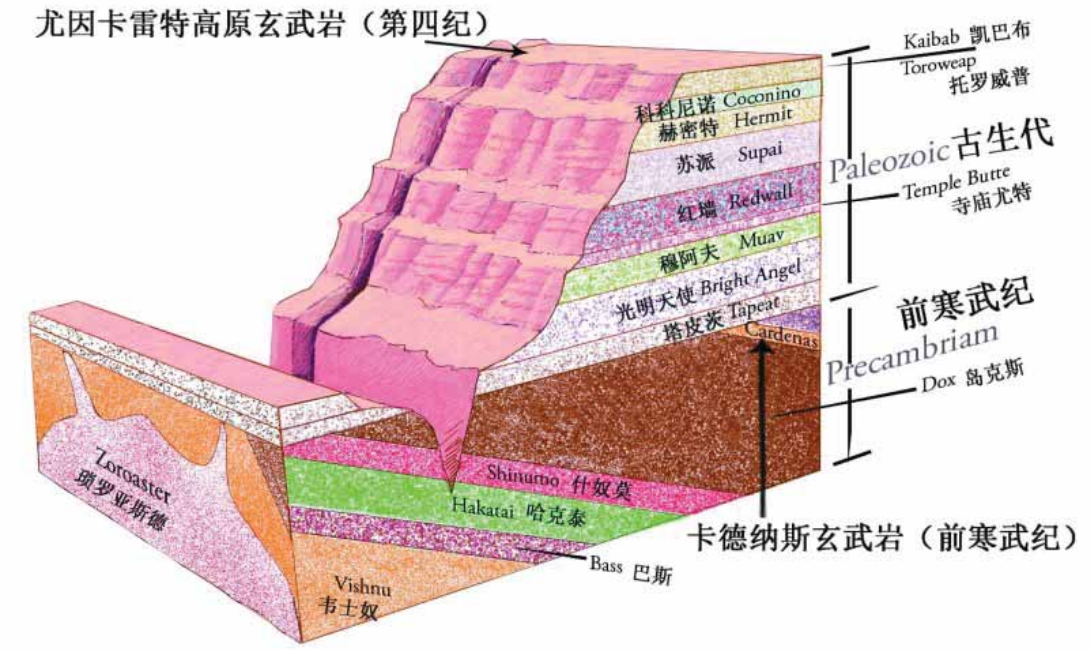
“首先，看一个关于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尤其不可靠的具体例子。我们已谈过美国的大峡谷，那里大部分的岩石都是沉积岩，所以能用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测定的岩层少之又少。可以测定的岩层分别位于底层和顶层，它们都是玄武岩——硬化的火山熔岩。位于顶部的岩层，尤因卡雷特高原（Uinkaret Plateau），包括峡谷被冲蚀后倾泻于峡谷表层的熔岩，其年代明显相对较近！这一点，连进化论地质学家也认同。他们认为高原的顶岩层形成于最近的几百万年；而底下的岩层，卡德纳斯玄武岩（Cardenas basalt），则可能接近十亿年。但放射性年代测定法给出的结果怎样呢?

“注意在测定中使用了各种元素和方法，包括一些最近比较受欢迎的测定法。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对顶层测出的年代低至一万年，高至26亿年。所测出的绝大部分年代都是毫无价值的，这是进化论地质学家也认同的。事实上，唯一相近的测定结果就是一万年，虽然对于高原的某些部分，进化论学者也会认同有几百万年的历史。而其余所有的，虽然通过了常规测量技术的仔细测定，但测出的年代都可视之为无效。如果在有核查对照物的情况下，这些测定法测出的许多年代仍出现如此多的错误，那么在无从核查的情况下，为何还要相信这些测定法呢？

“而测出的底层年代有四千万年（设想的!）的时间跨度，从7.15亿万年到 11 亿年。这其中那些相对短的年代普遍不被接受，因为不到一定的时间，卡德纳斯玄武岩上面的某些特定岩层就无法形成。所以目前一般只接受 10 亿年以上的年代——暂时如此！我今天偶然浏览网页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网站列出了所有的年代数据并称之为不可确定的，而另一个则信心十足地声称11亿年是经过科学鉴定的年代。

“注意，最终被选来测定底层年代的铷-锶测定法——铷-锶（Rb-Sr）等时（isochron）年代的10.7亿年和部分铷-锶（Rb-Sr）模式（model）年代的11亿年——也是被拒绝用来测定上层年代的测定法。同时，唯一一种测量上层的结果得到认同的测定法——部分钾-氩（K-Ar）模式年代的10000年等——也是通常被拒绝用来测定下层年代的测定法。

“选择铷-锶（Rb-Sr）测定法为测定底岩层的正确测定法有什么实际依据么？仅因为其测出的年代符合他们预期的年代！所以开放性系统是科学家用来把原本不被认可的钾-氩年代合理化的手段，即：一个会导致氩减少而改变钾-氩比值的‘再加热’过程。同时，对于上层的测定，铷-锶测定法是不被认同的，但部分钾-氩测年法因为符合他们的假设，所以也就被选中了。这些结论都没有任何实验根据，不过是要强行使测出的岩石年代符合一个预先设定的框架罢了。”



放射性测定法所测得的大峡谷火山岩层。注释1。

尤因卡雷特（Uinkaret）高原玄武岩（大峡谷顶部）	
六种钾-氩(K-Ar)模式(model)年代:	1 万年；120 万、260 万、360 万、260 万年，和 1.17 亿年
五种铷-锶(Rb-Sr)模式年代：	12.70 至 13.90 亿年
一种铷-锶(Rb-Sr)等时(isochron)年代：	13.40 亿年
一种铅-铅(Pb-Pb)等时年代：	26.00 亿年
卡德纳斯（Cardenas）玄武岩（大峡谷顶部）	
五种钾-氩(K-Ar)模式年代：	7.91 亿年至 8.53 亿年
六种铷-锶(Rb-Sr)模式年代：	9.80 亿年至 11.00 亿年
一种钾-氩(K-Ar)等时年代：	7.15 亿年
一种铷-锶(Rb-Sr)等时年代：	10.70 亿年

大峡谷的放射性年代测定法结果，见注释27，第 120-128 页。

[注意：创造论科学家们收集的卡德纳斯（Cardenas）玄武岩（大峡谷底部）样品后来经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测定，得出了 5.16 亿年至 15.88 亿年这一更宽的范围。放射性分析是由一常规进化论地质学实验室作出的。见注释10，第 57 页。]

第二个不可靠的条件：岩石形成时不存在子元素

何教授有些激动了，甚至有些生气了，他说：“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放射性测定法困惑了我好些年，是阻碍我相信圣经历史最大的障碍之一。然而，那些‘科学家’会非常草率地处理那些与他们先入为主的进化论信仰不相符的结果！”

从小王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何教授的情绪有些吃惊。

何教授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继续说：“你也许会认为，这些发现可能是例外的，但其实并不罕见。只不过多数自相矛盾的发现从未被报道罢了，所以我们很难准确地知道有多少测定出的结果被排除了。[52]

“我们从何能得到一个客观检验这些测定法的方法呢？我所知道的最佳方式就是用放射性测定法测定史上已知年代的火山岩。圣海伦火山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并于 1980 年爆发了。在 1980 至 1986 年间，火山口形成了高达 250 米的熔岩穹丘。1991 年，一些创造论地质学家去现场收集了一块仅有五年时间的岩石标本，后把这块岩石送到一个传统的进化论地质学实验室用放射性年代法进行测定。他们预先没有告知这块岩石的取处。所得到的测定结果是：从 34±6 万年到 280±60 万年。[53] 两位地质学博士，奥斯汀和斯内林写道：

1980 年，圣海伦火山爆发。11 年之后，新的熔岩穹丘经放射性测定法测出的年代为 34-280 万年。注释1。

因为由钾衰变至氩的速率极低，所以圣海伦火山 1980 年爆发时所形成的岩石应该是‘过于年轻’而不能测定。因为在岩石中应该几乎没有派生氩元素。现在收集

> 的样品所用的测定法是氩——钾年代测定法。根据放射性同位素年代测定，在熔岩穹丘中的部分矿物质已有 240 万年之久。将所有的矿物质混合后，用氩——钾测定法测量得出的年代趋于 35 万年。然而，我们知道这些矿物质以及含有矿物质的岩石是在1980到1986年间冷却于熔岩中的。这类情况并不罕见，几乎每一次用放射性年代法测定已知年代的岩石，所测出的年代都是非常夸张的。如此，对于那些我们不知道年代的岩石，用这些测定法还可信么？[54]

很明显，圣海伦火山的岩石即使被熔化也没有失去岩石中原有的全部氩元素。新的岩石从岩浆中‘继承’了氩元素，或可能是从大气中吸收的。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氩元素并非源自放射性衰变。也就是说，放

地点	时间	放射性测定法测定结果	最小放射性“年代”
基拉韦厄(Kilauea Iki)玄武岩，夏威夷	1959 年	850±680 万	170 万
斯特龙博利山(Mt. Stromboli)，意大利，火山弹	1963 年 9 月 23 日	240±200 万	220 万
埃特纳(Mt. Etna)玄武岩，西西里	1964 年 5 月	70±1 万	60 万
药湖高地(Medicine Lake Highlands)黑曜岩，玻璃山(Glass Mountains)，加利福尼亚	<500 年前	1260±450 万	810 万
霍阿拉拉(Hualalai)玄武岩，夏威夷	1800-1801 年	2280±1650 万	630 万
在火山弹中的歪长石艾里伯斯山(Mt. Erebus)南极洲	1984	64±3 万	61 万
基拉韦厄玄武岩，夏威夷	<200 年前	2100±800 万	1300 万
基拉韦厄玄武岩，夏威夷	<1000 年前	4290±420 万 3030±330 万	3870 万 2700 万

史上的几个火山爆发及其放射性年代。见注释55。

射性测定法要满足的第二大条件，即岩浆在形成时没有任何派生物质，在此已经不成立了。若不是已经知道这些岩浆距今不远，我们又如何断言其中的氩元素是继承来的呢？我们也许就会接受放射性测定法所测定的年代，认为这块岩石已经存在至少几十万年了！

“这不是一个特例。在这个列表中极为有限地列出了几个放射性测定法和火山爆发的年代相冲突的例子，[55] 还有许多例子没有给出。岩浆在冷却后仍会保留其中的氩元素，这是非常常见的。”

“那是不是所有近期喷发的岩浆都会被放射性测定法测出久远的年代？”小王问。

“不，不是所有的。但如果放射性测定法是可信的，那为什么会测出如此多的错误年代？要知道，这些火山都是近期爆发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体元素和派生元素在岩石内外游动的机会越来越多。时间越长，这种测量方法不会更准确，而是误差更大。最后，我再问一次：如果在可以检测的情况下，发现了这种测量法的众多错误，那么在不能检测的情况下，我为何还要使用它呢？”

第三个不可靠的条件：过去的放射性衰变速率更快吗？

“我不相信这种测定法，”何教授继续说着：“但我承认放射性测定法仍然是创造论者的问题。在放射性测定法中，一个岩层的年代似乎与它所处的深度有关。这也许是因为放射性元素和派生元素从地层中上升时候混合所导致的，换言之，这个观点就说明了解决放射性测定的问题需要涉及地质化学现象，如此一来，前面第一和第二个条件就错了。但是我承认，即使这样也很难解释所有看似已发生的放射性衰变。要解决这个问题，创造论科学界的精英们正向第三个条件，即放射性衰变的速率从未改变，发出挑战。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深入讨论。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查阅一些近期的研究材料。[N] 但我要提到一点：对于放射

[N] 两部技术性非常强的著作，载入了截至 2005 年的研究： Vardiman, Larry, Andrew A. Snelling and Eugene F. Chaffin, Eds.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January 2000. Vardiman, Larry, Andrew A.
［接下页］

性衰变速率在过去不能大大加速，不能通过像磁性伽马射线爆发的类似事件暂时加速，或者不能自然地形成不长期稳定，都没有绝对的理论原因。[56] 如果这些假定中的任何一个是正确的，那么它们所测定的结果就会导致一个过于古老的年代。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强力的证据支持这些观点，它们仅仅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校准：放射性年代测定法的校准标准是什么？

“我认为放射性年代测定法不准确还有最后一个原因——这一测定法没有任何可靠的校准标准。若你有一个手表，你就需要‘校准’，即对照一个其它你认为精准的时间来调时间。100 年前，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刚被人们使用时，它所使用的校准标准是 19 世纪对沉积岩的研究。那是在发现浊流之前，当时科学家们极力‘忽视’多岩层化石。地质学家认为大部分厚实的沉积岩层都是按照每一百年几厘米甚至几毫米的速度逐渐沉积形成的。这一速率最大程度地结合对沉积岩层厚度的估算，地质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寒武纪岩层历时六亿年。这就是最先出现的被认为化石比微生物大的岩层。[o]

“这六亿年是在 1893 年由一个有声望的地质学家提出的。其他人所提出的年代也与此相近。[57] 六亿年非常接近于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寒武纪初期的岩层年代。这里的关键是：绝对没有任何人，创造论者或进化论者，还会接受对沉积作用的研究结果。没人会接受测定出六亿年的这一测定法！如我们刚在上面提到的浊流，沉积作用通常都是灾难性现象，现在普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沉积现象的速率高度起伏不定。你不能光测量一个岩层的厚度，然后根据这个厚度计算岩层需要多少年来沉积形成——而这正是 19 世纪的做法。

“放射性发现于 1896 年。当二十世纪初期，人们刚开始使用放射性测定法时，他们是如何检测其结果的呢？猜猜看！”

“根据沉积作用测定时间法来检测！”小李脸上浮出胜利者的笑

Snelling and Eugene F. Chaffin, Eds.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Vol. II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January 2005.

[o] 现在，在一些‘前寒武纪’的岩层中找到了形体更大的化石。

容，回应道。

“没错！你们知道么，放射性测定发现与沉积作用研究出的时间是相吻合的！据我所知，那是下来的几十年，放射性测定法的唯一校准依据。后来放射性测定法就成为了标准，而不再被接受的沉积作用测定时间法就隐退了。这就是科学界所说的‘跟踪效应’，就是首先确认你的结果与之前广为接受的结果相符合。[58]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放射性测定法呢？它们最初是以沉积测年法作为校准标准，但现在沉积测年法已公认是错误的。”

碳 14 测定法：对于创造论，不是问题

短暂的沉默后，小李问道：“何教授，那么碳 14 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说过您会解释的。”

“是的！碳 14 不是创造论的问题。首先，从理论上讲，它的适用范围仅有几十万年。而在现实中，人们使用它的范围仅在所谓的五万年左右。还要注意的是，这一方式只能用在曾经的生命体上。对此，一位创造论科学家是这样解释的：

> 碳 14 测定法得出的年代是根据计算衰变的碳 14 元素和稳定的碳 12 元素的比值得出的 ($^{14}C/^{12}C$)。这一方法测定的标本仅限于曾经有生命的样品，例如木质或骨质，将曾经测出的碳 14 和碳 12 的比值与现今活物中的比值相比较……
>
> 错误的结果一般是由碳 14 和碳 12 的起始比值假设错误引发的，污染[附加碳]或是淋洗[碳转移]。洪水前或是洪水前早期的标本，给出的年代太老，有上万年。这是因为洪水淹没了许多富含碳 12 的动植物，这就会导致碳 14 和碳 12 的比值较小，从而会被误读为非常古老的年代。[59]

“碳 14 测定法取决于大气中放射性碳 14 和非放射性碳 12 的比值。所以，关键就在于弄清楚碳 12 和碳 14 过去的比值，然后就可以调整或校准碳 14 测定法测出的年代。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同意碳 14 测定法测出的年代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校准’，因为大家都知

道：大气中碳 14 的含量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如太阳的宇宙辐射波动、地球磁场、火山爆发、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等。同时大家都认同海洋对此的重要影响，区别在于创造论学者承认大洪水的影响。以下是罗斯博士的结论：

> 毫无疑问，《创世记》中描述的世界性大洪水会造成地球上碳元素周期的巨大变化。创造论者普遍认为在那场洪水泛滥之前，空气和植物中的碳 14 含量要低一些。这样的设想和煤、油中碳 14 的含量极其低相吻合！他们随后提出，那场灾难后的逐步调整使得碳 14 缓缓增加。洪水后的大约 1000-2000 年，逐渐上升的碳 14 含量会在计算上使得在岩石薄层和其他沉积物中测定的年代和序列较为古老。创造论者提出的有关影响碳 14 含量变化的因素也包括一些非创造论者对碳 14 的反常现象做出的相同解释。我们应该特别提一下：（1）洪水前较大的碳元素储量稀释了碳 14；（2）洪水前较强的磁场，引开了产生碳 14 的宇宙射源；（3）洪水之后碳 14 被混合到海中的比率，会影响大气和海洋中碳 14 的浓度；（4）产生碳 14 的宇宙射源的强度发生了变化。[60]

简单地说，这种洪水模式意味着洪水之前，碳 14 的含量相对较低；而洪水一过，碳 14 的含量就更低。这就会导致在那段时间内死去的生物所含的碳 14 会比现在的生物少，因此，这些生物就会被误测为生活在极其古老的年代。

“众所周知，碳 14 测定法常常出错，就连对正活着的生物也会测出几千年的高龄。

> 经碳 14 测定，现存于冰岛的水生藓类，有 6 到 8 千年的历史；内华达州的活蜗牛有 2 万 7 千年的寿命。大部分的海洋活标本经测定，至少都有数百年的‘岁数’。这些例子阐明了有时号称的‘储积作用’，这很可能是碳 14 测定法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一些活样本经碳 14 测出了不可思议的年代，是因为它们所在的环境中，碳 14 含量低于正常状态，

> 因此，它们即使是还活着，所测出的结果也很古老。其他反常的现象可能缘于其他原因，比方说碳 14 原子与其他碳元素间的相互转换。例如：经碳 14 测定法测出，一头阿拉斯加冰冻麝牛的头皮肌肉有 24140 年历史，而其头发却是 17210 年。夏威夷的海洋甲壳类动物，如果被保存在火山而不是石灰石中的话，测出的时间就比较短。[61]

由于这一测定法出错的种种可能，其测定结果常常被进化论的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们置之一旁。让我给你两个实例，其实可以引用的实例数不胜数。有时候，进化论学者把碳 14 测定的古老的年代放在一边而选择更为年轻的年代。

> 通过测定 11 具早期北美洲人体骨骼的年代，充分表明测定这个时期的年代十分困难。早期公布了几种测定法测出的年代，它们平均超过 2 万 8 千年。新的研究说明这些骨骼，平均不超过 4000 年，但这些更正的年代也面临着挑战。[62]

“有的时候，进化论学者把碳 14 测得的年轻年代放在一边而选择更为古老的年代。1969 年，在澳大利亚出土了一个被称为蒙哥湖女人（Lake Mungo Woman）的化石。碳 14 测定法对化石的骨磷灰石（硬骨质）的测定结果趋向于 1.9 万年，而对胶原质（软骨质）的测定结果则趋向于 2.47 万年。五千年是个很大的误差，到底哪个数据是正确的呢？但是测得埋于她上方的一块木炭是 2.65 万年，因此就采用了这一较古老的数据。因为化石的年代越古老就会越令人兴奋！1998 年，人们用另一种测定法（热放光测年法）来测定埋址，结果将以前的数据修正为 4.2 万年，更

‘蒙哥湖人’化石之一。注释1。

激动人心！1999 年，人们又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包括另外一种热发光测定法），所得到的结果是 6.2 万年，这更为震惊。但是最后的一次结果还在争议中，因为这个结果不符合一些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家们对人类进化的论定。[63]

“这里很有意思的是，碳 14 的测定结果就这样被置之不理，被其他测定法测出的更为‘有趣’、远古的结果所代替。好像在找到更合心意的结果后，没有人类学家认为有必要捍卫碳 14 所测出的年代。突然间，科学家们就否认之前已被广泛报道，广为接受的碳 14 测出的年代，并且他们认为这种否认非常合理。当然，他们会给出一些看似合理的理由，这类事情时有发生。

“这所有关于蒙哥湖女人的年代都是错误的。碳 14 的测定结果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数据的校准方式有误，也没有考虑挪亚洪水影响了大气中的含碳量。其他的方法，比如说：热释光测年法，不仅未经校准，而且支撑它的假设也是极其无力的，还不及一般的放射性测定法。

“如果进化论人类学家都不接受他们自己用碳 14 测出的年代，那我又为什么要接受呢？我知道碳的比值因曾经的一场洪水而发生了改变。”

碳 14：作为年轻地球创造论者而重生？

“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进化论学者来说更为棘手。”何教授笑了：“碳 14 测定法似乎‘重生’了，现在成为了一个年轻地球论的创造论学者！”

“什么意思？”小王问。

“回想一下，碳 14 的半衰期相对较短——大概 5730 年。这也就意味着，在不到一百万年，就无法在生物化石中检测到碳 14 了。所以进化论科学家就不会用这种方法去测量估计有几千万或上亿年的化石。但当创造论科学家将一些这样的样本寄给碳 14 测定实验室检测时，结果是，在本应是几亿年前的样本中还是能够不断发现碳 14，包括在煤矿中发现的煤块和树木化石。[64] 报告结果显示出碳 14 的含

量远远高过实验所能检测到的最低量，并且这个含量高至不能用污染来回避。一个上‘二叠纪’时期煤层中的树桩化石应该是二千五百万年，而测量结果是 33,700+/-400 年。这就说明所发现的碳 14 含量超过现在还活着的生物含量的 1%，这个含量对于这样的测试是非常显著的。此外，研究室报告说其中的化学元素比值‘和在代表木质有机碳的树桩化石中所分析的碳比值，并且没有受到污染的影响一致。’[65]

在一个 2.5 亿年的煤层中找到的树桩化石。碳 14 对其的测定结果为：33,700+/-400 年。注释1。

“请记住，这个‘33700’年需要在洪水后碳 14 含量改变的基础上进行校准，这大概会使这个数字降至 10000 年。但这也绝不可能与‘几亿年的时间’相符。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取自沉积岩的木化石，据传统地质学测定有一亿八千九百万年，后来又碳 14 又测出了二万到三万年的结果。它们所含的碳 14 是现今活物含量的 2.5%到 7.5%，这远远高出了假定有污染源而导致的 0.2%的碳含量。它们的化学元素比值同样是‘和在代表木质有机碳的树桩化石中分析的碳的比值是一致的。’[66]

“现在想一下进化论学者们的困境：他们要么否认碳 14 测定的这些年代，要么承认‘几亿年’的年代是错误的！当然，即使是在无

左图：采石场出土的标准化石，测得年代为 1.89 亿年。**右图：**同一地方的木化石，碳 14 测定结果不到 3 万年。注释1。

证据证明有污染的情况下，他们还是选择了否认碳 14 测定的这些年代。既然这样，我们又为何要接受任何碳 14 测定的年代呢？”

“那么，何教授，您对碳 14 怎么看呢？”小李问道。

“因为化石并没有上百万年的久远年代，所以我认为化石中的确含有碳 14 元素。但在碳 14 测定法给出正确的化石年龄之前，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校准。否则碳 14 测定的结果就经常会高出实际年龄。”

“那么其他的，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呢？它们得出的数据不是几百万年甚至上亿年吗？”小王问道。

何教授承认道：“的确需要一个解释，但是科学家现今所给出的漫长年代不可能是正确的。”

“这听起来好像你只相信与你信仰符合的观点。”

很多的自然现象都证实了‘年轻’地球一说

“不是的，小王，我是选择相信许多极具说服力的科学证据。我们已经讨论了 9 种不同的‘时钟’（计时器），它们都直接否认了放射性测定法测出的年龄。我还没提到以下几个方面：

10. 矿物质中的氦元素过多，经过了几十亿年，它们早就应该释放出去了；
11. 大气中的氦元素太少，经过几十亿年，空气中的氦元素应超过现在的 1000 倍；
12. 山体上升的速率过快，如果这样的上升速率持续了几百万年，那现在的山就高得不可想象了。
13. 如果火山爆发已存在了数亿年，那地表的岩石几乎远远不够。
14. 如果沉积作用已经持续了几亿年，那形成的沉积岩也应该远远不止大陆上的这些。
15. 如果地球和月球真象传统天文学家所说的已经存在了几亿年，那月球就早已旋转至距离地球很远的位置，比现在的位置远许多。
16. 如果我们的银河系和其他自转星系已旋转了几亿年，那么碟状的星系中间突出的部分将变为扁平——也就是所谓的‘旋卷困局’。
17. 地球磁场的实际衰变速率（包括磁极倒转）太快，持续时间不可

能超过一百万年。

18. 按照传统进化论的长时段来看，星系中的超新星残余太过稀少。[67、68]

19. 紧密重叠，凹凸的岩层[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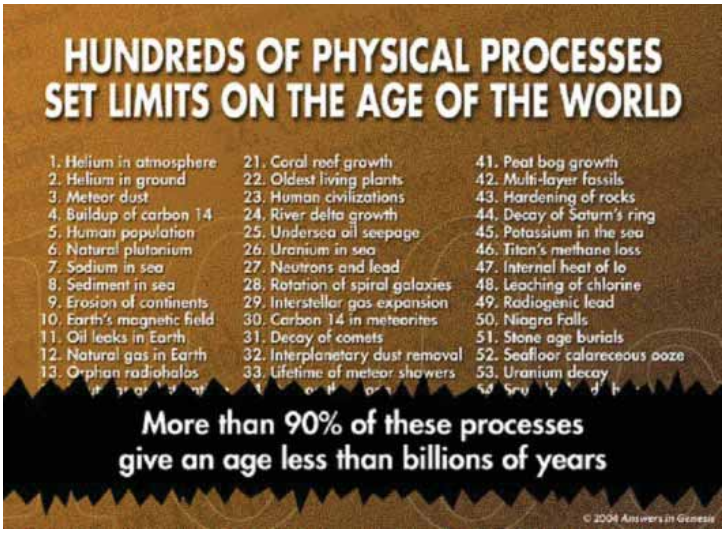
小王挥手打断了何教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反对您观点的证据不也同样多吗？”

“不，我相信任何客观地探求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得到相同的结论。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

“罗塞尔·汉弗莱斯(Russell Humphreys)是一位物理学博士，他在美国一所重点研究院从事地质学与核子物理学研究多年。他起初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进化论。上大学时成为了基督徒，但仍相信‘古老地球’一说。但他最终成了一位支持年轻地球说的创造论者。汉弗莱斯博士这样说：

> 据我估计，知道地球大致年龄的途径少说也有几百种。而在这几百种途径中，最多有几十种支持地球有几十亿年。其余 90%的途径告诉人们地球绝对没有几十亿年。[70]

如果你愿意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你也会得到相同的结论。是相信90%的证据是错误的，还是相信 10%的证据被误读，哪一个更合理呢？”



有上百个自然过程可以用于测量地球的年龄。这些“时钟”有 90%所测出的地球年龄并不像我们平时以为的，多达十几亿年，而是要比之小。注释1。

“但是您对放射性测定法的解释也不完整呀，”小王倔强地坚持道。

何教授点点头，说：“没错，我现在还没有完整的解释。但是我对放射性测定的错误有一定的认识，也对其他‘时钟’有

一定认识，因此我可以理性地拒绝由放射性测定法得出的漫长时段一说。”

“这个真的合理么？”小王有些怀疑。

何教授笑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从前有个高中生，他的妈妈非常严厉。在上课期间，他妈妈要求他星期天要学习到下午四点，然后才能出去玩一个小时。在八月份暑假的最后一天，这个学生去超市买了 100 个价格便宜、形色各异的时钟。他妈妈把所有的时钟都调准了，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时钟保持了正确的时间。在一月份最后一个周日的下午，90 个钟显示的时间是在 2:00 到 2:15 之间，而另外 10 个显示的是下午 4:00 后。你认为他妈妈会相信哪个钟的时间？”

“那 90 个时钟啊”

“为什么？”

“90 个正确的可能性比那 10 个正确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吧。”

“那你认为那个男孩会相信哪个时钟的时间呢？”

小王顿了顿，然后笑着说：“我猜他会相信那 10 个指着 4:00 以后的时钟吧！”

“为什么？”

“因为他另怀企图！”

“正是！但是选择相信那 10 个时钟并不合理，是吧！理智的判断应该是相信那 90 个时钟！这与放射性测定法的情况很相似。因为表明地球是相对年轻的独立计时器，要比表明地球是古老的计时器多得多，所以相信地球年轻一说是更为合理的。大部分的科学家不像故事中的男孩另有企图，只不过他们对于这些显示地球年轻的计时器——90 个时钟——都不甚了解。他们当中的少部分科学家是进化论信仰的忠实捍卫者，他们知道这些计时器，但把这些计时器拒之门外。就像故事中的男孩一样，他们不希望这些计时器的数据是真实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他们所持守的那段远古漫长的时间并不存在。”

化石顺序

小王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眉头紧锁。他自小学以来所持守的整个世界观被彻底动摇了，他一点都不好受。但他还是努力诚恳地进行思考，突然他想起了另外的那一个问题："但岩石中化石排列的顺序又怎么说呢？它们符合进化论理论，按照最低层是结构简单的海洋生物，上面依次是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最后是哺乳动物的顺序，不是吗？"

何教授沉重地点了点头，说："你提到了最难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困惑我最久的问题。我还记得自己半夜躺在床上思考这个问题：'但是那个化石顺序又如何解释呢？'"

小李吃惊地说："您已有了那么多的证据，为什么这个还会令您感到困惑呢？"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于某些人，没有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太要紧，但我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我仍然认为这是年轻地球创造论的一个最薄弱之处。不过我也知道学校灌输给我的进化论解释不可能是正确的。即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全球的研究者们都在努力做出符合他们进化论的解释，但在现实中，对于化石记录的实际特征，他们所面临的疑难比创造论者多。"

"化石记录中的确存在着某种'顺序'或'次序',"何教授承认道,"但这顺序是比较模糊的。而且随着出土化石的增多，不同物种间的重叠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你从下至上观察岩层，会发现岩层中埋藏的生物种类好像的确有顺序。

"进化论学者称这一趋势是时期性的：生物按照从古至今的时间顺序，在它们生活时期被掩埋；很多创造论学者解释说这种趋势多半是生态性的：生物按照它们生活的地方从低（海底）到高（大陆高地）被掩埋。

"但是首先要清楚的是，那段漫长的时间是不存在的！这一顺序既不是几亿年导致的结果，又不是进化过程的结果。我们刚刚已经谈过，支持年轻地球的证据要远多过支持古老地球的证据。还记得仍存于恐龙骨头中的那些红细胞吗！

“需要记住的第二点是，在化石记录中没有实际的过渡型生物，这在两周前已谈过。[见本册第一章] 我们现在不能再细谈一遍，但你记得我们说过的，爬行动物的‘波状肺’根本无法逐渐进化到鸟类的‘直通肺’，设想的过渡阶段只可能导致死亡！我希望你也记得，一个最诚实的进化论古生物学家说过，从化石记录中无法得出两种基本动物体型间的过渡形态。

“那段漫长的时间不存在；那些过渡不存在；所以进化也不存在。

“这些都算是复习，至于化石记录的顺序不是源于生物生活的时期而是源于其生活的地理位置，我觉得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证据就是人们所谓的‘活化石’。活化石证明：在一特定岩层中没有找到某种生物化石并不意味着在此岩层形成时期这种生物不存在。”

活化石

腔棘鱼（coelacanth）

何教授的手指快速跃过拥挤书架上的一本本书，抽出其中一本，翻到一张化石的图片。“这个看上去像什么？”他问两个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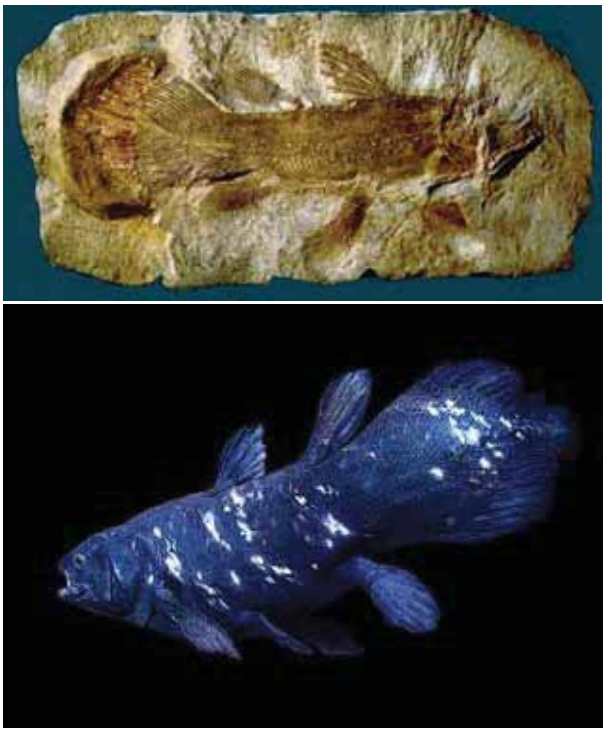
“一条鱼的化石。”小李迅速答道。

“正确！你认为它是什么时期的？我给你们一个提示：据鉴定，它出土的岩层是恐龙时代形成的。”

现在两个孩子似乎都已经有些经验了，不敢随便回答‘几百万年’。沉默了一会，何教授继续说：

“我看你们有进步。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鱼化石，叫做腔棘鱼（coelacanth）。在世界各地的岩层中都发现了这种化石，传统进化论学者测定那些岩层有设想的三亿五千万年至六千五百万年之久。这些鱼类应和恐龙一同早就灭绝了。

“然而在 1938 年，人们在南非的西南海岸竟然抓到了一只活的腔棘鱼，消息传出后，进化论科学家们的诧异之情可想而知！[71] 1952 年，这种鱼类又出现在距马达加斯加昂不远处儒昂岛的附近海域。下述内容表明，当地人一直以来都知道这种鱼的存在：



上图：腔棘鱼化石。**下图：**今天生活在海洋的腔棘鱼。原以为这种鱼已经绝种，在化石记录中缺席了设想的 6500 万年，但很明显在这些岩层形成时，它当时依然生存着。注释1。

在这个地方还发现了另外的几条腔棘鱼。后来发现，当地人对这类鱼并不陌生，他们认为它的肉晒干腌制后可以食用，他们还将那些粗糙的鱼鳞作为研磨剂。[72]

后来人们又发现了两群腔棘鱼，1997 年，一群出现在印度尼西亚；2000 年的时候，另一群出现在南非的东北海域。它们目前的生活范围还不清楚，但可以确定它们活着，生活在几千公里外的海洋。

“这种鱼体积很大，身长 1.5 米以上，体重达 70 公斤。它们在海洋 200 米的深处捕食，进食时身姿竖立，以下对于它们外观的描述无可争议：

> ……它身上相互重叠的鱼鳞形成了三层鳞甲，它的颅骨包括两个几乎分离的部分，牙齿长在上腭，一条小尾巴，有一鳍伸至主尾鳍外，空心脊骨（腔棘鱼因此得名），身旁的肢状体上也有鳍。[73]

它们出现在全球各地，所以貌似一种易被石化的生物。但根据进化论年代，从未在小于六千五百万年的岩石中发现这些鱼化石。然而它们至今仍然活着。由此明显可见，那些岩层形成的时候，这类鱼已经存在。但就我们目前所知，它们却没有在后来更靠上的岩层中留下任何痕迹。”

小李困惑地问：“这有什么重要意义吗？”他想知道。

这一次，小王回答了他，说：“你难道没发现？腔棘鱼一直以来

都生活在地球上，但是并没有在化石岩层中留下任何记录。这就说明，生物没有在所谓地质年代表中某一范围内的岩层里留下化石，并不意味着岩层形成的那个时候它们就不存在。”

何教授看着他，笑容堆面。“非常正确！这说明化石顺序不一定按照时间规律呈现的。大家认同，在那些所谓有六千五百万年的岩层形成的时期，这种鱼是已经存在的，但是却没有在那些岩层中发现它们的化石。在一个岩层中未能找到某种生物化石并不能说明这种生物当时就不存在。”

小王敏捷地发现了何教授的用意。“您也会把这个理由运用到另一个例子吧——人类化石没有和恐龙化石一同出现不代表那个时候人类就不存在。”

“是的，我的确要引申到这。”何教授回答。“但是首先让我们多看几个活化石的例子，这样你们就可以肯定腔棘鱼不是一个例外。

有壳和柄（下面伸出的‘根’）的现代样品。海豆芽（Lingula）/舌海牛属（Linguella）形态在化石记录中缺席了设想的四亿五千万年，但很明显在这些岩层形成的时候，它当时依然生存着。注释1。

海豆芽（Lingula）

“我们从几种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开始。海豆芽（Lingula）是一种世界很多地方可见的小甲壳类动物，属于‘腕足’甲壳类动物中‘无关节’纲这一大类别。类似现代海豆芽的化石仅在‘测定’年代超过四亿五千万年的岩层中找到。[P] 这种化石形态被称为舌海牛属（Linguella），但真不过是今天的海豆芽而已，它被掩埋在挪亚洪水以前所生活的地方。这种具体的形态在接下来，据

[P] 这一陈述仅针对舌海牛属（Linguella）。属于‘无关节’纲的其他甲壳类动物化石在分布在不同地质‘年龄’的岩层中有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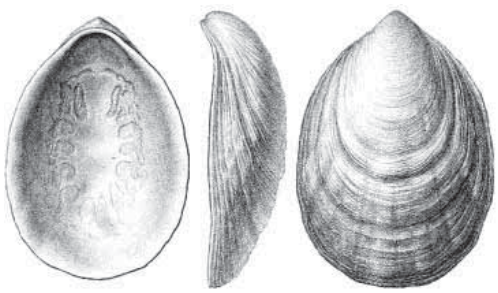
海豆芽（Lingula）/舌海牛属(Linguella)的壳化石。注释1。

称要四亿五千万年才能形成的更高岩层中，好像并没有找到。很明显，在这些岩层形成的时候，海豆芽也存在——它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没有留下化石记录罢了。它在化石记录的这些岩层中缺席，并不代表它当时不存在。”

新庇里贝（neopilina）

“另一种活化石是深居海底的甲壳类动物，新庇里贝（neopilina）。像腔棘鱼一样，它最初也是以化石形态为人所知。而后在 1952 年，人们在不经意间发现了活着的新庇里贝。它的名字前有‘新’（neo）一字，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以为庇里贝在 3.5 亿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 比腔棘鱼的发现更为奇异的要数一种深海软体动物新庇里贝（Neopilina）的发现。古生物学家们[曾经]宣称它于泥盆纪[四亿年至三亿六千万年前]时期绝种。[活的]标本是在中、南美洲附近的深海中挖掘时的网里发现的。属于软体动物（Mollusca）‘门’其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没有分解，但这些小单壳软体动物（univalves）表现了分解——它们有五到六对鳃。[74]



左图：庇里贝化石。**右图：**现在生活着的庇里贝(即：新庇里贝)；原以为这个物种已经绝种，在化石记录中缺席了设想的三亿五千万年，但很明显在这些岩层形成的时候，它当时依然生存着。注释1。

‘新庇里贝’其实就是‘庇里贝’——仍然活于今天，但是在设想的3.5亿年以来的岩层中都没有发现它的化石。”

瓦勒迈松（Wollemi Pine）

“1994年，一位国家森林护林员在位于悉尼以西200公里的澳大利亚国家森林公园找到了瓦勒迈松（Wollemi Pine），这是一个活化石，它的‘树叶和化石中的假定祖先一模一样，就是晚侏罗纪的Agathsis jurassica［一种树］。’[75] 理论上这种树已经在1.5亿年前就绝种了。那些化石出土的地方距离这些树不到100公里，而他们在挖掘化石时，却没有发现这些森林公园中仍具生命的罕见古树。”

左图：瓦勒迈松（*Agathis jurassica*）化石，上面覆盖着现代瓦勒迈松Wollemi Pine（*Wollemia nobilis*）的叶子。叶子是一模一样的。**中图：**今天生长着的瓦勒迈松树枝。**右图：**今天生长着的瓦勒迈松树顶。原以为这种树已经绝种，在化石记录中缺席了设想的一亿五千万年，但很明显在这些岩层形成的时候，它当时依然生长着。注释1。

斑点契尺蜴（tuatara）

“斑点契尺蜴（tuatara）是个形态不雅，但具重要意义的爬行动物。一位创造论科学家是这样描述这个活化石的：

> 在多数动物学教科书中，斑点契尺蜴（tuatara）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了。虽然它形如蜥蜴，但是它的身体构造和生理特征表明它是啄头目（rhynchocephalia）物种的唯一幸存者，啄头目是一种‘鸟嘴头’爬行动物。这一类物种现今只能在新西兰附近的群岛上找到，它们栖息在岸边的沙丘洞里。

……它最后的化石标本出现在白垩纪早期，距今据悉有一亿三千五百万年。[Q] 在欧洲的侏罗纪沉积岩中发现的骨架与这些活物的极为相似。这种相似度表明，它们之间没有经历过太长的时间，不足以发生[所谓的、假设的]进化，改变斑点契尺蜴形态。据实际情况，更易接受的是，这类物种在诺亚洪水过后存活了仅仅几千年。”[76]

左图：斑点契尺蜴（tuatara）骨骼。**右图：**活着的大蜥蜴。原以为这种蜴已经绝种，在化石记录中缺席了设想的 1.35 亿年，但很明显在这些岩层形成的时候，它当时依然生存着。（见脚注Q）注释1。

水杉（metasequoia）

“最后，我们看一个相对‘近期’的例子——如果把化石记录中消失的两千万年称之为近期的话。科学界从化石样品首次认识到水杉（metasequoia），并且认为水杉已经绝种了。1940 年，人们竟然在四川省发现了生长中的水杉。

有大量的化石标本表示，约一亿三千五百万年到二千万年前的白垩纪和第三纪时期，它们广泛分布在亚洲和北美洲的北部和中纬度地带。在 1940 年发现水杉的活物前，人们一直

[Q] 2009 年有人声称在新西兰发现了三小块斑点契尺蜴的颚骨。据‘测定’有一千六百万至一千九百万年之久。假设这是准确的，那也仅能填充一亿三千五百万年这一空隙的微小部分。更何况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在某一化石岩层中找不到某一生物体，并不意味着这岩层形成的时候该生物体当时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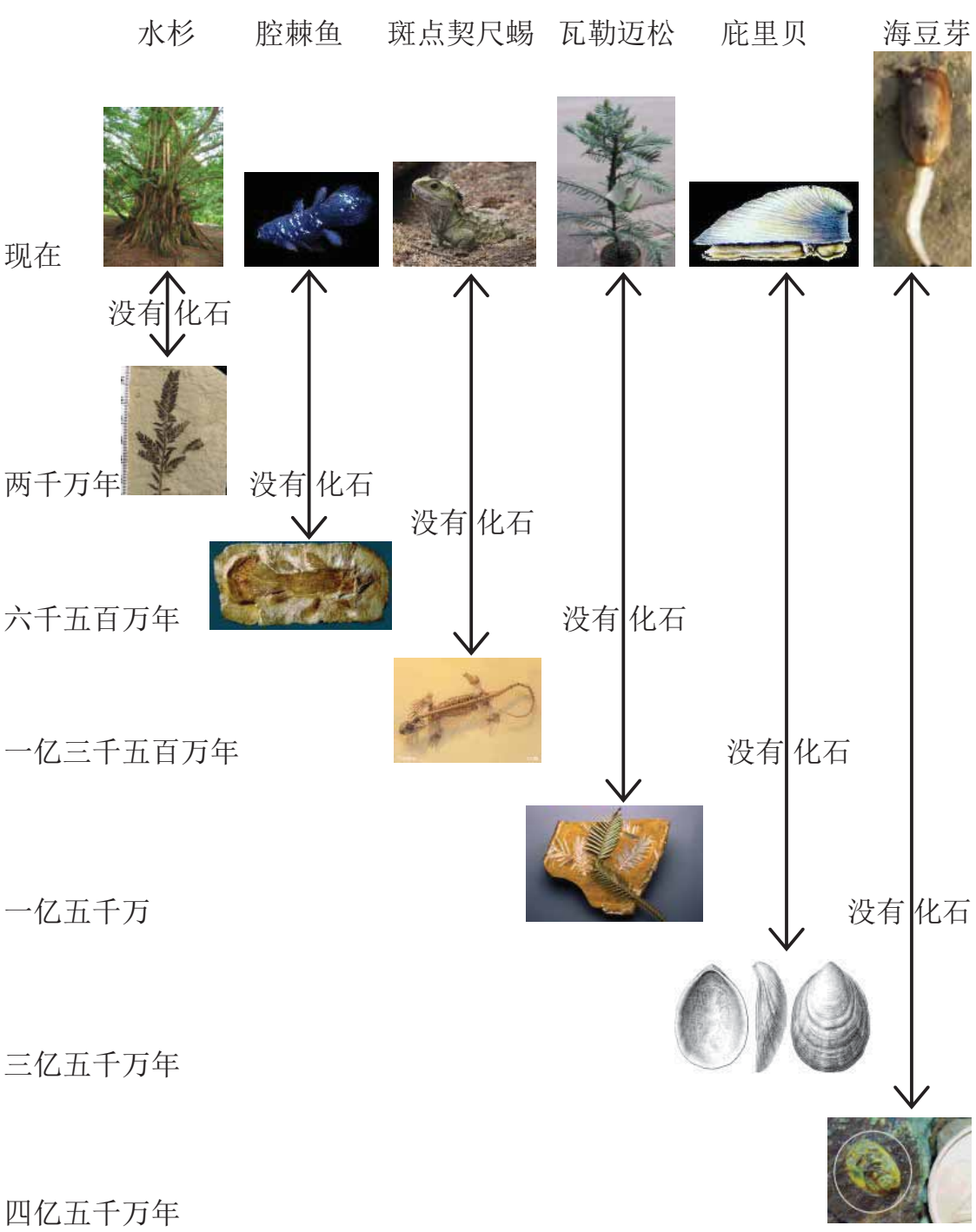
左图：水杉化石。**中图：**从现在生长的水杉树上采下来的水杉。**右图：**现在生长的水杉树。原以为这种水杉已经绝种，在化石记录中缺席了设想的二千万年，但很明显在这些岩层形成的时候，它当时依然生长着。注释1。

> 以为水杉已经绝种了。现仅有几千株仍然生长于海拔 700 到 1400 米的中国中部地区。……发现这些水杉后，人们就将它们种植在世界的各个地方。[77]

此处又出现这种情况，世界各处都大量出土这种化石，但是在后来的是层中就突然消失了，而这些树显然是没有绝种。

“我在此仅仅举了众多化石事例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小图表归纳了我们所谈过的化石，但是要记住，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这使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简单而深奥的结论：在岩层中没有出现的生物，不能说明在岩层形成的时候生物（活物）不存在。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那么关于化石顺序的任何观点都会弱化。但是我必须承认，这并未彻底解决问题。

活化石：一些今天仍活着的生物体在（假想的）几千万年间的化石记录中缺失。在岩层中未找到一种生物体的化石，**并不**意味着这些岩层形成时，该生物当时没存在于地球上。这是反对化石记录中‘进化演替’的有力明证。



“那么，小王，”何教授继续说到：“我们可以回来讨论你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没有发现和恐龙化石一起掩埋的人类化石。当然，可能不过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未发现罢了，就像在 1938 年才发现的腔棘鱼一样。或者即使发现了，也被那些认为不可能发现的科学家忽视了，就像在恐龙骨头中被发现的红细胞和软骨质。也许诺亚时期人的数量过少，所以我们不太可能会在洪水时期形成的岩层中发现人类的化石。

“但是这些仅为猜测。这个关于人类和恐龙一起掩埋的问题其实涉及到一个被称为‘动物群序列（faunal succession）’的更大问题：为什么在化石记录中，不同岩层会有不同种类的动植物？

“这绝对不能证明进化论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仅出现于靠上岩层中的生物化石在底层形成时还不存在。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生物化石没有出现于某些岩层并不能说明这些岩层形成的时候这一生物体不存在，正如我们刚看过腔棘鱼和其他的活化石。而且如我在前面论证过，在岩层形成之间并没有经历漫长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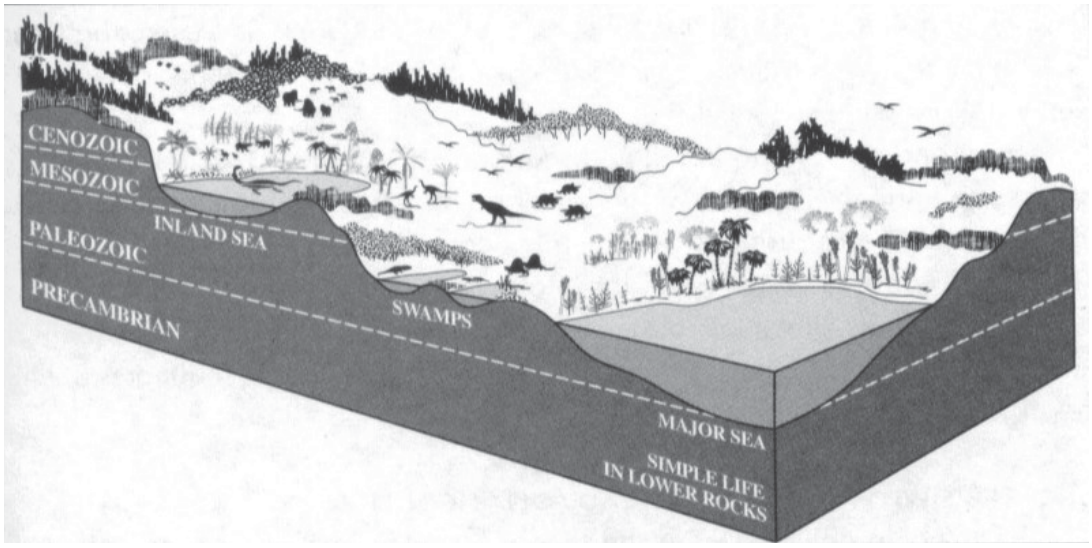
“但是，岩层中的化石的确好像存在化石种类的分类现象。创造论科学家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目前最为人们认同的理论是生物分布带理论（ecological zonation）。

“简言之，生物分布带理论认为以前的生物圈比现今更为丰富，动物和植物的种类更为繁多，更符合上帝原有的所称为‘甚好’的创造。同时，为了保存这些物种的繁复性，地球的区域性划分比现在更为严谨和鲜明。在不同的地域生活着不同的生物。这些区域是部分按照海拔区分的。恐龙应该是生活在低地，人类和多数哺乳动物生活在更高的地区。以下是一位创造论科学家，动物学博士，对这一理论的描述：

> 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假定，即大洪水前动植物的分布和现在一样，因环境不同而不同。北极熊不会生活在热带。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在山区地带生态分布的不同，低地的动植物与高地的动植物存在有明显的差异。……创造论者对地质柱的一种解释称之为‘生物分布带理论’，指洪水前生物的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与地质构造中化石的分布是有几分相似的。换句

> 话说，地质柱中的化石顺序大致反映了洪水前在垂直高度上的生态分布。在这一种模型中，恐龙和人类生活在同一时代，却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人类常是生活在海拔较高的地方。
>
> 化石顺序的形成，或可归因于渐渐涨升的洪水，逐渐而连续毁灭各处陆地以及各种生物，使它们形成了大面积井井有条的陆地的大沉淀盆地……在这种沉淀物底层的化石顺序可以反映陆地被上涨的洪水侵蚀的顺序。
>
> ……
>
> 曾经提到过的洪水前的生态顺序开始于低层区域岩石中的简单生物[见图]。有许多动物群体是生活在洪水前最低的海洋里，而‘碳化’森林，两栖动物，爬虫动物则生活于较高温而潮湿松软的低地，开花植物和恒温动物，如鸟类、哺乳类动物，包括人类，则生活于更高、更凉爽的地区。这种大体顺序是符合化石记录的。[78]

这个生物分布带理论认为不同的生物群众一同被掩埋是根据他们栖息的地带而不是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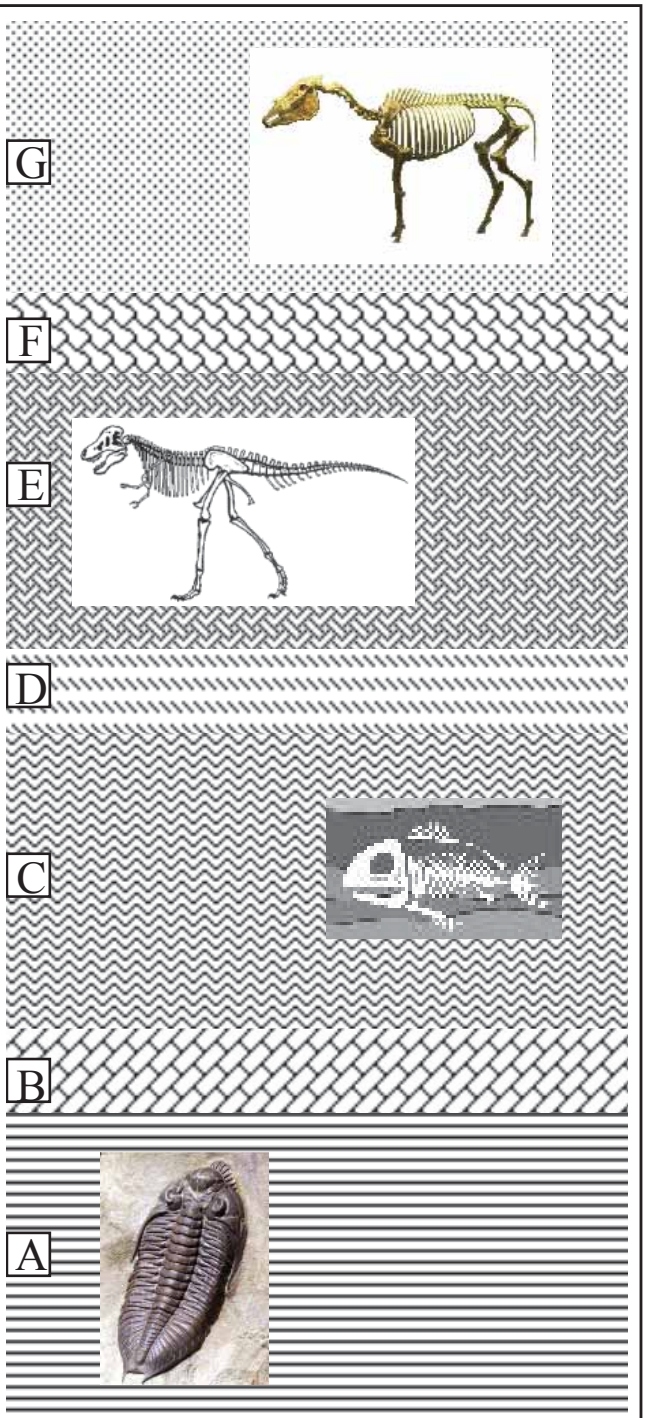
生物分布带模型：洪水前的生物居住在通过纬度划分的不同区域。所谓的‘早期’生物居住区域的地势较低，因而在挪亚洪水中首先被埋。见注释9，第 171 页。注释1。

“您的意思是，没有发现和恐龙一起掩埋的人类是因为他们没有和恐龙生活在同一地带吗？”小李问。

“没错，”何教授点头说道：“人类应该是和其他哺乳动物生活在更高的地带。一些现今的例子，企鹅从未和香蕉树一起被掩埋，鹦鹉和北极熊也没有，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属于同一时期，而是因为它们没有生活在同一地带。”

小王还是不够满意，他埋怨道：“这听来太简单了，有点牵强附会。”

“很多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何教授赞同道：“但是我要再给你看一些证据。有两个和传统进化论相冲突的事实是可以被生物分布带理论解释的。



进化论者认为化石通过其生活**时期**分类；
创造论者认为化石通过其生活**地点**分类。

1. 在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物种会‘突然’出现在化石记录里的同一岩层中。
2. 很多不同物种‘突然’在世界各地的同一岩层中消失，这就是所谓的大规模绝种（mass extinctions）。

这两个事实都与化石记录的渐进进化观点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但是这两个事实都非常吻合生物分布带理论。”

化石记录中的突然出现：寒武纪大爆发

“首先我们要考虑那些突然出现的现象。寒武纪大爆发是最著名的例子。在寒武纪时期岩层下面的岩石中绝大多数的化石都只是微生物。[R] 而刚好，今天细菌和其他微生物也生活在地下，甚至距地面五公里的岩层深处[79]，所以在寒武纪时期以下的岩层中找到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的化石并不奇怪。它们在化石记录中被掩埋的地方正是它们现在所生活的有些地方，在距地表极深的地方。

“在那些进化论者视为寒武纪时期的岩体中，几乎发现了所有动物的门类（phylum），大概有四十门。而这所有的化石生物——海棉、水母、珊瑚、螃蟹及三叶虫等，都已经有完整的形态，没有所谓的祖先过渡，没有进化过程的痕迹！实际上，它们绝大多数仅出现在一段

一位创造论艺术家对于在所谓‘寒武纪’岩层中找到的少数生物的概念。许多品种完全不同，高度复杂的生物‘突然’一起出现在相同的岩层中，其下没有进化论的‘祖先’或‘中间过渡形态’。注释1。

[R] 在这一谈论中，我们将 埃迪卡拉（Ediacaran）化石归为寒武纪时期。在寒武纪前期的岩层中找到的复杂埃迪卡拉生物群不是创造论者的问题，而是进化论者的问题！

进化论者认为有五百至一千万年的范围狭窄的岩层中。[80] 其主要类型都没有任何过渡的、进化的祖先。从它们起初出现，水母还是水母，三叶虫还是三叶虫。它们都是突然出现的，形态完整而且已经有非常复杂的形态。没有所谓的进化演变过程。

“出现于最底层的都是海洋生物。大量海洋生物同时出现于化石记录底部的岩层中，这一现象十分吻合生态分带理论：所有这些古代海洋生物都生活在同一时期，大致生活在同一地带，所以它们大部分被掩埋在迅速形成的同一些岩层中。他们之所以出现在最低的岩层中，是因为他们当时居住在最低的地势上——靠近或生活在海底。

“当然进化论学者会认为我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化，但是事实是，他们自己知道人们在化石记录中并没有找到主要的过渡形态（transitional forms）。［见本册第一章］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在几层岩层形成之间没有经历任何漫长的时间。没有进化过程中的生物形态，加之没有长时段的时间，就意味着没有化石顺序演变。化石是按照生物所生活的地方被掩埋的，而不是它们生活的时期。”

化石记录中突然消失的物种：大规模绝种

“接下来请考虑一下突然消失的物种，进化论学者称之为大规模绝种。最为著名的消失现象——恐龙在化石岩层中的突然消失是在所谓的白垩纪时期后。”

“据我了解，这不是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而导致的吗？”小王打断了何教授。

“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但是现在即使是进化论学者也基本上拒绝了这一观点，因为人们在冲击层（impact layer）之上的岩层中发现了恐龙的骨架。[81] 那个小行星的冲击可能是在诺亚洪水时期的一次相对较小事件。但就是洪水淹没了恐龙。

“但是有很多大规模绝种的其他例子，大量的物种在一定的岩层以上没有留下化石记录。斯内林（Snelling）是一位创造论者，同时也是一位地质学博士。以下是他的描述：

在化石记录中被地质学家认可的大型绝种事件大概有

> 17次左右……但是其中只有8次被列为主要大规模绝种……
>
> ……大多数人也许都听说过白垩纪结束时期的大规模绝种事件，因为恐龙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完全绝种了，据说，动物科的四分之一也随之绝种了。但是二叠纪后期[一个相对较低的岩层，应该早于2.3亿年前]大规模绝种更具灾难性，因为75%的两栖动物科和80%的爬行动物科应该是在此时绝种，随之绝种的还有以前存在的75%到90%的海洋生物种类。[82]

这的确是进化论学者们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世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全球都造成了同样的影响，将大量生物逼上了灭绝之路？那次事件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为什么会反复地发生在所设想的漫长的地质时代中？

“况且，这些大规模绝种其实就是指很多物种的化石记录在到达一定岩层的高度就突然停止了。这与生活于不同高度的生物被洪水淹没一事非常吻合。当洪水继续上涨，很多生活在下层的生物就全部灭绝了，要么被掩埋要么被分散，所以就不会在更高的岩层中留下化石。化石记录中所谓的大规模绝种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分析洪水之前的生物分布带状况。”

结论：有一位创造者，地球是年轻的！

“我知道在这简短的讨论中我几乎没有证实什么。你可以在有关创造论的文章中找到更多的证据。如果你还有疑问和困惑，我极力推荐你去阅读这类资料。[S] 我确信，耶稣所说的是真实的：如果你寻求真理，你就会寻见。如果你有困惑，那就像我一样，继续寻找吧！

[S] 读者可以参考注释9和82作为起点。要讨论所谓的‘指化石’，详见 John Woodmoreappe, Studies in Flood Geology: A Compilation of Research Studies Supporting Creation and the Flood,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3, 特别是名为 “The Cephalopods in the Creation and the Universal Deluge” 和 “A Diluviological Treatise on the Stratigraphic Separation of Fossils” 的章节。

“在圣经中，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直接创造了众生命。他告诉我们，通过观察这个世界，用理性来分析——换句话说通过科学——我们就能够晓得一位有超自然大能和神性的创造者的确存在。

>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罗马书》1:20 新译本]

你来的第一次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见本册第一章] 我认为科学已经完全证明了那位神的存在。

“在圣经里，上帝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球是相当年轻的，大概有一万年，而在此之间，他降下过一次大洪水。我确信这两个都是事实。但是，上帝没有承诺我们可以用科学来完全地证实世界上曾经有过一次洪水或是地球仅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我们推断远古时期的事件的科研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科学证据都显示地球是年轻的，同时也符合一起全球性的洪水，但是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也不足为奇。”

但是你如何知道上帝就是圣经中描述的那一位？

大家又一次地陷入沉静，小王呆呆地看着何教授拥挤的桌面，然后突然抬起头来，表情十分恳切，说：“何教授，您知道我有许多问题。但是我的整个人生观和世界观已经改变了。我感觉自己不再一样。现在我既然知道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任何事物背后都肯定有其发生的原因，事物发生必定有其目的，反正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何教授和蔼地笑了点了好几次头。“现在说你已经从无神论的牢房中逃脱应该不足为过吧，小王？”

小王静静地点了头。

“我同意，”何教授继续说：“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还记得当初自己的感受：有一位创造者！这一切肯定有他的目的。他也许知道我，也许还关心我。然后我在圣经中认识到他，并且认识到他的确爱我。”

“这的确很美好，”小王说道：“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如何知道这位创造者就是你的上帝，是圣经中所说的‘耶和华’？”

“我明白你的意思，”何教授回答。“我们还没有证明圣经是真实的、耶和华就是上帝。我们至今所谈论的就是要明白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我们已经迈出第一步——从无神论的牢房中逃离了。但是要证明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还有两个步骤。理论是这样的：

1. 大自然彰显了一个超自然的力量的存在，一个非物质的创造者的存在。
2. 历史学和考古学都说明圣经的记载具有历史性的准确度，并且能让我们大致测定出圣经的写作年代。
3. 圣经中记载的预言以及预言在很长时间后的实现都说明圣经是上帝的启示。

你们是否愿意一起来考察圣经的历史性的可信程度？”

“愿意！”

“好！那下次你们再来时，我们就讨论这个话题吧。”

［何教授和小王、小李的讨论将在《理性信仰》第二册中继续。］

[1] 图片出处：

地域性洪水示意图：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挪亚的方舟: truthnet.org/creation/genesisflood/

恐龙蛋化石 1: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恐龙蛋化石 2: 经作者授权使用，图源自 www.flickr.com/photos/foolsparadise/3557032458/

大陆侵蚀示意图: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 _Science slide 16. 新叶出版集团（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授权使用。

沉积现在海底的沉积物示意图：

海中的盐: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 _Science slide 15. 新叶出版集团（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授权使用。

跨层树化石: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跨层树化石右图:CC-BY Doug Sharp www.panoramio.com/photo/19965562

Criaglieth 的跨层树化石右图：

跨层化石的鱼龙头骨: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Creation* 27 (4):10-12 Sept 2005

美国莫里森岩层化石: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_A Line in the Sand slide #23. 新叶出版集团（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授权使用。

四样石化的人工制品:bible.ca/tracks/fossilized-hammer.htm；后三图由国际创造事工授权 *Creation* 19 (3):6 June 1997 *Creation* 29 (4):49 Sept. 2007 *Creation* 17 (3):52 June 1995

正在吞噬小鱼的化石鱼:来自 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 _Science slide 38. 新叶出版集团（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授权使用。

浊积岩：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Turbidite_2.JPG

美国大峡谷可可尼诺砂岩: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 _Science slide #53. 新叶出版集团（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授权使用。

澳大利亚的布里煤层: 图片由艾里尔·罗斯（Ariel A. Roth）和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Journal of Creation 23 (2):76-81 Aug. 2009

艺术家构想的鸭嘴龙:PUB-DOM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adrosaur.jpg
木兰叶化石：www.flickr.com/photos/7527388@N02/2763540907/ Bonnie Kirkwood 授权使用
放射性元素衰减: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 _Science slide #18 新叶出版集团（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授权使用。
放射性测定法所测得的大峡谷火山岩层: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 _Science slide #75. 新叶出版集团（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授权使用。
圣海伦火山爆发: 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2007; Master Books, 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 _Science slide #79. 新叶出版集团（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授权使用。
树桩化石: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Creation 20 (4):48-51 Sept 1998
标准化石: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Creation 22 (2):44-47 Mar. 2000
腔棘鱼: Jerome Hamlin 授权 www.dinofish.com/
海豆芽: 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LingulaanatinaAA.JPG
庇里贝化石: PUB-DOM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1/13/Pilina_unguis.jpg
斑点契尺蜴: PUB-DOM zh.m.wikipedia.org/wiki/File:Tuatara.jpg
水杉枝叶化石: GNU FDL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etasequoia_branchlet_02
水杉叶: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MetaseqLeaves
水杉: 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jpg
生物分布带模型：经作者授权使用。Roth, Ariel A. Origins: Linking Science and Scripture. Hagerstown, M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98.
设想的寒武纪岩层中的生物图：经作者授权使用，
www.trilobites.info .©2002 by S.M. Gon III (composition & linework) & John Whorrall (color rendering)

[2] Sarfati, Jonathan. Refuting Compromise. Master Books, 2004. Pg.67-105.

[3] Beall, Todd S. "Christians in the Public Square: How Far Should Evangelicals Go in the Creation-Evolution Deb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Annual Meeting November 15, 2006. Available online at chinesecreationscience.org

[4] Mortenson, Terry and Thane H. Ury, Eds. Coming to Grips with Genesis. 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 2008.
[5] Fields, Weston W. Unfilled and Unformed: A Critique of the Gap Theory. Burgener Enterprises, Collinsville, Illinois. 1976. (original publisher: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6] Ham, Ken. "What About the Gap & Ruin-Reconstruction Theories?" in Ham, Ken, Ed. The New Answers Book 1. Master Books, 2006. Pg.47-63.
[7] Woodmoreappe, John. Noah's Ark: A Feasibility Study.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6.
[8] Sarfati, Jonathan. "How did dinosaurs grow so big? And how did Noah fit them on the Ark?" *Creation* 28(1) December 2005---February 2006. Pg. 44-47.
[9] Roth, Ariel A. Origins: Linking Science and Scripture. Hagerstown, M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98. Pg. 263-266.艾里尔 A. 罗斯《万物之源》时兆杂志社 2003 年 11 月初版；263-266 页。
[10] Morris, John D. 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Master Books, 2007. Pg. 92-93.约翰莫里斯《年轻的地球——探究地球年龄之谜》天道书楼有限公司制作 1999 年 4 月初版；105-106 页（中文版）。
[11] Note 9 Pg. 264-265.
[12] Note 9 Pg. 266.
[13] Oard, Michael J. "Pediments formed by the Flood: evidence for the Flood/post-Flood boundary in the Late Cenozoic." *TJ* (= *Journal of Creation*) 18(2) 2004:15-27.
[14] Note 9 Pg. 266, 269
[15] Humphreys, Russell. "Evidence for a Young World" ICR *Impact* #384 June 2005:I-viii. icr.org/pdf/imp/imp-384.pdf 世界年轻的证据 creation.com/evidence-for-a-young-world-chinese-simplified
[16] Note 15.
[17] Note 10 Pg. 93-94, 中文版 105-106 页.
[18] Roth, Ariel A. "Some Questions about Geochronology." *Origins* 13(2) 1986:64-85. Pg. 67-69.
[19] Austin, S. A. and D. R. Humphreys. "The sea's missing salt: a dilemma for evolutionist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Vol. II.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1991. Pg. 17–33. tccsa.tc/articles/ocean_sodium.html
[20] Sarfati, Jonathan. "Salty Seas: Evidence for a Young Earth." *Creation* 21(1) Dec 1998-Feb 1999:16-17.
[21] Note 10, Pg. 103.
[22] Mortenson, Terry.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The Church's Catastrophic Mistake on Geology---Before Darwin. Master Books, 2004. Pg. 205.
[23] Walker, Tas and Carl Wieland. "Kamikaze ichthyosaur? Long-age thinking dealt a lethal body blow." *Creation* 27(4), September 2005. Pg. 10–12. creation.com/kamikaze-ichthyosaur
[24] Hoesch, William A. and Steven A. Austin. "Dinosaur National Monument: Jurassic Park or Jurassic Jumble?" Impact #370, *Acts and Facts*, April 2004. icr.org/article/dinosaur-national-monument-park-or-jurassic-jumble/

[25] Note 24.
[26] Note 9 Pg. 218-219.
[27] Austin, Steven A. Grand Canyon: Monument to Catastrophe.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4. Pg.78.
[28] Note 9, Pg.216-217.
[29] Note 10.
[30] Roth, Ariel A."'Flat gaps' in sedimentary rock layers challenging long geologic ages." *Journal of Creation* 23(2), Aug 2009.pp76-81. creation.com/flat-gaps
[31] Note 27, Pg. 49.
[32] Note 10, Pg.102-103, 中文版 117-118 页.
[33] Note 9, Pg. 226.
[34] Note 9, Pg. 223.
[35] Catchpoole, David and Jonathan Sarfati. "Schweitzer's Dangerous Discovery" 19 July 2006. creation.com/schweitzers-dangerous-discovery
[36] Schweitzer, M.H., Suo, Z., Avci, R., Asara, J.M., Allen, M.A., Arce, F.T. and Horner, J.R., Analyses of soft tissue from *Tyrannosaurus rex*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protein, *Science* 316(5822):277-280, 2007. Quoted in Doyle, Shaun. "The Real Jurassic Park" *Creation* 30(3), June 2008. Pg. 12-15. creation.com/real-jurassic-park
[37] Nielsen-Marsh, C., Biomolecules in fossil remains: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endurance, *The Biochemist*, pp. 12–14, June 2002. biochemist.org/bio/02403/0012/024030012.pdf
[38] Note 37. (Nielsen Biomolecules)
[39] Brown, R.H. "Fresh Bread; Old Fossils." *Origins* 18(2):89-92 (1991). grisda.org/origins/18089.htm
[40] Willerslev, E., A.J.Hansen, R. Ronn, T.B.Brand, I.Barnes, C. Wiuf, D. Gilichinsky, D. Mitchell, A. Cooper. "Long-term persistence of bacterial DNA." *Current Biology*. Vol.14, Iss.6, January 6, 2004. Pg. R9-R10.
[41] Nicholls, Henry. "Ancient DNA comes of age." PloS Biol 3(2) February 2005: e56. plosbiology.org/plosonline/?request=get-document&doi=10.1371/journal.pbio.0030056
[42] Brown, R.H. "Misbehaving Fossils." *Origins* 22(2):81-83 (1995). grisda.org/reports/origins/22081.htm
[43] Catchpoole, David. "'Sleeping Beauty' bacteria." *Creation* 28(1), December 2005. Pg. 23. creation.com/sleeping-beauty-bacteria
[44] Note 41.
[45] Coffin, Harold G. and Robert H. Brown. Origin by Design. 1983. Pg. 337-340.
[46] Note 41.
[47] Note 35.
[48] Horner, J. and J. Gorman. 2009. *How to Build a Dinosaur*.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Quoted in Tomkins, Jeffery. "Dinosaur Protein Sequences and the Dino-to-Bird Model" *Acts and Facts*. 38(10) 2009. Pg. 12-14. icr.org/article/dinosaur-protein-sequences-dino-bird/
[49] Sanford, Dr. John C. Genetic Entropy and the Mystery of the Genome, 3rd

Edition. Waterloo, New York: FMS Publications, 2008. Pg. 100, 172 约翰 圣弗德《退化论 基因熵与基因组的奥秘》 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 年 6 月第 1 版；第 79、131 页。

[50] Note 49, Pg. 150；中文版 116 页。

[51] Note 49, Pg. 138；中文版 109-110 页。

[52] Woodmoreappe, John. The Mythology of Modern Dating Methods.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9. Pg. 27-36.

[53] Austin, Steven A. "Excess argon within mineral concentrates from the new dacite lava dome at Mount St Helens volcano." *Journal of Creation* 10(3), December 1996. Pg. 335-343. creation.com/excess-argon-within-mineral-concentrates-from-the-new-dacite-lava-dome-at-mount-st-helens-volcano

[54] Morris, John D. and Steven A. Austin. Footprints in the Ash. Green Forest, AK: Master Books, Inc. 2003. Pg.67.

[55] Snelling, Andrew A. " 'Excess Argon': The 'Achillies' Heel' of Potassium-Argon and Argon-Argon 'Dating' of Volcanic Rocks." Impact #307, *Act and Facts*, January 1999.

[56] See Wieland, Carl and Jonathan Sarfati. "God and the Electron: A Talk with Physicist Keith Wanser." *Creation* 21(4), Sep-Nov 1999. Pg. 38-41. creation.com/god-and-the-electron

[57] Note 52 Pg.13-14.

[58] Note 57.

[59] Walker, Tas and Carl Wieland. "The Dating Game." Creation 26(1), December 2003. Pg. 36-39.

[60] Note 9, Pg. 250.

[61] Note 9, Pg. 247.

[62] Note 9, Pg. 248.

[63] Note 59.

[64] Baumgardner, J.R., Snelling, A.S., Humphreys, D.R., and Austin, S.A., 2003. "Measurable ^{14}C in fossilized organic materials: confirming the young earth creation-flood model." In Walsh, Robert, Ed.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2003. Pg. 127–142.

[65] Snelling, Andrew A. "Stumping old age dogma." *Creation* 20(4) Sep-Nov 1998. Pg. 48-51.

[66] Snelling, Andrew A. "Geological conflict: Young radiocarbon date for ancient fossil wood challenges fossil dating." *Creation* 22(2) March 2000. Pg. 44-47. creation.com/geological-conflict.

[67] See: Sarfati, Jonathan. Chapter 8: How Old Is the Earth? in Refuting Evolution, Refuting Evolution, 3rd Edition. Brisbane, Austrl.: Answers in Genesis, 2004. Online:creation.com/refuting-evolution-chapter-8-how-old-is-the-earth.

[68] Note 9; Note 10; Note 15.

[69] Note 10, Pg. 108-112, 中文版 122-128 页.

[70] Quoted in slide 26 of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A Line in the Sand" on CD bundled with Note 10.

[71] Note 45, Pg.337-340.

[72]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9. "Coelcanth."
[73] Note 45, Pg.337-340.
[74] Note 45, Pg.337-340.
[75] Snelling, Andrew A. "Impact #394: *Wolemia nobilis*: A Living Fossil and Evolutionary Engima." *Acts and Facts*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pril 2006. Pg.i-iv.
[76] Note 45, Pg.337-340.
[77]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9. "Dawn Redwood."
[78] Note 9, Pg. 170-172.
[79] Note 9, Pg.166.
[80] Note 9, Pg.178.
[81] Oard, Michael J. "Is the demise of the dinosaurs by a Yucatan impact a myth?" *Journal of Creation* (formerly *TJ*), 18(1) 2004. Pg.6-8. Oard, Michael J. "Paleocene dinosaurs and the reinforcement syndrome." *Journal of Creation* (formerly *TJ*), 17(3) 2003. Pg.5-8.
[82] Snelling, Andrew A. "Doesn't the Order of Fossils in the Rock Record Favor Long Ages?" in Ham, Ken, Ed. The New Answers Book 2. Answers in Genesis, 2008. Pg.343.

阅读延伸

《年轻的地球》

作者：莫幼涵

美国地质学博士莫幼涵 (John Morris)拥有丰厚资历，他从严谨的科学角度强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地质科学支持符合圣经记载的年轻地球论和全球性洪水，而反对"亿万年"的传统地质学观点。本书是一部经典作品的增订版，全书图文并茂，彩色印制。创造研究所（ICR）的主席莫幼涵在书中完整而深刻地证明了无论在科学还是历史层面，上帝的话语都是可靠的。

《创世答问》

宇宙如何开始？一切为何会存在？无论我们如何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它都会潜移默化地主导我们的生活，甚至左右我们的社会导向。最新推出的译著《创世答问》，原著者是国际创造事工（CMI）的四位科学家：唐•巴滕、大卫•卡奇普尔、乔纳森•萨尔法提和卡尔•威兰医生。书中罗列逾60余条关于创造、进化以及圣经的常见问题，以科学角度和合乎圣经的思路逐一详尽解答。本书题材丰富，涵盖的范围广泛，恐龙、冰河时期、外星人、星体、挪亚方舟等都有涉及，通过二十个篇章，作出清晰的讨论。本书不仅为基督徒排解许多疑难。很多人因受到进化论的灌输和万物起源问题的冲击而拒绝福音。本书的结实材料也可装备信徒，以正面回应这些对福音不感兴趣的人，是架上必备的参考书！

《创造论的奇妙故事》

作者：Duane T. Gish, Ph.D.

《从科学与圣经看创造论的奇妙故事》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创造科学护教著作。书中涵盖内容全面，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用不多的篇幅化解了人们观念中科学与圣经的矛盾。对猿猴还是亚当，创造还是进化，圣经和科学，恐龙和化石等困惑做出解答，尤其适合青少年和慕道友。

《圣经创造蓝图系列》光盘2

创造蓝图系列讲座共九场，讲员都是国际创造事工的博士科学家。讲座以圣经真理为信仰根基，以神话语中的启示和大自然的现象作为对被造界的认知基础。在神话语的真理中，你的信心会被坚固，装备自己，以回应信徒和非信徒对圣经的疑问和反驳。全套系列有三张光碟，每张光碟有三场讲座，讲座都有普通话配音和中文字幕，本盘含英语 ，所有幻灯片和图表也呈中文。

在本盘收录的三场讲座分别为地球的年龄、猿人和恐龙。地球的年龄一讲是由地质学专家从客观证据出发，分析年轻地球年龄的合理性。猿人一讲，巴顿博士逐个分析了所谓的猿人案例，将所谓的"猿人"一个一个排除，发现它们要么是猿猴，要么是现代人，不存在所谓的"猿人"。在恐龙一讲中，讲员回答了恐龙如何上方舟、圣经有没有提及恐龙，以及恐龙化石等问题。

《万物的起源》

影碟(60分钟)从许多科学领域展现出各种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并非真实，而创造论正适合这些科学的证据。它也介绍了造物主。套装版还包括了16分钟的精华版以及另外一部短片：《青蛙变王子》（28分钟）- 提出证明宇宙来自创造而并非进化。《[好]的测试》（17分钟）- 很多人对问题的答案证明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救恩。《六号月台》–在小小的月台上展现一幕人生的短暂和生命的真义。国语、粤语和英语配音；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字幕。发行范围为学生学者中的非信徒。

《蜕变》

在本片中，你会进入一个美妙绝伦的世界，一饱眼福。蝴蝶精致结合的身躯会被放大几百倍，展现出复眼上几千片独立晶状体、翅膀上微小的太阳能板和分毫不差的导航系统。这系统引领帝王蝴蝶每年从加拿大迁移到墨西哥。影片在茂密的厄瓜多尔雨林、观壮的墨西哥火山带和顶尖的研究中心取景拍摄，这些奇妙的生物从何而来？为何存在？它们是无导向进化的后果，还是为着特定目的而精心设计的作品？《蜕变》显示了为何这些神奇的存在不可能是由偶然进化而来的。 29分钟(精华版本) 及 64分钟(完整版本) DVD有中英文。

获取本书的更多方式：

www.LiXingXinYang.com

LiXingXinYang@Gmail.com